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刀君剑后

（中）

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刀君剑后（中）

第十二章　助敌荡寇潜韬光

老人惶惑地拚命搔头，似是想把那稀落的白发都搔光为止。突然间，一声冷笑传入他们耳中，那些霜衣队纷纷转眼望去，只见一个人已奔到一丈以内，认出来人正是罗廷玉。记起他诛杀了不少同队伙伴时的威势，个个魂飞胆落，一阵大乱。

罗廷玉站定在六七尺之处，距端木芙尚有丈半左右。嘴角含着一抹讥嘲的笑容，朗声道：“独尊山庄虽是横行天下，但真碰上对手之时，却也不过如此，可笑呀，可笑……”

六大寇方面一听这话，发觉这个英挺少年竟是独尊山庄的对头，便都灭消了戒惧之心。

方滔高声道：“那位壮士是谁？”

罗廷玉却理也不理他，虎目中光芒闪闪，凝注端木芙面上。又朗声道：“我见你似是和老家人饮泣作别，是以忍不住出来请问一声，你当真是不懂武功的人吗？”

崔阿伯怒道：“她自小身体甚弱，只能修习一点内功，增强体力，假如不是先天所限，以她的才慧，哼！哼！你一百个也比不上她。”

罗廷玉笑一笑，缓步而退。他曾亲眼见到端木芙纵跃的身法，显示出武功精深佳妙。是以心中全然不信崔洪之言，假如时日相隔得远，尚可说是记忆有误。但这事仅仅是昨夜发生，也就是他在石屋会严无畏之时，亲眼目睹的，焉会忘记。

他朗声道：“反正我两边都不帮，但哪一边惹上我，也有得苦头吃，崔老丈记住这话才好。”

端木芙低声道：“阿伯，求求你别激怒了他，我本来就是想设法打动他的侠心，拔刀相助我们的。”崔洪这才恍然大悟，这时他虽然已不存什么希望，可是也无须得罪此人，便闷声不响。

方滔扬刀厉喝道：“喂！你叫什么名字？”

罗廷玉拍拍宝刀道：“若要知道，须得出手问问我的伙伴。”

张登勃然大怒，首先道：“好狂的小子。”

迈步奔出，余寇除了陈元、李肃二人负过伤，不肯轻举妄动之外，方滔、岑放、黄奎都同奔去。四大寇迫近了罗廷玉，亦没有贸贸然出手攻击，只因他们皆是身经百战阅极历丰之士。暗忖：罗廷玉既然眼见了今日的场面，对他们视如无睹，定非等闲人物。再者，他不但敢得罪独尊山庄，而独尊山庄之人一见了他，登时张惶慌乱的情形，又可证实他来头不小。

罗廷玉至此尚不掣出宝刀，冷冷道：“你们要一齐上，抑是单打独斗？”

他并非夸口吹牛，胡乱吓唬，事实上他的血战刀法，擅长于冲锋陷阵，不畏人多，对方虽然皆是高手，但人数多达四名。动手之际，便还不如孤身或是两人联手来得灵活。因此，他要不就与对方独斗，要不就激他们一齐出手，反而容易应付些。

岑放勃然而怒，虬髯皆竖，连跨数步，迫近罗廷玉，狞声道：“凭你一个小杂种，老子还宰不了你，快快取出兵刃！”

骂声中，锵的掣出倭刀，寒芒四射。但见他双手抱着刀把，喳喳喳连退三步，这三步大有奥妙。乃是激发自己气势的要着，只因东洋刀法，以凶猛毒辣著称，若有一方胆气略挫，登时就得溅血五步之内。

中土武功博大精深，亦有专走这等路子的，但多斗是内外兼修，既须气势，亦复能耐久战。岑放年来横行海外，称雄一方，刀下罕得有三合之将。这便是由于他的刀法路数特重气势。但凡能胜，总是一两招之内伤敌于刀下。这刻他使出全身功夫，只瞧得余寇以及独尊山庄方面之人，无不大为震凛。

却见罗廷玉屹立不动，意态自若，真有渊亭岳峙的气度，一望而知，对方的凌历气势，决计压不倒他。莫说旁人，就连岑放亦有此感，是以气势大受影响，他自知如若相持下去，迟早要把这股气势失尽。当即暴喝一声，挥刀攻去。

众人但听他叱声如雷，又见他刀光如电，当时不论哪一方之人，都忍不住替罗廷玉设想，要如何方能破岑放这一击之威？但见罗廷玉身形忽动，快逾脱兔，竟然在刀锋下闪过，站定在另一处方位上，冷冷的瞧着对手。

自家的宝刀仍未出鞘，他动作潇洒，意态高逸，但又隐隐流露出紧张莫匹的斗志。这等性质不同的特点汇聚一身，却毫无不调和之感。岑放凶睛圆睁，呼叱如雷，挥刀迅劈，刹那间已劈了五刀之多。罗廷玉在刀光之中飘闪进退，灵逸之至，却又教人捏一把汗，但觉这等刀口上的把戏，不宜玩得太久，否则一旦失手，岂不是送了性命？

众人正转念时，罗廷玉朗朗喝道：“恶寇你也尝一尝我宝刀滋味。”

喝声中宝刀电掣出鞘，风卷雷奔般出击，登时血光溅现，惨叫声起，那横行一时的巨寇岑放向后便倒。左胸口出现一处刀伤，鲜血直冒。这一刀刺入心脏要害，任何人也没有生理，双方之人俱都一望而知。但听怪叫连声，四名劲装大汉猛扑过来，刀剑分举，齐向罗廷玉抢攻，这四寇皆是岑放手下的得力大将，俱是凶悍无比之人，武功也甚是高强，足以称雄一方。但他们运气太坏了，恰好碰上罗廷玉这个敌人，不但刀法绝强，尤其擅于对付群攻。

但见他血战宝刀决荡翻飞，每一刀出时皆如奔雷掣电，定斩一人于刀下。一眨眼间，四名凶悍无比，杀人无数的恶寇俱已尸横就地。没有一个倒地之后，还能哼唧呻吟的。换言之，罗廷玉的宝刀但凡斩倒一敌，定必当场气绝身亡，连一个负伤而未死的都没有。

方滔等三大寇见他这般威势，心胆俱寒，但在近百部属眼前，又岂能胆寒得不战而逃？没奈何，只好各使心机，都虚声怒喝，双脚死也不往前移动。

罗廷玉横刀长笑，招手道：“来吧！你们杀人已多，今日何妨尝一尝被杀的滋味？”

他自然而然生出的流露出豪气雄风，使人印象特别深刻，也令人自然而然不敢与他碰撞作对的想法。三大寇到底是雄霸多年的人物，胆气极是豪强，还不曾被罗廷玉压倒，齐齐摆动兵刃，迈步迫敌。三人齐出，形势自又不同，双方的人无一不是屏息噤声，观看这一幕定必是惊心动魄的大战。罗廷玉一看三敌齐上，长啸一声，宝刀划出重重刀影，先发制人的攻去，他一招之中，同时攻击三敌。这等刀法，盖世无双。

方滔、黄奎、张登三寇好不容易抵住他这一招，谁知第二招第三招源源攻到，招招皆是神奇莫测，极难拆解，无不大为凛骇失色。要知这三大寇虽然出手之时，深具戒心，但总倚仗己方人多，不信抵不住这个年轻之人。谁知他的刀法如此奇幻威猛，雄深雅健，时而激昂排宕，不可一世。时而野云孤飞，走留无迹。总而言之，他们一陷入罗廷玉的宝刀潮影之中，霎时间竟已如陷深井，如坠激流，全然无法自主，更无法自拔。

隔壁的萧越寒连连偷觑，眼见罗廷玉如此了得，暗暗心惊，口中厉啸一

声，陡然间功力增强了数倍。一轮猛攻，直把那何旭、凌子流这两名高手杀得汗流浃背。何、凌二人已尽全力，兀自难当。

那边的方、黄、张三大寇亦是如此。双方的人都不晓得那一边的好，俱是忧喜各半。同时也没有人敢先动手扰乱了局势。只因双方之人皆有同一想法，那就是各自希望己方之人胜者先胜，败的迟败。则先胜的一方，自然可以出手帮助已方陷入败局之人。假如一旦弄成混战之局，则胜者可能的失去取胜机会，而败的还是照败。这自然是以最不幸的情形来作假定。

在这等生死存亡的关头，谁也不敢假定已方得到好运照顾，必须假定不幸降临时的结局。以此之故，全场除了这七个人分两堆厮拚之外，全无一人动弹哼声。又过了片刻，罗廷玉长啸一声，宝刀连挥一招杀死两寇，只剩下一个方滔未死。他宝刀再挥，极为凌厉的向方滔劈去。方滔自知抵不住他这一刀之威，本能地举刀招架，心中却叹一声“罢了”！罗廷玉宝刀落处，锵的一声，竟把方滔那一口极为锋快的倭刀斩断，宝刀迅即劈落，到了他头顶之处。突然一歪，斩在他左肩上，顿时鲜血喷溅，方滔连退了三步，面无人色。

罗廷玉沉声道：“我这一刀破例留情，为的是六大寇我已诛杀其三，便须留下三个，让严无畏杀给我瞧瞧。”

方滔一听可以不死，将来之事将来再说。强忍伤痛，迅即退下。

罗廷玉转眼望去，但见那萧越寒占尽上风，任何一招都可以得手杀死敌人。他毫无出手帮忙之意，用靴底擦去宝刀上的血迹，随即归鞘。萧越寒突然一指点出，何旭闷声一哼，踉跄而逃。凌子流也在同时被他一刀砍断左臂，摔出数尺外的地上。萧越寒瞧也不瞧他们一眼，一转身向罗廷玉走过去。罗廷玉冷漠沉默地瞧着他，一直等到他迫到五尺之内，仍不做声，也不拔出血战宝刀迎战。不知内情之人，真会以为罗廷玉不敢动手，但在场之人，尽皆眼见他们那惊世骇俗的刀法，自然不致有所误会。萧越寒提刀作势，竟是个守式，似是深怕对方突然出刀把他杀死，但事实上罗廷玉宝刀尚未出鞘！

萧越寒道：“阁下刀法如神，佩服佩服。罗家血战刀法，果然足以雄霸天下，冠绝武林。”

罗廷玉道：“萧老师的刀法才算得上是刀道中的绝品，鄙人心诚悦服，甚愿向萧老师请教，以启茅塞。”

萧越寒道：“罗公子好说了，切磋技艺，本是武林佳事，老朽自应奉陪，可是老朽筋骨已衰，难当公子一击之威。是以公子何不跟随老朽同行，介见敝东主，自然能如公子之愿。”

罗廷玉淡淡一笑道：“如此亦无不可，但萧老师却似乎忘了一事。”

萧越寒道：“什么事？”

罗廷玉道：“贵东主要你带走端木芙姑娘，但鄙人却不容萧老师这么做。因此，除非是萧老师甘愿放弃带走端木芙姑娘之意，不然的话，咱们只怕难免一战。”

萧越寒沉吟一下，才道：“罗公子乃独尊山庄严无畏的死敌，何以竟护着他手下之人？”

罗廷玉道：“这是鄙人之事，萧老师毋须过问。”

萧越寒默然不语，似是寻思要不要跟罗廷玉决一死战。这两个人的武功全场皆见，在独尊山庄这一方面来说，假如不是罗廷玉现身出手。则端木芙被劫去的命运，几乎可以断言。在萧越寒而言，目下唯有这罗廷玉足以与他

一拚，未曾动手以前，实在很难估计出胜败。因此萧越寒对罗廷玉的出头干涉，实在是怒恨之极。双方之人，无不万分关心这两人的决斗，都暗暗猜测哪一个会得胜？

端木芙检查何旭、凌子流二人伤势之时，那崔阿伯已忍不住问道：“小姐，照你的看法，他们这一场拚斗，谁胜谁败？”

端木芙瞧着一个霜衣卫士包扎凌子流断臂伤口，闻言应道：“等一会儿我才能回答。”

崔阿伯道：“小姐何苦卖关子呢？假如罗公子不敌的话，老奴趁早出手助他，岂不妥当？”

端木芙淡淡道：“天下之事，有许多不是人力所能控制。谁能知道命运之神，喜欢怎样摆布我们呢？”

她答非所答，崔阿伯听得糊里糊涂，全不明白。端木芙突然提高声音，道：“罗公子，那萧越寒的点穴手法甚是诡奇，只不知你见过没有？”

罗廷玉本来决不会离开原地，可是端木芙的话，却使他不由得联想到，假如他从对方点穴手法上去认识他的武功来历，放对拚斗之时，自然多了几分胜算。当下转身大步走去，口中朗声道：“待我瞧上一瞧。”

好在他并没有打算擒下对方，假如萧越寒越机遁走，则他保护端木芙之愿已达，无须拚命，自是最佳之事。

他走到端木芙身边，凝神一瞧，但见何旭双目紧闭，面如金纸，呼吸微弱，一望而知，甚是严重。对方用的必是绝毒手法，点的也是要穴无疑。

他正在看时，端木芙低声说道：“崔阿伯，你悄声计数。”

崔洪立刻低低的“一二三”地计起数来。端木芙凑近罗廷玉，轻轻道：

“罗公子，假如在崔阿伯数到二十之时，萧越寒还不曾出手，你即有必胜把握，速速出去，别让他逃走，只要迫得他动手，你想生擒或是当场杀死，皆可如愿。”

她说得很快，因此，这几句话说完了，崔洪只不过念到“七”而已。罗廷玉道：“哦？敢问其故安在？”

端林芙淡淡一笑，道：“罗公子即管一试，等你擒下萧越寒，我当他面前说出这个道理，他便可以证明我的话完全不错。”

罗廷玉迅快的想了一下，丝毫摸不出头绪，因此激发了好奇之心。只听崔洪以同样的速度一直计数。霎时已经是“十五”了，萧越寒方面还没有动静。他抬目望去，但见萧越寒双眉紧皱，不住寻思。但又似是趁这机会调息运功， 以便出手作殊死之斗。

假如他当真是借机调息，则时间越长，他气力恢复得更多，也就更不易被罗廷玉击败。这是十分简单明了的道理，任何人不用想也能明白。然而端木芙的论调偏生相反，变成了萧越寒休息得越久，反而一定败北。

罗廷玉狐疑地转念寻思，但听崔阿伯已念到“十八”，猛见端木芙露出十分紧张的神情，凝神遥望萧越寒。从她的表情看来，倒是使人不能不相信她的理论。至少她自己的确深信此一理论，方会如此紧张。

罗廷玉心中暗暗冷笑，忖道：“假如你这是设计陷害我，企图借萧越寒之手，取我性命的话！嘿！嘿！我总有法子避免两败俱伤，然后转过头来，帮萧越寒对付你……”

正转念时，崔洪已念出“二十”之数。端木芙这时显得最紧张，及至见对方仍无动静。她才长长的透一口气，道：“行啦！罗公子即管出手，我包

你必胜无疑。”

罗廷玉一哂，道：“假如我死在他缅刀之下，你虽然讲过包我能赢的话，但我岂能复活，追究你的失信？”

端木芙道：“罗公子如若信不过我的话，我可以提供保证。”

而那崔阿伯亦是十分狐疑，道：“小姐别开玩笑，这等事如何能提供保证？”

罗廷玉固然惊奇得瞪大双眼，全然想不通她在这件事上，如何能够提保证？罗廷玉接口道：“姑娘若然真能保证我要赢，我可就不能不相信了，也愿意为你出力，擒回那厮。”端木芙迅即说道：“我是用自家生命保证你要赢，罗公子出战以前，请用秘传点穴手法，禁闭我穴道。万一失手落败，我无人解救，非死不可，你看这法子可使得？”

罗廷玉道：“这一着果然无懈可击，姑娘的才智于此可见了。”

他伸手骈指，在她肋下迅速点了三下，道：“现在你三处绝穴受制，如若得不到我独门手法解救，纵然找到严无畏，亦是无用。何况时限只有一个时辰，谅你们也无法在这短短时限之内，找到严无畏。”

崔阿伯大惊道：“罗公子不要出战萧越寒好了，快快替我家小姐解开穴道。”

端木芙笑道：“不妨事，我的判断有根有据，绝对错不了。”

崔阿伯道：“天下之事，总得防备有万一的意外，小姐的生命何等重要，多少事须得等你去办，焉可如此儿戏？”

罗廷玉不悦道：“难道别人的性命就不值一文钱了？”

崔阿伯怕他一怒而去，哪敢顶撞，忙道：“老朽不是这个意思，罗公子万勿误会……”

端木芙伸手推罗廷玉道：“去吧，那厮说不定会逃走呢！”

罗廷玉道：“你不会后悔吧？”

端木芙道：“我虽是女儿之身，但从来没有说话不算数的。”

罗廷玉果真回身奔出，迅即迫近萧越寒。等他目光转到自己面上，这才冷冷一笑道：“萧兄想了不少时候，可曾想出了应该怎样做没有？”

萧越寒迟疑一下，才道：“实不相瞒，我是一面寻思，一面趁此机会调息一下。现在自信足有与你一拚的实力，但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咱们既无冤无仇，而且我做的又是使严无畏头痛之事，罗公子何苦阻挠？倒不如暂时避开，待我收拾完残局，你爱怎样比划都行。”

罗廷玉道：“萧老兄这话甚是，无奈萧兄犯了一个大错，以致鄙人不能袖 手旁观，即使是帮忙了敌人，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萧越寒道：“我犯了什么大错？”

罗廷玉道：“那就是你收买的人手，竟是神人共愤的海上六大寇。他们投靠倭寇，虐害良民，屠戮掠夺，无所不为，乃是举国上下的公敌，冲着这一点，我罗廷玉定须先公后私，先国后家，决计不能袖手旁观！”他说得大义凛然，神情严正。萧越寒竟然说不出一句辩驳之言。他不免因此而老羞成怒，厉声道：“好吧！你既然不听良言相劝，咱们只好在刀下见个高低了。”

他先发制人，挺刀连跨两步，造成一股凶厉气势。罗廷玉双眉一轩，神采奕奕，手提宝刀，双目凝注对方。对于敌人的凶厉气势，竟然如同不觉。

萧越寒大喝一声，出刀疾劈。“锵”的一声，被罗廷玉架住，双方都使不出后续变化招数，各自退开。但他们乍退又进，竟是同时发动。但见刀光

如涛翻浪卷，劲风激荡，那重重刀影，竟把两人身形都遮没了。

这时他们都施展出近身肉博的招数。刀刀都凶险无比，动辄有当场送命之祸。只看得全场之人，无一不是紧张得连呼吸也停止了。罗、萧两各尽所能，每每在对方刀锋边缘掠过，真是间不容发，当真是一场极凶极险的拚斗。端木芙紧张的娇躯颤抖，真想蒙起双眼不去瞧看。但她当然舍不得当真不看，只好水深火热的熬下去。

战场形势忽然一变，但见罗、萧二人已放弃了近身肉搏的凶险抢攻打法。彼此间距离放长了不少，忽快忽慢的拆招换式。双方旁观之人，竟然不曾因他们改变打法，因而轻松下来，仍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原来早先罗廷玉、萧越寒二人是近身肉搏，招出如风，刀奔似电，动辄有溅血当场之险，是以紧张得无可形容。如今虽是距离得远一些，互相进退攻拆，快慢不一。但双方刀法之精奥，气势之凶厉，危险程度，全然不下于近身肉搏之时，是以众人仍然透不过气。

但见罗廷玉的刀法不怒不慑，尽备刚柔之气。忽而别开天地，横绝古今。忽而运密入疏，寓快于慢。蕴使人自然而然的感觉出他的刀法极是正派崇高，有君临天下的气象。

那萧越寒的刀法路数与他截然不同，极尽凶厉狠毒，残酷横霸之能事，招招尽皆含危机凶锋。一望而知任何人碰上他这一路刀法，胜之自然无事，若然败北，定必立时身亡，决无负伤活命之事。这等极端相反的无上刀法碰在一起，双方又是如此的功力深厚，举世罕见。那种好看法以及紧张法，可真非是言语笔墨所能形容的。

崔阿伯两次三番想问问端木芙，罗廷玉倒底能不能取胜？假如全无把握，他就立刻背负她赶去找严无畏。解救她被禁闭的三大绝穴，此是分秒必争之事，越早动身越好。可是崔阿伯居然抽不出时间向她询问，一直继续观战，敢情他实不能移开眼睛。

罗、萧二人似是势均力敌，谁也不能有丝毫失手。何旭虽是被萧越寒戳了一指，全身经脉隐隐作疼，不能提聚功力。但心智清醒如常，观战至此，突然间生出毒念，想道：“罗廷玉武功如此了得，虽说老庄主定可击败他，但到底很费事。假如在老庄主未击杀他之前，我们底下这些人碰上他，自然凶多吉少，因此，今日若能借萧越寒之手，把罗廷玉杀死，虽然得赔上一个端木芙小姐，也是十分划算之事。那端木小姐的生死于我全无干涉，本庄只须除去了罗廷玉，便无后患了……”

此念一掠过心头，毒计便生。当下又想道：“这刻但须设法使罗廷玉心神震动，刀势略有一丝疏失，立时便将死在萧越寒刀下了。”

他迅即寻思如何扰乱罗廷玉心神之法，最初他考虑到使端木芙发出惨叫声，也就是说就突然出手暗算她，使她失声惨呼。罗廷玉很关心她，一定会分散心神，以致露出致命的破绽。但这法子由于有武功极高的崔阿伯护卫着她，恐怕很难得手，一个不巧，可能反而先丧生于崔阿伯杖下。

继而想到大叫严无畏之名，罗廷玉一听之下，定必大为震骇，这也是一个极好的办法。不过目下萧越寒与本庄亦是处于对敌地位，因此严无畏的威名，也将影响了他。

两下抵消，萧越寒不一定能把握这一线之机。因此，这第二法也行不通。他旋即想起了罗廷玉的父亲罗希羽，假如他叫出罗希羽的名字。罗、萧二人即使一齐受影响，但罗廷玉一定影响较大。这是万全之计，即使收到相反的

效果，使那萧越寒反而因此死于罗廷玉刀下，也是值得一试，并无任何损失。

如若罗廷玉因受扰而失手惨死，端木芙亦不能责怪自己，因为他可以辩说这是想使萧越寒害怕……

总而言之，此计万分阴毒，不论引起什么后果，于他都没有损害。

而由于翠华城被毁后，罗希羽尸身失踪，死活难测，罗廷玉听到父亲之名，绝对会受到莫大影响。他反复的考虑了一下，深信此计必可奏效而又没有后患之后，便下了决心，暗作准备。罗、萧二人尚在凶险激斗，但是平分秋色的局势。

何旭猛可抖丹田大喝道：“大家小心，翠华城主罗希羽来啦！”

以何旭的功力，这一声喝叫，数十丈方圆之内，无人能听不见。纵然是全神争锋交手中的人，也必被惊动。谁知这事情大大出乎何旭意料之外，是他空自用力喝叫，嘴唇大张，没有半点声音发出。这时何旭方始知道他穴道被戳伤之后，竟然音哑失声，早先没有想到这一点，以致白废了心机。

谁也不曾发觉何旭的动静，何旭晓得机会稍纵即逝，连忙伸手推了身边的吴辰雄一下。这个身为霜衣队十二队长之一的吴辰雄，居然理都不理他，敢情他一则看得入神，二则何旭全身经脉作疼，毫无气力。他连推三下，吴辰雄凝神观战如故。只恨得何旭磨牙切齿，怒不可遏。心中直骂这吴辰雄混帐，怎能如此的没有脑筋？

当下转眼向别人望去，忽然颓丧地叹一口气，自动放弃了这条毒计。因为在他身边的人，个个都直着眼睛观战。瞧他们那等入迷的样子，没有张大嘴巴，口角流涎，已经算是很不错了，焉能使他们惊醒？

这时罗、萧二人又斗了二十余招，端木芙忽然长长的透一口气道：“阿弥陀佛，真算老天爷帮忙，现在不妨事啦！”

崔阿伯随口道：“你说什么？”

他只听见她说话，至于说话的内容，全然不知。端木芙笑一笑，知道再说他也一样听而不闻，便没开口。

忽见罗廷玉奋起神威，踏步进击，宝刀涌出千重光浪，潮卷攻去。他连进三步，萧越寒就连退三步。紧接着罗廷玉使出一招奇幻无比的刀法，众人都没瞧清这一刀的来踪去迹，却已听到“当”的一声。萧越寒缅刀脱手飞上半空，他的人则有如木偶般呆立不动，敢情是一把寒光耀眼的刀刃，抵住他胸口。

罗廷玉一伸手抓住对方肩胛，五指已扣住脉穴，使敌人失去抵抗之力，回头长笑一声，道：“端木姑娘，鄙人幸不辱命，已把这厮生擒活捉了。”

端木芙道：“多谢罗公子蹈此奇险，替贱妾拿下了仇家，此恩此德，不知何以为报？”

除了众寇之外，余人莫不喝彩欢呼。只把心怀叵测的何旭气个半死，却又苦于无法做声。罗廷玉苦笑一下，道：“姑娘不必说那什么报答的话了……”

端木芙道：“贱妾句句字字，出自肺腑，难道罗公子竟然疑我作伪吗？”

罗廷玉道：“你因然没有作伪，但鄙人却因此而想起了自己的愚蠢。请问假如我失手死在对方刀下，世间上不但无人可怜思念，反而带来无限讥嘲辱骂！”

端木芙道：“公子现在感到很后悔吗？”

罗廷玉缓缓道：“你是严无畏手下重要人物，我应该任得萧越寒掳走你，一来可以灭弱独尊山庄势力。二来留下萧越寒这等高手，亦将是使独尊山庄

头痛的人物。但我竟然愚蠢得出手救你，还冒险舍命拿下了他，唉！”

他发出一声极沉重的叹息，显示出这等不合理的行为，已变成何等沉重的心事！崔阿伯道：“罗公子，有话慢慢再说，我家小姐用性命担保你必可获胜。现在你既然胜了，有烦快快解开她的穴道。”

罗廷玉向端木芙道：“这位老丈对你当真是忠心耿耿，万分爱护……”

正说之时，三大寇分头逃窜。他们的手下当然也不敢逗留，个个只恨爹娘没有替他们多生两只脚，好逃得快些。一个个没命奔逃，霎时间已走个干净。罗廷玉游目四瞧，并不出手拦截。

崔阿伯拂须催促道：“罗公子，请你快点解开我家小姐穴道吧！”

罗廷玉虎目一瞪，道：“你忙什么？”

崔阿伯哪敢得罪他，赶快陪笑道：“是，是，您别见怪，我年纪大了，总罗里罗嗦的。”

罗廷玉见他如此忠义，为了端木芙安危，不惜低声下气至此，心中大是敬重，缓缓道：“我不是故意跟你过不去，事实上端木姑娘全身没事。”

崔阿伯喜出望外，道：“公子敢是说您并没有禁闭她的绝穴？”

罗廷玉道：“正是如此。”

崔阿伯道：“谢天谢地，这就好了，小姐快快运气瞧瞧。”

他一心一意以端木芙为念，全然没有考虑到这话会不会伤害罗廷玉。要知罗廷玉既然说没有点她的穴道，他还叫端木芙运气以试，分明是不相信他的话。但罗廷玉一点也不怪他，反而更添敬重之心。

端木芙道：“我早就知道他没有点闭我的穴道了。”

崔阿伯沉声道：“小姐万勿大意，还是运功试上一试的好。”

端木芙道：“阿伯你放心吧，罗公子是什么人？岂能骗我？”

她转眼向众人道：“你们把受伤的人送入屋内休息，又分出人手巡搜全村前后，派驻岗哨，我要趁此机会审问那萧越寒一些话。”

众人轰然以应，端木芙缓步向早先躲藏的屋子走去，崔阿伯抱了婢女燕儿，跟随在后。罗廷玉迟疑了一下，才推着萧越寒，走入屋内去。他一来想知道端木芙审问什么？二来更想查明白萧越寒的来历以及武功路数。

他让萧越寒靠墙坐在地上，自己却走开六七步，道：“他虽是不能行动，却可以说话。”

端木芙道：“谢谢你啦！以我推测，恐怕没有法子在他口中问出什么话了。”

罗廷玉道：“若然你早知道如此，何必要我冒险拿下他？要知我也是临时决定不当真禁闭你穴道。万一我向你下手，而又败阵身亡，则你冒的险也一般的大，是也不是？”

端木芙道：“我本身武功虽然不行，但却博识天下各家派的奇功秘艺，因此我知道你的刀法可以克制得住萧越寒的二十四招魔刀，问题只在你们之间的功力如何而已。”

罗廷玉道：“说到刀法招数，还有点道理，至于功力方面，若然不是上阵交锋，当面试过，焉能在事先测出？除非双方功力悬殊，但鄙人自问却赢不了萧越寒。”

端木芙道：“这一点正是生死得失的关键。你想必还记得我叫阿伯计数之事了，他数到二十，萧越寒还没有答复要不要动手一拚，我就知道你赢定了。”

萧越寒突然插口道：“姑娘说得出老朽的刀法名称，果然足以令人震骇惊佩。但说到功力高低这一点，老朽一点都听不明白。”

罗廷玉道：“姑娘话中玄机，高深莫测，鄙人也全然不懂。”

端木芙微微一笑，眉扬目扬，风姿嫣然。接着说道：“罗公子不知道萧越寒练就一种奇异魔功，无怪听不懂了。”

萧越寒道：“姑娘果然厉害，慧眼通神，竟瞧出了老朽练成一种魔功。不过照你的说法，老朽既然知道自己练过魔功，又如何不明白呢？”

端木芙道：“这只怪你自己以为功力已可以抵得住罗公子，却不晓得他竟是多少世代以来绝无仅有的刀君之故！”

罗廷玉心头一震，口中却道：“鄙人的家传刀法，传世颇久，却未闻刀君之说。姑娘此评不易教人心服，连鄙人也不能相信。”

萧越寒沉吟不语，似是在回想对方刀法。崔阿伯道：“我家小姐既然这么说，大概就有八九成不会错了。假如罗公子便是刀君，老朽虽是败于你宝刀之下，也不算什么丢人之事。”

端木芙道：“言归正传，萧先生我要请教你一两件事情，甚盼你据实赐答。”

萧越寒收回思绪，应道：“姑娘即管下问，但老朽定然难能作复。”

崔阿伯沉声道：“萧兄须知今日是你生死关头，并非戏耍之事，我劝你还是干干脆脆，据实回答的好。”

萧越寒道：“那要看端木姑娘要问些什么了？”

端木芙道：“我想知道指令你办事的人，是不是传你二十四招魔刀的人？”

萧越寒点点头，道：“不错！”

端木芙道：“他姓甚名谁？居住何处？”

萧越寒道：“老朽对此全无所知。”

崔洪怒道：“胡说八道，你不肯说也还罢了！竟然答称不知，实在可恼之至。”

端木芙道：“阿伯别恼火，他可能真不知道。以我看来，此人的心计武功决不在严无畏老庄主之下。试想独尊山庄之中，有几个人晓得严老庄主在什么地方居住的？以此例彼，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崔洪一听真有道理，只好拂须不语。罗廷玉最听不得严无畏之名，一听之后，心中顿时冒火，狠狠的瞪视着端木芙，心想：我这是怎么搞的？竟然帮起严老贼手下之人来？此事若被贾心泉贾大叔得知，定将气个半死，很难原谅我了。

端木芙缓缓道：“贵主人派你来见海上六大寇，为了何事？”

萧越寒道：“姑娘何必明知故问？明明是为了捉拿于你。”

端木芙道：“他如何能使六大寇联合起来，为他卖命呢？”

萧越寒道：“这很简单，俗语有道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只要价钿够大，足以使六大寇动心，自然不难使他们出力卖命。”

端木芙道：“有道理，出多少钱呢？”

萧越寒欲待不说，但转念一想，此事没有什么关系。何况她既可从那尚未丧命的三大寇口中问出，眼前亦可搜查自己囊中的银票，定然无法瞒过。当下道：“如是他们交出了你，每人可获二十万两纹银巨款，比起他们劫掠生涯所得，此款实是极大的诱惑力。”

端木芙笑道：“此款只是未清的半数而已。这样说来，那六大寇每人最少已获取了十万两或二十万两的定洋了。贵东主实在有钱得很。这一笔款项，加起来就是一百八十万两以至二百四十万两左右。假如他没有四五百万两的身家，当然不舍得这么大的报酬，对也不对？”

萧越寒没有做声，端木芙又道：“贵东主是男人抑是女人？”

萧越寒道：“自然是男人啦！”

端木芙仰天叹息一声，道：“说老实话，我真想跟你走一趟，瞧瞧这个害死了我先祖父和先父的神秘凶手是谁？”

萧越寒道：“姑娘居然不晓得仇人是谁，说出来令人难以置信，难道令慈没有告诉你吗？”

端木芙摇摇头，道：“若然我知道他是谁，何须冒险让六大寇掳走？我本以为他这回自己一定露面，谁知他还是叫人替死！”

萧越寒道：“敝东主对老朽恩重如山，誓死以报，纵是粉身碎骨也不后悔。姑娘挑拨离间之言，决计不发生任何作用。”

端木芙道：“我说的是实话，你信与不信都无关重要。眼前我还有两件事未能明白，第一件是贵东主怎知我投入独尊山庄？”

她没有再说下去，那意思是等对方回答之后，才说第二件。萧越寒沉吟一下，道：“老朽也不知道，但老朽可以奉告的，便是敝上也曾命老朽查探一些帮会门派，又走了不少地方寻觅姑娘的下落。”

端木芙道：“你这回明明晓得，但不肯说也罢了。第二件是贵上怎会预先在这一处建立了这座死村？”

萧越寒道：“这笔帐你如何就记在敝东主头上了？”

端木芙笑一笑，道：“你不相信是他的手笔，那就算了，最后我请问一声，你如何与贵上联络的？若然老老实实回答了，我马上放了你，也绝不伤你。”

罗廷玉听到这儿，忍不住插口道：“此人擒之不易，姑娘说放就放，可曾考虑到后果没有？”

端木芙道：“除非你不许我这样做，不然的话，一切由我负责。”罗廷玉欲言又止，终于不再开口。萧越寒面色变化甚剧，显然端木芙的代价使他十分心动，是以内心中正在考虑要不要泄露秘密？自然萧越寒的忠心不容怀疑，因为任何人碰上这等情况，只要信得过端木芙不会说了不算数的话，一定会出卖主人，泄露秘密。然而他居然引起了内心的争斗挣扎，可见得他本是何等忠心了。这一点使罗廷玉等人都十分敬佩。

过了一阵，萧越寒颓然道：“好吧！这交易我不能拒绝，相信敝东主也会原谅。”

他大大的喘一口气缓缓道：“但端木姑娘可不能反悔啊！”

端木夫面上现出奇异的表情，道：“我决不反悔，一定请罗公子解开你的穴道，任从自去，连同独尊山庄之人在内，都不会留难于你。”

萧越寒点点头，道：“三十年前，鄙人年逾而立，在江湖上不过是个起码脚色，穷混日子，也从无雄心大志。却不料碰上了敝东主，竟以回天手段，传以绝艺，使老朽得以侪身高身手之流，此等恩德，唉！实是百死也不足以报答。”

他先说出这一番话，只听得众人都不明所以，人人皱起眉头，十分迷惑地望着这个老者。萧越寒又道：“老朽已考虑过，假如我留下此身，尚可作

点别的事，替敝上立立功。假如死了，亦是徒然。是以决意说出联络之法。老朽一向在金陵经营绸布庄生意，日子过得极好。在近十年内，偶然接到敝东主的密函，化装出去办点事之外，很少在江湖走动。如若我要向他报告，须得前赴开封府。例如这一次若是依照计划，擒下了姑娘，便将由我亲自送到开封府去，再以飞鸽传书之报告。如若发生意外，我不能分身前往开封，便在金陵以飞鸽送出消息，快则半个月，迟则一个月，便有指令到达。”

端木芙急急问道：“他会不会亲自赶到金陵呢？”

萧越寒道：“这可说不定了……”

突然间连连喘息，面色灰败。罗、崔二人这才注意到他讲话之时，已显得有气无力，一如油尽灯枯似的。

端木芙道：“你的信鸽在哪里？”

萧越寒道：“在敝店后面，养得有……一群鸽子……唉，我头好昏……”

端木芙没有做声，很严肃地望住萧越寒，眼中微露悲哀之意。罗廷玉讶道：“他怎么啦？”

正要动手拍他穴道，使他振作起精神。但还未弯腰，已听端木芙道：“罗公子别动他。”

罗廷玉一怔，却不禁依她之言，没有出手。端木芙又道：“你只要一碰到他的身体，他立时死去，连再讲一句话的机会也没有了。”

罗廷玉皱起眉头，道：“这又是什么原故？”

端木芙道：“只怪他的主人武功太高，心地太毒。他修习的那种魔功秘法，虽是能激发体内潜能，与你恶斗多时，但大凡使到这最后一步，若然仍是战败，势必已油尽灯枯，无法活命。因是之故，我才答应放他生路，要他讲出实话。”

第十三章　空谷传音添迷茫

端木芙叹息一声，面上的神色严肃之极，又道：“我们如此欺骗一个垂死之人，实在太不应该了。但为了要查出他背后的恶魔倒底是谁，却又不能不这样做。”

崔洪道：“小姐何须把这等小事放在心上，啊！这厮已是出的气多，入的气少。他真的已活不成啦！”

端木芙道：“我现在只盼他还有回光返照的片刻，那样我一则可以问问他可有什么后事，待我们替他料理。二则他那联络之法，还未说得清楚……”

忽见那萧越寒双眼一睁，似是恢复了神智，崔洪生怕小姐先问他后事，以致错过了机会，是以连忙问道：“萧老兄，你那些信鸽如何使用法？”

萧越寒望他一眼，正要开口。斗然间两眼中神光消散，喉头响了几声，随即吐出最后的一口气，不再动弹。

崔洪道：“唉！可惜得很，若然他讲出如何使用信鸽之法，咱们就可以用信鸽，把那恶魔骗到金陵了。”

他突然记起旁边的罗廷玉，心头一震，向端木芙道：“老奴记得小姐精通歧黄之术，难道这厮当真已救不活了么？”

口中说着话，脚下移步走向萧越寒的尸身。罗廷玉不由得低头审视那尸体，突然间背上一麻，全身乏力，竟是穴道受制，不禁又惊又怒。

崔洪在后面纵声大笑道：“小姐，咱们的隐秘已被他听去，老奴迫不得已出手暗算，把他制住，以免泄露了机密。”

端木芙道：“阿伯有何打算？”

崔洪道：“这等强敌，自然要及早诛杀，以绝后患。只不知小姐下得这等毒手与否？”

端木芙道：“他曾经两度救我之命，咱们岂能恩将仇报？”

崔洪道：“为了大局着想，咱们许多事不想做也不行！”

端木芙沉吟一下，道：“你说的不错，以我来说，我何尝想在江湖上奔走，抛头露面，尽做一些杀戮流血之事呢？唉……”

她深深叹息一声，转眼向罗廷玉望去，眼睛中突然透出无限温柔之色，半晌没有言语。

崔洪道：“小姐也曾说过，咱们终究会正面与罗廷玉他们发生冲突，既然如此，就须得硬起心肠，来个先下手为强，以免后患无穷。”

端木芙道：“我自然晓得这个道理，唉！这事太使我为难了，假如我不杀他，便枉有智慧之名，如是杀了他，又难逃恶毒之论。”

崔洪道：“小姐把他交给老奴就是了。”

端木芙定睛望住罗廷玉，面色变化甚剧，显然她内心中的挣扎激烈万分。过了一阵，她忽然道：“阿伯，点他的紫宫穴，让他开口说话。”

崔洪过去出手一点，罗廷玉哼了一声，已经能够发声开口。但他却没有说话，只狠狠的向端木芙盯了一眼，随即挪开了目光。

端木芙柔声道：“你心中很恨我是不是？”

罗廷玉理都不理她，端木芙又道：“我知道你已快要自行冲开穴道，我才教阿伯出手，并不是巧合，请你不要生气。”

崔洪大吃一惊，道：“原来如此，是老奴出手甚重，本以为他决计无法自行解穴破禁。既然上一次他能破我禁制手法，这回还须小心防范。”

端木芙在破旧的房子内缓缓的走动，双眉紧皱，似是在寻思一件重大之事，但谁也不知她心中想些什么？崔洪那对眼睛忽然望向罗廷玉，忽而移到小姐面上，流露出迷惑、焦灼、惋惜的混合表情。

由于他们三个人乃是作三角形散立，是以罗廷玉也瞧得见崔老人的表情。他乃是极为聪明之士，一望而知这个忠心耿耿的老仆，一方面是猜不出端木芙的心思，是以大感迷惑。一方面他怕端木芙放过了自己，故此焦灼之极。再一方面则是觉得自己大可匹配他的小姐，如若眼下动手杀死，未免可惜。他把崔洪的心理分析得精微透辟，全无差错。

但他心中却充满了后悔之意，他后悔的是这次中了暗算，仍然是为了端木芙之故也。这个女孩子已经几度使自己陷入危机和圈套之中，动辄有杀身之祸。假如是第一次中计，犹有话说。但自从那一夜到绿篁村时开始，一连串的　遭遇，已足以令他万分警惕小心才是，如今又大意着了道儿。若然今日被她所杀，这等惨剧不但得不到同情，反而要被天下之士嗤笑。屋子里三个人各怀心事，静寂无声。

过了一会儿，端木芙轻轻咳了一声，道：“阿伯，解开罗廷玉的穴道。”

崔洪霜眉一皱，道：“小姐，常言道是纵虎归山，后悔莫及，还望你三思而行。”

端木芙道：“我已想了很多，不用再想了。”

罗廷玉突然冷冷道：“崔老丈说得对，你若是纵放了我，将来定要后悔莫及！”

他停歇一下又道：“我放我之举，不管是真心的，抑或是有意示恩，我罗廷玉将以敝城血仇为重，全力对付严无畏。万一阵前相遇，决难容情。这一点我先说在前头，免得日后你骂我全无情义。”

端木芙笑一笑，道：“我们今日全靠你挺身而出，才平安渡过危机。因是之故，今日之事，只有我欠你的情，你一点也不欠我的，阿伯，解开他的穴道。”

崔洪慢慢走过去，道：“小姐坚执己意，老奴也没有法子违拗。”

但见他身形微微涨大，竟已运聚了功力。此刻但须出手一击，罗廷玉断难活命。罗廷玉面色丝毫不变，他并非全不畏惧死亡，只不过是他的勇气非是常人所能及，纵然在这等生死关头，也尽可把持得住。

但见崔洪抬起手掌，身形更加涨大，须发戟竖，形相极是威猛。端木芙娇笑数声，道：“阿伯，他决不会向你动手，何须如此戒备？”

崔洪眼中凶光，陡然收敛隐没，道：“老奴岂能不防呢？”

掌势落处，震开了罗廷玉的穴道，随即倒纵回端木芙身后，持拐戒备。罗廷玉明知这老人刚才已起凶心，想违令杀死自己，以绝后患。但他既然没有个真动手，便不说穿。管自伸手拍拍身上衣服，随即向门口走去。

端木芙叫道：“罗公子，你打算到何处去？”罗廷玉在门口停住，回头向她注视一眼，淡淡道：“我的去处恕难奉告。”

端木芙道：“我不是想探听你的计划，而是怕你不晓得道路方向。”

罗廷玉仍然淡淡的道：“不劳姑娘垂注，在下自问还能够找到道路。咱们后会有期，就此别过。”

说罢，放开大步，离开此屋。端木芙移步门边，遥望着他的背影，突然深深叹息一声。崔洪忍不住说道：“小姐恕老奴多嘴，这个人你实在放不得，除非你另有神机妙算。”

端木芙缓缓道：“我也知道放他不得，只因他这一去，势必陷入老庄主的天罗地网之中。他武功虽纯，但双拳难敌四手，看来很难杀得出重围！”

崔洪一楞，道：“照你这样说来，你竟是让他投入天罗地网之中了？”

端木芙道：“不错，他临走之时，我有意指点他一条生路，可是他豪气迫人，竟不让我有开口的机会。”

崔洪初时甚是震动，旋即想到罗廷玉若然遭遇不测，对小姐只有好处，不禁哑然失笑。自言自语道：“我真是老糊涂啦，何须为他担忧呢？”

端木芙道：“你居然不知不觉中替他担心，可见得他的英雄气慨，已深入你心中了。唉！其实我不费吹灰之力，便可以解除他杀身之祸。但想来想去， 似他这般英雄人物，岂可加以屈辱？所以还是让他去了。”

崔洪道：“小姐有何妙计可以救他？”

端木芙道：“我们只须把他放在一具棺木之中，让他几个时辰之后，穴道自解。其时我们已远离此地，老庄主虽然在外面布下了天罗地网，但到了昏黑之际，还不见罗公子踪迹，也就只好鸣金收兵了。”

崔洪道：“听起来虽是很玄，但小姐向来神机妙算，无有不中，老奴也不敢不信。如若目下已经安全，无虑，老奴打算独自赶去瞧瞧。”端木芙沉吟一下，道：“你但去不妨，我有莫义他们保护，先回莫家庄去，你不必忧虑。”崔洪大喜，当下也独自出村而去。

且说罗廷玉奔出村外，走了里许，但见一条河流横阻去路。他在河边瞧看一下，不见有船只渡河，心想：我虽然不晓得目下在什么地方，但若是沿河奔去，迟早会见到村庄人家，即可问出道路方向，再者也须找点食物充饥，或者还可以休息一下。

他自昨夜开始，直到现在快到中午时刻，一直没进过饮食，又连续剧战，体力消耗甚多。当下沿着河流奔去，大约行了六七里路，已走入一座村子里。但见村中甚是静寂，竟不见有小孩在屋外嬉闹玩耍。不过也绝不似百棺村那么死寂，家家户户，都有炊烟，而且鸡鸣犬吠之声，不绝于耳。

罗廷玉心知有异，但仍然昂道挺胸，大步走去，这村子当中有四五丈之宽。当罗廷玉大步走了十六七丈之后。左边一家宅子大门砰一声打开，走出三个人。当先的一个儒巾长衫，但手中却提着钢杖短刀。在他身后两人，俱是白衣劲装大汉，横持长刀。罗廷玉转眼望去，但见这个儒生打扮之人，唇红齿白，风度翩翩，正是严无畏座下第二名弟子彭典。

彭典面色十分严肃，微微躬身颔首，道：“少城主在百棺村中，出手击败萧越寒，保全了敝庄不少人的性命，此恩此德，敝庄并不敢忘记。”

罗廷玉见他神情十分凝重，顿时会意，心想：这一回他将以全力与我周旋，是以这般紧张。但如此正是最好不过，因为黛青妹子为了他的缘故，被父亲下令处死，这一来变成另有私仇，非清理不可。他豪迈地长笑一声，道：“这样说来，彭兄敢是打算恭送我出村不成？”

彭典道：“少城主的雄风豪气，兄弟真是平生仅见，心折无已。闲话休提，言归正传，兄弟在这儿候驾，假如罗少城主自问疲乏饥渴，未便动手，咱们便一同回返莫家庄，谒见家师。如若少城主不肯枉驾一行，只要你出得此村，兄弟也无话可说。”

罗廷玉沉吟一下道：“令师竟不在此地么？”

鼓典道：“家师如若在场，便不须兄弟代言了。”

罗廷玉点点头，道：“兄弟相信彭兄不至于打诳，既然你已摆出十面埋

伏的姿态，可见得带来的人手定然不少了？”

彭典道：“实不相瞒，敝庄的精华差不多集中在此地了。少城主虽是骁勇无比，但孤身无援，恐怕不易冲出重围。”

罗廷玉道：“承蒙彭兄坦诚见告，不过兄弟并非为了冲得出冲不出而动问。而是奇怪彭兄既然带领了这许多高手赶到，何以早先竟不驰援百棺村的危局？”

彭典微微一笑，神情已没有那么严重，道：“确是责问得好，但事实上我们一路赶来，还未抵达百棺村时，已接到报告说少城主现身出面，诛杀敌寇。”

他停顿一下，又道：“兄弟当即以飞鸽传书之法，急报家师，然后接到指示，在这儿布下人手，恭候少城主的大驾。假如少城主信得过在下，便用不着追询此事了。”

罗廷玉道：“听彭兄的口气，似是因为兄弟曾在百棺村中出手，是以令师指示你好言劝我到莫家庄见面，是也不是？”

彭典道：“正是如此。”罗廷玉冷冷一声，道：“这样说来，严无畏倒是很看得起我，才下了当场格杀之令在先。”

彭典怕他说出难听之言，连忙插口道：“少城主乃是当世之雄，到底如何，只待你一言而决。”

罗廷玉道：“自然是孤军奋战，至死方休，彭兄何须多问。”

彭典长笑一声，道：“壮哉，壮哉，那么恕在下要得罪了！”话声甫歇，身后一个白衣大汉吹动了铜哨，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响彻全村。

罗廷玉朗声道：“彭兄，咱们这回动手，盼你多加小心。兄弟心中对你有一段私人仇恨，只怕要趁此机会了断啦！”

彭典当然晓得他指的是罗黛青那一宗公案，这件事虽然已向秦霜波解释过，但罗廷玉并不知道。目下已没有分说的机会，当下应道：“少城主即管施为，不要以在下为念。”

他们对答之际，显示出一种奇异的情份。一方面互相关照小心保重，一方面又表示决不容情。罗廷玉游目四看，除了彭典和两名手下之外，别无他人露面。但全村弥漫着一股森森杀气。一望而知这些房屋之内，随时随地会有高手杀出。

独尊山庄这一着果然相当厉害，使得罗廷玉一时测不透他们的虚实，因而不知往哪一方冲杀的好。尤其是他直到现在为止，还不知身在何州何府，纵然杀出重围，亦不晓得经哪一方走才好。彭典举步向他迫去，气势沉凝凌厉之极。罗廷玉突然一惊，连忙收摄心神，集中注意，准备应敌。

他万万想不到彭典的真实功夫如此高明，气势之强，竟是他前所未见的敌手，是以大为惕凛。从彭典身上，可就不由得联想到严无畏，定然更加厉害了。两人蓦地凌空跃起，迎面撞去。双方堪堪碰上之时，但见彭典本是攻式的仗势，突然改为守式。幻化出一片杖影，右手短刀也在杖影内连连挥动，封住了杖法中的所有空隙。说得迟，那时快，罗廷玉身在半空，临到切近，这才抽出宝刀，闪电般横劈出去，凌厉无比。“当”地大响一声，双方交错飞过，各各落地，相距有一丈以上。两人都没有受伤，也未分出胜负。

可是彭典心中有数，晓得对方的气势比自己更为威强，天下间大概唯有师父严无畏可以抵得住他的气势。

罗廷玉并不知道对方竟是抵敌不住他的气势，才会在临时改为守势，落

地后暗自忖道：“他虽是杖法高妙，内力深厚，但如若常采守势，迟早得败在我的血战刀下无疑。”此念一生，横刀不发，说道：“兄弟甚愿见一见可与彭兄相比的高手。”

彭典道：“罗兄只要击败了在下，自然可以如愿以偿。”

罗廷玉宝刀一挥，森森寒气，竟如狂飙怒涛般卷去。彭典远在一丈之处，也几乎站不住脚，心中大惊。罗廷玉虽是没有瞧透他的心情，可是气机感应，自然而然的挺刀迫去，突然间连攻了三刀。这三刀竟把功深力厚的彭典杀得遍体大汗，一连退了七八步之多，险险就受伤落败了。

罗廷玉突然收刀跃退，道：“彭兄不可存心相让，刀枪无眼，可不是开玩笑的。”

他这番话是出自衷心，全无虚假，只缘他连攻三招，并未出全力使绝招，但彭典已大显不支。比起在空中相拚的一招时，他似是差了很多，因此他怀疑彭典乃是未出全力，以致失去了机先。

彭典苦笑一下，心想我岂肯拿性命来开玩笑？实是已慑于你的气势，方会如此不济。正转念间，一道人影扑入场中，厉声喝道：“姓罗的休得猖狂，洪三爷来接你几招。”

罗廷玉不必转眼去瞧，也知道来人乃是气焰迫人的洪方。当下仰天长笑一声，喝道：“你想找死，还不容易么？”

喝声中大股劲风已当头压到，目光一闪，已瞥见洪方的四尺长钢拐迅急砸下，极是凶猛。他手中的宝刀随念即发，一招“气雄钲鼓”，横刀迎击。“当”的大响一声，洪方砸击之势虽强，但竟震退了两步，手中钢拐也弹起老高。

罗廷玉伏腰欺身，刀取下盘。洪方横里一跃，脚方沾地，自知不妥，急急又斜跃开去。同时之间，挥拐盘打扫荡，护住全身。如此连跃了四次，总算摆脱了罗廷玉的追击。事实上这是由于一名霜衣卫士出手，才牵制住罗廷玉。洪方大感丢人，暴跳如雷，挥拐迅即扑去。与那霜衣卫士联手合力，疯狂般蹈险猛攻。

彭典皱眉喝道：“老三，不可急躁冒险！”

洪方全不理会，招招都是两败俱伤的恶毒手法。罗廷玉竟被他们迫得连连后退，只剩下了招架之力。洪方的气势更是凶厉，拐招越毒。彭典想不到他这等打法居然迫得罗廷玉难以反击，也就沉住气观战。

看看已激斗了三十余招，罗廷玉突然间舌绽春雷，大喝一声，虎躯已欺入拐影之内。彭典心中叫声不好，急急扑去时，由于罗廷玉已退开了十六七尺，终是迟了一步。但见宝刀过处，血光四溅。洪方和那霜衣卫士全都跌翻在地上。

彭典飘落洪方身边，但见他左胸上中了一刀，瞧起来伤势不算严重，比起一条手臂折掉的霜衣卫士，直是不可同日而语。但洪方双目已瞑，全然不动，敢情生机已绝。那是因为这一刀刺中了心脏，是以当场死去。罗廷玉这等刀法，实在教人心惊。彭典直到此时，方知罗廷玉早先连连退却，敢情是借此退开，以免到了要紧关头之时，被彭典插手所阻。

他惨厉的笑一声，道：“少城主，好高明的刀法啊！”

罗廷玉冷冷道：“当年家父的刀法，比小弟高强得多了！”

他一提起翠华城之事，彭典顿时语塞，无法责他心毒手辣。罗廷玉又冷冷道：“这一位想必就是严无畏手下第一高手雷世雄大庄主了？”

彭典转眼一看，但见身躯雄伟的大师兄雷世雄，已不知几时到了自己身边。雷世雄手提钢杖，凝目望住对方。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罗廷玉的真人，是以着意打量。罗廷玉对此人闻名已久，但见他外貌虽是粗豪慓悍，身躯雄伟，乍看似是有勇无谋之辈。但其实英华内敛，气度沉凝，随随便便的往那儿一站，便自有渊亭狱峙之势，果然不愧是严无畏以下第一号人物。

双方细心打量，都晓得碰上了罕有的强仇大敌，稍一不慎，便有身败名裂，惨死当场之祸。是以都想在这一瞥之间，找出对方气质性格上的弱点。

这使雷世雄突然记起了秦霜波，这一位修习无上剑道的美女，当日相会之时，也曾如此对峙过。罗廷玉眼神如电，气势坚强无比，全然找不到丝毫可乘之隙，这一点竟是与秦霜波一样。雷世雄心中大为震惊，暗忖秦霜波修习的无上剑道，亦即是武林中相传的剑后，是以无暇可击，算不得是奇事。这罗廷玉只不过仗恃家传血战刀法，如何气势也如此坚强威猛？

彭典挥挥手，便有两名霜衣卫士过来。把伤亡的两人搬走。他这才厉声道：“大哥，咱们兄弟联手出击，谅必在十招之内，可以杀死敌，替老三报仇。”

雷世雄第一次从罗廷玉面上移开了目光，道：“你说在十招八招之内可以杀死他么？”

彭典道：“难道小弟说错了不成？”

雷世雄道：“你自然是说错了，愚兄观察他的心志气势，竟不在秦霜波姑娘之下，咱们岂能轻易言胜。”

彭典道：“只不知大哥打算如何对付于他？”

雷世雄转眼向罗廷玉望去，道：“在下上阵对敌，从不使诡弄诈。少城主可想听听在下的应战之法么？”

罗廷玉道：“雷兄眼力之高修为之深，实足令人佩服。和彭兄竟是一时瑜亮，无怪独尊山庄得以横行天下了！”

他略一停顿，又道：“雷兄有何打算，兄弟是先听为快。”

雷世雄道：“少城主好说了，承蒙夸奖，愧不敢当。在下打算召集敝庄一十八名高手，摆下九宫阵法，作为攻击少城主的主力，另外又以一百名手下，在外围摆下十方大阵，以防罗少城主冲出。”

罗廷玉道：“听起来兄弟似是万难冲得出去了？”

雷世雄洪声大笑，道：“不错，这两种阵法，皆是端木小姐传授，与世间所传的阵势略有不同，奥妙之处，不易用言语讲得明白。”

罗廷玉当他继续说话之时，心头已电转忖道：“我要不要趁他们阵法尚未摆出以前，来个先发制人，夺路而出？不对，他故意说了出来，分明是迫我出手突围，这里面必有阴谋诡计，不可不防。”

因此他屹立如山，动也不动。雷世雄说完之后，见他神色丝毫不变，忍不住问道：“罗少城主想必已深知端木小姐的才学了，难道你一点也不相信这两座内外大阵，能够困得住你么？”

罗廷玉淡淡一笑，道：“我几时说过不信了？”

雷世雄道：“若然你深信端木小姐之能，则你全不动容，亦不抢先动手之举，可以推断你不是傻瓜，就是真正的大勇之士。”

罗廷玉道：“雷兄爱怎样想都可以，兄弟却很想瞧瞧贵庄的高手们是些什么人？”

雷世雄举高钢杖，连摇两下，霎时间出现了十六个人，迅快奔来，分别

站在罗廷玉四周。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方位，加上雷世雄、彭典两人，凑足了十八之数。罗廷玉环顾一眼，但见这十六人之中，竟有两个是女子，一个高髻宫装，神态冷峭高贵。另一个黄衣飘拂，风姿绰约，但都以黑布罩住眼睛，只能见到嘴巴和下巴。

罗廷玉纵然是面对百万雄师，亦能全无所惧。然而这两个女子，却使他心灵大受震撼，怔了一怔。先说那个宫装高髻的女子，她虽是以黑布遮住双眼，无法辨认庐山真面目，可是她那只樱桃唇口，却表现出她天性中冷酷坚强的性格。只由于她以巾帼之身，居然能列入雷世雄亲自率领的十八高手之内，便可以想见她的一身武功造诣，应是何等高明了！其次说到那黄衣少女，她那飘拂的长发和袅娜的身段，一望而知正是端木芙无疑，这自然使罗廷玉大感震惊不置了。她不但是懂得武功，甚至还参与十八高手之列，与旁人一起来对付他？

假如罗廷玉不是经过血洗翠华城的惨变，加上孤岛艰苦卓绝的三年磨练，这刻不失色怒喝才怪哩！目下他也只不过怔了一下，别人很难瞧得出来，罗廷玉目光转到别人的面上，又发现了几个人，使他加以特别注意。这些人之中其一是一个圆脸胖子，看起来只有五十岁左右，但一双细长眯缝着的眼睛，却射出森冷残酷的光芒。

罗廷玉目光在他面上打转之时，雷世雄说道：“这一位便是敝庄五大帮派之一的索阳香主，外号追魂太岁，乃创立玄武帮的一代之雄。”罗廷玉只哼了一声，索阳却客气地向他拱拱手。

罗廷玉目光移到另一个身量高瘦，面色发黄，双睛外突的老者面上时。雷世雄道：“这一位便是白冥教教主柴骏声了，他外号阎罗手。”

柴骏声颔首为礼，态度可远没有索阳那么客气。显而易见，此人定必一向自矜身份，秉性冷酷。罗廷玉理都不理他，目光转到旁边一个高大悍的老者面上，此人长得黧黑虬髯，手提一对粗长铁剑，气慨不凡。

雷世雄道：“少城主眼力当真高明之至，这一位亦是敝庄五大帮派之首，姓阎名充，外号黑瘟神。”

罗廷玉目光迅即移到另一个高大雄伟的大汉身上，留神打量。但见他年纪大约是四旬左右，两道眉毛又黑又浓，背插一口大刀，手中还拿着一根精钢长杖。他的外表不算得如何特异出众，但那股气慨却不比等闲，是以令罗廷玉十分注意，再三打量。

作怪的是雷世雄这回居然不作介绍，罗廷玉却不放过，道：“雷大庄主，这一位是谁？”

雷世雄可就不能不答了，道：“他是家师座下的阴阳二将之一，姓徐名刚。”

罗廷玉双目灼灼盯住那徐刚，道：“三年前血洗翠华城之时，徐兄当也躬亲参与了？”

徐刚含糊地嗯了一声，使人摸不清楚他到底曾否参与。雷世雄已接口道：“少城主问起此事，不知是何缘故？”

罗廷玉道：“其实无关紧要，我只不过随口问一问而已！”

他接着转头回看，目光停在那宫装美女面上，说道：“徐刚兄如是阳将，则姑娘必是阴将无疑了，只不知姑娘如何称呼？”

雷世雄代她作答道：“不错，她就是阴将宣碧君。少城主眼力之高，于此可见。”

罗廷玉淡淡一笑，道：“眼力高不高全然没用，像我目下陷入重围之中，看来不易杀出，假如眼力真真高如端木姑娘的话，岂能自投罗网之中？”

他转眼向黄衣女望去，又道：“端木姑娘你说是也不是啊？”

黄衣女没有做声，但眼波中却透出惘然和怜悯之神色。

罗廷玉深深吸一口气，奋起雄心，豪壮地仰天长笑一声，道：“诸位的九宫大阵摆好了没有？”

雷世雄发出警戒的讯号，一面答道：“九宫大阵已经摆好。少城主要不要瞧瞧外围以百名手下布成的十方大阵？”

罗廷玉道：“用不着瞧了，反正我对这阵法之道不大懂得，瞧了等如没瞧。”

雷世雄钢杖一举，众人立刻移宫换位，迅快的转动起来，只有雷世雄一个站在原位，兀自未动。

他缓缓道，“既然如此，敝庄可要得罪了。”

罗廷玉道：“雷兄好说了，咱们乃是势不两立的雠仇，今日一战，谁也用不着客气，鄙人要出手啦！”

雷世雄道：“少城主请吧！”

话声未歇，已自跨步移动，混入九宫大阵之中。他霎时间已不知转到哪里去了，显示出这座九宫大阵实在十分奇奥变幻。罗廷玉心中有数，忖道：“以这一十八名高手的实力，莫说是布阵围攻，即是乌合之众，我也抵挡不住，这便如何是好？”

方转念间，但见阵外已出现了许多白衣劲装大汉，刹那间已挤得满满的，把这座九宫阵完全包围起来。罗廷玉动员全身的感觉，等候最先攻击上身的兵器。在敌人尚未侵袭之时，极为忍耐着不出手攻袭。他趁机注意到阵外的情形， 忽然从人群缝隙中，见到外面屋舍中走出一些劲汉，手中有的拿着弓箭，有的拿着长长的圆筒，有如唧筒一般。

见了这等物事，心中顿时大悟，忖道：“原来早先雷世雄不怕我趁机冲逃之故，敢情四下设有弓箭手和火器手拦阻，如若贸然硬闯，只怕比目下还要凶险……”

其实凶险与否还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他碰上劲箭和火器的话，简直连拚上一拚的机会也没有。目下无论如何危险，总还能发刀一拚，说不定可以捞回本钱。

他的思想飞跃闪掠过脑际，费的时间虽是很少，可是在这等杀机密布之际，也可算得够长的了，然而对方居然还未曾迫攻上身，使他甚感奇怪。

雷世雄一面奔行踏位，一面纵声大笑道：“罗少城主，须知我们这九宫大阵，如若有足够时间催动，威力完全发挥出来，你可就连还手之力也没有啦！”这话似是不假，因为那九宫大阵这刻有如走马灯般转动不停，显得越发森严奇奥，杀气更威。

罗廷玉耳中却听见一股细细的声音，乃是女子口音，她道：“罗公子记住混战之时，突向贱妾攻来，我将逆转阵法，让你有一丝空隙冲出这九宫大阵。”

这番话说得清清楚楚，毫不含糊。但是真是假，却还待小心求证鉴定，才可相信照办。同时这话到底是哪一个女子说的？也有一点点问题。虽然罗廷玉已肯定必是端木芙所说无疑，但这等传声之法，外表全不见痕迹，自然有万一之虑。他受到种种之原因影响，所以不但没有出手进攻，甚至根本没

听清楚雷世雄刚才说什么话。

九宫大阵依然急急催动，并未向他迫攻。罗廷玉不能不思索一些问题，所以也不曾主动出手。雷世雄心中大感讶异，暗念他莫非深悉此阵的奥妙不成？否则何以直到如今，还站立不动？

原来此阵原是渊源于道家心法。道家讲究的是以静制动，或是以幻相引诱对方先行动手。所谓敌不动，我不动，敌一动，我先动。这道理在任何内家功夫上，都是金科玉律，决不敢违。是以罗廷玉屹然不动，正是破阵毁法的唯一途径。假如他一直耐心相持，不先动手。则雷世雄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主动先攻，一是变动为静，如若不然，众人老是迅快移宫换位的话，迟早支持不住。

但这两途都有破绽可乘，罗廷玉若是深谙破阵之法，便可把握这一线之机，破阵而出了。这刻午间的太阳照耀大地，令人生出燠热之感。尤其是率领群雄的雷世杰，因心中焦躁而全身发热。他大喝一声，踏上艮位，钢杖挟着雄劲绝伦的风力，向罗廷玉当头砸下。这一杖若是砸上，决不止脑浆迸裂而已，恐怕连身子也得砸成肉酱。

罗廷玉恰恰听完那女子口音，其后又说的一句话，她说的是：“必要时你不妨使我受伤，总之定须装得逼真一些。”

此时钢杖已如迅雷般击到，他宝刀起处，闪耀出眩目的精芒光影，当的一声，架住钢杖。雷世雄但感敌人刀招奇幻无匹，把他杖法中所有的后续变化，完全封死，不能不撤杖后退。

他心中迅快忖道：“我这一退，也该就是破阵的机会吧？”虽然想到这一点，但还是不能不退。罗廷玉根本不知道破阵枢机已现，兀自屹立核心。弹指之间，数缕金刃劈风的寒气劲道，从不同角度齐齐袭到。当即长啸一声，使出一招“黄沙浩瀚”，顿时刀光四起，弥漫周身。

此是君临天下七大绝招之一，奇奥无匹，但听锵锵连声，硬是抵住了四五件兵刃的攻击，全然无恙。但斜刺里又有二件兵器攻到，一是精钢长杖，一是长剑。来势之凌厉凶毒，远不去说它。最厉害的是这一杖一剑，配合的神妙无间，两般兵器竟只是一招而已，全然不是二个人分别施展的招数。

罗廷玉心头大凛，赶紧望去，发觉对方竟是严无畏座下的阴阳二将，反而透一口气，放下一宗心事。原来他惊凛的是假如这两件兵器联成一招之势，乃是由于阵法的威力，则此阵之强大厉害，天下再找不到可以抵挡之人。

但目下竟是阴阳二将出手，这两人既称为阴阳二将，当然练过联手合击之术，显然非是阵法之力，因此他反而透一口大气。饶是如此，他们这联手的一招，实是不比等闲。罗廷玉迫不得已，又施展君临天下七大绝招。一式“宇宙盈灵”，人随刀走，不但抵住了宣碧君、徐刚二人这一招，还出刀反击敌阵，冲退了两名高手。

现在他已陷入阵法之内，宛如随波逐流的落花一般，在兔起鹘落的人影中迅奔疾转，力拒强敌。每当那雷世雄、彭典、索阳、阎充、柴骏声、宣碧君、徐刚等一流高手攻到之时，他都显得大为吃力。混战了三十余招，罗廷玉也不由得泛起精疲力竭之感。事实上他转战了一夜，屡逢强敌。耗去的气力极多，已可称为“疲乏之兵”了，目下突然间陷入这等高手所组的大阵之内，能支持至今，已经很不错了。罗廷玉自知实是支持不了多久，当即决定按照端木芙传声之法，试他一试，反正已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

那九宫阵法奇奥之至，人影闪动，如电掣风驰，极难找到端木芙出手，

罗廷玉连试两次都失败了。斗然发现敌人布下这等奇奥大阵，动员如许多人力，敢情存着生擒活捉之心？这一惊非同小可，假如被敌人活捉了去，自是比阵前倒毙还要可怕得多。如果他以坚强无比的意志，振作起精神，等候第三次的机会。

说得迟，那时快，猛见黄衣人影闪到，立时发刀劈去。这一刀去势急猛无匹，黄衣女往侧一闪，奇事立时出现，原来罗廷玉在眼花缭乱之中，宛然明明白白的见到一条道路，直出阵外。自然那只是一道稍现即隐的缝隙而已，决计不是康庄大道，可以从容漫步。但罗廷玉已心满意足了。

立即运集起余力，使出一招“气钲雄鼓”，人随刀走，径从缝隙中硬闯出去，刀光到处，已伤了黄衣女。他无暇察看端木芙的伤势，一出九宫大阵，又陷入百数十柄刀阵之内。

雷世雄厉声长啸，指挥那十方大阵围攻罗廷玉。谁知突然有七八条人影飞投入阵。登时使得这人头挤拥的十方大阵呈现混乱。罗廷玉何等厉害，抓到这一丝可乘之机，血战宝刀上下翻飞，寒光四射，立时砍倒了十余个劲装大汉。鲜血四溅，惨叫之声此起彼落，令人心胆皆寒。要知那十方大阵乃是端木芙亲自指点操练，灵动奥妙。莫说是七八个人冲入阵内，即使是三五十个武功高强之人，闯了入阵，也不能使阵法紊乱，露出破绽。这回如此奇怪反常，敢情那七八个飞投入阵的人，竟是独尊山庄方面的人，原本是拿着弓箭或火器在最外围防守的，现下突然腾扑入阵，挥刀乱杀一气，这七八个人武功并不十分高强，可是目下刀刀恶毒凶猛，劲道气势都强绝一时，霎时间伤了不少人。以是之故，这十方大阵顿时呈现混乱。罗廷玉一口气砍倒十余敌人，疾冲出阵，目光一掠，忽见村口有人遥遥招手，似是叫他快快向那边逃去。罗廷玉已没有考虑余地，移步疾奔。出得村外，但见三个黑布蒙面之人，高踞鞍上。他们跨下的坐骑，皆是矫骏名驹，一望而知是皆有千里的脚力。

罗廷玉在这一瞥之间，已见到这三个蒙面人，两个是劲装疾服，一个是宽袍罩体。那两个劲装疾服的人，背插长刀。那个宽袍之人，却不带一件兵刃。他虎目一眨道：“承蒙三位仗义解围，感铭难忘，只不知三位的高姓大名能不能见示？俾可记念于心，日后图报万一？”

那个宽袍的人哑声道：“罗公子好说了，令祖大人一生积德无算，是以教我们碰上，冥冥中自有无意。现在咱们须得分头逃走，只因独尊山庄势力太大，尤其是目下高手尽皆召调至东南沿海一带，咱们非避一避他们的凶锋不可。”

他略一停顿，接着又道：“从此地往西北走，百里左右，便是太湖。罗公子只要抵达太湖，便不难甩脱追骑。但这百里之内，罗网重重，公子须得多加小心。如若有事，我等已远离左右，无法救援。”

罗廷玉豪情顿生，雄壮地长笑一声，道：“三位恩兄即管放心，在下自信尚有突破敌人天罗地网之力。”

那宽袍蒙面人一勒马疆，坐骑迅即转过身子，只听他道：“既是如此，就此别过。”

蹄声起处，已驰出二丈以外。其余的二骑也迅即驱马疾驰而去。罗廷玉见他们向东北的大路驰去，自己更不迟疑，迅即扑入田野之中，径向西北奔去。一口气奔出十余里路，碧空中一轮烈日，已略略西移，大概是未时三刻左右。

他在一望无际的水田当中，不时有溪河阻路，垂杨处处，景色极是宁谧雅致。但他的内心却十分栖惶紊乱，肉体则疲备不堪，哪有闲情逸致，观赏这江南乡间景色？忽见岔路口的左侧在一片草坡上有数株大树，浓荫覆地，在树下有座神祠，杳无人迹。

罗廷玉拔步奔上草坡，绕到神祠后面，流目打量一阵，便钻入一处树丛中，趺坐休息。他实是十分疲累，这一坐下，但觉全身骨头都快要散开似的。若是换了普通的人，如此大量的消耗过体力，定必支持不住而倒在地上，沉沉睡着。

罗廷玉咬紧牙关，以绝强的意志与疲倦对抗，绝不肯屈服躺下。只因他乃是修习上乘武功之士，越是碰上这等气力完全衰竭之时，就越发不能轻易躺下。否则不但功力减退，连带也使得意志流于薄弱。此生此世，将要失去进窥至高无上的刀道境界的资格了。

他稳如磐石般趺坐不动，专心一志地行功运气，全身的淋漓大汗，渐渐在凉风中吹干。这等修炼心志毅力之举，说起来简单容易，其实个中的苦处，决不是事外之人所能体会。

罗廷玉自家也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假如他还是三年以前的罗少城主的话，他的毅力意志虽是比一般人坚强得多。但要他不躺下休息，实在也有所未能，全靠这三年来的煎熬磨练，才使他心性坚忍至此，大有百折不回之慨。

他预算最少也得休息上两个时辰，才可以恢复七八成体力，这时才继续他的行程。在这百里之内，纵是碰上强仇大敌，仍然有一拚之力。如若不然，只要遇着敌方三四流脚色，亦难有脱身之望。因此他极为用心的调元运气，心灵中全无一点杂念，如此过了大半个时辰，一阵杂乱蹄声传入耳中，使他矍然警觉，细细倾听。

路上出现了七骑，到了岔路口，都停下来，就在马背上交换意见。罗廷玉单听这些人的口音，已认出其中三个人。这三人是阴阳二将宣碧君和徐刚，还有一个是莫义。

他们正在商议如何追赶，徐刚最后说道：“端木小姐向来料敌如神，咱们赶紧再追，定然找得到罗廷玉。”

宣碧君哼一声，道：“这儿有两条路，端木小姐可没讲明该向哪一条路追啊！”

徐刚似是未曾觉察她的妒意，道：“哪一条路通向太湖，咱们就从哪一条路追赶。”

宣碧君道：“假如这两条路都可通往太湖，便又如何？”

徐刚道：“咱们往近路上走。”

宣碧君道：“很好，你选一条路吧！”

莫义接口道：“这右边的一条近得多了，再走数里，便有本庄眼线，假如罗廷玉经过的话，定难逃得过本庄耳目。”

宣碧君道：“好！你们往右边这条路追去，我偏要向左方走。我可不信那端木小姐料事如此准确。嘿！嘿！罗廷玉也不是傻子，说不定他故意经远路走。”

莫义一听这位姑娘敢情是为了端木小姐发脾气，当下忙打圆场，道：“这也不是不可能之事，反正大庄主说过，罗廷玉业已筋疲力尽，决无再斗之力。咱们虽是分开追赶，谅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再说从这儿开始，直到太湖为止，处处有本庄之人待命，随时可以召集不少人手助战，罗廷玉纵然有三头六臂，

也无法逃得出本庄的罗网无疑。”

宣碧君道：“那么你和徐刚，带上一人向右边这条路追去，我带三个人往左方走。”

徐刚大声应好，旋即蹄声大作，三骑如飞而去。宣碧君却按兵不动，望住那三骑扬起的尘头，冷笑数声，然后纵目打量四下一眼，道：“天气这么热，我们休息一会儿。”说时，已飘身落地。

那三名白衣骑士都应一声“是”，各自甩镫下马。宣碧君已向草坡上的神祠走去，他们便牵了马，走到路边的大树下纳凉休息。宣碧君走入神祠，略略一看，便又返身而出，向神祠后面走去。要知她乃是严无畏随身二将之一。

小心机警不在话下，是以她虽然没有怀疑到罗廷玉会躲在祠后，但仍然本能地去查看一番，才能放心，这一绕到祠后，只见狭窄的斜坡上，除了数株大树之外，还有好些浓密树丛。她伏低身子，从空隙望入树丛内。突然间碰到一对威严慑人，黑白分明的眼睛。

宣碧君怔一下，这才瞧清楚罗廷玉盘膝趺坐，面向自己，宛如冠玉般的面庞上，兀自微现汗光。她乃是内外兼修的高手，自是一望而知罗廷玉疲乏的程度，远超雷世雄的判断。因为大凡内家高手，如若不是精疲力竭，绝无在打坐中还沁出汗水之理。

她这一望之下，已知道罗廷玉乃是她网中之鱼瓮中之鳖，再也逃不出她的掌心。这可真是天大的奇功，不由得满心欢喜，露齿一笑。

罗廷玉自知不免遭擒，反而镇静逾恒，也向她微微一笑，神情甚是潇洒飘逸，丰采动人。他只见到宣碧君露出红唇皓齿，无法想象出她整个面庞是怎生模样。这是因为她戴着黑布眼罩之故。但他却是衷心赞誉之笑，因为她的眼睛和小嘴，曾经给他以极冷酷无情的深刻印象。然而这刻她嫣然一笑，却有如春风煦日，甚是可爱。

“这才像是个女孩子……”罗廷玉默然思忖，目光从她的脸上，巡梭她全身，那高髻和宫装，亦使他泛生一种特异的感觉。宣碧君斗然一怔，原来她欢喜的心境忽然被他含蕴着柔情的眼色搅乱，脑海中不知不觉掠过一念：“我要不要把他擒捉回去？”

稍后连她自己也奇怪怎会生出这等心思？此举岂不是大大背叛赏识提拔她的恩主严无畏么？但她居然不出声叫手下上来绑起罗廷玉，反而陷入沉思之中，眼中流露出飘渺变幻的神色。

罗廷玉讶然而笑，很想问问她心中正在思忖什么？但他却忍住说话的欲望，默然注视着这个宫装美女。双方沉默对看了好一会儿，其实也不能说是对看，因为他们的眼光很少短兵相接的碰触。偶尔一触，便各自分开，这一来在他们之间，形成下一种奇异微妙的情势。

罗廷玉想道：“她身为严无畏随身阴阳二将之一，何以至今还不向我动手？”

宣碧君却想道：“他早先面对那么多的强敌，凛然不畏，是何等英雄气慨？如今却陷入束手就擒的危运中，实在可怜可叹……”

又过了片刻，宣碧君轻轻道：“你没有受伤吧？”

罗廷玉摇摇头，暗念她既然低声说话，我可犯不上大声回答，以致惊动了她的手下。于是也低声道：“多承姑娘关注，鄙人幸而未曾受伤。”

宣碧君道：“你还要休息多久，才能恢复？”

罗廷玉道：“再有个把时辰，也就勉强够了。”

宣碧君长眉一皱，眸子中露出疑虑之色道：“个把时辰之久，难保有追兵经过，上来瞧瞧……”

罗廷玉道：“若然如此，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

宣碧君道：“你不可能希望再碰上一个像我的人，对不对？”

罗廷玉忖道：“她分明恐怕其后的追兵，如是发现我在此地，她便难以洗脱纵敌叛逆之罪，我罗廷玉乃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岂能因此连累了她？咳！她曾经有过这等心意，我感激不尽了。”

当下微微一笑道：“宣姑娘考虑的极是，鄙人甚愿落在姑娘手中，胜却被别人捉拿回去报功领赏。”

宣碧君摇摇头，道：“你这回一落在敝庄手中，立时处死，决无半点生路。敝上原本想留下你的性命，好使这武林平添一点热闹。但在那石屋放了你走之后，他忽又改变了主意，是以才召集各路高手，又派出我和徐刚，由雷大庄主率领，赶来对付你。”

罗廷玉大感兴趣，问道：“姑娘可知道贵上何以忽然改变主意的原因么？”

宣碧群道：“敝上的心思从来无人猜测得出来。不过以我所知，那剑后秦霜波和端木芙小姐两人，都大有关系。我可以说她们两人是促成敝上要早早杀死你的原因之一。其他还有什么原故，我便不知道了。”

罗廷玉讶然想道：“秦霜波姑娘或会与我联手，这道理还想得通。至于端木芙与我乃是对敌之势，如何也与她有了关连？啊！莫非他怕我会杀死端木芙，以致他损失深巨么？”

这个想法似通非通，罗廷玉不再多想，突然问道：“姑娘可曾参与三年前血洗翠华城之役么？”

宣碧君问道：“罗公子何以有此一问？”

罗廷玉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他岂能对她说，假如她不曾参与，他便觉得很安慰。那么她若是再问，何以他会觉得安慰？这时他便全然无法回答了。因此他支吾道：“我想知道你们对先父的印象？”

宣碧君道：“现在告诉你也不妨，敝上虽然战胜了令尊，但自己也负伤极重。休养了三载之久，最近方始夏原，重出江湖。”

罗廷玉道：“江湖上已有这等传说，只不知贵上目下是不是真的完全恢复如常？”

宣碧君初时点点头，继则疑惑地道：“老实说我不知道，敝上之事从来深藏不露，谁也休想猜测得透。”

罗廷玉叹一口气，道：“他的神秘莫测，正是驾驭部属的高妙手段之一。”

他们窃窃低语了不少话，谈到这里，双方都好像没有什么话好说。因此之故，宣碧君必须有所决定了。宣碧君歉疚地苦笑道：“对不起，我只好把你带回去了！”

罗廷玉忙道：“宣姑娘切勿这样说，此是天经地义之事，我虽然难逃一死，亦决不敢有半点怨怪姑娘之心。”

他停顿一下，又道：“姑娘如此厚待，鄙人已感激不尽了，请动手吧！”

宣碧君迟疑一下，摆手阻止他起身，道：“待我想一想。”

罗廷玉不知道她要想什么，也不肯猜想她乃是在寻思如何释放自己，因为这等背叛之事。他认为很卑鄙可耻，岂能猜想她这样做？再者他和她之间

全无半点渊源，不似和端木芙，尚有许多勾搭牵扯。因此之故，他想不出宣碧君有什么理由会帮助他，放他一条生路。

宣碧君想了一阵，忽然坚决地道：“我让你碰碰运气，假如在个把时辰之内，没有人发现你，那是天意如此，我没得话说。”

罗廷玉冷不妨问道：“宣姑娘何故庇护鄙人呢？”

宣碧君一时难以作答，尴尬地笑一下，才道：“我也不知道。”

罗廷玉叹一口气，正要出言劝她不可背叛主人，只听她又道：“我有一个条件，不知罗公子肯不肯答应？”

罗廷玉肃然道：“姑娘请说，假如可以行得通，鄙人当然不敢推辞。”

底下的话不须再说，宣碧君也知道他的意思。他唯其是如此风骨峥嵘，胸襟磊落，更使她倾倒钦佩。她道：“我的条件是今日之情，换取敝上一次逃生之机。”

罗廷玉道：“你意思说，假如贵上万一落在我手中，我须得饶他一次，是也不是？”

宣碧君道：“正是如此。”

罗廷玉忖道：“假如我能有杀死严无畏的机会，可知其时我的力量已超过了他，纵是放过他一次，又有何妨？假如我不答应，眼下此身先死，可就全无报仇雪恨的机会了。”这么一想，立刻诚恳地答应了。

宣碧君道：“我还有一件事请教公子，那就是早先突然出现助你出阵之人，是哪一路的高手？”

罗廷玉道：“鄙人全然不知。”

宣碧君道：“也许与端木小姐有关吧？按说那些入阵捣乱之人，武功突然增强甚多，好像受过像那萧越寒增加力的魔功手法而致，但难道他们竟是少林高手？”

宣碧君自言自语的推论，最末一句却使罗廷玉心神大震，连忙道：“宣姑娘之言，自必有多少根据，只不知为何牵涉嵩山少林寺？”

宣碧君道：“据老庄主透露，这等催迫激发出一个人体内潜能的魔功，虽是歹毒不过，等如预支一个人的生命。但其实却是一种极为上乘的武功心法，并非寻常旁门左道的家派所能通晓。据老庄主所知，方今天下各家派中，恐怕只有嵩山少林寺流传得有这等至高无上的秘艺心法。”

罗廷玉透一口大气，道：“如若仅是推测，那也未必就猜得中。”

宣碧君道：“罗公子好像因此而感到莫大安慰，其实呢，名门正派之中，也不免会有坏胚子。贱妾近两年来随侍老庄主，曾经好几次从他口风中听出，似乎在少林派中，有一个很难对付的人物，连老庄主亦不打算得罪他。”

罗廷玉丝毫不敢对她这番话掉以轻心，当下道：“姑娘可知道这人的名字么？”

宣碧君道：“不知道，真的，我不骗你。老庄主的为人一向深藏不露。这等震惊天下莫大秘密，决不会轻易泄露……”

她忽然泛起一个自嘲的笑容，又道：“老庄主说得对，他有一次告诫雷大庄主，千万不可信任女人。他说女人天生靠不住，容易泄秘。唉！我果然被他料中，泄漏了不少秘密给你知道。”

罗廷玉听她这么一说，反而不便再向她询问了。宣碧君又道：“当时雷大庄主问道：为何女人容易走泄秘密？老庄主道：因为女人小事精明，大事糊涂。她们的行为看起来近似反复无常，其实却是因为她凡事多只见近利，

不见远害，因而今天答应如此，到明天发觉大是不利之时，又变了卦。总而言之，在小事方面，男人总是斗不过女人，时时受骗。但在大事上，女人往往被男人所骗。这是老庄主的理论，老实说，我从来没有想到对不对，但今日却证明了他老人家一点不错。”

罗廷玉觉得不便妄加议论，所以默然不语。宣碧君抬头望望天色，突然轻叹一声，道：“贱妾要走啦！”

罗廷玉道：“恕在下不能相送了。”

宣碧君道：“罗公子尚在险境之中，是否逃过大劫，谁也不知，望你小心珍重，好生提防。”

罗廷玉道：“谢谢姑娘的关注以及这回手底留情之恩，日后如有机缘，当必图报万一。至于在下的生死祸福，只好归诸天命，安心的等待结果了。”

宣碧君点点头，道：“果然只好如此啦！罗公子再见。”

挺身站起，迅即绕过神祠，奔落大路。罗廷玉直到蹄声消失不闻，这才嘘一口大气，但觉这一番经过，如梦如幻，使人感到难以置信。可是他又不能不信，因为严无畏是何等心黑手辣的当代枭雄，既然有杀死自己的机会，总不至于嘱咐宣碧君作此伪装而放过了自己吧？他思绪纷乱地想了一阵，这才抛开一切疑团，重复打坐用功。

距此七八里路之外，宣碧君已经和徐刚会合。徐刚乃是在路边一座茶棚中歇凉，状至悠闲。他们会合之后，徐刚一挥手，莫义便率了四名霜衣卫队把守住茶棚四周，不许任何人出入。

茶棚内只剩下徐刚和宣碧君两人，徐刚指一指桌上的一碗茶，道：“这是特意留给你的，我猜你一定费了不少唇舌，嘴巴当必感到干渴。”

宣碧君取起茶碗，一饮而尽，然后默然坐下。徐刚等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道：“你好像心事重重似的，到底经过情形如何？”

宣碧君瞪他一眼，道：“见了老庄主，我自会禀告一切。”

徐刚连忙陪笑道：“你别生气，你也知道我一向有点儿浑，许多事情别人一望而知，但我却越看越糊涂。咱们塔档已非一日，你干吗把我瞒在鼓里呢？”

宣碧君哼了一声，道：“你浑？嘿！你才精呢！”

徐刚浓眉一皱，面上有一种委屈之情。宣碧君抬眼瞧见，面色转霁，放软了声调说道：“说良心话，你果然有点儿浑，难得精上一两趟。好吧，我告诉你，果然见到了罗廷玉。”

徐刚愤然变色，道：“难道老庄主当真命令你不准动他么？”

宣碧君道：“当然是啦，不然我岂敢大胆放过了他？”

徐刚沉重地哼了一声，道：“我不懂，老庄主后来既然改变主意，要尽快杀死罗廷玉，何以这回又轻轻淡淡的把机会放过？我真不懂。”

宣碧君道：“他当时下令，要咱们不许伤罗廷玉性命，你也是在场的。”

徐刚道：“老庄主、雷大庄主、彭二庄主和你，还有那个端木小姐讲了半天，我才进去，谁知道这个命令是怎么回事呢？”

宣碧君道：“你听我说吧，罗廷玉突围之后，顷刻间老庄主已经赶到，他当时就要亲自追赶那来路不明的三个蒙面敌人，而把追杀罗公子之事，交给雷大庄主。”她略一停顿，似是回想当时的情景，徐刚一声不响，生怕扰乱了她的思绪。宣碧君很快已接着说道：“端木小姐也刚刚赶到，老庄主便把详情告诉她，并且向她问计。这一问可就使罗廷玉能够活着抵达太湖了。”

徐刚到底还是忍之不住，插口道：“老庄主难道一定要听她的计策么？”

宣碧君道：“她摒退了众人，只有我们三个陪侍老庄主，这才对老庄主言道：你老三年前被罗希羽的刀气伤了内脏，换了旁人，这一辈子休想复元。但您老奇才异禀，居然已告痊愈，实是武林古今罕见的奇迹！”

徐刚皱眉道：“她忽然说到题外去了，真是无聊。”

宣碧君道：“才不无聊呢，老庄主一听这话，立刻改容相向，道‘小姐有以教我乎？’这话说的多么客气？端木小姐客气了两句，便道：‘据小女子愚见，老庄主最好暂时还不要与强敌相拚，免得旧伤复发，便无法可治了’老庄主大吃一惊，沉吟不语。”

这时不但听的人兴奋，连说的人也很激动，一口气讲了这许多句，不得不停顿一下，好吸一口大气。徐刚已耐不住，愠道：“你快说呀，别吊胃口行不行？”

宣碧君忙道：“雷大庄主刚要开口，老庄主举手阻止他发言，又想了一阵，才道：‘姑娘之言使老夫深为警惕，自应采纳。’端木小姐道：‘既然如此，小女子建议雷大庄主率同一众高手，代您追赶那三个蒙面敌人。假如我猜得不错，定可追上，激斗一场。不过结局当必是无功而返，这是因为对方部署严密之故。’老庄主听了这话，居然点点头。”

她透一口气，才道：“老庄主立即吩咐雷大庄主待一会儿率领五大帮派首领以及其余的二十四名高手一同追去，略为示威，不必真拚。端木小姐道：‘老庄主果然是盖世雄才，这等安排，最好不过了。那些蒙面敌人再想动我的脑筋时，非倾力全出不可。这么一来，本庄就不难查出底细啦！现在轮到罗廷玉了，小女子有个要求，万望老庄主俯允。’老庄主道：‘姑娘太客气了，你如何安排，老夫无不言听计从。’端木小姐道谢一声，便道：‘本庄派出阴阳二将，率同数名手下，依我之推测，定可追上罗廷玉。’她说罢仰天沉思起来……”

徐刚见她又停歇下来，急得连连用手指敲桌。那粗大的手指每一落下，桌上便出现一个小洞。宣碧君道：“彭二庄主终是沉不住气，也敢开口，说道：‘姑娘讲过有一个要求，那是什么？’端木小姐道：‘这回放过罗廷玉性命！’雷大庄主接口道：‘本庄只派出阴阳二将，恐怕赢不了罗廷玉。’端木小姐道：‘大庄主错了，罗廷玉纵是英雄盖世，但他不是钢铸铁打之人，目下定已疲乏不堪。莫说阴阳二将，即使换了我武功如此不济之人，也能手到擒来！’

“老庄主徐徐道：‘姑娘指出了这一点，足见仙才慧心，真是超凡盖世！’

“端木小姐道：‘老庄主这般过奖之词，岂敢当得？这回放过罗廷玉之举，虽属私情。但此情一了，心无挂碍，谅必对老庄主也是有益无害。再者，宣姑娘照我所言，见到罗廷玉之时，记得如此这般说法，罗廷玉定必答允，亦将深信不疑。老庄主得他答允容情一次，已等如握有必胜之把握了。是以此举数得，小女子思虑再三，深感不曾亏负老庄主，才敢提出放过他这一回的要求。’

“老庄主道：‘假如端木姑娘不说出他力尽之事，老夫所派之人，未必想得到他藏身于二十里之内。因是之故，咱们实是不易逮到他。好吧！就依端木姑娘所说，汝等已听得明明白白，不得有误！’

“当时的经过情形，便是如此。而我也果然在那神祠后面，见到了罗廷玉。经过情形，一如端木姑娘所述。”

徐刚喘一口气，但觉思绪紊乱，已弄不明白到底应该如何想法？因此他没有法子再痛惜失去良机了。

他们随即赶去与严无畏会合，在太湖以西，张布罗网，等候罗廷玉投入，届时当然不会再放过他了。

罗廷玉一点也不知道形势有如许波澜变化，他用功了个把时辰，已恢复了七八成，便急急动身。在计算之中，只要平安越过抵达太湖这一段路程，就等如脱出罗网。那太湖面积辽阔，登舟之后，四通八达，他到那时候再好好休息，犹为未晚。

殊不知事实恰恰相反，他只要入了太湖，便已出了端木芙求情的范围，也就是陷入险境之中了。他尽力赶路，连夜疾行，翌日清晨，已抵达了太湖。此时他业已再度感到精疲力竭，但却不敢走进近头，免得败露了行藏。唯一的法子，只是找一艘渔舟，希望躲过独尊山庄的眼线。

因此他乃是处身于幽僻的湖边，他知道是在吴兴与长兴之间，但见桑麻盈野，万顷碧波，帆樯往来于湖上，出没于七十二峰之间，极是壮观。他坐在草堆之中，望着湖水，良久都不见有渔舟靠泊在附近。他不便站在湖边叫唤，只好耐心等候。

等到天已大亮，他觉得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因为两日两夜水米不曾沾牙，又经过这许多次廖战，及须进食以补充体力，又须大睡一觉，方能恢复。当下起身走到一道小溪边，但见溪水清澈异常，旭日照射在水面上，映出了自己的影子。他掬水连喝好多口，又捧水洗掉面上尘污，大大的喘了口气，空空的胃囊中，好像好过一些，清冷的泉水，也使他头脑清醒不少。当他的头离开水面之时，忽见自己的影子旁边，还有一个人影，他不禁大吃一惊，定睛望去。那个人影在水而上微微晃摇，但仍然瞧得出是个女子，头上用一条青巾包裹着，面貌可就看不真切。罗廷玉动也不动，凝眸望着溪水中的倩影，过了好一会儿，溪水已经平静如镜，于是看清了这个女子的面容。饶他修习过上乘刀术，心性极为坚忍沉稳，但这刻也不禁吃惊得啊了一声，整个人都呆住了。

第十四章　刀君剑后争高强

罗廷玉举手揉揉眼睛，再定睛注视水面上的人影，还是没有变成别的人，依旧是她——秦霜波。

他缓缓的仰头向后面望去，恰好望见她那弯腰俯视着他的面庞，淡邪如仙，高贵美艳，使人不敢逼视。秦霜波绽出一丝浅笑，向他点头招呼。罗廷玉满肚子的尴尬，却也只好堆起苦笑，也点点头。

二人无言对觑顷刻，秦霜波轻轻道：“少城主深藏不露，大勇若怯，倒害我白白担心了好多天。”

罗廷玉喃喃道：“对不起，唉！在下……”

他能说什么呢？有什么理由他以前不向她表露出身份，而且当事情发生之时，她拼命拒敌，而他却坐视不管，任得敌人把他掳走，使她白白担心挂虑。罗廷玉并不是没有法子解释这一切，而是这刻并非晓晓置辩的时候，甚至连抱歉也属多余。

秦霜波见他窘得俊脸通红，露出不知所措的样子。不知如何生出不忍之情，当下微微一笑，道：“过去之事，不提也罢，少城主看起来似乎很疲倦呢！”

罗廷玉心中极为感激，觉得她的大度和体贴，实是在世间最高贵，最可爱的美德……

他点点头，慢慢站起身子，道：“在下已饥疲交迫，假如不是姑娘，而是敌人的话，即使是武功平常之辈，也能够很容易的擒下了在下。”

秦霜波道：“但你可知道我并非凑巧碰上你的？”

罗廷玉大吃一惊，道：“然则可是有人指点姑娘的了？”

秦霜波道：“不错，是一位穿蓝衫拿九曲拐的老人家，自称姓崔，他说你就在这儿附近，并且问了我一个奇怪的问题。”

罗廷玉心头大为震动，脱口道：“原来是崔阿伯。”

心相：崔阿伯既然晓得我在这儿，为何不通知独尊山庄之人，把我擒去？他心中不由得泛起端木芙的倩影，一时之间无法决定应该对她怀恨呢，抑是感激才是？

秦霜波徐徐道：“这位崔老丈很坦白，他说他虽然很敬重你的为人，但他却是与你站在敌对地位的，这话当时使我不知相信好抑是不相信的好。”

罗廷玉心中一片紊乱，道：“这也无怪姑娘会感到迷惑了。”

秦霜波含有深意的笑了一笑，说道：“他还把他的主人告诉了我，听他的口气，这位端木芙姑娘竟然才智杰出，绝世所无的人，也长得挺美的。”

她及时住口，那意思是让罗廷玉发表意见，以便证实崔阿伯之言是真是假，罗廷玉只好道：“那端木姑娘果然是一代才女，智谋绝世，例如在下藏匿于此，她怎会晓得，又怎会设法通知秦姑娘？”

秦霜波道：“听起来，她果然真是罕世之才，这真是值得欣慰庆幸之事。”

罗廷玉叹一口气，道：“可惜她已被严无畏罗致了去，替他筹谋策划，对在下而言，她越是高明，则我越是不利，秦姑娘你说是也不是？”

秦霜波忽然岔到别的话题上，道：“少城主文才武功，两臻佳好，再加上风度翩翩，英俊倜傥，我猜很少有女孩见了你而能不倾心的。”

罗廷玉愕然望住她，不知怎生回答才好，暗念：你自家也是女孩子的身份，这话岂不是连你也包含在内？

秦霜波向他作一个请他举步的手势，说道：“那边已备好船只，少城主早点休息为是。”

罗廷玉依言走去，大约里许之遥，一道河流，横亘在前面，岸边停泊着一艘双桅大船。他们从跳板上登舟，走入一间宽大华丽的船舱内。

罗廷玉依秦霜波所嘱，在软绵绵的垫褥上躺下，但觉这艘大船，迅即无声无息地启碇，向太湖上驶去。秦霜波玉掌一拍，立刻有个婢女挽了一个食盒入来，乃是一大碗势腾腾的香菇虾仁面。

罗廷玉一看那婢女大有动手喂他之意。连忙挺身坐起，连声道谢，接过那碗面，香气扑鼻，使他馋涎也几乎流下来了。

秦霜波好像感到莫大兴趣的注视他进食，罗廷玉注意力完全集中在这碗面上，根本不暇理会她的动静。稀里呼噜的吃个精光，连汤水也点滴不留，吃完之后，但觉这一大碗只不过填了一点点饥肠，离饱还远着呢！然而转眼一看，只见到秦霜波很感兴趣的样子，却不见还有别的食物，当下只好忍住食欲。

他耸肩一笑，道：“秦姑娘一定觉得在下很可笑，像是饿鬼一般。”

秦霜波摇摇头，道：“一点也不可笑，我甚至想象得出你这两三天的经过，乃是何等艰苦危险，唉！这一路的辛劳，也够你受的了。”

罗廷玉听到如此温柔体贴之言，不由得更为感激，回想起这些日子的奇怪遭遇和风险，不禁叹息一声。

秦霜波道：“那位端木芙姑娘真是奇怪不过，她到底有什么存心，你要知道，我能找到你，固然是得她指点，连这一碗面，也是她的嘱咐，并且还提醒我不可让你一下子吃饱，免得反而无益有害，我刚才看你饿成那种样子，真想叫人再煮碗面给你吃，但想起了她的嘱咐，才打消了此念。”

罗廷玉摇头道：“在下对她也莫测高深，她有时显得不精武功，性情温柔，但隔一会儿见到，她又变成了武林高手，剽悍异常。”

秦霜波大感兴趣，道：“这位姑娘我定要见见她才行，现在你休息吧，只等一觉睡醒，再用一会儿功，你的体力便可以完全恢复。”

罗廷玉道：“敢不遵从姑娘之命，恕在下放肆了。”

秦霜波道：“少城主好说了，快快睡吧！”

罗廷玉躺下去，双目闭上，过了一阵，似乎已朦胧睡着，但忽然又奋力睁大双眼，道：“姑娘说过那崔阿伯向你问了一句奇怪的话，只不知姑娘能不能赐告？”

秦霜波泛起悯然的笑容，道：“你当真一刻也忘不了她么，好吧，我告诉你，免得你睡不着。”

罗廷玉本想辩白他并非一刻忘不了端木芙，但一听她要讲出来，生怕岔开话题，只好不做声。

秦霜波道：“那崔老丈一见到我，开门见山就说出自己的身份来历，以及他将要告诉我你的下落。”

她停顿一下，才又道：“但他又说必须先问我一个问题，等我答复了，才把你的下落说出，我便叫他把问题说出，崔老丈当即向我问道：‘姑娘找到了罗公子之后，会不会暂时跟他在一起，增强他的声势？’这问题好生奇怪，我当时毫不考虑，立刻说会这样做，瞧他有何反应，谁知崔老丈不再多说，把地方说出，飘然自去，你说他这一问岂不是很耐人寻味么？”

罗廷玉唔了一声，道：“果然奇怪不过……”

他打个呵欠，又道：“照理说，他应该在得知姑娘要帮助在下之时，便不把在下的下落说出才对……”

秦霜波道：“你先睡吧，这些疑团等你完全恢复之后，才伤脑筋找答案不迟。”

罗廷玉应声闭眼，很快就呼呼入睡。秦霜波出神地望住这个俊秀之士，心中思潮翻腾起伏，但越想越乱，意理不出一个头绪来。这等情形她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碰上，以往任何复杂奇怪之事，到了她的脑子中，总是很快就弄得清楚明白。

她不由得皱起黛眉，轻轻叹息一起，自言自语道：“这大概就是我参研上乘剑道的一大阻难，为了要达到至高无上的剑道，我一定要打破这道难关，不把这些人和事留存在心头上。”

当下推开篷窗，向外望去，但见万顷碧波，一望无涯，那湖光帆影，如诗如画，极是宁谧恬美。这等景色，实在可以使人涤虑忘俗，胸襟开朗。秦霜波也似是恢复了平时的冷静，放目领略这怡神悦目的景色，暂时抛开了心中烦恼。

到了中午时分，秦霜波用过午餐，正倚窗闲眺。忽然有人轻叩舱门，秦霜波见罗廷玉睡得正甜，知道不会惊醒他，便道：“请进来。”

舱门打开，一个人走进来，动作甚是轻捷。但见此人年约五旬，身材高瘦，相貌精明而亚峻，双目炯炯生威，一望而知不是等闲人物。

秦霜波颔道道：“黄帮主有何见教？”

那帮主拱拱手，道：“小姐好说了，在下已发现了不少形迹可疑的快船，巡梭四下，似是想形成包围之势，特地向小姐禀告，并且恭候裁夺。”

秦霜波沉吟一下，道：“黄帮主威震长江，阅历丰富，眼力过人，既然认为敌方有包围之意，自然不假，我先说出我的意思，再请帮主提供可行之策。”

她停歇一下，沉思地道：“以黄帮主的身手，以及部将训练之精，此刻如要冲出包围，抵泊岸边，并非难事，但我还得争取时间，只不知你能不能在此湖之中，与敌人追逐，一直捱到晚上。”

黄帮主面泛难色，搔首寻思，没有立刻回答。秦霜波默默地等他考虑，过了一会儿，黄帮主才道：“姑娘能不能缩短时限？”

秦霜波看看熟睡中的罗廷玉一眼，缓缓道：“两个时辰如何？”

黄帮主道：“姑娘的意思是最快要申酉之交，才可以弃舟登陆？”

秦霜波道：“正是如此，时间拖得越久，对我们越有利。”

黄帮主沉吟一下，道：“如若想要超过两个时辰，也不是办不到之事，但那么一来，敝帮便露出了形迹，变成与独尊山庄正面结仇了。”

秦霜波道：“这一点帮主不用担心，只要这个人恢复如常，独尊山庄最低限度有一阵好忙的，黄帮主暂时避一避风头，谅独尊山庄不暇找贵帮的麻烦。”

黄帮主向罗廷玉望去，道：“令友相貌非凡，只不知是什么高人？”

秦霜波道：“他就是翠华城少城主罗廷玉。”

黄帮主身子一震，道：“啊！是罗公子，近日听闻他复出江湖，哪知果然不假。”他沉吟了一下，才又道：“敝帮曾经受过翠华城罗老城主的大恩，自然尽起精锐，执戈追随，但在下却又想到敝帮数千徒众，都已在各码头生根立足，假使公开支持罗公子，只怕后患无穷……”

秦霜波道：“帮主既有如此重大的顾虑，那就不必勉强了。”

黄帮主叹息一声，道：“但在下仍然愿冒一次大险，尽力拖延到晚上，之后，敝帮就暂时解散，须得等罗公子击溃独尊山庄，才能重入江湖了。”

秦霜波道：“如若帮主决意这样做，自然最好不过了，但如此连累贵帮，于心实是不安。”

黄帮主道：“独尊山庄血洗翠华城的一役，实在太狠毒惨酷，神人共愤，敝帮既然受过翠华城大恩，岂可不报，姑娘万万不要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秦霜波点点，道：“那么眼下的难关，我们完全要仰仗黄帮主了。”

黄帮主辞出舱外，秦霜波但听他不断的发号施令，另有两人则分别复述他的命令，船上开始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她深知在太湖上这一场追逐，定必十分艰苦，不易成功，可是那黄帮主发出号令的声音，却极为坚定自信。这使她觉得希望转浓，或者可以凭藉这黄帮主高超的技术，使势力大的敌人疲于奔命。

湖面上的快艇不断地出现，假如他们这艘大船不能及时从缺口中冲出，便成了网中之鱼，再也休想突围而出。但表面上，大船还须不动声色。虽然速度加快，航线改变，可是在未到发挥全力突围以前，仍不能被对方看破。

这是因为对方人多势众，缺口的距离较短，如若大船的企图一早被窥破，对方以全力封锁缺口，两下的速度相比，对方确是有利得多。

但见这艘双桅大船在万顷碧波中向前驶行，外表上看不出异状，其实速度渐增，航线也略略偏歪。不过在行家眼中，航线的改变仍然被觉察了。在大船后面数十丈远的一艘单桅快船上，雷世雄亲自坐镇。端木芙坐在左侧，黄衣白发的崔阿伯则拄拐侍立在她身后，此外，尚有双修教教主詹先生夫妇，白冥教教主柴骏声，以及数名霜衣卫高手。

彭典和洪方分别率领阎充、索阳、莫义等高手，在别的船上，以便在适当时机之下，合力围攻。一个矮瘦的中年汉子站在舱口，一面听取手下的报告，一面把自己的判断转告雷世雄。

雷世雄突然问道：“李舵主，他们改变航线，可有显著的动机用意？”

那矮瘦汉子沉吟一下，才道：“目前还看不出来。”

雷世雄转眼向端木芙望去，道：“本庄动用五十艘快艇，声势浩大，对方断无至今还不觉察之理，端木小姐你说是也不是？”

端木芙嗯一声，淡淡笑道：“假如他们尚未觉察，那就是天下间第一大傻瓜了。”

雷世雄道：“既然如此，那剑后秦霜波定必设法应付此一情形，可是照她目前的反应，似乎全无准备呢！”

詹先生接口道：“敝座大胆提醒大庄主一声，剑后秦霜波姑娘才慧绝世，智谋过人，往往会有出人意料之外的奇谋巧计。”

雷世雄道：“本座与她见过面，当真有此感觉，像这等文武兼资，并世无双的才女，竟还是本座平生仅见。”

崔阿伯面上顿时泛起不忿之容，只因雷世雄这几句话，分明已把端木芙贬于秦霜波之下了。

他还未开口，端木芙已道：“大庄主向来罕有称赞之词，但对这秦姑娘如此钦佩，可知她必是当世无双的才女，将来我能见着她的话，定要告诉她一句话。”

詹夫人道：“小姐打算告诉她什么话？”

端木芙道：“我要告诉她说，她已替我们女子挣回莫大的面子了。”

雷世雄本想暗暗激她全力与秦霜波争胜，哪知她竟然这么说法，晓得自家的心计已经落空。当下向詹夫人打个眼色，詹夫人道：“小姐虽然说得有理，但依敝座看来，小姐的才慧或者可以压倒秦姑娘，这一来，你和秦姑娘一文一武，并立当世，岂不更妙么？”

崔阿伯忍不住道：“是啊，老奴也是这样想法。”

端木芙道：“假如在陆地上，测算敌情，点将布阵，谅那秦姑娘非是我的对手，但在这水面上，行止进退，皆须仰赖船只，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她虽然没有说出比不上秦霜波，但口气中已表示她全无把握。

外面的水手继续报告敌船情况，李舵主突然用较为紧张的口吻向雷世雄道：“照对方现下的位置推测，可知速度已增加了不少。”

雷世雄道：“对方增加速度之时，你们竟然没有瞧出来么？”

李舵主道：“正是如此，属下大胆猜测，敌船一定有水道高手主持。”

端木芙突然问道：“假如敌船上并无高手，则速度忽增之事，能不能解释得通？”

李舵主沉吟一下，道：“敌船速度虽增，但所增有限，因此之故，他们可能碰上一阵顺风，亦会如此，不过属下却不愿如此猜测。”

端木芙没有再说，然而舱中的紧张气氛已大为冷淡。因为事实上既然尚有别的可能性，使敌船驶行得快了一点，则在真相未明之前，自是不须过于忧虑。

雷世雄想了一下，道：“李舵主，你还是认为再驶前数里才合围比较上算么？”

李舵主道：“若在该处合围，敌船无论如何都不能利用湖中岛屿了，这本是原先的计划……”

雷世雄道：“那么现在呢？”

李舵主道：“目下风向未变，风力颇强，一如咱们定计时的情况，照理说自应维持原议，可是敌船航线忽然偏歪，速度已略有增加，却又甚是可虑。”雷世雄道：“假如你在敌船之上，将以何法突围？”

李舵主沉吟忖想，突然面色一变，道：“属下记得有一种驾船之法，可以藉转换方向之时，把速度增加数倍，假如敌船真用此法，咱们就不易截住他了。”雷世雄断然下令道：“立刻缩紧包围圈。”

李舵主奔出去，但听号炮连响三声，那散布在七八里方圆的数十快艇，立刻调头增加速度。

雷世雄稳坐如山，面色沉凝，只听李舵主报告道：“敌船双桅主帆全都扯满，并向缺口处转弯驶去，哎！他们好快啊，看来恐怕要被他们突围而出了。”

雷世雄面色丝毫不变，沉声道：“既然如此，李舵主你进来，咱们改订追逐之计。”

李舵主应声入舱，面上现出迷惑的表情，道：“敌船上不知是哪一位高手主持，属下总算是大开眼界，得见双桅大船能够驶得如此迅快。”

端木芙眼见雷世雄气度不凡，又极有决断，心中暗暗赞叹佩服，当下起身凭窗望去。只见远处一艘双桅大船，挂满了帆，正以弧形航线向西北方驶去。乍看不觉其快，但由于四下有快艇也在疾驶包围，是以显得出这艘大船迅若奔马般疾驶。果然片刻之间，已脱出快艇的包围网，向一座岛屿驶去。

她望着帆影，微微一笑，忖道：“我若不是有心暗助罗公子，早就可以从不少迹象中，指出这一艘双桅大船必是由训练精良的船师驾驶，自然船上免不了有一位水道高手主持。”

她耳中听到李舵主以烦恼的声调说道：“属下如若晓得敌船上是什么高手主持，那就好了。”

雷世雄道：“现在定须追上他们，才能够知道了。”

端木芙忽然插口问道：“李舵主，假如你晓得敌人来历，就有把握追上他是不是？”

李舵主忙道：“这太湖中岛屿无数，湖面辽阔无比，假如不知敌手是谁，恐怕连影子也摸不到，如若晓得，属下就可以根据他的性情和特长，定下追逐路线，这才有希望追得上，并非一定可以追上。”

端木芙道：“那么我告诉你吧，此船船身经过特别设计，与常见者不同，由此可知多半是从长江来的。”

柴骏声插口道：“何以见得是从长江来的呢？”

端木芙道：“这太湖虽有三万六千顷之广，但李舵主一向出没此湖，声名甚著，假如此船曾在太湖航行，李舵主纵或未曾亲见，他百余手下也应该见过，既然他们不能指示出此船来历，可知从未见过，此湖西受天目茅山二脉之水，东会吴淞黄浦诸水出海，由此可知除了从长江转入此湖，绝无其他来路了。”

众认都觉得有理，俱不做声。端木芙又道：“我听李舵主的口气，得知他虽是水道名家，却也未见过那等转向增速的驾船之术，由此可知这一手法极是高明，若非有一批训练精良的水手，能得依令行事，换了别一帮水手，那主持之人亦是无法施展。”

她停顿一下，詹夫人趁机道：“小姐虽然分析出不少线索，但单是如此，亦未能晓得主持的高手是谁？”

端木芙道：“有了这些资料，我们进一步就可以推测其人了，刚才我说到敌船上的船师无一不是训练精良的，这么一来，长江水域虽然帮派如林，却也不难缩小范围，例如小的帮会家派可以剔除掉，这是因为那一批水手素质甚高，必是千中选一之士，如非大帮大派，岂能挑选得出这么多的好手？”

雷世雄衷心佩服地道：“真有见地，请小姐继续赐示高见。”

端木芙露出笑靥，道：“大庄主过奖了，咱们还可以进一步剔除不少帮派，例如首领的为人素来欺善怕恶，又或是做人圆滑，明哲保身之士，决不敢得罪本庄，是也不是？”

詹先生道：“小姐分析至此，咱们几乎可以肯定是什么人主持了。”

端木芙道：“你们认为是谁呢？”

詹先生道：“相信必定是本庄对之也相当重视的大江帮了，帮主黄泽，外号铁面飞蛟，虽是以水上功夫见称于世，其实水陆两道一样的行。”

雷世雄颔首道：“相信必是大江帮无疑了，此帮在长江势力最大，然而他们既敢与本庄作对，那叫做自招灭亡。”

端木芙心中暗悔，忖道：“我一时多口，便把一个正派帮会毁灭了，于心何忍？”

当下说道：“假如大庄主愿意听取我的意见，我建议大庄主忘去此事，当作查不出敌船的来历，这才是上上之策。”

雷世雄道：“小姐的话隐含玄机，不易推测，还望小姐明示。”

端木芙道：“眼下本庄第一号敌人乃是罗廷玉，他以翠华城少主身份，号召武林，大凡受过翠华城恩德之人，无不要设法出力帮助他，这大江帮既然是一大帮会，极易追究，但黄泽居然胆敢助他，可见得必是报恩之举，假如本庄向他报复，无疑是迫他不顾一切，投向罗廷玉那边，这么一来，本庄岂不是反而增强了罗廷玉的力量？”

詹先生道：“小姐的话虽是有理，无奈本庄如不报复，武林各帮派都纷起效尤，也是不得了之事。”

端木芙瞅他一眼，道：“詹先生未免太把武林之人看得太高了，如若我猜得不错，大江帮在这一役之后，定必销声匿迹，暂行解散，咱们装作不知，便不会迫得他们投向罗廷玉了，而江湖上纵然有所风闻，也一定以为大江帮是被本庄消灭，更加惊凛，这才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大庄主以为如何？”

雷世雄点头道：“果应如此，谢谢小姐指教了。”

他转向李舵主道：“你可有了追逐之计？”

秦舵主道：“如若是铁面飞蛟黄泽亲自指挥，咱们便只好以勤补拙，这就集合所有的船艇，衔尾穷追，只要风力一弱，他的大船速度立刻减缓，咱们的快艇以桨橹催划，那就可以追上他无疑。”

于是，在这三万六千顷，辽阔无涯的太湖上，竟自展开了一场武林罕有的水上追逐战。李舵主拟定计划，把数十艘快艇，分作三队，每一船队相距一里，成一川字形，衔尾穷追敌舰。雷世雄这一艘船自然居中，以旗帜发号施令，假如迫近了敌人，便可以包抄合围，把敌人困在当中。

大概追赶了一个时辰之久，李舵主向雷世雄报告道：“敌船速度不减，每每藉转变方向之时，增加冲刺速度，这等操舟之法，属下还是第一次亲眼所见。”

雷世雄道：“假如风力一直不变，咱们能不能追上他们？”

李舵主道：“如若咱们目的只在追上敌舟，则只须挑选好手多人，驾快艇五六艘，一鼓作气的追赶，一个时辰之内，定可成功。”

雷世雄沉吟一下，道：“敌舟但须拖延两个时辰，天色便黑，那时尽可从容遁走，因是之故，咱们非采用这竭力穷追之法不可了。”

端木芙本已闭目调息养神，这时突然睁开双眼，缓缓道：“若是采用此策，大庄主打算挑选些什么人分布在这五艘快艇上，以便追上之时，擒捉罗廷玉和秦霜波他们？”

雷世雄胸有成竹，是以毫不迟疑便答道：“除了端木芙小姐之外，所有的高手皆须上阵。”

端木芙道：“大庄主知我武功有限，生恐遇敌之时，反而变成累赘，盛意隆情，甚是感激，不过这一条轻舟出击之计，还须三思方可采用。”

雷世雄心知其中必有问题，忙道：“敝座思虑不周，还请小姐赐教。”

端木芙道：“大庄主好说了，想我区区女流，见识有限，岂敢当得赐教二字，我只要指出一点，那就是敌舟有高手掌舵，非比等闲，咱们不妨先作一个实验，便知道追了上去之后，有没有出手擒拿敌人的机会了。”

雷世雄道：“小姐话中玄机，竟是暗示咱们纵然赶了上去，也是白费气力么？”

端木芙道：“我虽然是这么想，但却不敢断定必是如此，所以要试验一下，好在咱们虽然不派出高手押舟，但最多也不过损失五艘快艇而已，决计不会损折人命。”

雷世雄道：“万一作过试验，认为此计可行的话，时间已来不及了，便又奈何？”

端木芙微微一笑，道：“这倒不必忧虑，以我的估计，只要此计行得通，时间上一定来得及，此外，我还有二点必须说明。”

她停歇一下，但见舱内之人无不凝神恭听，这才轻咳一声，接着说道：“第一点，假如在这一次试验之中，发觉虽是能追得上敌船，但咱们的人手没有机会出手的话，我另有办法让大家得以如愿出手，定能上得敌船，不过经过这一次试验，敌方会不会使出奇妙的计策手法，逃过咱们的攻袭，我可不敢保证了。”

雷世雄应声道：“如若敌人另出奇谋，这等水上功夫，非是端木小姐擅长，岂能把责任归在你的身上呢！”

端木芙瞅他一眼，目光中透出钦佩的神情。

她接着道：“大庄主果然不愧是一代之雄，这等气魄，实是教人不能不肝脑涂地的献策出力了，关于第二点，那便是我保证假如咱们无法在水面上击溃强敌的话，亦能在明日一天之内，在陆上拦截着他们。”众人听了这话，都感到一阵振奋，在心理上而言，对于目下追逐得上或追不上敌船，都变得较为松弛了。

雷世雄寻思了片刻，道：“好极了，有烦李舵主派出五艘快艇，全力追上敌船。”

李舵主应声出去，用旗帜指挥部属。眨眼之间，由最佳船师组成的五艘快艇的队伍，已经从这三大队艇群中急驶出来，领先疾进。

大家都在船头眺望着，许多人都不明白何以不干脆让所有高手登艇，直截了当的加以进攻？那五艘快艇虽然催行甚急，但事实上比三支船队快不了多少，而敌船的速度亦是有增无减，一时半刻之间，实是不易追上。

端木芙伸出玉手，抓住崔阿伯的九曲拐拐身，以防船身摇摆之时，跌落在这碧波万顷的太湖中。她大股秀发在湖风中向后飘拂，使人感到她有一种飘逸出尘的韵致，觉得她也不是凡俗间的人。

雷世雄在偶然间发觉了她底绝俗高雅的气韵，心中暗暗吃惊，忖道：“这世上出现了一个秦霜波，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哪知这位端木小姐，竟也如此潇洒脱俗，看来中原山川灵秀之气，都钟集于她们身上了。”他暗中把这二女加以比较，竟然分不出轩轾，当下不由得轻叹一声，把心思放回眼前追敌之事。

端木芙瞅他一眼，暗暗揣想这个心硬手辣的铁汉，到底因何缘由而发出轻叹，他触动了什么心事？

她旋即发觉自己这种想法，分明是显示出这个号令天下的第二号头子，已经使她生出深刻的印象了。虽然留下深刻印象，并不是说已生出男女之情，可是这种关心，却是通向更亲密的感情的第一步。

端木芙惕然想道：“难道雷世雄竟比得上罗廷玉么？不，他自然比不上罗廷玉，然而他的深沉大度，他雄伟的气魄，无疑也自具有极大的魅力。”

这一群老练江湖伫立了快半个时辰，但见那支艇队已超越大队和敌船之间的一半路程。由此看来，恐怕还须大半个时辰，才能如愿追上。但他们竟没有一个人流露出丝毫烦躁不耐之色。

端木芙视察到这种情形，暗暗忖道：“这些人可以说是一时之雄了，独尊山庄网罗得有这许多人才，无怪能天下独尊，举世无敌了。”

当下向雷世雄说道：“假如大庄主率领群雄，都在那快艇之上，定必影响速度，比眼下更慢了。”

雷世雄道：“小姐说的是，但敝座至今还看不出何以追上敌船之后，仍然无法出手攻击敌人之故？”

端木芙道：“这道理很简单，我虽然只是推测，但现已证明所想不错了。”

她举手向前面指去，动作极是优雅美观，又道：“大庄主请看，那五艘快艇目下的队形和刚出发之时，有何不同？”

雷世雄大感兴趣地望了一阵，道：“除了稍为分开之外，没有什么分别。”

端木芙道：“这就是关键所在了，据我的猜想，这五艇上的船师水手，虽然俱是千中选一之才，可是这一番长程角逐，非比等闲，是以定须各出绝艺才行，别人决不能左右他们，免得反而减慢了速度，对不对？”

雷世雄仍然迷惑不解，道：“对呀，但……”

端木芙已接口道：“正因如此，这五艇到结局之时，一定分出高下，其中有一、二艘必是首先到达，同时由于各艇把舵船师技艺不同，彼此之间，一定拉开了相当了距离。这么一来，敌船便可施展逐个击破之计了。”

雷世雄恍然地哦了一声，道：“好一个逐个击破之计。”

端木芙道：“以我想来，此计根本不费吹灰之力。但须仗恃船大身坚，突然向快艇冲去，包管不须片刻工夫，就能把五艇全都撞沉。”

雷世雄道：“果然如此。”

端木芙道：“经过这一次试验之后，咱们再度施为，却又必有成功之望。”

雷世雄道：“小姐的玄机，敝座实是无法测度。敢问何以第二次再追上去，却又可以成功呢？”

端木芙道：“这些船师水手们经此一役，都深知其中利害得失，这时再由他们原班人马，操舟追赶，他们便将自动自发的同心协力，彼此配合，务必齐头并进，也不相距太远。如此，大庄主等自然可以有机会跃上大船了。”

雷世雄道：“小姐深悉人心之微妙，晓得非以切身之病，方能使他们自动配合，如水乳交融，结为一体。这等用心，果然深远渺茫，无法预测。不错，敌船之上有两个一流高手，如不是五艇齐进，到时众人一拥而上的话。单单是一、二只快艇追上，咱们的人一定无法跃上敌船。”

所有的人都万分敬佩端木芙精密的头脑。要知众人初时都认为只要有一艘快艇追上，略一纠缠，余艇即可赶到，自然有人跃得上敌船。

这样不须多久，所有的人都可以登上敌船无疑。却没想到敌船可以把快艇一一撞翻。从敌船每次转弯增速的情形来看，要撞翻五艘快艇，果真毫不困难。

又过了一刻之久，但见五艘快艇已渐渐接近敌船，众人都兴奋地注视着这一幕。忽见五艇之中，有二艘如奇兵突出，超过所有的同伴，直迫敌船。

说时迟，那时快，敌船蓦地来个大转弯，船头激起溅雪般的浪花，一下子就撞中了右侧一艇，那快艇登时四分五裂，碎成片片。紧接着第二艘也被撞碎，所有的水手船师都跳湖逃生。余下三艇倏然散开，却已来不及了，敌船闪转之际，灵便得有如一叶扁舟，眨眼工夫，又把这三艇都撞沉了。

雷世雄的三支艇队赶上去时，虽然双方距离已缩短了不少。可是由于那一群最精良的船师水手必须救起，略一耽搁，又恢复了原状，那些船师水手们听得还要再追，都磨拳擦掌，也了解大家不能散开的道理。雷世雄立刻出发，改以六艇追赶，由他自己亲率彭典等十二名高手，每艇二人，再度出击。

六艇并进，乘风破浪，壮观异常，这一回有雷世雄坐镇，声势大不相同，那些船师水手们都格外卖力，速度竟不比第一次缓慢。崔阿伯在端木芙耳边轻轻道：“看来昏暮之时，定可追上敌船，然则罗公子和秦姑娘都要落网啦！”

端木芙没有做声，崔阿伯又道：“小姐何必放了罗公子，又献计把他擒回？”

端木芙笑一笑，道：“也许我想让秦霜波晓得我的厉害。”

崔阿伯道：“老奴闻得老庄主曾经下令，一旦擒住罗公子，须得即时杀死，这等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对不对？”

端木芙道：“人死不可复生，自然不可拿来开玩笑了。”

崔阿伯道：“那么小姐竟然是不管罗公子的死活了？”

端木芙道：“你为何对罗公子如此关心起来？咱们现在是独尊山庄这一边的人呀！”

崔阿伯道：“老奴不知怎的，对罗公子和那秦姑娘颇为同情，况且咱们投入独尊山庄，为的是对付小姐的血海深仇，并不包括击溃翠华城在内啊！”

端木芙道：“细数天下之间，能够有力量如此狠辣恶毒的谋害我全家的人，实在有限得很，翠华城亦是具有这等力量的门派帮会之一。”

崔阿伯皱起霜眉，道：“照小姐这样说，连独尊山庄也在可疑之列了？”

端木芙道：“十多年前，独尊山庄还在暗中招兵卖马，不敢露出丝毫形迹，岂能去做这等惊世骇俗的大血案？”

崔阿伯道：“翠华城清誉侠声，震动天下，怎会参与这等邪恶暴行？况且咱们南海世家近百年来，虽是已比不上翠华城的声势，但仍然深受天下高手尊崇，与翠华城更是只有恩而无仇。”

端木芙作个手势，崔阿伯嘎然住口。只听她轻轻道：“以后记着不可言及南海世家四字。”

崔阿伯道：“小姐莫怪老奴饶舌，皆因小姐做事，往往教人莫测高深。撇开罗廷玉公子这一档事不说，单提小姐刚刚下的命令，老奴便大惑不解了。”

端木芙目注遥波，随口道：“什么事使你不解？”

崔阿伯道：“咱们投入独尊山庄，据小姐说，严老庄主已经晓得你的身份。既然如此，咱们目下在他势力范围之内，何须如此小心翼翼？”

端木芙淡谈一笑，明眸中闪射出智慧的光芒，道：“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无怪会迷惑不解。第一点我要解释的，就是严老庄主只是猜出我的身份来历而已，我可没有告诉他。因此，第二点便是他一定会顾虑多端，设法查探我们的对话和举动。”

崔阿伯道：“他想证实咱们的来历？”

端木芙摇头道：“不是。”崔阿伯不觉又泛起迷惑之色。

端木芙已接口道：“他只想查明我们保持机密能达到何种地步，才作最后的决定。”崔阿伯哦了一声，但显然还是不懂。

端木芙道：“要知严无畏乃是一代奸雄，等闲不会信任何人。他明知我们既是这等身世，负有如许血恨，将来一定会闹出一场惊天动地之事。他倒不怕这一点，但假如我们言行不慎，被他手下查出了我们的底细。他根据这一点，将对我重新估计。认为我们的秘密既然能被他们部属查出，则我们的对头说不定也办得到。如此岂不是白白招惹强敌？而我们气候如此浅薄，估量也帮不了他什么大忙，这么一来，你猜他会怎样？”

崔阿伯瞠目道：“老奴猜不出来。”

端木芙道：“他纵然不赶走我们，亦决计不会委予重任，此是毫无疑问的结果。”

崔阿伯道：“就算小姐一点也没有料错，可是小姐别忘记了，对头们已发动阴谋手段来对付你了！换言之，这一号强敌他已惹上啦，还有什么好顾忌的？”

端木芙叹一口气，道：“你还是没弄懂我的意思，要知在这等情势之下，我们认为机密已经外泄，自无小心必要，但这才是大错特错的想法。因为严老庄主最主要的意思是掂一掂我们的份量。假如我们大意泄秘，他便将不再重视我，也就不会出力支持我报仇了。”

崔阿伯捋须苦笑一声，道：“想不到这一点点事，就包含这么大的学问在内。”

他转眼向前面望去，又道：“以老奴瞧来，大约在落暮之际，这六艘快艇定可追上罗公子的大船。”

端木芙道：“那是决无疑问的事。”崔阿伯道：“雷大庄主率领的十一高手，有六个水底功夫极是高明。假如在天黑以前追上大船，则罗公子纵有秦姑娘之助，也难逃被擒之祸。”

端木芙道：“你说得很对，换了任何人，也瞧得出这结果。”

崔阿伯拿话撩拨，便是想探知她是不是当真要独尊山庄之人擒下罗廷玉，但她既不接口，倒也不便直接追问，只好默然不语。

夕阳已被天际山影所掩，但满天霞彩，益形绚烂。当此之时，浩荡无涯的湖面上，归帆无数，景色美极。然而在双桅大船上的人全都无心欣赏，因为雷世雄这等十二高手，分乘六艇，已相距不远。

舱门开处，大江帮帮主黄泽探头进来，只见秦霜波倚窗而坐，听到开门声，转头而视。面上一片宁恬，丝毫找不出不坚强的神情，这一份修养，实是令人难以置信。

黄泽惊佩之余，却也因而减去不少紧张神情，压低声音道：“秦姑娘，这一回咱们已无法利用钢制的船首，把敌艇一一撞沉了。”

秦霜波点点头，示意他说下去。黄泽便又道：“在下并且认为敌艇上的十二个高手，定能冲上咱们的大船，展开一场激烈肉搏。”

他停顿一下，又道：“敌方十二高手之中，一定有半数以上精通水上功夫，因此之故，在下及一众部属都变成自顾不暇，势难护卫罗公子和秦姑娘了。”

秦霜波微微一笑，黄泽顿时感到心头宁恬异常，转眼向一角的罗廷玉望去，只见他面色红润，盘膝端坐，分明已完全恢复了。

可是在这万顷水面上，罗廷玉纵然恢复了功力，有万人莫敌之威，但一旦掉在水中，那时还不是束手就擒么？

黄泽最忧虑的正是这一点，忽听秦霜波平静的声音道：“黄帮主，敌人方面，有一个主要人物，存心帮了我们一个大忙。如若不然，这十二高手早在一个时辰以前，已跃登此船了。”

黄泽茫然地点头，对她所说有人帮忙之事，不知信好抑或是不相信的好。秦霜波继续用恬淡的口吻道：“因此之故，贵帮的安全也不成问题，只要不让敌人当场抓住，事后但须暂时解散，潜隐一段时期便可。”

黄泽道：“但目前的危机，如何解救？”

秦霜波笑一笑，道：“贵帮的拿手绝技，谅必不止藉转变以增速度这一项，我想知道你最脍炙同道口中的绝技是什么？”

黄泽道：“在下可不敢自诩有什么绝技，只不过有两三种手法，是在下别出心裁研究出来，同道名家多半晓得，那就是身外化身的手法。此外尚有白雾迷江，异军突出等，俱是雕虫小技。”

秦霜波不问内容，即道：“然则黄帮主若是施展这几种心法秘技，能不能拖延到天黑之时，遁出重围？”

黄泽道：“在下如是使出这几种手法，独尊山庄便可确知必是在下帮助你们了。”

秦霜波道：“假如帮主不急谋脱身，眼前就已难逃劫难了。”

黄泽凝目寻思一下，才道：“姑娘这叫做一言惊醒梦中人，不错，假如首鼠两端，适足自误！好吧，在下这就尽力而为。”

他迅即转身出去，发号施令，船上所有的水手都忙碌地准备一切。转眼间，敌方六条快艇迫得更近了，艇上的船师水手，无不精神振奋，更加卖力，速度有增无减。

看看指顾间就可冲刺入二丈之内，若是相距不及二丈，艇上十二高手随时可以飞跃上船，便再也逃不掉了。但见双桅船的尾舵上，突然出现一个青衣飘拂的少女，肩插长剑，却又淡雅如仙，眉目如画。

她明眸一转，在彭典面上略略停顿一下。彭典登时垂首，避开她的目光。她最后凝目瞧着雷世雄，说道：“雷大庄主穷追不舍，显然已立下决心，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了。”她的话声并不高，可是却清清楚楚地传送到二丈外的快艇上。

雷世雄从丹田中迫出声音，答道：“兄弟迫不得已，冒犯了，事后自当肉袒负荆。但目下如若要兄弟罢手，实是有所未能，还望仙子容恕。”

秦霜波沉吟一下，才道：“天色转眼便黑，其时雷大庄主也将徒呼奈何，何不趁早鸣金收兵，留下一点情份，将来也好相见。”

雷世雄仰天洪笑一声，道：“纵是天色已黑，兄弟也有扭转乾坤的决心！仙子之命，恕兄弟无法遵从。”

秦霜波点点头，道：“雷大庄主好说了，你不肯罢手，亦是理所当然，我岂敢怨怪于你？我在退下以前，不得不声明一句，我现身说了这些话，绝无拖延时间的存心，还望雷大庄主相信斯言。”

雷世雄洪亮地道：“秦仙子的话，兄弟句句深信不疑。”

秦霜波遗憾的摇摇头，道：“如此多谢雷大庄主了，现在请你们尽力施为吧！”

她退后数步，但仍然望得见那六艇。以是之故，谁也不敢奋身跃去，连雷世雄也自忖在这等形势之下，实在很难当得她凌厉一击。

因此雷世雄大喝连声，催促部属增加速度。他的声音洪亮雄壮，凛凛生威，大是含蕴得有振奋军心士气的魔力。只见六艇齐冲，竟已堪堪窜入两丈以内。双桅大船上突然升起一阵鼓声，节奏分明。与鼓声升起的同时间，大船双侧各各出现了八支长桨，跟着鼓声节奏，齐整地挥划起来。大船速度陡增，但却非是急窜疾冲。

因此初时还不觉出怎样，可是那六艘快艇拚了命也无法再赶上一点儿，甚至越来越坠后了。天色渐暗，那六艘快艇距离大船由最近的二丈左右，变成四丈有多，如若情势继续不变，雷世雄欲不罢休也是不行的。哪知风力忽

然减弱，李舵主大喜道：“ 咱们马上就赶上他们啦！ ”

雷世雄发出一声暗号，六艇都立时准备妥当。转眼间已迫到二丈左右，黑暗中仍然隐约可以见到敌船船影。

六艇上突然火光大作，顿时使方圆五六丈内的湖面，明如白昼。这么一来，敌船就更加没有法子乘黑夜遁逃的机会了，但见六艇上十二高手，左手高举一只圆筒，筒口喷出大量炽白的火光。那玩艺儿有点像新年时燃放的花炮，但是特别光亮，并且看来可以点燃上一段时间。

双桅大船在这等极度劣势之下，蓦然数十股浓厚的白烟。晃眼间展布开来，有如天降大雾，视线完全受阻。大船急剧地转弯，快艇群死跟着前面一点点依稀船影，苦追不舍。但大船转了一匝之后，数十丈方圆之内，尽是浓厚白雾，迷漫笼罩，大有伸手不见五指之慨。

六艘快艇藉着彼此间的火光，才勉强见到，却已完全找不到敌船的踪迹了。现在轮到快艇群处于劣势了，因为敌船可以趁机调转头来，向有火光处硬撞，假如撞的地方恰好的话，真能一下子就撞翻了六艇。

因此雷世雄断然下令，熄去照明火筒。六艇紧紧连结在一起，如若碰上敌船，十二高手便可以毫无顾忌的扑上去。但他也知道，这刻敌船多半已急急逃遁，隐没在夜幕之中。这太湖有四百余万里之广大，再也休想找到敌船影子了，他不得不承认失败，而己方却找不到负责受咎之人。

在黑夜中，一叶小舟，由二名船师驾驶，向北迅疾进发。舟上还有二个乘客一是罗廷玉，一是秦霜波。他们都默默无言，只有船头破水时的阵阵轻响， 打破了岑寂。

天色未明，小舟已停泊在岸边。罗、秦二人一跃上岸，脚踏实地，顿时感到形势已大不相同。这刻纵然有千军万马包围住他们，他们也决无惧怕之心。

他们在树下黑影中停下脚步，罗廷玉道：“ 在下这次得逃杀身之祸，全仗姑娘成全，咳！这叫在下如何才能图报万一？ ”

秦霜波恬然道：“ 少城主若是提到什么恩德的话，我们就此别过，永不再见！ ”

罗廷玉吃一惊，忙道：“ 好，好，在下不再说了。 ”

秦霜波向他凝睇注视，她的目力自然不是常人可比，因是之故，虽在黑夜之中，仍然妨碍不了她。

在她眼中，罗廷玉给她的印象又略有改变。以前的印象中，他是个文弱书生，以儒雅见长。但目下他既是翠华城少主，据说又是刀君复出，但觉他自然流露出一股豪气和凛凛雄威。

这等气慨，出自一个面如冠玉的俊美男子身上，便生出一种奇异的魔力，使她心波荡漾，那滋味无法表达诠释。但她很快就定下心神，徐徐道：“ 据端木姑娘的老仆告诉我说，罗公子竟是传说了数百年的刀君，这个消息使我既惊讶又兴奋。 ”

罗廷玉道：“ 在下只不过修习家传刀法，这一门刀法乃是先祖所传，世上之人，知者不少，那端木姑娘想是先所未睹，因见在下气势雄厉，便误以为乃是刀君一脉。 ”

秦霜波道：“ 公子此言未免太小觑端木姑娘了，她既能决胜于千里之外，连严无畏也倚畀甚深，礼敬非常。可见得她的才慧决不在你我之下。因是之故， 她的话决不能置疑…… ”

罗廷玉道：“假如姑娘很相信她的话，那么姑娘即管把在下视为刀君。在姑娘面前，在下亦不须隐瞒，那就是在下果然能超越先人巢臼，极力向最上乘刀道迈进。如若有一日真能得窥大道，则或许与刀君之号相去不远。但如以目前成就而论，实是未敢当得刀君之尊称。”

秦霜波同情地道：“好极了，我也有此同感。目前武林中人，因我是普陀山听潮阁弟子，便都拿我做剑后看待呢！”

罗廷玉道：“以在下所知，那雷世雄对姑娘的剑道，备极爱慕，百般推崇， 可见得姑娘的成就，纵或未肯自以为是剑后，其实已相差有限了。”

秦霜波道：“实不相瞒，我离剑后的境界尚远。这一次入世遨游，便是因为上乘剑道微妙奥秘，骊珠难得，才有浪迹人间之举。”

罗廷玉道：“原来如此，但世间人事纷扰，足以动心乱性。若论至高无上的剑道，岂可从尘俗中寻求？”

秦霜波道：“敝阁闭关自守，已历无数世代，但仍然无有得窥大道之人。因是之故，敝阁阁主谕令小妹入世修行，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罗廷玉道：“假如姑娘的师门或身世中，牵涉到江湖恩怨，则姑娘在出手交锋中，当可体悟不少实际经验。但这仅是形而下的经验，似乎离至高无上的剑道更远了，只不知姑娘以为然否？”

秦霜波道：“理论上正是如此，因此敝阁历代先贤，都不肯擅离普陀一步， 这正是敝阁阁主毅然遣小妹下山之故了。”

罗廷玉默然寻思，他也很热切希望能得有那么一天，摆脱了世间上一切恩仇，全心全意的去寻求至高无上的刀道。他隐隐感到江湖上的奔波，切骨的血恨，以及一些缠绵铭心的恩情，都是攀登峰颠的阻碍。可是秦霜波却反其道而行之，她在人间全无一点牵累，有静修隐参的机会，却反而投入烦恼无穷的凡尘之内。

只听秦霜波道：“罗公子，你既然是刀君人选，小妹亦忝属剑后一脉，这次相遇，自然不可以碰巧目之，是也不是？”

罗廷玉道：“姑娘说得不错。”

秦霜波又道：“既然武林中历代以刀君、剑后并称，小妹倒想知道，到底是刀君高明些？抑是剑后为先？”

罗廷玉吃一惊，道：“姑娘这话敢是向在下挑战么？在下的烦恼已经够多的啦，正如黄台之瓜，何堪再摘？姑娘还是高抬贵手，放过在下吧！”

秦霜波坚决地道：“不行！公子休想逃过我这一关！”

罗廷玉心烦得简直想放声大哭，自然他决不至于真的大哭，只是说他具有这等心情而已，他暗暗忖道：“你一定要与我过不去，难道我真怕你不成？”

当下说道：“在下有句真心话，非向姑娘吐露不可。”

秦霜波道：“公子请说。”

罗廷玉道：“在下向来不与女流争雄逐胜，这并不是在下瞧不起女流，而是在下实在硬不起这等心肠，这是原因之一。其次在下自问亏欠姑娘之情甚多，连报答也来不及，如何励志奋发，与姑娘争先呢？第三点，在下目前尚未得窥大道，根本无有斗胜争雄的资格。姑娘这话未免说得太早了。”

秦霜波听了这话，全无不悦之色，徐徐道：“公子为人厚道热肠，大度容人，所以不想与女流相争。小妹可也不会那么俗气，拿了剑非迫着你动手不可。”

罗廷玉透一口大气，道：“那就好了。”

秦霜波道：“但我并非说放弃与你相争之念。”

罗廷玉讶道：“在下实是参不透姑娘话中玄机？”

秦霜波道：“我是用别种方式与你追逐，那就是我们二人各以无上境界为目标，瞧瞧谁能够先达到谁就是得胜之人。”

罗廷玉莞尔笑道：“其实这已是不争之实了，试想我们二人之中，有一个先证了大道，岂不是已经赢了，何须再说？”

秦霜波淡淡一笑，道：“这正是你我不相同之处，我虽是生性恬淡，鄙弃世俗。但立身处事，却喜欢用点智慧。但你却是照事论事，以诚待人，不喜欢玩弄手段。”

罗廷玉略感迷惑，道：“就算是这样吧，难道与那相争之事也有关系么？”

秦霜波道：“我现下就是在用手段，迫使我们尽快的成功，无论是你或我，都是值得欣慰之事啊！”

罗廷玉慢慢道：“愚意却不敢完全赞同。”

秦霜波不解道：“这却是什么缘故？”

罗廷玉道：“在下从实说出，还望姑娘不要见怪才好。”

秦霜波更感奇怪，道：“公子但说无妨，小妹怎会怪你呢？”

罗廷玉道：“在下乃是想到一点，那便是进修这等大道，定须斩断世缘，无挂无虑才行。即使是任何亲朋的音容笑貌，也不可留存在心中。想到了这一点，在下就心烦意乱，难以自恃了。”

他虎目之中，射出无限柔情，在她面上流动转拂。秦霜波为之一怔，芳心大乱，许许多多被她从心版上抹去的印象，都泛现于心田脑海之中。她深知罗廷玉眼中的柔情，并非纯因忘不了自己而发。此是他感念起平生足以忆念的情事，每一宗每一件都令他难能割舍，是以化作无限柔情，并且吐露出心声。

她淡恬的性情竟也突然沸腾骚乱起来，于是急急忙忙用力抑制。耳中却又听罗廷玉道：“别的人物事情在下不用说了，单以姑娘而论，要教在下全然不放心上，那是决计办不到之事。”

秦霜波更是意乱情迷，自制的堤防崩溃了一大半。罗廷玉轻叹一声，道：“姑娘一定怪责在下言语放肆，如若正是如此，姑娘即管责骂，在下决不敢生嗔起怨。”

秦霜波心中叫一声：“我的老天啊！帮帮忙，别让他把我击败了。”

她深深吸一口气，面色一沉，冷冷道：“罗公子你听着，你这些话虽然心本无他，但却足以妨碍我的修为！我如若无法自制，被你的仪容风度所迷，倾心爱慕，我这一生，自是休想得窥至高无上的剑道了……”

她的话虽然涉及男女之情，甚至她已透露出有向罗廷玉倾心爱慕的可能。然而话中之意，却严肃之极。关涉之重大，也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得失成败，而是牵涉到她师门的期望。

罗廷玉瞠目道：“对不起，在下真太对不起你了，只不知姑娘可有让在下自悔改过的法子没有？”

秦霜波道：“自然有啦！那就是你诚诚心心的答应我，与我比赛，瞧瞧谁先窥大道？赢的一方，实至名归，倒也不必有什么要求，但输的一方，却须加以薄惩。”

罗廷玉肃然道：“在下完全赞同姑娘之意。”

他这话一出，秦霜波忽然间感到芳心酸楚，柔肠欲断。只因她已知道她

此生唯一的，可以爱人也可以被爱的机会，已经消逝无踪了。有如春梦秋云，鸟迹鱼落，永无痕迹。纵令是得窥大道，红颜永驻，却也不可再得到爱情了。

她深深的叹息一声，仰首望住夜空，那黑沉沉的一片，正如她的前途。虽然也有些星月微辉点缀，正如她得道之后，生涯之中亦有些起伏，激起一点欢欣喜慰之情。但哪里能与白昼之时，碧空万里，烈日高悬的情景可比呢？

男女间的爱情，宛如太阳，发散出眩目的光辉，以及无穷无尽的热力，但秦霜波却永远失去这些，她的一生，只是慢慢长夜而已。但她为何不肯放弃她的努力？师门的期望，她自小便幢憬的梦想，难道比得上太阳一般的爱情么？

她的思想如轮转，如浪翻，一些人物的影子，掠过她的心头。像俊逸放宕的宗旋，豪雄大度的雷世雄，儒雅潇洒的彭典，都是她仅见的英雄豪杰之士，也差不多都匹配得上她。但这些人物，她都得完全忘却。自然最使他牵肠挂肚的是面前这个男子，他既英俊轩昂，而又深有儒雅风流之致。豪迈生威而又毫不粗犷。在武功上，他又是当世之间，唯一可以与她颉颃作对之人。而且他最大的特点是斗志坚毅强顽，却又热诚多情。她的思潮奔流不息，从前种种，今后种种，她以菩萨般的慧眼，竟已洞瞩无遗。

罗廷玉默然不语，他虽然也有一份惆怅，但却不致达到悲感的地步。他望住这个风姿绰约，仪态万方的美女。但觉她一如云间仙子那般飘渺迷幻，使他无法生出占有之想。

只听秦霜波叹完第十次气之后，才道：“ 败的一方，自然须得俯首称臣，因此我的主张，便是假如已分出了胜败，相见之时，败的一方定须行那臣下之礼、恭敬服从，遵令行事。特别是在人多之处，执礼越恭。但在分出胜负以前，我还建议我们彼此互呼姓名，最好让天下之人大多知道。这样等到一旦分出胜败，这臣子之礼，便更具意义了，你瞧这法子可好？ ”

罗廷玉不由得目蹬口呆，良久无法作答。凭良心说，这等惩罚实在很和平不过，然而他却很奇怪她怎能想出这种主意？

他自知目下栖惶奔走，全力复仇，对手又是独尊山庄这等强敌，自然辣手万分，动辄有败亡之祸。因此之故，他如何有时间进修大道。准此而论，他的落败几乎是必然之事了。更何况他不过是比先人多悟出七招刀法。虽然石碑上有“ 君临天下 ”之言，但这是不是刀君源流，还未可知。

而她却是正正式式的剑后传人，上窥大道，只不过是迟早之事而已，这又是他必败的重要因素之一。他想像到自己屈膝称臣时，在众目所瞩的场面之中，将是何等屈辱之事？

然而在目前的情势之下，他焉能拒绝秦霜波的挑战？无疑的秦霜波乃是利用此一形势，磨砺她自家的雄心壮志，促使早日得到大成就。罗廷玉很明白她的用心，就是没有法子可以拒绝。

自然除了恐怕落败之辱以外，还有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这“ 君后之争 ”的赌约一旦议定，他和她之间便即从此人天永隔，虽然近在咫尺，亦远比天涯。只因他们既然要上窥至道，定须割弃一切世情，尤其是他们二人之间，更不容情缘滋长。是以也就等如阴阳分界，人天阻隔了。

罗廷玉一直对秦霜波念念不忘，印象至深。天地间异性相吸乃是不易之理，特别是他们的年龄才貌都旗鼓相当，罗廷玉生出好逑之心，实是人情之常。虽说他眼下为血海深仇而凄惶奔走，席不暇暖，但心中此情，却绝不因无暇而消淡。

他在一刹那间想了很多很多，假如他是个放纵不羁的浪子，他就不会如此难于决定了。那时他可以涎脸赖皮的向她死缠，说出心中的情意，可说不定她忽然软化，投入他的怀中。但罗廷玉自然不是这种人，他所要求的一切，尤其是涉及男女之情，他一定要水到渠成，纯出自然，决计不肯有丝毫勉强才行。

目下他的一转念间，即将决定他们终身的命运。秦霜波见他迟迟不曾作答，领悟到他必是对自己大有情份，才会如此。因此之故，她芳心中有如倒翻了五味架，酸甜苦辣咸都齐全了。

她暗暗想道：“他将如何回答我呢？是接受这个约定？抑是不接受？唉！我现在已开始向命运之神挑战！从种种迹象来看，命运是有意安排我和他邂逅相逢，再发展下去，可能我和他结为鸳盟而放弃了至高无上的剑道！古往今来，谁能毅然弃绝了这一切，谁能击破这进修之路上的障碍？”

她摇摇头，又想道：“没有，恐怕还没有人办得到。虽然古往今来，无数的大智大慧之人，看破了世情，跳出红尘，但他们在跳出尘俗之时，必定遭遇到很有利的环境条件，才办得到。哪有似我这般，硬是与命运抗争。”

她这个想法对与不对，谁也不会与她辩驳。但至少她的勇气，实是举世罕有匹俦。

罗廷玉亦在叹息了好多声之后，才沉重地道：“姑娘既然如此看得起在下，焉敢不勉力奉陪。”

一经决定，秦霜波反而立时恢复了平日的恬淡冷静，这个恼人的问题，起码暂时不会再困扰她了。她淡淡一笑，道：“好极了，我总算找到对手啦！”

第十五章　茫茫太湖蛟龙翔

她举步向前走去，罗廷玉默默跟在后面。二人在静寂黑暗的旷野中，不快不慢地往前走。三更时分，他们已走了不少路。罗廷玉见她平静如常，真测不透她是不是已把刚才“君后之约”忘掉。但他本人却始终拂不掉心中的烦恼。忽见她停下脚步，举手遥指。当下顺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但见里许左右，似是有人家，漏出一线灯光。那灯光如此之黯淡，若在常人眼中，根本很难发现。二人运足眼力望一会儿，秦霜波道：“那一家大概不是人家。”

既然不是人家，又是什么？罗廷玉登时明白她之所以不说出心中的猜测，一定是暗中考究他的目力。当下应道：“依在下看来，恐是一座庙宇。”

秦霜波点点头，道：“不错，我一路上都留意着，直到现在才发现这座庙宇，大概会合我们之用。”

罗廷玉讶道：“咱们要到那庙里去么？”

秦霜波道：“是的，我们须得在神佛之前发个誓才行。”

罗廷玉不禁暗自微笑一笑，忖道：“这等事也须到神佛之前发誓，何其迂腐？”

秦霜波领先走去，一面道：“公子可别在心中笑我不够洒脱，我们总得找个见证才行啊，你说是也不是？”

罗廷玉忙应道：“是，是，姑娘爱怎么样都行。”

秦霜波头也不回，道：“我们在神佛的像前，一同跪下发誓，不许违约，如果能找到香烛之物，更是妥当。”

罗廷玉又应了一声“是”。她道：“你好像很听我的话嘛？”

罗廷玉觉得难以作答，虽然他明知自己是源于负疚和感恩之心，所以事事听她，但这话如何能说？他一想起心中的负疚，便记起当日与她相逢之时，诗酒订交，却不说出自己的真正身份。这件事实在很对她不起，幸而她一直不曾提起，否则真是无地自容了。

不久他们抵达那座庙宇，却是一间庵院，屋宇不多，庵门紧闭，但他们仍然可以见到围墙内那间佛堂透射出的黯淡灯光。秦霜波回头道：“也许还有沙门弟子在诵经礼佛吧，我们敲敲门可好？”

罗廷玉道：“当然要叫门啦！”伸手拉起铜环，敲了几下，等了半晌，毫无动静。

罗廷玉道：“假如我们只不过进去发个誓，便无须惊动庵中之人。”

秦霜波掩口一笑，道：“难道我们越墙而入么？”

罗廷玉道：“在下顾忌较少，待在下先进去开门。”

他见秦霜波没有反对，当即纵身跃过围墙，把山门打开，秦霜波轻移莲步， 走入庵内。二人穿过略显荒无的院落，拾极走入佛堂之内，但见一盏琉璃灯高挂屋顶，发出黯黯的光线。

佛像前的供桌上，铜炉中有几支香尚点燃着，冒起数缕淡淡的青烟，供桌前面的地上，放有四五个新的蒲团。二人过去，各取其一，准备垫在膝下。忽然间秦霜波无声无息地扑倒在蒲团上，却不是伏地跪拜，倒像是突然睡着了。

罗廷玉微微一笑，好像是早已晓得必会如此，所以毫不惊讶。他挺立不动，只转首四下瞥了一眼，但见佛堂内毫无异状，屋角墙隅还可以见到有些蛛网和尘垢。

过了一会儿，罗廷玉虎躯微微晃摇了一下，凌厉的目光也忽然黯淡下来，他哼了一声，举步走到秦霜波身边。他正要弯腰抱她，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冷笑。

他立刻中止了任何动作，抬目向冷笑来路望去。只见三个白衣劲装的人，都拿着闪闪生光的长刀，拦门而立，这三人年纪都很轻，大概只有三十上下。

罗廷玉一望而知，这三人都是霜衣队的后备好手，应当俱以“不”字排名， 果然左边的一个说道：“在下赵不惧，这一个是李不行，那一个是张不定。”

罗廷玉冷冷道：“知道了，你们有何打算，如若想立大功擒下本人，便进来动手。”

赵不惧道：“老恩主曾经传谕我等，说罗少城主你勇冠三军，如若相逢，只可智取，不可力敌。”

罗廷玉冷笑一声，道：“故此你们散布各处，各逞手段诡谋，是也不是？但这几根迷香还不易使我倒下呢！”

赵不惧道：“据在下听闻的传说，少城主竟是刀君的身份，在下甚愿在出手之前，请问一声是也不是？”

罗廷玉沉吟一下，道：“你听谁说的？”

赵不惧道：“敝庄都是这么说的。”

罗廷玉道：“这件事恕难奉告，因为连自家也不知道，如何能够回答？好啦！你们的援兵要何时方能赶来？”

赵不惧面色微变，李、张二人却露出跃跃欲试的神情。这叫做初生之犊不畏虎，他们虽是晓得罗廷玉厉害非常，但也很自恃自己的武功，总得要试过才甘心。如若换了老一辈的霜衣队，只怕连现身也不大敢，遑论出手拚命？

罗廷玉又道：“赵不惧，你一方面发出信号，急招后援，一方面又想拖延时间，最好见到我自行倒下，任得你们缚走，对也不对？”

赵不惧哼了一声，道：“是又怎样？”

罗廷玉道：“那样你就大错特错，要知我最初越墙而入，开启山门之时，便发觉院中荒芜，不似有人居住，加上门闩腐朽，更可证明我所疑不错，因此之故，一见炉中之香未熄，立刻闭住呼吸。”

赵不惧道：“少城主这话未必可以全信，或者你有辟毒之法，才不畏迷香。”他想拖延时间，自然应得多说几句话。

罗廷玉道：“我再举一些证据，例如这几支迷香，乃是刚刚点燃，才烧了一点儿，怎会无人应门，其次这佛堂内尘积网封，无人打扫，但这几个蒲团却是新的，焉有是理？”

赵不惧道：“果然破绽甚多，但少城主何以不通知秦仙子，而任得中了迷香昏倒，一旦动手，反而拖累了你？”

罗廷玉道：“我自然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有二个想法，一是以她的智慧，应当不会中了阴谋诡计，二是她纵然一时大意，但以她的功力，也能很快就回醒，此所以我和你们正是不谋而合，都想拖延时间。”

赵不惧变色道：“原来如此。”

话声中，首先跨入门内，李、张二人并肩紧跟，都持刀作势，准备出手。赵不惧没有立刻发难，又道：“但以在下想来，你们如能及早冲了出去，当必更有利，少城主何以迟迟不出手闯关呢？”

罗廷玉道：“问得好，但我已见识过贵庄的弓箭手和使用火器的能手，

想来必有三五名与你们在一起，如若冲出，只怕万一不慎，误伤了秦姑娘。”

他不必反问对方这个猜测对是不对，因为从他们的面色表情，已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了。事实上罗廷玉心中岂有不急之理，敌人的迷香功效如何，全无所知，万一十分厉害，而秦霜波功力虽高，但一时半刻不能回醒的话。则一方面她昏迷如故，牵制着自己无法放手击敌，另一方面敌人却来了后援，岂不糟甚。因此之故，他突然考虑到立刻冲出去这个方法。

虽说不易安然闯出，但总还有相当大的把握，总胜过逗留于此，让敌人布下重重罗网。但是赵、李、张三人忽然散开，各各相距三尺左右，齐齐跨步迫来，他们皆是挺刀直指，形成一股凌厉气势。

罗廷玉岂敢小觑，也自蓄势待发，他的血战宝刀虽未出鞘，可是他功力绝强，心与刀合。因是之故，刀虽在鞘，却已有一般刀气潮卷疾涌而出，正面的赵不惧最先碰上，突然间停住前迫之势，身子不由得震抖一下。他已被刀气所慑，十成武功已消减了四成之多，紧接着李、张二人也被森寒的刀气所侵，自然而然地停下脚步。不过他们乃是被余波所及，远不似赵不惧那么吃亏。

罗廷玉长笑一声，道：“赵不惧，看你似是三人之中的领袖人物，武功当必最强，本人如若一刀不能取你性命，今天便放过了你，决不伤你。”

这一阵长笑和话声，铿锵有力，豪气迫人，赵不惧只觉全身冰冷，毛发皆竖。这一惊非同小可，暗念敌人还未出手，已有如许威势，则当他出刀攻到之时，焉还有力抵挡？他不知不觉向后一退，这一来自己乱了阵脚，使左右侧翼的李不行、张不定二人，无法援救。说得迟那时快，但见罗廷玉宝刀出鞘，佛堂中精芒打闪，一现即隐，赵不惧屹立不动，罗廷玉也站在原处。

张、李二人目瞪口呆，望住赵不惧。但见他胸口忽然出现血渍，很快就染红了一大块，紧接着那赵不惧低低一哼，隆一声跌倒在地上。原来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间，罗廷玉已攻了一刀，但进退之际，竟快得使人瞧不清楚。那李不行、张不定二人纵是性情再凶悍之人，在眼见这等情形之后，亦不能不胆战心惊，斗志全消。

只因那赵不惧在他们三人当中，果然是领袖人物，不论是武功或智计，都比他们强胜。既然连他也在一招之中送了性命，李、张二人自忖比不上赵不惧， 焉能不大大震恐，但见他们同时后退，大有逃命之意。

罗廷玉一弯腰，已抱起了秦霜波，举步迫去，与对方这二人，仍然保持着七尺左右的距离。这样他们退出佛堂大门之时，他有把握增加速度，与他们同时冲出。则外面的火器硬箭便无法施放，即使这些人心狠手辣，根本不顾己方之人的生死，照样施放攻击。但有这李、张二人挡了那么一下头阵，他自信必有空隙可乘，得以逸出重围。

张、李二人已退到门口，外面忽然有人沉声喝道：“没有用的东西，还不给我站住。”

话声甚是强劲震耳，张、李二人如在梦魇中挣醒，忽地向二侧散开，挺刀作势。但见门口当中，出现两道人影，一高一矮。

罗廷玉眼光到处，已认出来人敢情是严无畏贴身侍卫阴阳二将，顿时大为警惕，迅即跃退丈许，准备把秦霜波放下。阴将宣碧君依然宫装高髻，美丽的面庞上，流露出一股强悍狠毒之气，她冷冷的盯住罗廷玉，嘲声道：“罗公子小心啊，别把怀中的情人摔着了。”

话中之意及语气间，大有醋意，她不提犹自可，这一提起，罗廷玉顿时

感到怀中温香软玉。尤其是秦霜波她乃是何等身份，这一辈子休想能有人有搂抱她的机会，但目下她却软绵绵的在自己手臂里。登时一股异样的感觉，袭上心头。

于是他没有把她放下，仍然用强有力的猿臂抱住她，右手提着宝刀，胸中豪情迸发，朗声一笑，道：“二位来的好快，想来这周围百里之地，已布下了重重罗网了。”

徐刚道：“不错，罗公子如若识得时务，最好弃刀束手就缚，免 伤和气。”

宣碧君恨声道：“阿刚你跟他说这话是多余的，你看他把秦霜波抱得紧紧的，俨然以护花使者自居，即可知道他决不会弃刀认输了。”

徐刚颔首道：“唔，果然是如此。”

罗廷玉听他们这一说，左臂不知不觉的紧了一紧。只听宣碧君又以充满了妒意的声音道：“他和秦霜波二人，双双携手，半夜到佛前拈香膜拜，听起来当真香艳旖旎不过，阿刚你说是也不是？”

徐刚道：“是啊！”

其实他一点也不明白宣碧君这些话有何用意，只好信口敷衍。宣碧君身形微晃，已跨入佛堂之内，徐刚也紧紧跟上，与她并肩而立。罗廷玉深知这阴阳二将不但武功高强，更擅联手合击之术，是以不敢轻举妄动，总要等找到什么破绽，才好出手。再者那宣碧君曾经纵放他一次，虽然已约定将来须得放过严无畏一次作偿，但到底领了她的恩情。因此之故，宣碧君无论怎样讽刺嘲笑，他也决不出言还击。双方对峙了片刻，外面传来三响掌声。

宣碧君冷冷一笑，道：“这座佛堂，只有前后两道门户可供出入，现下已被我派人封死了，罗公子如若不信，不妨试上一试。”

罗廷玉道：“此是必然之势，何须试过方信。”

宣碧君道：“罗公子既然早已知道，何故不趁我手下部署未定之时，速速冲出，难道你自以为尚有负隅抗争之力么？”

罗廷玉道：“负隅之斗，亦是势所必然之举，宣姑娘总不至于以为鄙人会掷刀就缚吧？”

宣碧君道：“当然你不会掷刀就缚，但我们却想知道，你何故迟迟尚未出手，莫非在等候援兵么？”

罗廷玉微微一笑，道：“鄙人从何召来援兵，宣姑娘别说笑了。”

宣碧君道：“那么到底是什么缘故？”

罗廷玉道：“如若姑娘一定要鄙人说出，那就只好坦白奉告，鄙人乃是希望你们的一方有别人赶到，代替了姑娘的位置。”他虽然没有说出为何生出此想，但宣碧君却不至于不懂。她面上的神情突然大见软化，轻轻的哦了一声。

徐刚忽然插口道：“罗公子，你且把秦姑娘放下，咱们好好的放手拚一场。”

罗廷玉颔首道：“徐兄的豪气大是使人佩服，鄙人自当遵命。”

回头一看，走近供桌，正要把秦霜波放在地上，但突然大喝一声，宝刀宛如奔雷掣电般向供桌砍去。“喀嚓”一声暴响，那张长供桌分作二截，向左右掀开，底下竟有个白衣大汉，这刻业已爬伏地上，背后鲜血直冒。

原来此人躲匿在供桌底下，罗廷玉要放下秦霜波之际，其实心中只有一念，那便是敌人会不会趁隙向她下手暗算？由此一念，他自然注意到布幔垂地的供桌底下，会不会有敌人藏匿的可能。

照道理说，他和秦霜波早先在这佛前参拜，以他们二人的造诣，如若有人躲在底下，一定能觉察出来。是以他本来不必再行查看，但当他一注意到供桌底下之时，灵敏锐利的感觉立刻告诉他，那下面似有人藏匿。

罗廷玉当机立断，不管会不会有判断错误，一刀砍落，果然杀死了一个敌人，他霍地转回身子，仰天长笑一声，道：“原来这儿还有伏兵，鄙人对徐兄的评价，从此之后，须得重新衡量了。”

宣碧君冷冷道：“罗公子，你如是识得时务之人，我劝你立刻弃刀投降，不然的话，我们便要施展毒手了。”

罗廷玉道：“多谢姑娘垂注，再三的苦口劝说，但鄙人却是冥顽不灵的人，纵然化作飞灰，仍然坚执己意。”

宣碧君咬咬牙，道：“好，那就让你见识见识敝庄毒火神箭阵的厉害。”

她一挥手，李不行、张不定先自跃了出去。徐、宣二人这才缓缓后退。这刻如若罗廷玉迅即扑去，出手迫攻，自然可以来得及。但问题是这二人皆是一流高手，而罗廷玉却还抱着秦霜波，焉能得手。

因此罗廷玉没有作这等无谓的攻击，虎目转动，看看可有脱身之法，但这座佛堂之内，只有前后二道门户，假如秦霜波及时回醒，还有闯出之望。如若等到阴阳二将都退了出去，发动她所说的毒火神箭阵，则秦霜波回醒与否，都没有什么用处了。

眼看徐、宣二人一步步后退，已到了门槛边，秦霜波仍然不曾恢复神智，罗廷玉心中暗暗一叹，忖道：“想不到刀君剑后，今晚竟丧命于此！”

含头刚刚转完，徐、宣二人已退出了门外，嘭嘭两声，两团火光自前后门飞入，落在地上，发出熊熊的燃烧声音。这二团火光的作用乃是在于照明，并非向罗廷玉攻击，自然其中也含有示威的意味。

宣碧君提高声音道：“罗公子，我一声令下，立时火龙喷溅，箭似飞蝗，你武功虽高，也无法逃得过化作飞灰之祸，何况还有秦姑娘牵累着你，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你如若肯服输就缚，可丢出宝刀，并且亲口告诉我一声。”

罗廷玉本是把秦霜波半抱半挟地托在臂中，此时把血战宝刀迅快归鞘，肩头一耸，秦霜波软软的仰卧在他的双臂之中。他低头望住秦霜波，只见她娇靥恬美如常，不禁摇头长叹一声，大有诀别之意。罗廷玉的一举一动，屋外的人无不瞧得清清楚楚的。这是因为早先射入来的二团火光，兀自在地上熊熊直烧，照得佛堂中亮如白昼。

宣碧君尖声喝道：“只要你罗公子肯弃刀投降，秦霜波她就不必死了，罗公子何乐而不为，难道定要连她也化为劫灰么？”

她话声之中，忍不住流露出极强烈的妒恨意味，因此之故，这番话的劝说力量减弱了一半也不止。使人不由得想道：“她心存恨意，这话只怕是诱敌之计而已。”

此时气氛紧张异常，但须罗廷玉说出一个“不”字，对方当即发动攻势。罗廷玉忽然双臂一收，把秦霜波抱紧，竟是二人成为一条直线地贴得紧紧，宛如一根油条。他紧接着向地面仆倒下去，在这匆促迅快的动作之中，罗廷玉居然还仿佛见到秦霜波长眉微微皱锁一下。好像受不了他这种热情亲密的搂抱。不过目下他却已没有时间多想或是追究，只见他背脊在上，秦霜波的后背向地，直仆下去。但秦霜波的后背尚未碰触到地面之时，罗廷玉脚尖一蹬，二人有如被绑在一块的二支箭，向前直射。

但奇怪的是他们既非向前门直射去，亦非对着后门的方向，却是向近在

咫尺的供桌下面疾射而去。那供桌已分作二截，掀向两侧。底下便是佛像莲座的墙基，他们用头颅向墙壁碰去，结果如何，不问可知，不用说也可知道，罗廷玉竟是决意趁敌人尚未发动之时，抱了秦霜波，一同以头撞壁，速求一死。

但大门外的阴阳二将却无不大惊失色，齐齐纵身飞上屋顶，居然没有下令发动那毒火神箭阵。

他们的大惊敢情另有原因，原来罗廷玉和秦霜波二人，不但没有碰在墙壁砖石上，以致撞得头破血流。相反的，他们竟把墙边一些破慢断木碰开，墙脚根有一个大窟窿，他们像飞箭一般从这个墙洞射了出去。这个墙洞当然是那意欲暗算的霜衣队钻入的通道，说穿了并不稀奇。

但一个人在当时，形势如此急迫之下，不但想出了那儿有个窟窿，并且须得想出如何能迅快窜出之法。又须得沉住气，望也不望一眼，免得泄露了心机，这种种难题，实在不易办得到。要知罗廷玉在危急之时，忽然想到这个被砍死于供桌之下的敌人，竟是从何进入的？

假如是一早躲在桌下，则他断无当时不觉而到这时才察觉之理，由此可知，他一定是刚刚才躲进去，只等自己一放下秦霜波，他就可以用她来胁持自己了。既然是刚刚躲入去，必是从自己瞧不见的地方行动，最佳之法，莫如在墙根挖一个洞了。自然这个推论还须事实证明，假如他料错了，一头撞上去，头破脑裂的话，自亦非昏死不可！因此他此举实在冒险万分，不过幸而没有猜错，果然穿过了这个墙洞，而那面却是另一间屋子，黑漆无光。但一望而知共有一门三窗之多。他一提丹田真气，身形由平射改为向上斜飞，飕一声，从左边的窗户穿出去，但见这外面是个露天院落。罗廷玉更不迟疑并脚尖一点地，腾身又起，掠过院墙，投入树影幢幢的黑夜之中，隐去身形。

宣、徐二人虽然率有十余手下，人手势众，可是在这等黑夜之中，实在不敢乱闯，穷追敌人。万一罗廷玉突然出手偷袭，他们任何一个碰上了，都将当场惨死无疑。因此罗廷玉容容易易就远远离开这座庵庙，奔出十多里，才停下脚步，面前乃是一条溪流，水声潺潺。他剑眉紧紧皱起，低头望住双臂中的秦霜波，似乎对她的宁恬安详的睡态很是妒嫉。谁也想不到他此刻心中竟是有两个奇怪的念头正在交战，一时未能决定。甚至罗廷玉自家不敢多想该不该有这两个念头，原来一个念头竟是把她突然抛在水中，看她狼狈爬起来之态。另一个念头更是荒谬，竟然是想侵犯她，虽然仅只是低头吻她的朱唇，但如对付秦霜波而论，实在是万分骇人听闻之事。因为若以普通女人来比较，几乎是如夺去她的贞操那般严重了。因此，这刻罗廷玉流露出很奇异的表情，凝望住臂中的美女，心里禁不住想象出她等一会儿的样子，该是多么可笑。

他迟疑了一会儿，这才下了决定，突然间低头，吻在她那柔软红润的唇上，双臂一收，把她抱得紧紧的。秦霜波顿时有了反应，她全身轻轻的不住的发抖，初时紧咬银牙，关垒森严，不许敌人偷袭。但只不过一刹那间，她不但弛防撤禁，门户大开，甚至连香舌也送了过去，显示出她已抵受不住这销魂之吻。此时真是无声胜有声，纵是想开口说话，亦是有所未能。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秦霜波突然猛烈地扭动身子，脱出了他的怀抱，直到现在，四片嘴唇总算分开了。她抓住身边一株树，急剧的喘息着，罗廷玉也失魂落魄地站在原地，宛如泥雕木塑之人，动也不动。秦霜波的喘息渐渐平复， 罗廷玉亦从昏沉中回醒了，他登时泛涌起无限歉疚悔恨之意。

他默然忖道：“我实在不该这般侮辱她，虽然她一直装作被迷香薰倒，任得我独自对付那险恶的局势，此举不免使我怨恨，但纵是如此，我也不该那样对付她啊！”

要知他这一吻，虽然带点报复意味地表示他深心中的爱慕，但从大处着眼，实是足以使他们一齐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使他们此生与“剑后刀君”绝缘。莫说他们很可能由于热情爆发，进一步好合而毁去了童贞，自是无法得窥上乘大道。即使退一步说，单单是这一吻，也足以使他们魔障丛生，心灵已无复澄明如昔时了。心灵不晓得要费多少气力，才能得超越这一道魔障，而成败却尚未可知。因此，罗廷玉在悔疚之余，可就想到秦霜波不知将用什么手段向自己报复，最佳之法，莫如出剑杀死了自己。如此这一层情丝魔障，不攻自消。

秦霜波大概亦在考虑着这些问题，这从她剧烈变化的面色上可以瞧得出来，而从她的眼神中，又可知她芳心中的惊悸，尚未完全消退。良久，她深深的叹息一声，紧抓住树身的那只纤纤玉手，也松放了，并且轻轻一挥，似要驱散什么似的。

罗廷玉突然连跨二步，迫近她身边，却没有说话。秦霜波抬目望去，忽然发觉竟已是曙光破晓，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看得清清楚楚。但见他俊逸的面上，没有什么表情，那对朗如晨星的双眸，却毫不放松地紧紧盯住她。

秦霜波一触及他的炯炯眼光，芳心最隐秘深密之处，便起了一阵悸动，而且一股投降的意念也涌上心头。假如她抵抗不住他的魅力，目下只好放弃了一切理想，投身他怀中，求他呵护爱怜。他的魅力是如此的强大，恐怕这世上很少女孩子，能抵抗得住而不倒向他的怀抱……

秦霜波默默的望住他，自己感到老是在成败的边缘挣扎，直是摇欲坠，平生的遭遇中，从无这般危险的。她想起了心版中印着的一些人物的面容，但这刻全都如此淡漠模糊，除了一个宗旋之外，已想不起任何人了。

她泛起一丝自怜的苦笑，想道：“假如我须得借重别人的力量来驱逐他的影子，则此举与抱薪救火何异，将来我还不是要降服在另一个人的力量之下么？”

想到此处，更加自怜地深深叹息一声。罗廷玉一直没有开口，他完全是以赎罪的心情，等候她的处罚，因此凝视着她，等她判决。殊不料他如此的迫近注视，竟使得秦霜波手忙脚乱地极力抵抗他的魅力，根本无暇想到如何处罚他。他听到秦霜波连连叹息，可弄不大清楚这是什么缘故，但他很识趣地紧紧闭口，不发一言。

秦霜波微微仰起头，姿势之美，无以复加，那长长披垂的秀发，在清新的晓风中轻轻飘拂不停。罗廷玉长长嘘一口气，极力抑制住又要侵犯她的冲动。自然这儿所说的侵犯，不过是一吻或者只是拥抱一下而已。无论如何，她这股醉人的风姿，已深深的镌刻在他心中，只怕永远都没有法子磨灭了。

他终于忍不住说道：“秦姑娘，我……

秦霜波娇美地摇摇头，道：“我不是秦姑娘。”

罗廷玉叹一口气，道：“好吧，我叫你秦霜波就是，你可知道你这种姿势，实是风情万种么？”

秦霜波道：“是又怎样呢？”

她微微一笑，露出了编贝也似的皓齿，掀起红艳的樱唇，又别具风情，真能使人情迷意乱。直到这时，罗廷玉才发现她原来有双重人格，一是恬淡

高逸，清丽如天上仙子，使人不敢仰视。另一种人格则是风情万种，娇柔美艳，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足以使天下男子心醉神驰，恨不得拥在怀中，细细呵护。

罗廷玉想道：“此一发现绝非好事，这教我如何受得了呢，纵然今日再也没有任何事情发生，但试问我能不魂牵梦萦朝暮忆念么？”

他不但如此想，口中也道：“我一点不必隐讳，你若是继续这般神态，我又要对不起你了。”

秦霜波吃一惊，啊的叫一声，道：“万万不可，你得像个君子般守礼自持才行。”

罗廷玉摊一摊双手，作出无可奈何的样子，道：“我极力要做守礼君子，但有时候事出无奈，非是自己所能控制，这叫做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你说是也不是？”

秦霜波叹口气，举手掠鬓，那姿势竟又是如此幽雅娇美，罗廷玉看得呆了，一味瞪眼发证，秦霜波伸出玉手，托住他的下巴，轻轻推去，使他的面庞侧转，口中发出笑声，说道：“别这样子瞪着人家，你以为我是草木么？”

这句话登时引起一股风暴，假如不是晓色已临，晨风清冷，使他们不逾越某一界限的话。只怕他们之间，不仅只于拥抱互吻而已。

罗、秦二人心中明知这已经够可怕的了，情根一种，相思无穷，纵是圣贤豪杰，也逾无力勾销。换一句话说，他们这等经过，已减去若干年道行，尤其是将来修为之时，更是难以超越的魔障。

秦霜波挣脱他双臂，跪在溪边，捧起清彻溪水，浇在面上，一阵冰凉传入心中，顿时神智清醒了许多。罗廷玉没有学她，只站着不动。秦霜波听不到他的动静，回头望去，但见他屹立如山，望着东方的晓色。他的面容既俊美而又严肃，修健的身躯，宽阔的双肩，一望而知能够担当起任何忧苦艰险。他肃穆地望住朝阳将现的东方，眼中露出深邃的难测的思想。

使她感到他不但是个坚强的斗士，并且又是个哲人，似是正以敏锐活跃的思想，探索人生的奥秘。她看了一会儿，回头望向溪中，但见水面上现出她自家的倩影，那如画的眉目间，亦已恢复恬淡高逸的神情。

她突然大彻大悟，但觉灵台之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清明空澄，不但没有丝毫烦恼，甚至连一丝云翳也没有。但秦霜波这种澈悟，与最上乘剑道无关。并非参透了剑道的玄奥，达到至高无上的境界。

她只不过是生出有如禅宗所讲究的顿悟而已，那清冷的溪水，不但使她炙热的额头冷却，同时也冷却了她的灵智，使她忽然明白这种种的遭遇，都是命运之神在冥冥中的安排摆布，企图使她屈服就范。

她早就下了决心向命运挑战，而现在命运之神派出罗廷玉为使者，撒出情网，看她如何挣得脱？自然这不能怪罗廷玉，事实上他亦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与命运抗争，只不过方式与她的不同而已。

罗廷玉目光一转，见到了她的笑容，竟是这般安祥宁恬，顿时使他底奔腾汹涌的思潮，也为之平静了不少。他重重的咳了一声，道：“霜波，你没有怪我么？”

秦霜波摇摇头道：“我何必怪你？假如我不是心许的话，你岂能如此顺利的为所欲为呢？”

罗廷玉露出迟疑之色，道：“那么你竟是放弃上乘剑道了？咱们的约等如废弃了啦？”

秦霜波道：“不，你弄错了！我们机会相等，这道情关对你或对我都是一样的难越。我们谁也没有占到便宜，假如你屈服放弃，那是你的事。”

罗廷玉搓搓手，道：“我明白了。”

秦霜波道：“只怕未必。”

罗廷玉道：“何以见得我尚未明白？”

秦霜波道：“你可能以为我其实不难越过这道情关，而你却感到十分困难，是也不是？因此，你认为我们的机会并不相等，其实呢，我只怕比你还难上数倍。”

罗廷玉抗议道：“不见得吧！你说这件事之时，好像在说别人的事一般。又好像割绝这一份情感，有如丢弃一双破鞋那么容易。”

秦霜波深深叹息一声，道：“你如若不信，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

罗廷玉笑一笑，道：“我当然不信啦！”

说首，缓缓伸手抄住她的纤腰，向自己的身体勾贴。同时之间，慢慢的低下头，作出再吻她的姿势。他的动作很缓慢，而企图却很明显。因而秦霜波如若不愿意，可以很容易的挣脱开去。

罗廷玉正是借此试一试她的反应，假如她的话属实，则她定必无法抗拒，只好任他再吻她。反过来说，假如她对他没有什么情意，自然会及时挣脱，不让他得遂所欲，亦即免得她陷溺进去。他的动作一步步的实现，终于又吮吸着她的朱唇香舌，二人都一同沉浸在蚀骨销魂的感受中。

秦霜波终于挣脱，又用溪水浇面，以恢复冷静。过了好一会儿，才抬头道：“廷玉，假如你不愿意的话，这个君后之约可以取消。”

罗廷玉没有立刻回答，心念电转，想道：“她始终不忘此约，可见得她实是不把这定情之吻放在心上，哼！她一定深信我会屈服认输，但我偏偏不让她如愿。”

他泛起了受创似的怒气，大声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这君后之约，决不取消。”

秦霜波怔一下，才垂头道：“好，那么以后你便不可以碰我了。”

罗廷玉道：“使得。”

口气虽硬，其实心头酸疼，又生气又委屈，而且不由得想到有那么一天，她已成为剑后之时，每逢见到了她，在稠人广众中，都须屈膝敬礼，奉命唯谨。

旁边的千百道眼光，无不诧异地投注在他身上……

他用力地摇摇头，甩去这个想象，道：“我也该动身啦！”

秦霜波道：“假如你不介意的话，我想和你结伴同行，前赴金陵。”

罗廷玉道：“我明白你这是暗存护送之心，但谢谢你的好意，我自信一个人也能抵达金陵。”

秦霜波道：“我相信你一定办得到，但我横竖要前赴金陵，何不结此旅伴，以解寂寞？再说假如独尊山庄之人沿途拦阻，我们刀剑争辉，联手应敌，定可纵横一时，无坚不摧，那是何等快意之事呢？”

罗廷玉朗朗一笑，道：“如若我坚持己意，不免显得太没有男子气慨了，好！咱们走吧！”

当下放步走去，上了官道，直奔宜兴。中午时分，已到了宜兴城。他们一路上毫不隐藏行踪，公然露面，因此他们晓得这消息很快就会传到严无畏耳中，甚至传遍江湖。

饭后略事休息，便又并肩上路，出了宜兴。大约行了七八里路，已碰见十余拨武林人物。这些武林人物大都是附近百数十里以及太湖中的各门派，与独尊山庄没有关系，也牵扯不上翠华城。

罗、秦二人心知准是他们双双出现之事，传遍江湖，是以这些人都匆匆赶来，瞧瞧他们的丰采。其实不但是武林中人，即使是官道上的旅客，碰上他们，也莫不睁大双眼，出神地注视。

这原因很简单，都因秦霜波长得太美，复又淡雅如仙。加之罗廷玉丰神俊逸，风度翩翩。二人正好是极匹配的一对。再就是他们悬刀带剑，气宇轩昂，与常人大不相同，这也是令人侧目的重要原因之一。

罗、秦二人都不把旁观者的眼光放在心上，若无其事地走着。又走了六七里，路边一座凉亭内，奔出二名白衣大汉，拦住他们去路。这二人一望而知是独尊山庄的霜衣卫队，罗廷玉没有发作，原来这二人都哈腰躬身，执礼甚恭。

其中一个白衣人道：“敝上雷大庄主恭请二们贵客，移驾十里铺一叙。”

另一个白衣人接口道：“敝上不欲惊世骇俗，是以借那村庄与贵客们见面，万望秦仙子罗公子俯允。”

罗廷玉先瞧瞧秦霜波，见她没有表示，晓得她付托自己做主，当下道：“好极了，只不知雷世雄兄带领了多少人手，在那十里铺等候我们？”

左边的白衣人道：“连雷大庄主一共只有八个人。”

罗廷玉道：“八人也好，一百人也好，我只是随口问一问而已，你们前头带路。”

那二个白衣人齐齐应了，转身而行走了里许，更折入一条石板路。那村庄就在石板路的那一头。片刻间，已走入这十里铺，但见村中全无不同的气氛，反而是他们的出现，使得许多村中男女瞠目注视。

罗、秦二人被引领着走入一间高大屋宇，才跨入大门，只见那宽广的院子中，站着八个人，有男有女。魁梧的雷世雄跨前数步，迎了上来，抱拳道：“秦仙子、罗公子竟肯赏光，幸何如之！”

秦霜波只微微一笑，罗廷玉道：“大庄主召见，岂敢违命！”

虎目一扫，已看清他身后的七人，共计是端木芙、阴将宣碧君、阳将徐刚、双修教主詹先生夫妇，玄武帮帮主索阳，竹山寨主阎充等。他随即把这些人一一介绍与秦霜波，但事实上秦霜波可认识其中五个之多，只没见过端木芙和阎充。当她一听这个乌发披垂，时时遮住半截面庞的黄衣女，竟是端木芙之时，不由得大为惊异。

凝目端详了好一会儿，但她觉得很奇怪，因为端木芙明明把罗廷玉付托给她，暗中有了某种默契。可是她的眼光竟是十分凶毒，杀机弥漫，一如宫装高髻的宣碧君那般。

随后见到了追魂太岁索阳，不禁淡淡一笑道：“早在三年前，我们已经见过面了，索帮主可还记得么？”

追魂太岁索阳记起三年前，刚是血洗翠华城之后，奉命诛杀武林中几个名家，一则立威，二则削减翠华城势力。眼看得手，秦霜波和宗旋一齐出现，使他负伤狼狈而退。现在秦霜波提起这个耻辱，他也只好堆笑敷衍，无法发作。幸而罗廷玉没有向她追问内情，他才透了一口大气。

罗廷玉又道：“雷大庄主遣人相召，不知有何见教？”

雷世雄道：“岂敢，岂敢，兄弟得到报告，专诚兼程赶来，向二位祝贺

道喜。”

罗廷玉剑眉一皱，道：“喜从何来？”

雷世雄道：“你们二位拜佛见证，永结同心，这件喜事，难道还不足以轰动江湖么？”

罗廷玉一怔，这才想起果然有过入庵拜佛，因而险遭暗算之事。但他们求佛见证的是“君后之争”的约定，并非缔婚结缡，个中滋味，有霄壤云泥之别，简直难以想象。如若江湖上都认为如此，那真是啼笑皆非的天大误会了。

雷世雄又道：“以罗公子目下的处境，果然不便公开张扬，但世事偏生如此凑巧，仍然泄露了春光，哈，哈……”他的笑声甚是豪放，只有秦霜波听得出其中似是含有一丝苦涩，自然这是因为她名花有主，方会如此。

罗廷玉心知这个误会实在很难解释。但他可不能使秦霜波无中生有的变成有夫之妇的身份。再者他也得考虑到万一有那么一天，她已经得到大成就，成为剑后，自己见到她时，须得履行约定，敬礼谨事，那时外人见了，可就不知会怎生传说造谣了。

因此他非尽力解释一下不可，当下道：“兄弟如说雷兄猜错了，你信不信？”

雷世雄道：“信，不过罗公子须得说出夜入庵寺，焚香拜佛之故。”

罗廷玉又是一楞，忖道：“我和她之间的君后之争，乃是一大秘密，焉能泄露？”

当下求救似地向她望去，但秦霜波瞟了他一眼之后，全无表示。罗廷玉只好低声道：“霜波，这教我怎么说才好呢？”

秦霜波低低道：“你编个故事吧！”

雷世雄哈哈大笑，道：“秦仙子怎的教人编造故事起来？这故事拿来骗谁， 须知在下纵然相信，但天下之人不信，可又奈何？”

秦霜波没有法子回答，这情形在别人眼中看起，十足是她不能不承认一般。

雷世雄又道：“假如你们二位不是已经有了婚约的誓言，想来不易在这短短时间之内，竟然互呼姓名，对也不对？”

罗廷玉摆手道：“大庄主虽是言之成理，但这件事另有苦衷，一时未便奉告……”

他的话被一声尖笑打断，这笑声乃是宣碧君所发，她冷冷道：“罗公子居然好像不敢承认呢！秦仙子竟也默然不语，真真可笑之极。”

罗、秦二人直到此时，方才突然明白她在那庵中，何以表现得那么妒恨之故，敢情她听到手下报告，立时判断他们在佛前下拜，乃是作婚嫁盟誓。罗廷玉叹一口气，懒得再说。

雷世雄道：“这等天大喜事，在下得以最先祝贺，实感光荣。因此特地办了一席喜筵，以资庆祝。”

秦霜波道：“雷大庄主硬要我们承认，我们也没有法子可想，但筵席之邀， 却万万不敢叨扰，如无别事，就此别过。”

宣碧君道：“啊呀！你们何必如此着急赶路呢？莫非打算赶到金陵，举行婚礼？”

这话实在尖酸刻薄之极，连恬淡冷静的秦霜波也不禁含怒而视，但罗廷玉却发作不出，只好诈作不明其意。

雷世雄再次举手让客，秦霜波既不举步，亦不开口。雷世雄向罗廷玉望去， 微微笑道：“ 兄弟钦佩秦姑娘之情，不必多说。而罗公子的豪情侠骨，磊落风怀，也是兄弟万分崇佩的。因是之故，兄弟费尽了心机，总算赶上在了断恩怨， 翻脸拚命以前，摆下筵席，聊表贺忱，罗公子可肯赏这个薄面？”

罗廷玉听他说得客气，当真说不出推辞的话。心念电转，便要转头向秦霜波望去，瞧瞧她的神色如何？但此念才生，另一念斗然又起。这后起之念是：“ 罗廷玉呀罗廷玉，假如你向她望去，征求她的意思，那就不啻表示你心中已肯了。霜波她心如古井之水，智明如镜，分明是等我这一下反应，如若当真征询她意见，从此之后，她就不再拿我当做斗智的敌手了。 ”

此念来得突兀，而且别的人纵然才高八斗，智绝当代，也必万难猜测到这一对侠侣，居然在暗中斗智斗力。须知罗廷玉并非无端生出与秦霜波斗智之心，事实上双方既然承诺了“ 君后之争 ”的约定，这斗智之举，当然也包括在内。若不是有超世的才智，武功练得再高，亦当不上剑后或刀君的尊号，此是显浅不易之理。

事实上他们的斗智并非以这刻为首次，昨夜在那座庵中，双方已斗了一局，却未分胜负。看官们自然不会忘记，罗、秦二人入庵拜佛之时，独尊山庄预布诡计，打着以迷香薰倒他们。罗廷玉一入庵就察觉不对，直到秦霜波倒下， 他都没有出声警告，这便是斗智的第一回合了。秦霜波事实上是诈作被迷香薰倒，事实上她也是早就洞察独尊山庄的陷阱，而她当时也没有提醒罗廷玉。因此他们其实早就开始较量了，不过他们斗智的方法与怨家对头不同，彼此只借外力以较量，并非互相加害。

罗廷玉差一点就失手落败了，幸而及时省觉，当下淡淡笑道：“ 雷大庄主一片盛情隆谊，使我感铭。在下心意已决，雷大庄主当必明白，毋庸再说了。 ”

雷世雄心下茫然，当真是杀了他也不明白。但他的身份不比等闲，岂能自认不知，只好硬住头皮，道：“ 这个自然…… ”

为了掩饰窘困，话锋移向秦霜波，道：“ 虽然酒菜菲薄，不成敬意，还望秦仙子也示知一声。 ”

秦霜波心中明白得很，知道罗廷玉故意不露心意，迫使雷世雄找到自己头上，显示出罗廷玉确是才智惊人，洞烛机先，心中不禁一叹，想道：“ 这世间当真只有他堪作我的敌手了。 ”

她恬然道：“ 雷大庄主既然已明罗公子的意思，何劳下问于我？ ”

她淡淡的一句，竟把一个城府深沉，智谋过人的雷世雄，硬迫得大有走投无路，难以招架的困境。要知雷世雄已亲口承认过明白罗廷玉的意思，现在秦霜波把这答案抛还给他，让他解答。他既不能改口，但亦全无法子解答，出丑丢人，想必无法避免了。

他但觉秦霜波一言一动，都有如她在练剑一般，其实攻势凌厉无比，偏生外表上不带一丝杀气。饶他雷世雄承继雄霸天下之业，才略过人。这刻也抵挡不住罗、秦二人合力攻到的才锋智招，立时溃败，不复成阵了。到了这等地步，丢人现脸，反而已变成不足轻重之事，因为雷世雄已感到这两人除了武功绝世之外，那心计智谋也是深不可测。这印象形成之后，日后拚斗起来，当然大受影响了。

阴将宣碧君这刻也不敢出声开口，须等雷世雄有所示意，她方敢开口表示出她的意见。其他的人，更是噤若寒蝉。乍看起来，罗、秦二人和这群高

手一样，都没有什么意见，只苦了一个雷世雄，迟迟不能发出号令。

打破这尴尬的寂静的僵局，竟是长发黄衣的端木芙，她睁大那对美丽的眼睛，盯住罗廷玉，灿然道：“罗公子，贱妾有几句，意欲背人奉告。”

罗廷玉并不十分惊讶，先望了雷世雄一眼，见他并无反对之意，这才徐徐颔首，淡淡的道：“假如诸位见谅的话，在下失陪片刻。”

他的话声忽然中止，原来当他的目光，雷世雄面上移向端木芙时，突然发觉她含有一种怨毒之意。这等眼色，竟然出现于端木芙面上，实在太出乎他意料之外。因此他虽然性子沉稳之极，也不觉一怔。

秦霜波恬和地道：“端木姑娘要说的话，一定与公事无关，所以雷大庄主不会作任何表示。但罗公子务请速去速回，免得大伙儿都在呆等。”

她口气甚淡，完全是述说一件事情，使人绝对不会生出男女情意这方面的联想，连端木芙也感到如此。罗廷玉大踏步走过去，端木芙转身当先而行，从一道偏门走出。再行了十余步，停在一株大树后面。

她从怀中掏出一物，轻叹一声，道：“这一面翠玉符关涉到很多事情，你只须瞧完符上所刻之字，便已明白，无须贱妾饶舌了。”

罗廷玉目光一闪，已看出那面翠玉符玉质绝佳，翠色欲滴。宽约三指，长约五寸。向上的一面，麻麻密密的刻有许多字迹。每个字比小蚂蚁还小些，目力虽是强如罗廷玉，也不能不拿过来细看，方始看得清楚。

他只瞥视了翠玉符一眼，便淡淡一笑，道：“在下已经看明白了，请姑娘慎重收藏好，切勿遗落为要。”

端木芙讶道：“你当真看清楚了。”

罗廷玉道：“姑娘岂是疑心在下之言有假？”

端木芙道：“据贱妾所知，这翠玉符上的字迹，天下无人能在两尺以外看得清楚。”

罗廷玉颔首道：“姑娘这话决计不假。”

端木芙忿然道：“然则你如何能看清楚的？”

罗廷玉道：“在下看清楚了。”

端木芙讶道：“那么你告诉我，第一句是什么？”

罗廷玉道：“在下不拘小节，只重大端。只要看清楚了姑娘的心意目的，这符上的字已不足挂怀。”

端木芙面上不禁一红，但她心中却又觉得难以置信，道：“真是笑话，我的心意目的，你竟知道么？”

罗廷玉道：“当然知道啦，不过在下感到大惑不解的，便是以姑娘的才慧，天下英雄，难有敌手。何以今日施展出这等浅薄手段，企图暗算在下？”

端木芙道：“我若要暗算你，何须等到现在？哼！哼！其实你每一步的行踪，都尽在我算计之中，分毫不爽。举个例说，你以为宣碧君真是无意发现你的么？”

罗廷玉果然耸然动容，道：“若论此事，姑娘的神机妙算，实在是天下无双了。”

他真是做梦也没想到宣碧君无意发现自己，时当他筋疲力竭之际，垂手可擒，但她却流露出万斛柔情，轻轻放过了他。这一幕竟会是端木芙导演，而且得到严无畏批准。这真是匪夷所思的奇事，几乎无法置信。

但他不信也不行，只因宣碧君是私下纵放了他，则这一件事除了他和她两个人之外，决无第三者得知之理。就算严无畏极是宽宏大量，一定不会杀

她，她也不会泄露，这是理所当然之事。由此可知端木芙果然可信。

他轻轻呼一口气，道：“端木姑娘，你到底凭什么能使严无畏答应依你之言，竟不取我性命？”

端木芙道：“这件事你回去慢慢的想，当可明白，现在你还看不看这面翠玉符上之字呢？”

罗廷玉道：“在下已瞧明白那是一门奇功秘诀，玄奥之极。”

说时，双眼瞬也不瞬的望住对方面上表情。端木芙喜欢把那一头长长的秀发，分出一大绺，用手轻柔勾拢着，使她的嘴唇和下巴都常常被这绺头发遮挡住。因此她等如时时戴着一个黑布口罩一般，使人无法看清她的全貌。然而正因如此，反而平添不少魅力。

罗廷玉锐利的目光投在端木芙面上，察觉她的眼色闪烁变动一下，心中顿时更有把握，接着说道：“但凡是修习武功之人，如若见到了这门奇功，定必立刻被那玄奇深奥的篇句所迷，用心探究其意，在下说得对也不对？”

端木芙收回翠玉符，恨恨的哼一声，道：“我真是走了眼啦！原来你才智过人，聪明绝顶。往后我对付你之时，可就当真要使点手段了。”

罗廷玉忍不住轻叹一声，道：“端木姑娘，咱们之间的恩怨，实是不易弄得清楚，刚才你明明想利用这面翠玉符上刻载着的奇功秘艺，使在下入迷探究，如此你即可不费吹灰之力，把在下擒住……”

端木芙冷笑一声，道：“不错。”

罗廷玉道：“假使在下当真遭擒，于姑娘有何好处？”

端木芙道：“老庄主讲过，能收拾下你，不论死活，都可以向他提出任何要求，无有不应。”

罗廷玉道：“原来如此，那么姑娘一旦得手，擒住在下，则不但大富大贵，兼且可以取得指挥独尊山庄的大权，了结你私人的恩怨了。”

端木芙道：“富贵倒是余事，你再也猜不着我会向庄主要求什么。”

罗廷玉心念电转，霎时间已想了许多种可能，但她既然认为他一定猜不到，便不开口乱猜，淡淡道：“那一定是很惊人的事了。”

端木芙道：“不错，我第一个要求，就是要他为我阐释这一面翠玉符上的玄奥武功心法。”

罗廷玉果然大感意外，道：“这样说来，姑娘虽是藏有翠玉符，但至今尚未尽识符上的武功？”

端木芙道：“当然啦，我如识得，何必决意立此大功，然后求老庄主阐释呢？”

罗廷玉忖道：“她选中了严无畏，果然是最佳人选，以严无畏武功之强，所学之博，见闻之广，任何所学玄奥难题，在他手中，定必迎刃而解。瞧她讲得那么慎重，这面翠玉符上一定是绝世奇劝，如若找到严无畏阐释，那时不但她懂了，连严无畏也无形中增长了功夫……”

此念一生，立刻道：“以姑娘的天资才慧，如若无法领悟这门武功，则严无畏也未必办得到。”

端木芙摇头道：“你错了，天下间恐怕只有他一个人能够阐释其中奥义。我曾经给他看过，蒙他老人家指点了几句，我的武功方有今日的成就。”

罗廷玉微微一笑，道：“姑娘的话前后矛盾，使在下感到十分迷惑，严无畏既是曾经阐释符上神功，姑娘又何须旷日持久，等到擒了在下，方始再行求他？”

端木芙道：“这里面当然别有隐衷，我如果不能立此大功，老庄主一定不肯为我花偌大心血，细加阐释。”

罗廷玉伸手道：“在下甚愿借观一眼。”

端木芙探手入怀，掏出翠玉符，眼中却露出迟疑之色，没有立刻交出。罗廷玉微笑道：“姑娘敢是放心不过，怕在下把这翠玉符劫走？”

端木芙摇摇头，道：“别人我信不过，但你却是唯一的例外。我是考虑到别的问题，例如你看过符上秘诀，转告旁人一同参详，我岂不是大受损失？”

罗廷玉道：“在下可以答应不告诉任何人，但早先姑娘以玉符见示，难道竟不必考虑到这个问题？”

端木芙道：“此一时彼一时，当初我决心擒下你，所以不必多虑，现在我又改变心意，不想害死你了。”

罗廷玉见她心意变来变去，实在使人头痛，当下缩回手，淡淡道：“那就算了。”

端木芙皱眉道：“算了？这是什么意思？”

罗廷玉道：“姑娘既然有许多考虑，在下何必惹这个麻烦呢！”

端木芙道：“不行，你罗公子乃是何等身份之人，岂能说话不算数的？”

罗廷玉心中大讶，想道：“奇了，她竟然迫我非看不可，这真是既奇怪又滑稽的事。”

口中应道：“好吧，姑娘拿给在下瞧瞧。”

端木芙把翠玉符交给他，罗廷玉但觉此符入手冰凉，比之平常的玉石冷得多，心知单是这一块翠玉，本身就是价值连城的宝物了。他正要观看符上的字迹，突然步声起处，有人奔了入来。罗廷玉识趣地捏紧这块玉符，端木芙见了， 舒口大气。

来人乃是身量高大，气度威猛的阳将徐刚，他大声道：“大庄主命我进来瞧瞧，假如你们已经淡好……”

端木芙插口道：“刚刚谈好要出去。”说罢，当先举步走去。

罗廷玉这时不便把翠玉符交还与她，只好也跟着迈步。但见徐刚双目灼灼，无法塞还给她。三人出得此院，端木芙、徐刚二人归队，秦霜波瞥见端木芙向雷世雄有意无意地耸耸肩，心中已明白了一大半。

罗廷玉没有告诉她那是怎么回事，秦霜波胸有成竹，亦不询问，举手掠鬓，淡淡一笑，道：“雷大庄主等得不麻耐了，派人去瞧，此举曾经征询我的意见，我自然没有反对之理，你说对么？”

罗廷玉道：“有劳久侯，甚感歉疚。”说时，转眼向雷世雄等人望去，虎目突然射出凌厉的光芒，杀机弥漫。雷世雄等人一见，都警惕戒备。

罗廷玉仰天长笑一声，道：“雷大庄主，在下还记得你率贵庄一十八位高手，摆成九宫大阵，实是神妙无方。只不知目下一共八人，却有什么阵法可用？”

雷世雄直到此时，总算得到猜测了老半天的疑问的答案，那就是他们早已拒绝入席。他也舒一口气，因为这个答案表示出一件事，那就是秦霜波已经公开地靠向罗廷玉。假如动手，必须得把她也计算在内。

当下拱手道：“罗公子既然下问，兄弟岂敢隐瞒，我门若然八人一齐出手，可以布成八卦大阵，威力自然略逊于九宫大阵。”

罗廷玉雄心奋发飞扬，决意独力上前，试一试对方这个八卦大阵。

假如能够破得此阵，杀敌制胜。则日后可以免去许多麻烦，除了严无畏亲自出手之外，别的人一定不敢轻易出手打扰。即使是雷世雄，也须实力十分强厚，方敢现身对付自己。他心意一决，便向秦霜波望去，打算请她替自己掠阵，暂勿出手，目光到处，恰好碰到她那对明澈乌亮的眸子，顿时心中凛然一惊，道：“糟了，她才慧超世，定已看出我的心意，目下我们正在暗暗斗智之时，她一定不使我达到这个目的。”

但她用什么手段阻扰，却是不得而知，罗廷玉刚刚苦笑一下，果然听到秦霜波徐徐道：“你已见识过独尊山庄的九宫大阵，目下这座八卦大阵，留给我开开眼界如何？”

罗廷玉无可奈何地道：“我能说什么？”

秦霜波一笑道：“当然不行。”

雷世雄破去心中疑团，顿时恢复了平常的才略机智，听了他们的对答，连忙提高声音插口道：“秦仙子的剑术已是当世无双，鄙人已经领教过了。”

罗廷玉微微一哂，心想：我罗廷玉堂堂七尺之躯，岂是有意托庇于一个女子羽翼之下，你们不知我和她暗中斗智，各运机谋巧计，正在争先，真真可笑。假如她肯退让，我正是求之不得之事。

方转念间，秦霜波已举步走出，迫近雷世雄，剑未离鞘，却已有一股森寒剑气，潮涌卷去。

雷世雄首当其冲，神色不动，却微微露出运功抵拒的神情。在他身后的人， 却都禁不住面色变易，略作移动。要知他们如若挺身屹立，势必得冒剑气透体之险，如若功力不足，立时伤了五脏六腑，无法救治。因此之故，没有人敢学雷世雄那样屹立不动，个个移步或是摇摆身躯，以卸消对方这一股无形剑气。罗廷玉趁机把翠玉符放置怀中，同时转首四瞧，查看对方可有其他的厉害埋伏布置没有。

雷世雄洪声道：“秦仙子既然不肯放过，我们只有献丑一途可走了。但家师却严嘱鄙人不可得罪仙子，这实在是一大难题，教鄙人难以自处。”

秦霜波淡淡道：“今日之事，不论结果如何，我们都不要牵扯到旁的事上， 令师自然不会怪责到大庄主头上。”

雷世雄道：“话虽如此，但听潮阁阁主未必相信。”

秦霜波道：“听潮阁与世无争，除非别人上山侵犯，否则决不轻涉江湖，况且我已说过今日之事，我个人负责，有罗廷玉作证，谅家师必能听信。”

雷世雄雄心壮志之中，泛起了一丝妒忌之念，这是因为从秦霜波的口气中听来，好像听潮阁阁主对罗廷玉深为推重信任，是以有他作证就行了。不过他终是雄才大略之士，很快就抹掉这一丝妒念，想道：“我今日如能并力杀死此女，罗廷玉有如半身瘫痪，其间的利害得失，不言可喻。因此这一战非出全力周旋不可。”

杀心一决，不由得仰天洪声笑道：“好，好，鄙人既得仙子允诺，那就不能不用心领教了。”手中怒龙杖一顿，发出一声劲响。

第十六章　神仙眷侣走八方

他身后的七人，得到命令，立刻散开，各占方位。但见他们各依八卦方位各占一门。这等布阵拒敌之术，奥妙无比，乃是集众弱而为一强，利用变换方位，使多人合而为一。若是高手布阵，威力自然更强了。

目下雷世雄所率的七人，大部份是武林中赫赫有名，威镇一方的名家高手，以他们的功力身手，简直无须布什么阵法，便可以击杀任何强敌了，因此雷世雄打算在这一役中，并力杀死秦霜波，并非全无根据的想法。他甚至已把罗廷玉也估计在内，换言之，即使罗廷玉出手抢救，他也深信不但可以一拚，甚至胜算颇浓。不然的话，他大可多召人手，方始现身阻截他们。

雷世雄举起怒龙杖，洪声道：“请仙子赐教。”

秦霜波道：“大庄主好说了，请。”

话声歇后，等到对方显然已准备妥当，这才徐徐伸出长剑。只见她那只欺霜赛雪的纤手，缓慢而十分优雅地向剑柄伸去。人人都瞧出她任何动作决计没有多余的，因此之故，无不料到她拔剑出鞘之时，当必也是奇招妙着。正面相对的雷世雄，业已提聚起全身功力，严密戒备。但见秦霜波玉手刚一碰到剑柄，蓦然间电光打闪，剑气弥漫，笼罩范围之广，竟然波及整个八卦大阵。

雷世雄运杖力拒，霎时间，已拆了七八招之多。他身后的七名高手，空自手持兵刃，但雷世雄未曾转动阵法以前，他们全都无法可施。

秦霜波抢制了先机，岂敢轻易失去，当下驭剑力攻，她的剑招神奇玄奥，身法飘逸如仙，但这倒还罢了。最使雷世雄感到震惊的，却是她仗着一招先手之利，尽量发挥其妙用，能洞悉先机，察知他的用心。他若想向左，她便左截，他想后退，便迫使他非向前不可。因此之故，那座八卦大阵，在秦霜波力攻了十六七招之时，尚未能发动攻势，这正是雷世雄最惊心动魄之处。

假如雷世雄没有那八卦大阵，孤身上阵，也许反而好些。而目下他竟是受到阵法的牵制，未能肆意出手反击，因此他的形势越来越不利，大有当场落败之势。在场之人，最感到惊心动魄的，竟是双修教教主詹氏夫妇。

他们当日在高邮独尊山庄中，曾经略略领教过秦霜波的滋味，深知她在对敌状态之时，无论是言谈、心计、武功等各方面，都表现出她的剑后气势，处处急占先机，使人无法相抗之苦。

雷世雄正是被她争先制胜了两着，一是她出手之际，把握时机，施展出极凌厉的招式。二是她反利用这八卦大阵，牵制雷世雄。这两点，别人既想不到，也万万办不到之事。但见秦霜波的剑光飞洒变幻，威势越强。

雷世雄的怒龙杖显然相形见绌，圈子越缩越小。

在他背后的七名高手，空自急得要命，恨不得一涌而前，合力围攻，但雷世雄不发出命令，谁也不敢妄动。雷世雄每次后退，总是半步，此是秦霜波迫他如此，使阵法不能转动，也就不能发挥出威力。秦霜波心无旁骛，凝神一志，紧紧进迫，绝不让对方有缓一口气的机会，眨眼间，已攻了二十余招之多。

罗廷玉冷眼旁观，不由得对秦霜波大感佩服，不能不承认她眼下确实比自己强胜一筹。这话可分两点而言，一是她的功力和剑术更在罗廷玉之上。二是她深谙阵法之学，他自问远有不及。

他一方面衡量秦霜波的优胜之处，一方面又瞧出雷世雄手中的怒龙杖，

实在有于锤百炼之功，根基极为扎实。因此之故，秦霜波实难望在三五十招之内，取他性命，罗廷玉看出了这一点，当下忖道：“假如超过了五十招，他后面的一众高手，定必不再等候命令，一径涌上围攻。这么一来，霜波反而陷于不利之境，我何不设法暗助她一臂之力，俾可抵消了这一回合她所占的先机？”

敢情当此之时，罗、秦两人之间，仍然继续暗斗不已。罗廷玉心念一决，立刻从丹田迫出一阵朗朗笑声，接着道：“霜波，再使点劲，须得趁他们还未想出如何把阵法移上来之时，早早击败雷大庄主才行。”

众人一听这话大有道理，为何不把八卦大阵移到前面？反正此阵操练得相当精熟，只要七人同时移上去，方位一变，雷世雄随时可以发动阵法。只听宣碧君喝道：“大伙儿上啊！”当先仗剑奔出，余下之人，也都跨步上前。

雷、秦二人顿时陷入人丛之中，但秦霜波依然气定神闲，剑光潮涌浪卷，紧紧罩住了雷世雄的身形。正是那宣碧君等七人一时东移，一时西退，转来转去，总是无法布成阵形，也就没有法子出手攻。然而罗廷玉暗暗一笑，忖道：“霜波既然精通此道，则不论你们想布成何种阵势，她都能早一步驱迫雷世雄移动，扰乱布阵法度，这七人仍然不悟，真真可笑。”

但他斗然大吃一惊，凝眸向黄衣飘飘的端木芙望去，只见她也在人丛中乱走，不曾发号施令。这正是他吃惊的理由，他凝神想道：“记得端木芙最擅长阵法之学，固此纵然由于雷世雄的身份，使她早先不能发号施令，但目下既然抢救雷世雄，则自然应轮到她领导众人才是，怎的竟是由宣碧君做主呢？”

他深知这个现象很不平凡，其中定必大有蹊跷，但一时之间，却无法推测得出这是什么缘故？又过了一阵，秦霜波已连攻了四十余招，好不容易才诱使雷世雄入阱，一步步的往圈套中走。预计四五招左右，便可以得手，雷世雄非死则伤，定难幸免。

她心中方自舒一口气，突然间，左侧一缕劲风袭到，竟是一招奇诡绝伦的剑术。秦霜波顿时心神大震，百忙中转眼望去，但见挥剑攻到之人，乃是端木芙。这端木芙剑上功力并不算惊人，但她的招式却含蕴得有诡毒奇幻莫比的威力。秦霜波急切间，居然找不到一招半式足以破解的，因此这一惊非同小可。

秦霜波并非没有法子应付，只是说，她在目下紧迫惊险的情势之下，由于没有破解敌招的手法，是以不能制敌致胜，另一方面，雷世雄之围亦不攻自破了。只见她身子一侧，避过端木芙绝毒的一剑。同时之间，一招“天女投梭”，剑光束聚为一线，击中怒龙杖。“铮”的一响，雷世雄连退三步，其余的人立时涌上。

秦霜波顿时被纵横飞舞的刀光剑气，重重围困住，只是她身形仍如行云流水，珠走玉盘，毫无阻滞之象。那雷世雄在阵法掩护之下，极力不与秦霜波碰上，抽空调元运息，力图恢复元气。原来秦霜波适才的一剑，暗寓三光神功，若是功力低弱之士，遭此一击，重则功散人亡，轻则真元损耗，功力大减。雷世雄虽是一代高手，但当那节节失利之时，她这一剑也使他感到真气波荡，功力耗损不少。

阵外的罗廷玉虎目凝神，紧盯住端木芙，瞧瞧她可还有什么惊世骇俗的剑招没有。他脑海中忽然记起那一方翠玉符，暗自揣想，她这一招奇诡绝世的剑法，会不会从这翠玉符上学得的？

秦霜波游走阵中，自由自在，全无挂碍，转眼间，剑芒飞洒，一招之间，连伤黑瘟神阎充和柴骏声两人。雷世雄一望而知，秦霜波敢情是觑准阵法转动时的空隙，趁机伤人，心知她智珠在握，实有破阵的胜算，不禁大惊。纵是如此，他仍然不甘就此败逃，念头一转，立刻以暗号发出命令，迅即改变战术。

只见众人一齐舍弃了固定的方位走法，各挥兵刃，蜂拥钻攻秦霜波。这些人无一不是时下高手，这一丢开阵法拘束，反而显得更是行动迅速。秦霜波见雷世雄应变得快，心中也不禁泛起佩服之感，当下运剑力拒，但转眼间已陷入重围之中，不复能游走如意，更莫说趁机伤敌了。

那柴骏声和阎充二人伤势甚重，浴血奋战，毫不在乎。罗廷玉一瞧苗头不对，长啸一声，举步向战圈走去。最先是詹先生夫妇一齐碰上他那股森厉的杀气，骇得赶快闪开。秦霜波得此一丝空隙，人随剑走，唰忽间穿出重围，落在罗廷玉身边。

但见她面色宁恬如常，目光澄澈如一涨秋水，当真有使人忘去一切烦恼的魔力。罗廷玉屹立如山，威严慑人，血战宝刀尚未出鞘。这一对年青貌美的高手并肩站在一起，竟是那般和谐完美，雷世雄心头一震，怒龙杖举处，众人如潮汐般退下。

那院子地方到底有限，他们这一退，已退到台阶上面，居高临下，形成了坚强的守御之势。雷世雄道：“秦仙子的剑术，宇内无双，堪当剑后的尊称，鄙人不自量力，适足取辱，大是不智之举。”

秦霜波淡淡道：“大庄主才略过人，实有霸主气象，过奖之言，愧未敢当。”

罗廷玉接口道：“雷兄请划下道来，区区虽是不才，定要勉力奉陪。”

雷世雄嘿嘿一笑，道：“罗公子好说了，兄弟目下已是败军之将，不足言勇，如若罗公子不反对的话，敝庄人马立刻撤走。”

罗廷玉自然想趁这机会予敌人以痛击，这刻关键却在秦霜波身上，假如她不肯出手相助，则他人孤势单，莫说取胜杀敌，能支持不败已经很不错了。如若他们之间，不是已订下了“君后之争”的约定，罗廷玉这刻定必转头望望秦霜波，征求她的意见。

但既然已步入斗才斗智的局面，他就不能在任何细微之处，失了先机，致招败绩。当下寻思道：“她为了进修无上剑道，当然不肯与势力遍天下的独尊山庄正面冲突，我若不识趣，等如要她在剑道与朋友之间作一抉择，则她舍弃朋友而取剑道无疑。”

这么一想，他看也不看秦霜波，极力抑制住内心中的仇恨杀机，微微一笑，道：“大庄主即管离开，兄弟焉有不同意之理。”

雷世雄面色一变，匆匆率众退入后进。霎时手下来报，说是罗、秦二人已出村上路，雷世雄才松了一口气。宣碧君等他恢复常态，这才问道：“大庄主何不下令出手，我们人多势众，怕他何来？”

雷世雄长长吁一口气，道：“假如只有罗廷玉一个人，咱们自然不必怕他，此所以我向他单独挑战，谁知他才智过人，竟测知敌我之势，主客之形，情知秦霜波必不出手助他，定遭败亡之恨，竟然不肯上当。”

他话声略顿，重重的咳了一声，又道：“我如今方知他的才智，竟不在秦霜波之下，实是当世之间，罕有其匹的敌手……”

这话说得十分沉重，大有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之慨，徐刚道：“大

庄主几时找过他独自出斗的？”

雷世雄道：“我问他反对不反对咱们撤走，就是挑战了，假如他反对的话，势必孤身上阵，秦霜波不会帮他。”

端木芙遁：“何以见得秦霜波不会帮他？”

雷世雄道：“他们之间情势微妙，不似是已结同心的俦侣，假如我猜得不错，则秦霜波为了要参证上乘剑道，岂敢与本庄正面为敌，因此我料定她决不会出手。”

众人都觉得他的猜测，似乎太过冒险，雷世雄很快察觉他们的想法，微微一笑，说道：“要知我平生不做没有把握之事，即使秦霜波肯帮助罗廷玉，咱们已占据有利形势，居高临下，宜攻宜守，他们联手之势再强，也没有法子奈何我们。”

此时众人中，宣碧君和端木芙都有一种异样之感，这是由于雷世雄判断罗、秦二人并未结为夫妻的话所引起。他们都很希望有机会问一问罗廷玉，看看是不是如此，至于问过之后，是与不是，又与她们有何相干，她们却都不考虑这一点。

雷世雄沉思顷刻，道：“目下情势已变，本庄原先的部署，须得重新安排。”

此时暂时按下独尊山庄的行动不表，且说罗、秦二人出村之后，从容上路，联袂而行。翌日，抵达溧阳，才一入城，已发觉到处都碰见武林人物，这些粗豪慓悍的武林人，大都三三两两，有意无意地瞟他们几眼，随即避开，没有人上来搭讪说话。

罗、秦二人在一家饭馆打尖，罗廷玉微笑道：“霜波，人人都争着瞧剑后来啦！”

秦霜波抿嘴一笑，道：“那也未必，武林中谁不想一睹罗公子的丰采？”

罗廷玉道：“这话好没道理，我的身世，除了独尊山庄之外，尚无别人知道，独尊山庄方面，岂肯泄漏消息？”

秦霜波道：“你不好意思承认罢了，其实这消息定必早就传出江湖无疑，这传出消息之人，一是海上六大寇的手下。一是那几个助你从十方大阵脱身的蒙面人。”

罗廷玉道：“依照我得到的一点线索，似乎把少林寺牵扯在内，那三个蒙面人恐怕会是少林高手呢？”

秦霜波道：“这只是宣碧君告诉你说，少林寺有一种激发出人体潜力的奇功秘法，但也许还有别的人懂碍，例如严无畏，他博识天下各家派的武功，若是他也识得这一种魔功心法，也就不足为奇。”

罗廷玉道：“虽然不足为奇，但他们必扰乱那十方大阵，难道他故意跟自己过不去不成？”

秦霜波道：“假如他这么做，一定有很深远难测的用意，咳！你提起那萧越寒的二十四路魔刀，我可就记起了端木芙那诡奇如鬼魅般的一剑了，你可不可以劳驾去问问她？”

罗廷玉剑眉一皱，道：“何以要去问她？”

秦霜波道，“因为只有你出马，她才肯说出来啊！”

罗廷玉道：“别开玩笑，据说普陀山听潮阁，博通天下任何家派的剑法，又听说武林之中，尽管是代有名家，自创新招，但落在听潮阁门人眼中，即时可以指出家派源流，毫厘不爽。”

秦霜波低声道：“这话倒是千真万确之事，只要是剑术招数，敝阁无有不识的。”

罗廷玉道：“那么我还去问她作什，再说她亦不见得肯告诉我啊！”

秦霜波道：“你阁下出马，天下间恐怕没有一个女孩子不屈服在你轩昂尊贵的风仪之下的，端木芙岂能例外。”

罗廷玉苦笑一下，心想：“你这回可猜错了，除了你之外，只有端木芙是个没有法子猜测的女孩子。”

秦霜波又道：“至于她的那一剑，我亦不是完全看不出来历，而是来头太大，使我甚感震惊，因此之故，我非设法证实所料不错之后，难以放心得下。”

这话可就提起罗廷玉的兴趣了，举杯微笑道：“连你也感到震惊，这果然是十分骇人听闻之事，假如你肯多透露一点个中秘密，我也许可以为你试上一试。”

秦霜波道：“好，咱们一言为定。”

罗廷玉忙道：“我只是说也许而已，并无承诺。”

秦霜波白他一眼，道：“这件事你何必故意为难我呢？难道我对你所作所为，竟没有一件使你念念于心的么？”

罗廷玉一瞧她竟然发动感情攻势，实是无法抵御，只好歉然道：“你万勿介意，我一定尽力而为就是了。”

秦霜波淡淡一笑，道：“你迫我讲出这种话，才肯答应，教我岂能不心中耿耿？”

罗廷玉被她攻得手忙脚乱，无法招架，唯有陪笑道歉。秦霜波拿捏得极好，适时而止，话题回到正事上，道：“我怀疑端木芙那一剑，乃是外门剑道中，最登峰造极的一种，据我所知，世间剑术派别甚多，大抵可分为两大源流，亦即是正邪之分，在正派剑术中，武林现下有四大剑派，每一派都有独得之秘，亦皆可以进窥至高剑道，不过由于修为途径不同，这四大剑派天纵奇才之士崛起，也定须具有超过一甲子苦修之功，方克上窥至高剑道，到了此时，修养功深，多半都隐迹世外，不复踏入江湖，而敝阁则大不相同，只要天资异禀超凡绝俗，说不定练剑十年，就得窥大道了，因此，敝阁博得剑后的雅号，其实不一定胜得过四大剑派。”

罗廷玉插口道：“你不必过谦了，反正四大剑派之人，历代都自甘向听潮阁称臣，你承认与否，都不能改变事实。”

秦霜波笑一下，道：“刚才我是说正派的情形，至于邪派剑术，也自门户甚多，但大都形迹诡秘，传播不广，是以世间之人，知者有限，其中有一门剑法，出自一部邪剑经，修习剑道之人，很多都听过一功十四剑之名，却不知这实在就是邪剑经中的邪功魅剑了。”

罗廷玉道：“这一功十四剑的名称，我也听过，但只知是一种诡异奇功和剑法的合称，却不明源流出处。”

秦霜波点点头，道：“那部邪剑经是什么样子，天下无人知道，但经中所载的功夫名为邪功，剑法称为魅剑，望文生义，也可知道不属正道。但却是邪派剑术中的无上绝学，也唯有这十四路魅剑，可与敝阁秘传剑法分庭抗礼，逐鹿中原。”

罗廷玉骇然道：“想不到关系如此重大，无怪你定要设法从旁证实一下了。”

他想了一想，认为端木芙交给他的翠玉符，既然答应保守秘密，自然不能取出给她瞧看。当下又道：“这个差事我一定尽力而为，但我有个疑问，却是非请问一声不可。”

秦霜波有意无意地瞥视四下一眼，但见这间饭馆已挤个满座，大部份都是雄赳赳的武林中人。他心中暗暗失笑，忖道：“我和罗廷玉言笑晏晏，形迹亲密，料必不须多久，江湖上对我们的传说，将是风风雨雨，煞有介事，以为我和他已经如何如何，其实我和他已是今生无望，唯有期诸来世了。”

她想到此处，平静无波的心湖中，也不禁出现了涟漪，一种飘渺的情绪，带来了几分苦涩。她怅然轻轻叹一口气，收拾起儿女情怀，恬淡地道：“你有什么疑问呢？”

罗廷玉道：“假如我证实端木芙使的果然是魅剑，你怎样对付她？”

秦霜波道：“这个女孩子虽然长得美貌，可惜缺乏一种女性的柔美，我曾经几次见到她双目之中，射出狠毒冷酷的光芒，以我看来，她如若有那么一天，练成了邪功魅剑，天下皆无敌手之时，她会肆志横行，残虐武林。”

罗廷玉固执地望住她，等她讲出如何对付端木芙的打算。秦霜波只好又说道：“假如是为了武林的太平，自应趁她尚未成功以前，取她性命，但此举你一定不赞同，因此，我只好勤修苦练，务期永远胜过她，随时可以制裁她，她便不敢过份的横行肆虐了。”

罗廷玉嘴角泛起含有嘲意的微笑，道：“若然如此，你岂不是没有法子独善其身，超然物外了？”

秦霜波道：“既然天下无人可以制裁她，我能够袖手旁观么，当然武林中并非没有胜过她的人，例如严无畏、你、宗旋、雷世雄等等，在三五年之内，总能赢她，尤其是你功力日深，定必一直在她之上，可是这些人之中，却以你最不生作用。”

罗廷玉讶道：“这却是什么缘故？”

秦霜波道：“因为她当你之面时，千依百顺，束手任你打骂，你能杀死她么？”

罗廷玉道：“此理有点儿歪，教我难以信服。”

秦霜波道：“男女之间，有时很难以常理推度。”

罗廷玉笑道：“哈！哈！听你的口气，好像是洞达人情，饱历世故一般，其实若论人生经验，你比我还差得远呢！”

他们一边饮酒进食，一边从容谈笑，不过声音放得很低，因为这饭馆内虽然上了十成座，却不似一般饭馆的喧哗，所有的武林人，似乎尽被罗、秦两人的身份、声名和丰采所慑，心中生敬，是以都显得异常的斯文有礼。

罗廷玉会过帐，秦霜波已经早一步出了店外。他却心头一动，向前门口的一桌食客望去，只见一共三个人，俱是劲装疾服，随身带有兵刃。当下向他们含笑点点头，那三人露出受宠若惊的神情，都一齐起身拱手。

罗廷玉走近两步，低声道：“诸位已知道那位姑娘是谁么？”

其中一个四旬大汉恭容道：“她就是剑后秦霜波，小的们全都知道。”

罗廷玉立刻接着问道：“然则诸位可知在下的姓名么”

这大汉躬身抱拳，道：“您是罗少城主，小的乃是不敢上前打扰请安。”

罗廷玉忙道：“阁下好说了，这样说来，在下的行踪外面早已有所传闻了？”

大汉道：“现下这江南数百里内，无人不知罗少城主和秦仙子联袂同行

之事，想必不须多久，天下尽皆晓得。”

罗廷玉道谢一声，转身出店。秦霜波笑道：“怎么样，我猜得不错吧，武林中已晓得罗公子踏入江湖了。”

罗廷玉道：“以我的看法，那三位帮助我的蒙面人，决不会传出消息，但假如猜得不错，则独尊山庄何必宣泄我的行踪，此举岂不是徒然使我声望大增么？”

秦霜波笑一笑，道：“假如我是严无畏的话，也必定设法使你声誉大增，让你召集旧部，以及那些与翠华城有极深渊源的高手，务必使整个江湖，都注视你的行动，然后等到时机成熟，他才发动全面攻势，一举歼灭了你们，此计如若成功，独尊山庄等如已奠下千秋万世之基业了。”

罗廷玉凝神沉思片刻，才道：“这话很有道理，假如严无畏内伤虽愈，但尚须休养一段时间的话，施用此计，那就再妙不过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他若是想奠定万世基业，自然要利用这个机会，查明所有有心和他作对之人，一网打尽，此计既毒且绝，也极有魄力，除了严无畏之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人胆敢冒这么大的风险！”

谈笑之间，已出了城外。秦霜波道：“江南景色，实是观赏不尽……啊！关于严无畏此一计谋，你可曾想出了应付之策？”

罗廷玉沉吟一下，便笑道：“这叫做当局者迷，幸得你提醒我，不胜感谢。”

他深深吸一口气，又道：“希望你下次有以教我之时，不要暗藏机锋于说话之中，最好直接赐教。”

秦霜波道：“你太客气了，我岂敢当得赐教二字。”

罗廷玉道：“你又何必过谦呢，刚才你提我一句江南景色，观赏不尽，假如我暂不赴金陵，一味游山玩水，顺便找些事情增加我个人的威望。这一来在金陵等我之人，决计不会露面，因而严无畏无法查知我的实力。”

他以询问的目光望住秦霜波，她淡谈一笑，道：“这样当然很好，他须得一段时间以蓄养功力，你又何尝不可以利用这一段时间，增强你的功力呢！”

罗廷玉道：“我也是这样想，照理说，他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再想有寸进，极是不易，而我则大有回旋余地，可以一日千里的进步，因此拖延时间的话，对他未必有利。”

秦霜波回眸笑道：“这样说来，我竟是作茧自缚了？”

罗廷玉乃是水晶心肠，一点就透，道：“恐怕正是如此了，试想我若是孤身一人，但游山玩水之时，没有情致，最可虑的还是不难陷入独尊山庄的十面埋伏之中，死无葬身之地，因此之故，你非屈驾陪我一段日子不可，如若不然，我就只好立刻前赴金陵，召集人手，尽可能与独尊山庄早早决战。”

秦霜波道：“但你须得记住，春蚕固然作茧自缚，但时机一到，也会咬破丝茧，脱困飞出。”

罗廷玉俊目中流露出怅惘的神色，生似已经到了分手之时，萍散东西，是以有感于心。秦霜波看得一清二楚，芳心大震，说不出一股什么滋味充满了胸臆之中，她不由得悄悄自问道：“我有意借他作我定力的试金石，但却很像是在玩火，会不会有一日遭遇自焚之祸呢？我当真有把握破茧飞去么？”

但此后的一连七八天，他们联袂畅游茅山，然后转向东行，抵达江阴，

踏遍了黄山。这一段行程，费去了十二三日之久。回到江阴城内，不过是午时光景。

罗廷玉道：“我们找个地方，逗留一日如何？”

他们由于携手同游了二十日左右，彼此间了解得更清楚，已经达到了完全不拘形迹的地步。秦霜波道：“我们不是早就商量好，一出黄山，就雇船溯江而上，漫游金、焦的么？”

罗廷玉道：“本来是这样讲定，但我想在江阴城内，故布疑阵，让独尊山庄也伤一伤脑筋。”

秦霜波大感兴趣，道：“若是有这用心，莫说逗留一日，就是十日八日，也无妨碍。”

罗廷玉歉然一笑，道：“但恕我不能陪伴你了。”

秦霜波道：“原来我们要暂行分手，你打算到哪里去？”

罗廷玉道：“我们分手之后，我就径行往江上雇船西上，请你逗留一日之后，由陆路前赴镇江会合。”

秦霜波点头道：“我明白了，你想诱使独尊山庄枉费无数气力，打听你这一日忽然失去影子的行踪，这倒是个极佳的疑兵之计，不过有时人算不如天算，你是否能收得奇效，尚未可知。”

罗廷玉笑道：“你别泄我的气行么？”

秦霜波道：“我不过说说而已，不过你也真够厉害，我们同行了这许多天，你居然曾与手下暗通消息，定下这个疑兵之计，我事先竟然丝毫不知，但你别得意，我早晚让你也大出意外一次。”

两人谈笑着走入市肆，罗廷玉领她走入一间布疋、杂货的店铺，此时顾客极多，互相挤拥。一转眼间，罗廷玉已失去影迹，假如事先不讲明白，只怕连秦霜波也难以发觉他的下落。

罗廷玉在两个人的身子遮挡之下，迅即脱去外衣，换上一件细短得多的长衫，戴上人皮面具。他又很快的公然走出店外，原来这时他已变了一个人，不但面貌变易，连身材也矮小了许多。这是他施展了缩骨功夫之故，秦霜波暗暗好笑，在店铺内站了一会儿，这才悠然出店，走到街上。

她立刻发现四下似乎有点骚乱，自然这是因为独尊山庄的无数眼线，一看不见了罗廷玉，慌了手脚，纷纷联络互询。秦霜波一时之间，想不起该到哪儿盘桓一天之久，便沿着大街慢慢的走，才走了二十余间店铺，突然几个人急奔追来，到了她后面，立时缓下。

她头也不回，似乎全然不知有人赶来，心中却不禁暗暗惊讶来人好生大胆，因为她一听而知，决不是雷世雄这等高手，如是旁的人物，实是不堪她的一击。方转念间，又走了四五步。

她突然停下脚步，缓缓回头，道：“是谁叫你们找我？”

她目光到处，但见身后寻丈处一共三个年青人，从他们的服饰相貌看来，倒像是正经人家的子弟。不过他们的脚步声，显示出曾经修习过武功，造诣都很不错，因此，秦霜波反而疑惑起来，面色大见缓和。

那三个年青人都楞了一下，才由当中一个答道：“小可李少坚。”

说了这一句，才记得躬身行礼。秦霜波见到他们失措的举动，虽是可笑，却不肯笑出来，免得使他们感到羞愧。那李少坚行过礼之后，才又道：“家师是黄山飞鞭孔翔，只不知秦仙子可还记得么？”

秦霜波心头掠过三年前，那独尊山庄五大帮派之一的玄武帮，攻袭孔翔

等几位武林名将之事。

她恬然微笑道：“原来是孔老师的高足，我焉有忘记令师之理，只不知他现下在什么地方？”

李少坚恭容道：“家师昨日急赴黄山，那是因为听说秦仙子已入山多日，特地趋谒的，此外，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非得面见仙子不可。”

秦霜波点点头，道：“假如你们也知道他找我何事，那就转告一声就是了。”

李少坚道：“小可斗胆请仙子移玉到家师居处，始行奉禀如何？”

秦霜波心想，正是最好不过之事，便颔首答应。李少坚等三人簇拥着她，昂首挺胸的走到一座府宅。屋子内闻报涌出七个人，恭敬迎接。在大厅内，秦霜波安闲落坐，呷了几口香茗，耳听李少坚介绍众人，竟然都是黄山派弟子。李少坚最后说道：“家师乃是为了一件奇怪之事，急急去找仙子的。”

秦霜波哦了一声，李少坚又道：“小可听家师的口气，好像是江北淮阴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地派人要请仙子前往呢！”

他语焉不详，秦霜波反而晓得此事定必关系十分重大，否则飞鞭孔翔断无不告诉他们之理。她沉吟一下，道：“淮阴韩家，虽然是武林世家，名气甚大。但二百年以来，韩家一直超然于武林之外，从不卷入任何是非恩怨之中。假如是韩家出了事，那真是一大奇事了。”

李少坚道：“小可见陋寡闻，竟不知道淮阴韩家之名，仙子可知道这韩家何以能超然于武林之外的原因么？”

秦霜波微笑道：“据我所知，韩家的武功极为高妙，但这还不足以使天下武林之人都不敢招惹。而是韩家世代严守不许涉足江湖的禁条，由于家资富厚，子弟都不须靠武技谋生。加以历代韩家主人，都有过人之才，对内管束得严，对外则谨守祖训，专门为各家派排纷解争。以是之故，两百年以来，这淮阴韩家，已变成了武林中各家派公认的鲁仲连，凡是发生纠纷，如是大事，都须请韩家之人做公证，从中调解。”

李少坚恍然道：“原来如此，既然淮阴韩家已变成武林仲裁者，无怪天下没有人去找他们的麻烦了。”

秦霜波道：“近些年来，由于武林没有什么纠纷，是以韩家渐渐为人遗忘。你们不识韩家底细，实是不足为奇。”

李少坚沉吟一下，道：“照仙子这样说来，一定是韩家发生事故，方能使杜门三载之久的家师，匆匆离家，自然也因为事非寻常，家师相信仙子得悉之后，决无不管之理，方会出门。”

李霜波颔道道：“想来必是如此无疑。”

李少坚嗫嚅了一下，才道：“小可听说翠华城少主罗公子，乃是和仙子结伴同行，如何竟不见了罗公子？”

秦霜波道：“他有事走开了，将来你一定会见到他。”

李少坚呐呐道：“仙子恕小可多嘴，小可曾听说罗公子刀法高强无匹，独力从雷世雄所率的十八高手重围中杀出，可是真有此事？”

秦霜波道：“一点不错，原来江湖上业已得知此事了。”

李少坚喜动颜色，道：“家师如若知道此事属实，一定不肯再杜门隐居了。”

秦霜波发觉此人实在是个尚侠重义之士，心想：如若独尊山庄一时查不出罗廷玉的踪迹，一定会设法捉拿孔翔的门人，加以刑讯。这李少坚自然是

首当其冲，那一顿苦刑，定必十分难堪。此念一生，便淡淡笑道：“我有一种小功夫，时时习练的话，可以助长内力。我看李兄你为人聪明而谨厚，希望假你之手，将来转传别人。”

李少坚一口应道：“小可一定尽力替仙子办妥此事。”

秦霜波道：“但李兄你却须得先行练熟，时时修习，以免遗忘。同时可以悟出其中奥妙，转授之时，讲解便可畅通明白了。”

她说到传功之时，声音放低，别人都没听见。然后随即教李少坚单独陪她到府后的园子散步，趁这时机，把口诀传给了李少坚。秦霜波可漏了一点没有告诉李少坚，那就是识得这一门功夫之后，平时修习固然可以助长功力。但当受到毒刑之时，能使身体抗力增强不知多少倍，不致受到严重内伤，并且在事后可以迅速复元。她的用意是要在不知不觉之中，替罗廷玉赔偿李少坚的痛苦，是以不肯把这一点说出。

到了黄昏之时，李少坚敲叩房门，大声报告说孔翔已经回来，请她出厅。秦霜波也很想知道到底淮阴韩家发生何事，迅即随着李少坚走到大厅。大厅门口一排四个人，肃立恭迎。

孔翔踏前两步，一躬到地，道：“仙子驾临寒舍，使蓬荜生辉，实是平生之幸！在下闻说仙子快游黄山，连忙赶去，一问山居之人，方始得知仙子已经离山了，这才又急急赶回来，未及远近，实在十分失敬。”

秦霜波道：“孔老师好说了，我和罗公子一道走，麻烦甚多，是以不想打扰熟人。”

孔翔道：“在下理应拜见罗公子才是，只不知他现下在什么地方？”

秦霜波道：“他暂时不会与别人见面。”

他的目光转到其余的三人身上，只见这三人之中，一个大约是三旬左右的儒士打扮之人，面带既忧且喜的神情。其余两个俱是中年长衫客，身上都不带兵刃。

孔翔道：“这一位就是淮阴韩家韩行昌少爷。”

那儒生上前长揖见礼，道：“晚辈韩行昌，拜见仙子。”

秦霜波回了一礼，道：“韩少爷万勿过谦，我们初次见面，如何有前后辈份之别！”

韩行昌道：“家伯父曾再三嘱咐说，普陀山听潮阁乃是超凡绝俗的圣地，与一般武林家派不同，大凡是听潮阁之人踏入江湖，身分非比等闲，务须以晚辈之礼晋见，万万不可因仙子年青貌美，便透以平辈相称呼。”

秦霜波心中不禁暗生佩服之感，忖道：“淮阴韩家超然于武林之外，历代都深得天下各家派敬重，声望极高。但韩家之人竟然毫不自矜身份，实是难得，无怪他们一直都能保持声誉不坠了。”

要知折冲调解纷争之事，除了实力之外，人缘更是重要不过。韩家如若不是谦厚自重，手段圆滑，自是难保不得罪武林中人。只听孔翔已接着说道：“韩少爷左边的那一位是韩府亲戚李重山兄，右边的一位是江北武林名家牟子健。”

那两人都恭谨见礼，秦霜波保持一种安恬冷淡的态度，因为她绝不想与武林人物打交道，所以故示疏远。众人走入客厅，各自就座。

孔翔首先道：“韩少爷前日来到寒舍，命我代为留意仙子的行踪。在下因为近三年来都不与外人往来，因是之故，当时居然没打听出仙子竟然就在黄山之中。”

秦霜波目光投向韩行昌，道：“我虽然不大知道江湖之事，但贵府之名，却是得闻许多了，听说贵府主人这三十年来，都是韩世青先生，只不知他与韩少爷是怎生称呼？”

韩行昌连忙起立，道：“仙子千万别用这等称呼，但须赐唤贱名，已感荣宠。刚才仙子说的就是家伯父了。”

秦霜波哦了一声，摆手请他坐下，这才道：“贵府二百年来，天下武林共相敬重，除非是重大万分之事，不敢打扰贵府，更别说向贵府惹事生非了。”

她向来外表上恬退文静，其实不论是智谋、思想、言词等，无不样样抢先一着。目下她不等对方说出内容，已能从韩行昌沉重的神色上，判断定必发生了轩然大波，便先行说出。

只听她接着说道：“虽说天下之间，知道贵府富于珍宝之人不在少数，但若说是为了垂涎财物而不惜得罪贵府，那是决计不会有的。因此，往贵府发生事端之人的动机，恐是外人所不易了解，又或是此人身份特殊，亦不属武林人物。”

众人面上都不禁流露出敬佩之色，秦霜波这才淡淡一笑，闭口不语，她费了这番唇舌，并非闲得发慌，而是为了要使韩行昌心中服气，以免他叙述之时，隐瞒起一些重要关节，以致她一着料错，全盘皆输。

韩行昌离座长揖，道：“仙子真是料事如神，这件事正如仙子所言，既非为了垂涎财物，来人身份亦不属中原武林家派。”

韩行昌话声略顿，伸手入袋掏摸什么物事。秦霜波心想：如若她不是先发制人，让他深为崇敬的话，则他未必会取出这件物事。转念之际，口中却说道：“照你这样说，来人竟是中土武林家派以外的厉害人物了？这倒是天大的奇事，如若是隐居边疆八荒的武林高手，也就更不会侵扰贵府才是？”

韩行昌已取出一封书信，双手递过，恭声道：“仙子猜得极对，正是边疆来的极高明的人物，家伯父亲笔修书一通，饬令晚辈呈奉仙子。”

秦霜波不动声色的接了过去，暗念：他如是诚心呈奉书信，自应一见面时便取出来，可见得他是衷心佩服之后，始行取出。但由此亦可猜出那韩家主人韩世青，有过任他便宜行事的命令。如若他心中并不佩服，可能就换了另一种来意了。

她拆开书信，但见笺纸精美绝伦，楷书工整，开头亦是以“仙子”尊称。她阅看一遍之后，果然其中有一点隐情未为世知，并请她暂勿宣扬。

韩行昌肃立一侧，等她表示意见。秦霜波点头道：“令伯父要我尽快赶去，这件事既然已向天下各家派领袖求援，我忝为听潮阁代表，自应前赴。”

韩行昌听了这话，如释重负地透一口大气，连忙道谢，同时又请示行期。秦霜波暗念罗廷玉已约好在仙人渡碰面，但此去淮阴，则是过江北上，如要与他会合，不但得浪费一天时间，而且到时不知邀罗廷玉同行好？抑是请他自行上路？假如她直赴淮阴，则独尊山庄的眼线，势难查出罗廷玉下落，再说这一件大事，严无畏亦有份参加无疑，何必让他们仇人碰头？当下决然道：“马上就走。”

孔翔立刻吩咐准备马车，正要动身之时，忽见李少坚匆匆奔入禀报道：“宗大侠宗旋驾到，要见秦仙子。”

孔翔大喜道：“宗大侠来得正好。”

他转面向韩行昌道：“宗大侠不但武功强绝一时，而且才智过人，也是在下最佩服感激的一位人物，韩少爷想必也耳闻过宗大侠的威名。”

韩行昌道：“宗大侠的威名，天下有谁不知？”

他的目光转投到秦霜波面上，又道：“据说宗大侠是仙子的好朋友，既是秦仙子所敬重之人，可知必是当世无双之士了。”

他故意拖长声音，似是察看秦霜波的面色，秦霜波至此，方深知这韩行昌竟是十分厉害的脚色，擅长察言鉴色。如若宗旋不是她心中当真敬重之人，听他这么一说，眼中面上不免会发出一点痕迹，他便可以重新估计宗旋的份量了。

只听韩行昌似是已有了决定，又道：“晚辈尚未知舍弟是不是已谒见着宗大侠，如若未曾，敬烦仙子把家伯父的密函，转奉与宗大侠阅看。”

孔翔起身告个罪奔出去迎接。韩行昌连忙也跟去了，不一会儿，把那倜傥潇洒的宗旋领了进来。

宗旋谈笑风生的和秦霜波见过，便道：“我也听说淮阴韩家发生了事故，所以急忙访查秦姑娘行踪，并且想见见罗公子，谁知没见到罗公子，却得晤韩家少爷，可见得古人说一饮一啄，莫非前定，这话果是不虚。”

秦霜波道：“你这一向侠踪不定，好久没见到你了，只不知外面对韩家有什么传说？”

宗旋道：“这事尚属机密，知道的人还不算太多。”

他转向韩行昌道：“听说韩家这次已派出不少人，向各大门派以及许多高手名家，发出通知，请大家务必在重九节以前，抵达贵府，是也不是？”

韩行昌恭容答道：“正是如此。”

宗旋沉吟一下，道：“假如侵扰贵府之人，当真是西域第一号人物，这事恐怕很辣手，当真要集中天下高手，合力对付他们才行了。”

韩行昌道：“对方为首的是疏勒国国师塔力克，此人在西域诸国中，允推第一高手。此外尚有不少高人异士，声势甚大。”

宗旋点头道：“我虽然不知西域的情形，但想那西域地方广阔之极，部族繁多。中土亦有些奇功异术，来自西域诸国的。因此那疏勒国师既是称为西域第一高手，谅必高明之极，麾下能人甚多，亦不足为异了。”

韩行昌道：“宗大侠高瞻远瞩，博学多闻，使晚辈有茅塞顿开之感。据晚辈所知，这塔力克乃是缠回，不但武功深不可测，兼且才智超世。放目当今天下，能与他抗手匹敌的，只怕数不出几个人呢！”

秦霜波道：“那疏勒国师派来的使者，想必十分高明无疑，只不知当时会晤的经过情形如何？”

她一言中的，立时说穿了韩行昌深信对头厉害的根据。韩行昌望了众人一眼，才道：“半个月前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三骑驰到寒家大门，俱是穿着连头罩住的披风，装束怪异。他们在大门口一站，家父立时接到家人禀告，亲自出去瞧个究竟。”

以下便是韩行昌叙述当晚的经过情形。其时天色已黑，那三个装束怪异之人，站在大门口，实在令人生出鬼影幢幢之感。侧门里出来了两个人，其一家人打扮，手举灯笼。另一个则是花甲之年的老者，穿着打扮有如富绅。但这老者沉凝的气度，以及锐利的目光，却教人一望而知非是等闲人物。他上上下下的打量来人，在朦胧的灯光之下，依稀可见是黑肤浓髯的大汉。双方互相对觑了片刻，其中一个大汉道：“你可是韩家的老先生？”

那老者点点头，道：“不错，老夫韩世文。三位高姓大名，夤夜到此有何贵干？”

当中这个大汉道：“我是基宁，奉国师之命，到韩府下书。”

韩世文讶道：“阁下奉哪一位国师之命？”

基宁道：“疏勒国国师塔力克便是。”

他轻轻点头，左边一人转身走到鞍边，取出两条一尺长，半尺见方的石头，交了一条给基宁，基宁随手接过，双掌不停地搓摩石条，但见石屑应手簌簌洒落地上，霎时间，那块长形的方石，当中被他双掌搓至极细。

他狞笑一声，随手丢掉那石块，取过第二块，抛给韩世文，道：“书信就在石头里面，你自己拿出来瞧吧！”

此人语调有点异乎寻常，也说不出是哪里口音。韩世文听到了疏勒国之名，才知他们是打西域来的人。他接住石块，暗中运劲一捏，紧硬非常。如若要自己学他那样搓碎，断断办不到，这一惊非同小可。

这淮阴韩家多少代以来，深受天下武林同道敬重，向来无事。一般江湖人物，总是避开淮阴地面，不在界内生事，因此韩家之人，从来就没想到居然有动用武功的一日。其实韩家家传武功，精深博大，难以究测。而这韩世文自幼修习上乘武功，造诣之高，自然不在话下。

韩家虽然想不到有动武的一天，但这家传秘学，却是每一个男丁都得从小修习，训练时严格异常。因此韩世文暗中运劲一试，便知他既然也办不到，当今武林中有没有人办得到，也成了问题，假如天下武林都无人具此功力，则西域武术，自然成了雄踞中土，莫之能抗的局面了。

但韩世文内心的震惊却没有在面上流露出来，他淡淡一笑，向基宁道：“贵国的习俗竟是把书信藏放在石头里面的么？”

基宁尚未回答，府门内又走出两个人来，一个是三旬左右的儒士，一个是风姿秀朗的年青人。他们走到韩世文身后，韩世文向他们道：“这三位来自西域疏勒国，乃是奉国师之命，到此投书。”他说出书信藏在石头中，以及对方一双肉掌搓石之事。

紧接着又向基宁道：“这一个是犬子韩行昌，那一个是舍侄韩行星。”

基宁锐利的目光，在丰神俊逸的韩行星面上，停留了一下，道：“好一个俊秀人物，只不知是否通晓武功？”

韩世文道：“只练过几手防身功夫，粗浅得很。”

基宁道：“听说你们韩家在中原名望很大，没有人敢来捣乱，所以练不练武艺，也不要紧。”

但突然醒悟道：“不对，据我所知，你们中华人民，讲究谦虚之礼，就算明明武功很好，口中也得说不行，我起初踏入中土，真上了不少当。”

韩世文道：“敝国果然有这种习俗，如若贵国没有这种习惯，初时委实不易弄得清楚。”

基宁道：“闲话休提，假如韩老先生你没有法子取阅书信，就还给我带回去。”

韩世文道：“假如没有什么重要之事，不管有没有力量取阅石中之书，也烦你带回去，寒家素来不与外界交往。”

基宁狞笑一声，道：“这事关系到你韩家满门大小的生死荣辱，如若还不算得重要，我可就不知道还有什么事情才算重要了。”

韩世文讶道：“关系到寒家满门的生死荣辱？那是什么呢？”

韩行昌、韩行星二人一看地上那一块两头大，中间小的石头，心知韩世文一定自知无法如此取出书信，才会支吾敷衍。两人都齐齐大惊，面面相觑。

基宁道：“假如你韩家上上下下都没有取出书信之力，当面承认了之后，我才告诉你一点内容。”

韩世文被他迫得无法推托，正在着急。韩行昌已俯身拾起那块石头，丢到远处。他此时微微一笑，插口道：“严亲大人何妨先让孩儿一试？”

韩世文心想，我也无此功力，你自然更办不到，何须再试？但他可没有讲出口，默然把石条交给他。

韩行昌接过石头，搓捏了一下，冷笑一声，道：“此石石质与普通之石大不相同，若是在白天，家父一望而知，怪不得诸位要在晚上来了。”

基宁一怔，道：“这灯光之下，看得清清楚楚，与别的石头何异？”韩行昌道：“如若你坚称石质相同，那么你就露一手给我们瞧瞧，我相信你也动不了此石。”

基宁伸手接过石，道：“你想等我动手取出书信之后，便可以索取亲看是不是？”

韩行昌道：“你即管动手，假如你毁得了此石，我第一个先向你投降。”

基宁这时才知道碰上一个才智过人之士，但他仍然未肯死心，因为那两块石头的颜色纹痕都是一样，简直是同一块石头，当下说道：“须知我一动手，证明了你们实是无力搓石取信，那时便大祸临头，无法解救了！并非仅只是你个人投降与否的问题。”

韩行昌冷静如常，道：“你即管动手，让我们开开眼界。”

韩世文却十分担心，但这刻已不便说什么话了，只好任得儿子跟对方交涉。韩行昌态度强硬，自信心极强，韩行星微微噙着一丝冷笑，似是也全力支持韩行昌的意见，一点不把对方的恫吓放在心上。

基宁点点头，忽然软化下来，道：“好，淮阴韩家果然人才出众。”

他转眼向韩世文说道：“此石乃是产自和阗的一种玉石，质地坚硬异常。敝国国师特地用此一计，以观中原人物的才智。如若看不破此计，那就什么话都不要说了。”

韩世文道：“尊驾过奖了，只不知贵国师有何见教？”

基宁道：“咱们就站在这儿说话不成？”

韩世文拱手致欠道：“老夫当真太过失礼了，请到屋里待茶，慢慢的领教不迟。”

那韩家府第高阔宽广，气象廓阔。大厅中陈设得高贵而不俗，一些名家字画，颇见主人的雅怀。

基宁在灯烛辉煌的大厅内，四下浏赏，道：“本爵多年来仰慕中华文物，是以不但懂得汉语，亦略通文墨。这次到中原来，看了贵府的气派，方知富贵中人，大有雅俗之分。”

韩世文道：“承蒙夸奖，岂敢当得。只不知阁下在贵国之中，所居何职？”

基宁道：“敝国注重武事，兵马甚多。本人乃是四大将军之首，曾经为国立过大功，晋爵封侯。”

韩世文道：“当真失敬得很，这两位又是什么人？看来似是不懂汉语。”

基宁道：“这两位都是西域诸国中著名的人物，这一位博格多兄，是刀法名家。那一位帖克斯兄，国龟兹著名勇士。”

他说到那两人名字之时，他们都欠身点头。厅内甚是温暖，因此基宁等三人先后脱下外面的大衣。但是他们三人俱是黑肤浓髯，头上缠着布帛，形貌与中原之人完全不同。大厅中由于这三个外国人的出现，气氛顿时大与平

时不同。基宁等都察觉出有很多人络绎在屏后或窗外偷窥，此是他们意料中之事，丝毫不感奇怪。

韩世文再次动问来意，基宁道：“ 这一次敝国国师，率了西域诸国百余高手勇士，到中原来，声势浩大，自然并非为了观赏贵国风俗文物和景色而来的。 ”

他停顿一下，又道：“ 像本爵等三人，只不过是国师麾下的小卒，可算不了什么人物。说到国师命驾东来之意，原因可以上推到二千年贵国汉代之时。 ”

韩世文不禁大讶，道：“ 汉朝之事，直到现在还有未了的么？这真是使人感到难以置信了？ ”

基宁道：“ 不错，汉朝之时，贵国出了一位天下无敌的大英雄，姓班名超， 韩老先生自然晓得这位大英雄了。 ”

韩世文更加摸不着头脑，道：“ 当然晓得啦，他后来封为定远侯，年青之时，不甘碌碌于刀笔案牍之中，奋然而起，投笔从戎。这一段史绩，敝国之人， 自然更是无人不知。 ”

基宁道：“ 老实说，西域诸国之人，时至今日，还很崇拜敬佩这位大英雄， 并不因他昔年威震西域而生不满之心。这一次敝国国师到中原来，只为了定远侯昔年慑服西域诸国之时，曾经带走了敝国一件宝物。定远侯并不把这等身外之物放在眼中，当时还是敝国的人，为了表示臣服之诚，自行奉献。但此物在敝国眼中，却是无价之宝。 ”

韩世文道：“ 原来贵国师打算到中原访寻古代失落的国宝，只不知那是一件什么物事？流落在何方，可有线索可供追查没有？ ”

基宁道：“ 那是一匹铜马，长约一尺，镶在一块玉质的台盘上，振鬣扬蹄， 神态骏发，栩栩如生。 ”

韩世文心中寻想别的问题，口中却沉吟道：“ 老夫此生鉴赏过无数珍宝，但似乎从未听说过此物。 ”

那韩世文阅历丰富，经验老到，口中一面敷衍，心中却考虑了不少问题，最重要的是淮阴韩家二百年来，从不与外人发生事端，留下无穷恩怨。但看这基宁的口气来势，分明有意挑衅，只不知为何以中原之大，武林门派之多，竟然选中了淮阴韩家而已？因此他必须速速决定韩家的立场，是委屈求全，以便继续保持韩家超然的地位？抑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出手抗拒？

只听基宁道：“ 韩老先生纵然未见过这座玉台铜马，但以贵府的声望名誉，不难使藏有此宝之人，自动送还，敝国国师言道：若是得回玉台铜马，将不惜代价购回。 ”

韩世文怀着一线希望，道：“ 寒家承蒙贵国师看得起，嘱托查访贵国国宝，自当略效绵薄，但时间相隔既久，中土又遭受过不知多少次兵燹之灾，这玉台铜马是否尚在人间，殊难逆料呢！ ”

基宁道：“ 听说这件宝物好像落在某一武林门派手中，由于我们查访之人忽然死掉，这条线索完全中断。敝国国师万般无奈，才会想到利用贵府之法。 ”

他双眼中闪射出森冷的光芒，声音也变得很严峻，又道：“ 敝国师已决定假如贵府不能在重阳节那一日，把玉台铜马交出，便以贵府阖家性命作抵偿。 ”

大厅中顿时弥漫着紧张的气氛，双方都好像弩张剑拔，大有一触即发之

势。要知基宁此言甚重，阖家性命作抵偿的话，岂是可以轻易说的？

韩行昌突然淡淡笑道：“基宁将军，你们确知那玉台铜马果然在敝国之内么？”

基宁道：“当然啦，那是被定远侯带回来的。”

韩行昌道：“愚下有一点疑问，还望将军指点。首先是此宝到底有何好处，值得贵国国师在千余年之后，还跋涉二万里之遥，到中土找寻？”

基宁傲然道：“别人也许不能回答，但本爵却知道，那是因为这宗宝物，原是敝国古代最著名的大巫师所有。玉台上刻得有一些密咒，但最主要的还是在座底上刻有一座宝库的地图。因此，这件宝物在你们汉人手中，全无用处。但国师得到了，敝国可以立时富甲天下，强逾诸国。”

韩行昌道：“原来如此，但想来必定是传说而已，否则此宝既然落在定远侯手中，何不按图索骥，把财宝都运回中国？”

这话很有道理，因为现下收藏此宝之人，由于不懂玉台上的文字，也由于相距太远，自然不加理会。但班超当时扬威西域，能得起用那些服从归附诸国的兵马，攻破别的不服的国家。他身在西域，又有精通各国语言文字之人，如何会轻轻放过这座宝库？

基宁一怔，似是无法反驳，想了一下，才道：“定远侯也许不曾注意到宝库地图，又或者是因为地图是在夹层之内，座底表面上只刻着敝国一门武功的要诀。”

他到底又泄漏出多一点内情，韩行昌道：“这理由也说得过去，只因班定远神勇盖世，宇内无敌，不但擅长行军布阵之学，并且也精通武艺。贵国的武功，他未必放在心上，是以至今敝国国境之内，尚没有一门武功乃是从西域传来的。”他停顿一下，又道：“将军可知道定远侯当时与贵国交往的经过么？”

基宁道：“详情不大清楚，只知敝国畏威归顺，助他立了不少功劳。”

韩行昌道：“据愚下所知，当班定远第一次出使楼兰国，仅以三十六骑，斩匈奴使者，威慑楼兰国王，遂奉表为不叛之臣。第二次出使于阗国，才与贵国交往的。”

基宁见他侃侃而言，一望而知必是精通史学，决非杜撰，便默默听着。韩行昌又说道：“他第二次出使，于阗国修表奉贡，打通了通西域的南路，不久就率属下进发，直抵贵国，其时疏勒国已被匈结匈奴的龟兹国所破，龟兹国王派大臣兜题为疏勒王。班定远一行，逐去兜题，立故国王子忠为王，因是之故，班超便以贵国作据点，经营开拓伟业。”

基宁道：“定远侯既有大恩于敝国先王，这件宝物也许是在那时送给他的。”

韩行昌道：“这很难说，因为后来龟兹国王利用美色财宝，嗾使贵国都尉番辰，率数千军马作反叛乱，幸而定远侯神勇睿智，临危不乱，杀死了番辰，敉平叛乱，但贵国王却又被龟兹所嗾，怀恨班超杀死表弟番辰之仇，大排宴席，待汉使们酒醉，欲加暗算。哪知仍被定远侯察破阴谋，把他杀了，立其子为王。”

基宁瞠目结舌，说不出话。因为这一则历史，已证明疏勒国之人反复无信，使他大感羞愧，面目无光。韩行昌最后才说出结论，他道：“班超少年之时，投笔从戎，出使西域。垂老返国，不过是一个月左右，便卒于洛阳。他一生皆在西域奔波开拓，罕得返国。简直是以西域为家，只怕不会运送什

么珍宝器玩回国。即使退一步说，他当真已携了玉台铜马返国，那也是贵国念他功勋，诚意奉赠，则此物已变为我汉家所有，贵国国师，何得远来中土强求？”

基宁强辩道：“我们愿出巨金购回，怎能说是强求？”

韩行昌道：“但寒家上下数十条性命，却有被作抵偿之危，自然可算是强求了。”

基宁至此，知道说他不过，当下冷笑一声，道：“此宝在贵国而言，不过是一件古物。但回返敝国手中，却足以使国家富强。在这等情形之下，岂能放弃不争？”

他停顿一下，又道：“况且以中土之人，人物之众，我们纵然有意杀你全家，但目下距重阳节日，还有一段时间。贵府有了准备，我们亦未必得手。”

韩行星插言道：“如果当真召集天下武林高手，自然不至于怎样，但寒家恪遵祖训，岂能妄动干戈？”

韩世文斥道：“星儿不可这样说，想那国师塔力克，身为西域诸国第一高手，又率领了百余高手异人，势力何等强大，中原武林，只怕难以相抗。”

基宁傲笑一声，道：“还是韩老先生有眼光。”

接着又投目在韩行星面上，眼光中露出轻视之色，道：“你如想知道西域人物的厉害，现在出手一试，便见分晓了，只不知你可有这胆子没有？”

韩行星神色自如，道：“在下胆子大得很，就是碍于祖训，不敢出手而已。”

基宁冷冷道：“假如有人拿刀杀你，你也碍于祖训，终不敢出手么？”

韩行星道：“如此，自然又不相同，诸位远道而来，乃是使者身份，即是寒家的上宾，焉能向你们无礼？”

基宁不是不能迫他动手，而是考虑到敌我之势，过于悬殊。他也是老奸臣滑之人，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道：“这话有理，我等现下告辞了，有烦你送我们一程如何？”

韩行星淡淡道：“礼该远送，这又有何不可？”

韩世文点点头，道：“我们三人一齐恭送贵宾吧！”

他一听而知，必难避免动手，为了免得侄儿势孤，是以立意一道送客。不久，双方一共六骑，已驰出淮阴城外十里之遥。基宁在一块平旷草地上，插好从韩家要来的火炬，点燃起来，把这块草地照得十分明亮。六人先后下马，走入场中。

基宁仰天一笑，道：“韩老先生也知道今日之事，决难善罢干休，因此已有出手的打算，但本爵忽然想到，假如中原武林英雄，听知淮阴韩家，竟也使用武功，不知有何感想？”

韩世文不禁泛起一丝苦笑，韩行星却接口道：“那是别人之事，寒家为势所迫，也是无可奈何。”

基宁颔首道：“果然是年少英雄，大有担当，不似老一辈的顾虑太多，畏首畏尾。”

说时，迈前数步，微微一笑，又道：“那么本爵就先向你请教数招。”

韩行星方自点头，韩行昌忽然道：“星弟且慢。”

他转首向韩世文道：“孩儿意欲请令先上，万望严亲允许。”

第十七章　山雨欲来情激昂

韩世文听了一怔，想道：“你武功虽高，但比起星侄，仍然有所不及，自然更比不上为父数十载精修之功了，眼下对方可能是最强的一个，何以你要争先出手？”

韩行星似乎也觉得不对，待要开口，忽又忍住。韩世文又转念想道：“昌儿向来是足智多谋，有韩家智囊之称。为人亦非好勇狠斗之辈，目下忽然抢先出手，必定另有原因。”

一念及此，更不迟疑，大声道：“好，昌儿先向基宁将军请教。”

韩行昌含笑而出，向基宁施了一礼，道：“在下平生以来，还未曾有过上阵争胜的经验，基宁将军乃是百战名将，身份大是不同，还未动手之时，先请手下留情。”

基宁居然毫不自傲自大，郑重地道：“韩公子好说了，且喜咱们只是略作印证，并非拚命，公子不必太谦。”

他解下佩剑，扔在丈许处的地上，自然也把罩头大衣卸下，拽起袍角，以便行动利落。韩行昌赶紧把外衣脱下，紧一紧腰带。两人相对施了一礼，基宁沉声一喝，跨步直踏中宫，扬掌疾切。

虽说是异国武术，但架式、身法和中土的并无分别。韩行昌一招“揽云招月”，左掌封住门户，右手却向敌腕刁拿，他指上练有特别功夫，如若刁拿得着敌人手腕，可使对方立时失去抗拒之能。基宁高大的身形，旋开数尺，另一掌已借势劈出，掌风凌厉，劲力潮涌，韩行星心中一凛，唰地斜跃数步。

基宁行动迅快如风，跟踪进击，双掌连环劈出，掌力破风生啸，呼呼直响，但见韩行昌业已被敌人掌影所罩，只剩下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韩行星恨不得上前去替下了堂兄，要知他天赋过人，悟性特佳，在韩家年青一辈中，成就特高。

最重要的是他年事最轻，胆子最大，前两年曾经化妆外出，与武林人物交往，拚斗过不少次。因此韩家之中，恐怕只有他，才有上阵交锋的经验，他一瞧堂兄拆解的招式手法，往往不甚适当，以此越战越是不利，是以心中大大着急起来。

博克多、帖克斯两人目光四射，都发现韩行星跃跃欲动之态。他们眼见这个英伟少年，气宇轩昂，神采奕奕，一望而知，非是等闲之士，是以都凝神戒备，防他突然出手暗袭基宁。韩行昌在基宁急攻之下，已发出喘息之声，但他韩家拳掌神妙奇奥，把全身上下封得十分严密，因是之故，虽然落在下风，却还未挨上一拳半掌。

霎时间，双方已攻拆了二十招以上，基宁老是无法击倒对方，心中大为凛惕，敢情他已发觉对方的武功路数，竟是以坚韧见长，这一战，如不施展平生绝技，实是不易结束。他假使施展煞手，又怕当场杀死了对方，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破坏了国师的大计。他心念转动之时，又连攻了四五招，韩行昌这时恰恰使对了几招，蓦然间，扳回了不少劣势，这一来，基宁顿时生出杀机。但见这基宁眼中凶光暴射，一只右手，突然间似是涨大了不少，颜色也变得十分黝黑，腥风四溢。

韩行昌临阵对敌的经验，虽是不多，但心思灵动，机智过人，当对方忽然有异之时，便又发觉苗头不对，迅即使个败式，跃出圈外，振吭叫道：“将军实是高明之至，在下难以匹敌。”

基宁已运足魔功，戾气尽聚掌上，已是如同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他曾是三军主将，非是徒逞匹夫之勇的人，因此，他仍然记得此时此地，不宜伤毙对方。他的理智果然冷静过人，当此之时，居然硬是忍抑住掌势，口中怪啸一声，双足一顿，飞纵而起。

只见他迅如闪电般冲到一棵大树之前，接着，奔雷般劈出一掌，“砰嘭”一阵暴响过处，那株径尺粗的树，应掌而断，残枝碎叶，满天飞舞，声势骇人之极！

韩家三人见了他这等威势，都不由得骇然失色。韩行星忖道：“刚才假如是我出战的话，定须接他这一掌，结局是伤？是死？那只有天知道了！”

基宁发泄出这一股凶暴的戾气，呼吸了几下，这才走回来，他一瞥之下，已知韩家之人，无不惊佩，不禁泛起得意之色，高声道：“有劳诸位远送了。”

他这话不啻是说，既然给你们瞧过颜色，你们可以回去好好商量了。谁知韩行昌应声道：“在下虽然见识过将军的盖世奇功，但与将军同来的两位，料必也有惊世骇俗的绝艺，如不一并领教见识，实是莫大遗憾，将军想必也赞同此意？”

基宁一则未肯示弱，二则连他也有意掂量掂量同来两使者的真功夫。因此并不反对，点头道：“本爵向他们说一声。”

韩行昌趁对方叽里咕噜的说话时，迅即向父亲低语道：“依严亲的看法，他们之中，哪一个高明些？”

韩世文道：“这实在很难说，但你如若定须我表示意见的话，我看那个使刀的博克多，似乎难斗一些。”

韩行昌道：“那么假如使刀的出阵，有烦严亲亲自出手对付，咱们这两场非胜不可，才可以略挫对方锐气。”

韩世文、韩行星都恍然大悟，知道他敢情是用古人妙计，在三场比赛之中，赢取两场，以便不失面子。要知在敌方三人之中，任何人也一望而知，基宁是武功最强之士，因此，韩家方面便以最弱之人对付，预定输这一场与他。然后才用武功较强的韩行星，对付对方武功最弱之人。再由最强的韩世文出马，对付敌方次强的一个。这样，后两场胜算较大，最低限度可以免去丧命之危，这便是说，后两场即使赢不了对方，大概也不至于败得很惨，如是平手苦斗之局，就可以设法停止再拚斗下去。

韩行昌不但才智过人，而且还须有超人的勇气，才能够挺身先出，面对那几乎一定赢得自己的敌人。对方阵中，奔出帖克斯，他掀去大氅，露出高大粗壮的身形，往当中一站，更是稳如山岳。

韩行星举步出去之时，但听韩行昌低声道：“此人如是徒手相搏，万勿被他迫近身边。”

韩行星心中早就想到了对方定必精擅相扑摔跤之术，已打定了主意，耳听堂兄一提，更为警惕，低应一声道：“小弟知道了。”

走到场中，两人的身量相较之下，韩行星的体重最少比他轻五十斤以上，实是相形见绌，大小悬殊。但韩行星却毫不气馁，抱拳行了一礼，那帖克斯只点点头，便忽然伸手来抓，看样子是想揪住他的衣襟，把他摔压地上。假如韩行星果真被他压在地上，饶他武功高强，亦是全不济事，再也无法从对方身体之下挣脱。要知那帖克斯也是武术高手，与一般摔跤健将大不相同。

这不相同之处，在于帖克斯必定会防备到对方有点穴手法，是以压敌之时，必有防御之道，不是迫使对方无法伸指点穴，就是能使对方劲道岔失，

无法运聚内力点穴。因此韩行星丝毫不敢大意，一晃身，已闪到对方左后侧，呼地一掌劈去，那帖克斯不闪不避，猛然反手抄拿。

韩行星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间，必须在两种情形中选择其一，一是他任得对方拿住，使劲先劈中对方再说。另一是他先行收掌退开，再找机会，他掌上着实下过不少苦功，有摧砖碎石之威，若是普通的人，纵然身体健壮无比，皮粗肉厚，但也禁受不起他这一掌的威力。但帖克斯如若不是心有所恃，岂敢如此冒险？因此韩行星在这间不容发之际，决定退开再说。人影乍分，帖克斯旋身向着他，咧嘴大笑。

韩行星心中冷静逾恒，但面上却装出忿怒之容，猛扑上去，发拳奋击，眨眼之间，已攻了七八拳之多。帖克斯挥动两条巨臂，迅快对拆，口中仍然发出嘿嘿笑声，大有不把对方放在心上之意。

韩行星心中暗暗骂一声：“好狡猾的番奴，妄想使我因怒而乱，哼！哼！咱们且看最后是谁吃亏。”

他又连攻了六七招，装出怒不可遏之态，在这一轮急攻之中，双方拳臂频频接触，发出坚实的响声。那帖克斯的双臂坚逾钢铁，韩行星心中有数，手脚故意迟滞了一点，帖克斯不知是计，等到对方凶猛扑击之时，突然敞开门户，一双大手，径向对方身上抓去。“嘭”的一声，他胸口已挨了一拳，但力道很轻，似没有什么感觉，而他右手已抓住了对方的左臂，心中大喜。

他使出摔跤手法，使劲一扭，庞大的身躯，也灵活无比地贴上去，只要敌人一倒，他就借势压下去。这一手绝技贴克斯向来万无一失，是以心中全无杂念，一心一意准备压下去，把敌人压得象条死鱼一般。谁知手劲方发，猛然间，全身一虚，敢情双脚已经离地，只见他那么巨大的身子，在空中翻个大筋斗，“砰”一声，摔在地上，好不结实。

韩行星这一记自创手法，纯是以内家讲究的“四两拔千斤”的巧劲，借对方之力，摔倒对方，真是轻松不过。他迅如闪电般凌空跃去，双脚疾向敌人两脚踏落，脚尖所踏的部位，正是敌人大腿内侧的重大脉穴。帖克斯那么精壮强大的人，竟然瘫卧地上，毫无一点气力，来掀掉那个站在他身上的人。

基宁大声道：“韩公子赢啦！”

韩行星唰地跃退丈许，帖克斯这才跳起身，但他已不敢上前动手，拍拍身上灰沙，退回己阵。博克多大步走出去，手按腰刀，步伐轻灵而有力，韩世文也走上前去，替下了韩行星。

基宁说道：“韩老先生，他要使刀呢！”

韩世文道：“将军介绍过这一位乃是刀法名家，自应使刀，老夫当得奉陪。”

说话之时，迅即卸下长衫，在一端打个结，手执另一端，便成功了一种奇怪武器。博克多唰地掣出腰刀，把刀鞘扔在地上，但见他手中之刀，约是三尺长，略呈弧形，刀身闪耀出一片寒光。

他们言语不通，没得好说，博克多迫前一步，突然挥刀劈了两下，动作之快，令人骇异不已。旁人但见博克多身前出现两道精芒，作人字形，那是他两刀划出的光华，但速度太快，竟似是一刀而已。韩世文渊亭岳峙，丝毫不为所动，博克多持刀与他对视片刻，似是也感到无隙可乘，便迈步盘旋。他不动犹自可，这一迈步，韩世文也有如行云流水般走将起来，脚下踏的是九宫方位，别有奥妙。

霎时间，全场但见韩世文的身形闪现往来，有如化身为六七个人一般。

博克多目光如隼，紧紧盯住对方的身形，不为幻影所惑，然而，此举已耗费了不少精神气力，因是之故，他已失去了出刀先攻的锋锐之气。双方在场中只走了一阵，基宁突然大喝一声，博克多托地跃出圈外，退回阵中，大有认输之意。

韩世文披好长衫，徐徐道：“将军远道而来，老朽竟没有款待，实是简慢。”

基宁凝视他们三人一眼，才道：“韩老先生好说了，别的话都不必说，只望你别忘了重阳之约，到时如若交不出玉台铜马，只怕绝不能善罢干休。”

韩行星高声道：“贵国国师硬是要韩家负责，也不觉着于理未通么？”

基宁道：“国师志在必得，只好让贵府为难了，本爵诚心诚意奉劝一声，那就是重阳之日，贵府如若无宝献上，这流血丧命的惨剧，必不可免。贵府万勿存有侥幸之心，要知敝国神通广大，武功深不可测。”他拱拱手，转身大步走去，跃上坐骑，等其余两人也都上马，这才呼啸一声，铁蹄翻飞，绝尘而去。

草地中的火炬，犹自大放光明，但场中只剩下韩家三人，默然屹立，都在暗自寻思。他们回到家中，已是三更过后，整座韩府之内，都很骚动不安，除了小孩子之外，大人们不论是男是女，都没有睡觉。不过在大厅之中的人，有限得很，除了韩世文、韩行昌、韩行星等三人之外，只多了两人。

这两人其一便是韩家主人韩世青，他穿着得十分素淡，面容清秀，大有儒雅气象，看上去似是只有四旬左右，其实他已是六十多岁的人，比白发苍苍的韩世文还大三岁。另一个服饰华贵，须发皤然，年纪总在七八十岁之间，面方口大，相貌甚是慈祥可亲。此人乃是上一代韩家主人在世之时的管家，姓秦名岱，亦是亲戚身份，目下辈份比韩世青还大，也练了几十年的武功，因这种关系，在韩府之中，地位高隆。

韩世文把经过情形都讲出来之后，韩世青沉思顷刻，目光移到韩行昌面上，道：“昌儿对这件事有何见解？且说出来听听。”

韩行昌站起身子，恭容道：“启禀伯父，小侄深信敌人势力强大，高手如云，并且此次东来挑衅之举，定必策划甚久，一切已有了详细严密的布置。”

他深吸一口气，这才又道：“何以见得他们策划甚久，布置严密呢？这可以从几种迹象中看出。第一，他们选中了我们韩家作目标，放眼天下，如若想从武林中迫取什么物事，那么找到我们头上，实是无懈可击的选择。由此可知，他们已把中土武林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了。第二，这一批敌人皆是异族，形貌奇特，人数不少，如若潜入中土，势必早就被人发觉，但他们居然不露一点风声，可见得他们东来的路线，早有安排，昼伏夜行，每一站皆准备好食宿，以是江湖上全无所知。”

他说到这里，众人已觉得证据充足，哪知韩行昌还往下说道：“第三，最近独尊山庄发生事故，严庄主刚传出复出江湖的讯息，他们就到了，可见得他们潜入中原之时，正值独尊山庄无暇他顾，耳目蔽疏。可知他们时时刻刻等候机会，现在他们既已潜入中原境内，布置严密，欲想查出他们眼下的根据地，只怕非动员独尊山庄，以至天下武林同道不可了。”

韩世青颔首道：“不错，但敌人既是如此处心积虑，可见得胜算甚大，我们韩家二百年来，人丁虽不算少，但略有成就，堪以抵御强敌的，一共不到二十人，唉！”

韩世文道：“这样说来，我们只好向天下武林求援了。”

秦岱一指颔下白髯，道：“ 韩家一旦求援，天下高手闻风赶来，乃是意料中事。 ”

韩行昌面色微变，提高声音，道：“ 这一点早在疏勒国师预料之中了。 ”

韩世文皱眉道：“ 听你的口气，似乎那疏勒国师有意假借口实，发生事端， 迫使咱们韩家召集天下武林高手相助，是也不是？ ”

韩行昌道：“ 正是如此，假如孩儿是那疏勒国师，自恃已有制胜中原武林之力，自然要想个法子，使中原举国武林高手，尽聚一处，然后大显神通，击溃敌人，以树立威名。 ”

韩世青淡淡一笑，道：“ 行昌侄儿这话虽然奇怪万分，骇人听闻，但合情合理，并非故作惊人之论。 ”

韩行星插口道：“ 爹爹，莫非您也深信敌人有这等实力么？ ”

韩世青缓缓道：“ 在对方的想法，定必深信他们能击败中原所有高手，方敢作此远征，但此举结果如何，还待事实证明。 ”

他略略一顿，才又道：“ 但无论如何，对方势力十分强大，乃是无可置疑之事,我们淮阴韩家,是要独力应付强敌？抑是通知天下各家派共御外侮？这真是一个大大的难题！ ”

别人都不敢做声，等待这个韩家的主脑，作最后的决定，那韩世青默想天下武林大势和近况，以及目前这件事牵涉到的利害得失，也不知想了多久，最后才道：“ 虽然此事过后，淮阴韩家可能无法保持在武林中的超然地位，但兹事体大，假如为了我们淮阴韩家一家的得失，悍然独力与敌人周旋，以致韩家覆亡于一旦，不但于事无补，并且对武林大局，亦影响至巨。 ”

他深深吸一口气，续作分析道：“ 我韩家虽然不以武功鸣世，但家传秘学，博大精深，实足以开宗立派，自成一大主流，因此之故，如若由于众寡悬殊，兼且人人缺乏上阵搏斗的经验，以致全军覆没，中原武林实力，定必因此减弱不少，在精神上亦是中原武林一大打击。 ”

众人尽皆点头，表示十分赞同他的见解。韩世青接着又分析道：“ 在情势上着眼的话，我们如若早早通知天下武林高手，大家都有些准备，得以从容布置，不致有变生仓猝之感，这也是至为重要的一点。 ”

这韩世青乃是韩家主人，既是这么决定，纵然无理，众人也得遵行，这一个巨大奇异的问题，就此决定下手。韩家随即派出多人，分持密函，呈递与各大门派的领袖，此外，关于当世之间，近来最受天下瞩目的两人，则由韩行昌、韩行星两人负责，这两人一是七杀杖严无畏，另一个便是剑后秦霜波了。

至于罗廷玉，本来亦是必须邀请者之一，可是由于独尊山庄和翠华城之间的血海深仇，双方之人，如是碰面，决难善罢干休，说不定在淮阴先就展开一场大决斗，因此，韩家决定放弃罗廷玉。以上的经过，在韩行昌口中说出，娓娓动人，但当然他并非把每一个细节都叙述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关于疏勒国师塔力克有意趁机扫平中原武林的猜测，一字不提，只强调那玉台铜马而已。

秦霜波问道：“ 只不知那疏勒国师索取的宝物，有了消息或线索没有？ ”

韩行昌道：“ 晚辈奉命外出，至今尚未有机会与家伯父联络，是以无法奉答仙子的问题。 ”

宗旋插嘴道：“ 秦仙子，听说罗廷玉公子和你在一起，现下如何不见罗公子侠踪？ ”

秦霜波恬淡的目光扫掠过他的面庞，但见他表情诚恳，似是急于知道，并无丝毫其他意思。然而她却心头一震，迅快想道：“ 罗廷玉的下落，眼下无人得知，以他的聪明机警，以及武功造诣，亦不可能在路上被敌人查出，因此， 我大可以利用这一点以考察宗旋。 ”

秦霜波之所以心头震动之故，便是因为她感觉到自己的不信任宗旋，乃是十分奇异之事。对宗旋而言，这却是十分可悲的现象，记得三年前初次相逢， 由于“ 千面人莫信 ”之事，她也曾铁面无私的搜查宗旋全身，看看可有证物。

那一次乃是初遇，勉强可以说得过去，不过秦霜波心中却很明白，那就是她对罗廷玉，却是一直都十分信任，甚至他明明欺骗过她一次，她仍愿相信他。

这一点，当然具有相当的意义，故此秦霜波才会感到抱歉，认为自己对这个仪容高贵俊美的宗旋，实在太不公平了。现在她乃是想利用罗廷玉的行踪， 瞧瞧宗旋会不会是贾心泉所担忧的奸细，假如罗廷玉一直不被敌人发现，那便罢了，假使中途被袭，则泄密之人，自然只有宗旋无疑。

她微微一笑，道：“ 罗廷玉行踪秘密，乃是理所当然之事，连我也不知他往哪儿去了。 ”

宗旋失望地哦了一声，秦霜波已接着以传声之法，向他说道：“ 罗廷玉目前正趁船西上，明日抵达镇江，以后的行踪去向，我便不清楚了，不过现下你纵然碰见他，也认不出来，因为他已用人皮面具改变了容貌，大概连身形也已矮小了，此事只有孔翔等有限三四个人晓得，你最好假装不知，勿与他们提及。 ”

她说得很快，但极为清楚，宗旋听得一清二楚，当他听到秦霜波说此事尚有孔翔等三四个人晓得，心中不禁大喜过望，忖道：“ 假如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消息倒不便通知师父了，但既然不止我一个人晓得，则一旦罗廷玉被截击丧命之后，她也无法查出是谁泄漏消息的。 ”

他心中甚是欣喜，殊不知这正是秦霜波的陷阶，自然秦霜波另有布置，因为这事非同小可，万一宗旋真是奸细的话，则罗廷玉实在有遇伏丧命之虞。

秦霜波找个藉口，由李少坚陪同走向后宅，她走在走廊上停下脚步，向李少坚道：“ 我想托你办一件事。 ”

李少坚把她视若天人，恨不得为她做点什么事才好，一听这话，大为兴奋，连忙挺胸道：“ 仙子有什么事？即管吩咐，纵是赴汤蹈火，亦不敢畏缩不前。 ”

秦霜波道：“ 我先谢谢你啦，这件事果然重大无比，有过于赴汤蹈火呢！”

李少坚道：“ 小可话出如风，非做不可，仙子但须吩咐就行了。 ”

秦霜波道：“ 我要你差遣一个极为可靠而又聪明伶俐之人，雇一艘快船，追上一个人，告诉他两句话。 ”

李少坚一怔，道：“ 这样就行了？ ”

秦霜波道：“ 不错，我要你在我们离开之前，办妥此事，最困难的是你如何能找到一个不曾受到独尊山庄注意之人，去办这一件事。 ”

李少坚道：“ 小可不能走一趟么？ ”

霜波道：“ 此宅目下已被独尊山庄之人重重监视，任何人出入，无不受到跟踪，你自然更不在话下了。 ”

李少坚突然笑道：“ 有了，家师内宅中有一个使婢，名叫紫玉，年方十

二，却慧黠非常，极为干练，但从外貌看她，只有十岁不到，若是差她前去，任何人都不会注意到她。”

秦霜波道：“这太好了，但你认为她办得到么？须知江中船只无数，虽然有记号可寻，也晓得那个人的形貌，但倒底很不好找呢！”

李少坚肯定地道：“假如她也办不到，则小可亦不能办得到了，仙子即管放心可也。”

秦霜波见他信心极强，便知那使婢紫玉，定有过人之处，于是颔首道：“很好，你教紫玉告诉那人说，秦姑娘要他提防伏兵，但又须查明有无伏兵。”

李少坚讶道：“只有这两句就够了？”

秦霜波道：“足够了，请你快快去办妥。”

李少坚道：“这事包在小的身上，决无舛误。”

说罢，行了一礼匆匆奔入内宅去了。秦霜波等了一会儿，不久，李少坚已迅快出现，向秦霜波道：“小可已命紫玉立刻起程，谅她这会儿已从后门离开。”

秦霜波道：“她带了什么物事上路？”

李少坚道：“只提了一个小竹篮子，装着上街买点什么东西似的，一件衣物都不曾携带，她说，衣物之类，可以沿路购用，不必打个包袱，徒惹敌人生疑。”

秦霜波大为放心，忖道：“这婢子如此精灵，日后如有机会，我不妨把她带在身边，传她一点武功。”

她复出大厅，便与众人一同起程，渡江直赴淮阴。他们趱行甚急，第二日的中午，已抵达了淮阴地面。

韩行昌催马傍车而行，说道：“启禀仙子，晚辈接获寒家传递的暗号，得知已有不少门派首要之人，已抵达寒舍，另外还有一些亦已动身加急赶来。”

秦霜波道：“照你这等说法，那七杀杖严无畏庄主竟未曾应约到来了？”

韩行昌恭声道：“正是，晚辈实在猜不透他来不来？”

秦霜波沉吟一下，才道：“莫说是韩少爷你，即使是严老庄主本人，也不一定确知自己来不来淮阴呢！”

韩行昌以佩服的语气道：“秦仙子说得是，他目下地位、名望，非同小可，虽欲洒脱放逸，实是有所未能，定须谋定而后动，假如他这几天已查明敌人的虚实强弱，自然有所决定，如若不然，当真连他自家也不知来不来的好？”

秦霜波的目光从帘内望出去，只见这韩行昌年约三旬左右，长得甚是秀气，一袭儒衫，极为斯文，这等风度，正合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人才。韩行昌想是又接到路边有人传来暗号，是以离开了马车。

秦霜波恬然静坐，但内心却并不平静，因为她从韩行昌身上，不知不觉联想到罗廷玉和宗旋这两位年轻的英雄人物，在她心中不断地涌现明灭。

不知何时，马车已停了下来，秦霜波拨开心中的思绪，举目望去，但见这韩府好大的气派，门面壮伟宏丽，在那宽阔的石阶上，许多人肃立凝望着这一批来人。

那道大门，早已打开，宗旋和飞鞭孔翔数人，首先走上台阶，韩家的亲戚李重山，赶紧把他介绍与主人韩世青相识。宗旋近三年来声名远盛，武林中已有不少关于他的神奇传说，因此他的名字一传开去，惹起众人瞩目。

秦霜波心知自己一出去，定必风头十足，把宗旋压倒，因此他迟迟不肯下车，但见那韩家主人介绍了许多门派的首要人物与宗旋相见，方要下车，韩行昌一直侍立在车旁，这时才说道：“请仙子下车，到舍下休息吧！”

秦霜波掀帘下车，这一亮相，数十对目光，都自动移过来，集中在她身上，韩世青走下台阶，迎了上来，拱手道：“秦仙子移玉寒庐，顿时蓬荜生辉，幸何如之。”

秦霜波淡淡一笑，道：“韩先生太客气了，贵府二百年来超然独立于武林之中，天下无不景仰崇敬。”

她的目光转到台阶上的人们，掠过之时，竟有许多人向她躬身行礼。韩世青肃容升阶，从大门入府，到了大厅上，原本有数十人，这刻只剩下七八个人跟入去。

秦霜波眼力十分高明，入厅之后，发现厅内有两个不曾在大门外露过面，这两人一是中年女尼，面色枯槁，骨瘦如柴，但双眼却精芒闪动。另一是个六旬老人，身材矮短，面貌丑陋，神态甚是傲岸。

韩世青果然先介绍这两人，那女尼是终南山苦行庵主枯莲大师，那丑矮老人则是黔中杨迅，外号鬼王。这苦行庵主枯莲大师和鬼王杨迅，皆是武林名人，著名的冰冷傲岸，罕得与江湖人物接触。不过他们尽管自视甚高，并不随众出迎剑后秦霜波，但当秦霜波叙礼寒暄之时，他们仍然相当的客气。

韩府主人接着介绍宗旋、孔翔、牟子健等人之时，枯莲和杨迅只对宗旋略略为礼，对余人只冷冷的颔首算数。

宗旋看在眼内，心头暗怒，忖道：“你们这两个家伙，竟敢夜郎自大，不拿我宗旋当一颗葱，早晚定教你们吃点苦头。”

韩世青接着介绍其他之人，其中有一个是洞庭李横行，那是秦、宗二人都认识的。其余的一个是少林寺广闻大师。一是泰山派名家烈火旗常彬。一是形意派高手龚钧。一是以万胜刀法创立万胜门的冯述。一是在川滇之间横行了多年，但业已收山归隐的飞蜈蚣童定山。最后一个是徐州李霖，擅使一柄金矛，江湖人称李金矛。

大家见过礼，纷纷落座，秦霜波心中有数，晓得那少林寺广闻大师，身份不比等闲，只因当今少林方丈是广智大师，这广闻大师既是广字辈，又等如是代表少林寺来参加淮阴韩家之事，当然是极高明的人物。稍后，她又得知这些名家高手都带得有门人弟子，但大家都有默契，不许门人入厅，以免人数太多，过于杂乱。

韩世青交代过几句场面话，奉过茶水点心，这才向秦霜波等人说道：“寒家不幸，发生了这等奇事，竟惹来西域高手，实是梦想不到之事，韩某已向武林各门派及知名之士，传出此讯，但至今仍未查出那玉台铜马的下落，重阳之日，没有此宝还给疏勒国师，那是必无疑问之事了。”

秦霜波只点点头，心中却在考虑在座群豪的份量，她瞧来瞧去，深信这些人之中，要以苦行庵主枯莲、鬼王杨迅、广闻大师以及飞蜈蚣童宝山四人最强，而这四人之中，又以童定山略略弱了一点，苦行庵主枯莲和鬼王杨迅则难分高下，只有广闻大师无法测出深浅，可能高出众人之上，也可能全然不如众人。

但以少林寺的威名声望，则广闻大师自应高过余人才对，正因难测深浅，秦霜波才会对他特别重视注意。

宗旋说道：“既然天下无人得知玉台铜马的下落，韩先生唯有选择自卫

之一途，只不知贵府对敌人方面，其后还有什么线索消息没有？”

韩世青道：“对方想必早已布置好，掩饰得十分周密，这大半个月下来，虽已用了全力，还查不出一点线索。”

宗旋耸耸肩，道：“难道连势力强大，冠甲天下的独尊山庄，也查不出一点消息么？”

韩世青道：“独尊山庄方面，尚未有任何通知送到，是以到底怎样，寒家全无所悉，但照道理说，西域诸国高手，如若人数真多，断无查不出一点消息之理。”

鬼王杨迅突然冷冷道：“独尊山庄也不过欺负欺负普通人罢了，人家远从西域前来，尽是一流高手的话，独尊山庄可就全无一点屁办法！”

他当众出言不逊，讥骂独尊山庄，这倒是希奇之事。不过在座中的人大多与翠华城有旧，暗恨独尊山庄，是以都感到快意，只有那飞蜈蚣童定山皱一皱浓密的灰眉，却没有做声。

秦霜波微微一笑，说道：“淮阴韩家数代以来，为武林排纷解争，功德无量，这次对方竟找到韩家头上，智与不智，难说得很。”

她的表情忽然严肃起来，又道：“后天就是重阳节了，这也就是说，只剩下今明两日的时间，可供准备，此事实在非同小可，韩先生想必已有了腹案？”

韩世青道：“此事既已惊动了各位名家高人，这准备应变之计，自当由大家公决，老朽岂敢专擅呢！”

正说之时，有人来报说衡山派金银钩商阳抵达，紧接着又报说武当剑客尚固恰恰赶到。那商、固二人一齐走入大厅，照例由主人引见，众人多是相识，纷纷招呼谈笑，那武当著名剑客尚固高高瘦瘦，大约是五旬年纪，打扮有点近乎山林隐士，饶有玄门中人的意味，他比较沉默寡言，远不如金银钩商阳谈笑风生，言词便捷。

这金银钩商阳三年前曾传出被独尊山庄杀死之讯，但后来又出现了，显然是向独尊山庄低头屈服了。不过大家都不曾提到这件事，江湖上讲究的就是面子，除非是罗廷玉这等与独尊山庄有深仇大恨之人，方有探究商阳是否已投入独尊山庄的举动。

大厅内济济多士，甚为热闹，下午时分，又陆续来了好些人，头一个是百粤多异仙子王苹，带了三名侍女。第二个是个老道人，背插长剑，自称是华山派的，姓叶，道号本明，在场那么多的人，竟从未听过。不过众人一瞧这老道年纪虽不少，总有七旬左右，但精神饱满，大有童颜鹤发的风姿，是以谁也不敢小觑，言语态度之间，对他相当敬重。

其后又有三人连袂而来，竟是青城山青霞羽士，五台派的癞僧晏明，少林派高手推山手关彤。这批前后抵达的，尽皆是名重一时的高手，大都相识，互相见礼寒暄，自然那关彤等三人与秦霜波关系不同，是以见面之时，份外高兴亲切。

秦霜波却在暗中视察关彤与广闻大师之间的动静，已察觉出关彤一进来时，见了广闻，登时微微露出不大自然的表情，他们乃是以平辈见礼，但关彤却显得有点不甚亲近的意味，可见得关彤昔年在少林寺学艺，与广闻少有接触。

黄昏之际，大厅内灯烛辉煌，大摆筵席，素荤俱全，各适其适，秦霜波在关彤、青霞、晏明三大高手尊崇礼敬之下，身份特别突出，远远凌驾于众

人之上，因此，她被迫坐了首席上座，却没有觉得有丝毫不妥。

秦霜波冷眼观察，又发现关彤虽是少林寺大大有名之士，辈份也高，可是对那广闻大师，有意无意之间，甚是尊礼，并非仅只是罕得亲近而已。

她讶然忖道：“莫非这广闻大师身份比关彤还要高出甚多，他们既是同一辈份，则自然是因为广闻大师在寺内握有某种权位。”

她忽又想道：“我如此注意广闻大师，实在有点奇怪，让我看看他究竟有什么特异之处，才使我如此注意他？”

她细加分析之下，首先发现了三点特异之处，一是广闻大师笑面常开，和易近人，言词便给，使人乐于与他交谈。但他那对眼睛，却时刻闪耀出深不可测的智慧之光，这却与他和易近人谈笑风生的外表，大是不衬。

二是他在有意无意中，避开自己，好像怕她向他观察。

三是关彤对他的态度，直如碰上了敬畏不愿亲近的尊长辈一般，可是广闻既然如此和蔼可亲，关彤即使比他低一辈，亦不该有敬而远之之态。有了这种种资料，她放在澄明空澈的慧心之中，细加体味观察，终于有了一点头绪，但真相全貌，却须过些时间，增加一些资料，方能彻悟。

韩家之人，无不殷勤待客，宾主尽欢，使得这一场聚会，找不到一点紧张凶险的气氛。刚刚席散，有人来报说独尊山庄大批人马已接近韩府，韩世文自须出去迎接，大厅内群豪大半跟了出去。

秦霜波没有动弹，转眼一瞧，只见鬼王杨迅、苦行庵主枯莲没有离座，华山叶本明老道长也不移动，至于关彤等三人，当然是跟着秦霜波，理也不理独尊山庄的来人。

秦霜波最注意的广闻大师却几乎是第一个跟韩世文出去的。秦霜波觉得很奇怪，向关彤望了一眼，淡淡道：“那位广闻大师的武功如何？”

关彤道：“在下也不大清楚。”

他迟疑了一下，才又道：“这位师兄在敝寺中，并无正式职责名位，只列名在戒律院中。但事实上二十年来，他在敝寺威权最大，全寺上下千余僧侣，莫不对他十分畏惧，这是因为他是戒律院主持心劳长老的首座弟子之故。”

秦霜波点点头，道：“听说贵寺的戒律院名望地位虽是比不上藏经阁和达摩院，但权威甚大，掌管全寺律法。因此全寺僧侣都大为畏惧，也不算奇。”

关彤道：“正是如此，敝寺的戒律院除了听命于长老会议之外，连方丈大师亦难以左右。这广闻师兄二十年来，实际由他主持院务，心劳长老早已不大管事。是以广闻师兄权重势大。在下等罕得有机会与他接近，因此他的武功如何，在下亦不知道。但总之定在敝寺前三名之内，却是没有疑问之事。”

秦霜波讶道：“这又何以见得？”

关彤道：“由于戒律院地位特殊，掌管密典秘籍的藏经阁，以及教授技击的达摩院，对戒律院这一系之人，都特别给面子。以在下想来，本寺所有的神功秘艺，恐怕只有戒律院中有身份之人，才能随意翻阅修习。”

秦霜波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但江湖上从未听过贵寺中有他这一号人物，相信是因为他罕得下山之故？”

她这句问话当然大有深意，因为她听罗廷玉详叙过萧越寒，以及其后助他闯出了九宫十方大阵之事。她记得师父李萼阁主谈论过武功领域中，种种奇异成就。因此她初步判断萧越寒那惊世骇俗的魔刀，以及那突然增长无数倍功力的奇异功夫，与少林寺大有关联。但目下她所得的资料尚不完全，难

以作任何结论。

只听关彤应道：“不，据在下所知，广闻师兄不时下山云游，以便增长见闻阅历。但他行踪隐秘小心，从不生事，是以外间全然无人知道他的名头。”

秦霜波深深接上一句，道：“然则那心劳长老昔年也时常下山，与那广闻大师一样了？”

关彤道：“是的，其实敝寺各院的主持，都须有丰富的阅历经验，以是之故，各寺都时时有重要的人下山，但江湖上却少有知道的。”他这后面的一句话，又把事情弄得复杂起来，假如少林各阁院都时时有重要人物下山，则那萧越寒的幕后主使者，便不能认定是广闻大师了。

秦霜波点点头，转过去向青霞羽士说话。她预计众人马上就会进来，为了不让广闻大师见到自己与关彤低语，所以立刻跟青霞羽士讲话。果然她才讲了几句，一群人涌入大厅。当先一个身量雄伟，方当壮年的人，由韩家主人韩世青陪同而行，威仪特盛，一望而知，不是等闲人物。

此人自然就是独尊山庄大庄主雷世雄，此人一露面，严无畏不来，只怕已成定局。但除了秦霜波之外，别人都不晓得。跟随着雷世雄同来的，五大帮派的主脑只有一个何旭内伤未愈，未曾露面。此外，霜衣卫队亦有三十之数，不过跟随入厅的，只有三个队长。

最使秦霜波瞩目的是黄衫长裙，秀发垂肩的端木芙，她身上不带任何兵器，弱质纤纤，却居然参与这等关系重大的武林集会。不过在她身后，却站着一个红面白髯的高大老人，手提九曲拐，气度慑人。这一位当然就是崔阿伯，不必细表。此外，倜傥英俊的彭典，也是众所瞩目之人。这一位独尊山庄的二少庄主，昔年接过罗希羽全力一刀之事，武林中无不知晓。秦霜波感觉到自己受到独尊山庄所有人的注视，但她只向端木芙和崔阿伯回望。但觉端木芙给予她的印象，大是一新。她身上散发出一股清雅温柔，而又沉静智慧的气质，全然与那一日拦截自己和罗廷玉之时的凶悍，没半点相似。

她也见到崔阿伯向自己微微躬身，点首为礼，这位白发老人眼中，透露出尊敬之意。秦霜波不禁感到迷惑，倏然间，灵感掠过心头，恍然大悟。忖道：“对了，这端木芙才是真的，上次我所见的，只是貌似而已，其实并不是她。”

韩世青显然放心了不少，因为天下武林精英，现下已来了大半，声势之浩大，实是中原武林千百年绝无仅有之事。假如还敌不住西域强敌，那也就没得说了。雷世雄首先向秦霜波招呼，然后在主人韩世青介绍之下，见过在座群雄。他身份非同小可，威名赫赫。纵然自傲自大如鬼王杨迅，亦不敢当众失他面子。介绍到华山叶本明道人之时，这位老道人态度最是冷淡，只点点头，竟不招呼一声。

独尊山庄许多人都泛起怒意，但雷世雄却微微一笑，道：“叶道人乃是华山派耆宿长老，从不离山。这次居然远离洞府，可见得淮阴韩家的面子，实是非同小可。”

叶本明眼中闪掠过惊讶之色，似是想不到对方居然晓得自己，而且更深知自己从不离山。

独尊山庄之人一听大庄主对这老道相当礼敬，全都明白这是为了两个缘故。一是今日之事全得冲着韩家面子，决不能惹出事端。二是华山高手乔一芝真人，死在独尊山庄手底，因此这个老道人仇视独尊山庄，不足为奇。

韩世青继续引见，轮到少林广闻大师，雷世雄十分客气地与他叙礼，说

道：“家师多年前提起过大师的令师尊心劳长老，极为钦佩崇敬。晚近则时时提及大师，深信必是光大贵寺门户的砥柱，今日得晤，幸何如之。”

全厅之人，得闻雷世雄如此的尊崇推重这广闻大师，无不大表讶异。因为少林寺俗家弟子中，以关彤最是著名，这且不提。若论寺中僧侣，少林寺名传武林多年的五老三师，并没有广闻这一号人物在内。然而听雷世雄口气，竟是把这外表和霭亲切的广闻大师，看得比五老三师还重，以雷世雄的身份，自然不能胡乱捧场，定须大有根据，因此他的话非信不可！这一来，教天下群雄焉得不既惊且讶？

广闻大师忙道：“阿弥陀佛，雷大庄主过当之誉，折杀贫僧了。”

他微微一笑，又道：“贫僧奉敝寺方丈大师之命，就近赶来，聊表敝寺诚意而已，相信明天天黑以前，敝寺将有正式代表赶到。”

他话声略顿，但显然尚有话说，所以没有人开口，只听广闻大师又道：“淮阴韩家之事，业已震动天下武林，无不兼程赶来，共御外侮。但贫僧敢信在场各位高人名家心中，定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当今武林有限几位顶尖高手，尚有两位不知来与不来？其中一位自然是令师严大庄主了。”

他不再说第二个是谁，那意思是要雷世雄回答之后，他才继续这话题。雷世雄虎目一转，但见全厅之人，无不期望地望着他，当下干咳一声，提高声音，道：“大师好说了，讲到家师来不来之事，目下尚难以奉复。”

众人发出极不满的噪声，好些人在交头接耳的议论。雷世雄毫无责怪之心，只因这些人自然都深信严无畏是唯一领袖天下武林之人，才会怪他不来。

他接着又道：“家师尚有用心查究这一批外敌的行踪下落，以及他们此行的目的和实力等问题。以是之故，来与不来，犹在未定之数。”

广闻大师竖起拇指，道：“了不起，贵庄居然已有了线索啦！”

雷世雄道：“实不相瞒，敝庄接获的报告颇多，但其中是否找得出线索，目下难以预测。总而言之，这一批异国强敌，其中定有才智过人之士，主持大计，是以咱们务须同心合力，先御外侮。略一疏忽，只怕中原武林，尽成西域武士的天下了。”

韩世青重重的咳一声，道：“寒家之事，竟蒙天下英雄关心垂爱，不辞辛劳，赶到了淮阴，真教寒家不知如何还报才好？”

他略一停顿，又道：“这次疏勒国师索取的宝物，直到现在尚无丝毫线索。老朽窥以为该宝即使落在中国，只怕不是在武林同道手中，否则断无不知之理。”

雷世雄摆摆手，作出要开口的姿态，谁知在他身侧一人，离座站起，顿时把众人的眼光都吸引住。这个起立之人，乃是绰约多姿的端木芙。她右手很自然地拢住一股长发，使下半截的面庞，隐藏在发影中。

她一起身，雷世雄只好也站起身，大声道：“这一位姑娘是敝庄的贵宾端木小姐，她才慧绝世，有未卜先知之能，既是打算说话，必有高论。”

他这么一介绍，群雄更是讶诧交集，互相探问之下，竟无一人得知这位端木小姐的身世来历。端木芙道：“雷大庄主过奖了，想我端木芙一介女流，哪里谈得上什么才慧？不过愚者千虑，亦有一得，所以敢向诸公进一言。”

她侃侃道来，言词清雅流畅，风度极佳，一望而知，她可真不是普通女流。只听她接着又说道：“韩老先生提到宝物之事，大有离题之嫌，贱妾斗胆请问诸公一声，假如该宝现下已是置在此厅之中，诸公是赞成献给疏勒国师呢？抑是反对？”

群豪都不做声，秦霜波恬然微笑，道：“还是由端木姊姊自己回答这个问题吧！”

端木芙向她点点头，道：“敢不遵从仙子之命，依贱妾想来，诸公一定不肯把此宝拱手献出，以免贻羞万邦，都说我中华无人，甘心投降。”

她这几句话说得斩钉截铁，铿锵有力，群豪无不动容，人人心许斯言。端木芙流盼全厅一眼，目光凝注在广闻大师面上，又道：“广闻大师你说是也不是？”

广闻大师泰然自若，道：“这道理虽然很对，但做起来却未必对。”

他突然如此锐利地反驳端木芙，人人都感到希奇。端木芙道：“愿闻大师高论。”

她回答得如此和平，却又使众人大感意外。广闻大师徐徐道：“假如该宝现下已在此地，贫僧大胆建议，让主人出面，献出此宝。假如对方真心为了此宝而来，自然收兵言旋。如此，咱们就另以别法对付他们。但假使对方实在是为了对付中原武林，有意称霸宇内，则此宝虽得，定然还不肯罢手，另出题目，非迫咱们动手作战不可！此时有了真凭实据，定可激发天下武林同道的同仇敌忾之心，一致对外，则胜算可望较大些。”

这一番分析，透譬入微，别人当真不易想到。因此之故，全厅之人，几乎都出声附和，没有人挺身反对。

端木芙道：“多谢大师指教，既是如此，咱们非依计而行不可了！崔阿伯，把那玉台铜马取出来，交与韩老先生。”

大家都睁大双眼，只见那崔阿伯取出一个锦袋，松开袋口，露出一宗物事，乃是一块羊脂白玉的台架，上面有一匹骏马，奋鬣长嘶，色彩鲜明，极为悦目。崔阿伯交给了韩世青。

韩世青瞧了一遍，道：“这玉台上奇形文字，想必就是疏勒国的文字了？”

端木芙道：“那是古代疏勒国通行的文字，现在他们瞧得懂瞧不懂，可就不得而知了。”

韩世青看罢，便给众人传观。秦霜波最先接过，瞧了瞧那匹铜马的雄姿，便交给旁人，竟不瞧那些字迹一眼。这件宝物传到广闻大师手中，他也只审视那些精美的铸工，以及玉台的质地，便交给别人。雷世雄最后拿到手中，看得十分仔细，显然他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件物事，所以好奇地细加察看。

端木芙把众人传观这座玉台铜马时的神情，都瞧在眼中，发觉一共只有三个人没有白费心机去瞧那玉台上刻着的奇形文字。一个是秦霜波，一个是广闻大师，还有一个是韩家的智囊韩行昌。她此举当然大有深意在内，但却无一人知晓。

这淮阴韩家之内，聚集了天下武林高手，声势之盛，真是千百年罕见。大家都不大把那疏勒国师之事放在心上，这是因为人人眼见己方势盛人多，像剑后秦霜波、独尊山庄雷世雄等人都来了，焉有败理？其次是那疏勒国师欲得之宝，已有了着落，这也是使人感到松弛的重要原因。翌日，陆续有各地名家高手以及一些门派的主要人物抵达。

韩世青亲自主持迎宾之事，暗中一算，够得上称为名家高手的人数，已达一百以上，加上随从弟子门人，或是各帮派的部属，总人数已达六七百之多了。这位韩家主人眼见己方声势如此浩大，心中愁忧消解了许多，也觉得韩家真够面子，才有这等盛况。

韩行昌则恭陪秦霜波雷世雄、端木芙、广闻大师、鬼王杨迅、苦行庵主

枯莲、叶本明真人等七八人，一同前往参观韩家暗中布置的一处场地，那是在郊外四五里远的一座村庄之内，当中一片平坦广场，足可容纳数千之众。这个场四面皆是房舍南北两面都搭有遮阳的竹棚。

韩行昌向众人说道：“北首的竹棚下摆设座位，供对方之人坐憩。南首这一排房舍，正面的墙壁皆可移动卸下，打算供咱们中原同道坐用。”

飞蜈蚣童定山讶道：“何以有此不同安排呢？”

韩行昌微微一笑，道：“假如咱们中原武林有些高人不打算太早露面，便可以先坐在屋内。到了必要之时，才卸下木墙，现身露面。”众人都连连颔首，认为此意甚佳。因为假如对方当真只欲取回疏勒国宾，甚是诚意，则众人实在无须现身。

端木芙微微一笑，道：“韩少爷如此安排，可知成竹在胸，准备在必要之时，可以放手混战。只不知另外的一处，又如何安排法？”

众人都很感兴趣地倾听，那韩行昌流露出十分惊佩的神情，道：“端木小姐都能预知一切，实是教在下既惊且佩。不错，这一处地方乃是预备供双方大军厮杀会战之用。假如敌方人数不多，我方又决定公平较技的话，又或是敌方之势更强于我方，如可与之混战，便到另一处地方去。”

他引领众人，走出这座村庄，西行两里左右，但见一片树林，遮住了去路和目光。韩行昌说道：“这一片树林，绕湖而生，恰好把这数十里之大的小明湖围绕起来。”

众人跟着他穿林而入，但见一片碧波，甚是辽阔。在岸边有一座宽阔的木台，可容多人驻足。但这只是一个码头而已，左方数丈外也有这样子一座木台。然后各有一条浮桥，直通湖中的另外两座浮台。

离这两座浮台约莫七八丈远，又有一座浮台，高出水面达一丈之多。这座浮台也以两条浮桥，接通那两座浮台。众人瞧了这等形势，都恍然大悟。原来这是专门用来对付西域高手的。要知西域诸国会水性的人不多，因此在这等地方，全无混战的可能。

韩行昌解释道：“双方之人，从两个不同的码头，前往水中浮台落座，然后各派高手，再往那当中的高台上印证武功。如此布置，对方纵然人数比我方多十倍，有意混战一场，也只好望水兴叹，无可奈何了。”

雷世雄道：“要得，我看这一场中外武会，就在这小明湖中举行便了。”

众人都点头附和，秦霜波淡淡道：“雷大庄主之言虽是有理，但还须问过端木小姐才行。”

广闻大师道：“不错，端木小姐慧眼超凡，往往别有高见呢！”这话明着是赞誉端木芙，其实却含有挑拨的妙用。假使端木芙果然说“不行”，则雷世雄感到有失面子，心中定生不满。纵使她赞成雷世雄的意见，雷世雄亦会感到不是味道。

端木芙微微一笑，道：“雷大庄主所以赞成在此地之故，不但是基于我们中原武林体面，非得与对方公平较技不可。同时亦考虑过利害关系，例如敝庄随行之人，就有大部份精通水面功夫。再加上三江五湖的水道名家高手，自然是在此地会客妥当些。”

广闻大师应声道：“端木小姐分析入微，使人大感放心了。”心中却暗骂一声：“好一个伶牙俐齿的丫头！”

至此，大致上已决定在小明湖应战，这一天晚上，韩家大排筵席，明灯巨烛之下，觥筹交错，那种热闹盛况，豪情侠气，简直不能以笔墨形容。

翌日，便是重阳佳节，城中居民相率携酒登高，城外车水马龙，甚是热闹。辰巳之交，两个装束奇异之人，并骑驰到韩府门口。韩行昌和三四个人一早就站在大门口等候。见了来人，赶紧上前。但见其中之一，正是那基宁将军，当下互相行礼，打过招呼。

韩行昌道：“韩家已奉命准备妥当，只不知如何能谒见贵国国师？以便奉告一切。”

基宁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之色，接着说道：“贵府果然有办法，敝国国师总算找对人啦！”

他停顿一下，又道：“但闻说中华武林英雄，都纷纷赶到淮阴，敝国国师说，我等万里而来，若是不能一会中华英雄好汉，岂不遗憾？是以有望贵府代为安排一下。”

韩行昌道：“贵国师之言，实是人情之常。即使是敝邦的武林朋友们，也莫不渴欲拜晤贵国师。但寒家地方有限，未能容纳天下群贤。特地在那风景甚佳的小明湖边，准备了地方，以迎嘉宾。并且打算当着贵我双方英雄眼前，奉还国宝，只不知尊意如何？”

基宁点头道：“果然不出国师所料，现下我们一行八十余人，都在城外等候。”

韩行昌忖道：“假如那疏勒国师早已料到我方的安排，则此人智谋之高，实足惊人了。”

当下道：“既然如此，在下便随将军前往谒见贵国师，并负领路之责。”

基宁狞笑一声，道：“如此甚好。”

韩行昌心念电转，暗暗冷笑一声，付道：“疏勒国师必定告诉过基宁说，务须要我去领路，他也认定我计谋甚多，以为先把我抓起来，便可大为有利，殊不知这一着早已被我们几个人算中了。”

他吩咐众人牵马过来，然后与基宁一同驰出淮阴。在一处荒野中，只见树林内突然冲出一队人马。基宁挥鞭指着那一队人马，道：“那就是了。”

韩行昌定睛望去，但见这支队伍一共是八十余人，个个都以一袭宽大披风，紧裹身体，头上几乎都有头罩，那是为了遮盖着头顶的缠帛，免得别人一瞧便知道是缠回。但见这队伍的最前头，乃是一个彩衣飘逸的高大老者，年约六旬左右，皮肤黧黑，浓髯绕颊，深目高鼻，相貌甚是奇伟。而他那一双特别长的眉毛和眼睛，以及广阔的额头，都闪耀出智慧的光芒。

在他身后，有两个女性。她们也全都裹在衣服中，面上掩纱，只露出两只灵活明亮的眼睛。此外，全是男人，有老有嫩，有俊有丑，有些面色白皙异常，甚至红髯碧睛等等，直是集人种之大成。

韩行昌尽可能查看这个队伍，希望发现汉人，但此举却失败了，他早知道不容易办到，因为对方装束如此奇异，任何人都很容易藉装束而掩饰，决计难以察觉。他催马上前，向这个唯一穿着彩色衣的疏勒国师躬身抱拳，道：“国师远来中土，寒家有失远迎，罪甚罪甚。”

疏勒国师背后一个女郎以清脆的声音，咭咭呱呱说着，似是翻译。这后，疏勒国师微微一笑，说了两句话。那女郎提高声音，道：“敝国师说，韩少爷不必客气。”

基宁随即上前，大声报告。疏勒国师面上神色丝毫不变，并不似基宁那样，一听到国宝已得，眼中便情不自禁的闪过了惊异的神情。疏勒国师其后大概是在考虑韩家另设会晤地点一事，片刻才说了几句话。

那个女郎又作通译，道：“敝国师说，韩少爷才智过人，那一处地点，必有妙用。他很想先听听那处地点的形势。”

韩行昌心中一凛，忖道：“假如他一听那地方对他们太以不利，要我们到此会晤，便不好了。只因此地除了些少树林之外，全是平畴旷野，这刻又是秋收之时，田地干旱，他们习于驰射冲杀之术，在这等形势之下，我们人数虽多，也是无用。”

他虽是想到了这些问题，但却没有解决之法，只好说道：“寒家在小明湖畔，设有场所，迎迓贵宾。”他略略说出小明湖的布置，便闭口等他答复。

疏勒国师掀髯而笑，说了几句话，那女郎继续通译，道：“在那小明湖上，我们的人都不通水性，还是改变地方的好。”话犹未毕，一骑如飞驰来。众人举目望去，知是韩家之人。基宁纵马上去，拦住来人，喝道：“什么事？”那汉子道：“在下奉命送一封信给韩少爷。”基宁伸出巨灵大掌，道：“韩少爷正与国师说话，不可惊动，你把信拿来，待本爵交给他便是。”那汉子犹豫了一下，才把一封书信交给基宁。基宁等他走了，这才拨转马头，一径走到疏勒国师前面，把信交给他。韩行昌眉头一皱，似是想出言抗议，但旋又缄口不语。疏勒国师讲了几句话，那女郎娇脆地道：“韩少爷此信来得奇怪，国师很想先看一看，望你不要见怪。”

韩行昌苦笑一下，道：“国师请便。”

疏勒国师着那女郎拆开信件，读出信中内容，那女郎先以番语讲了好一会，这才向韩行昌道：“此信是一位端木小姐所书，她说假如敝国师不想到小明湖，则韩老先生只好率大众到这边来会晤。”

韩行昌道：“只有这么几句话么？”

那女郎笑一笑，道：“这位端木小姐画了一个奇怪的图案，嘱你在必要时，如何的走法，才不会乱了阵脚。”

韩行昌道：“这就对了，在下早就请她准备好，假如在这平阳开阔之地，便须得借重她所学的行军布阵之术，教众人结阵候驾。”

疏勒国师接过那张信笺，似是研究信上的阵式，过了一会，才开口说话。女郎译道：“国师说，这位端木小姐，真是才女，如若让她此信落在韩少爷手中，我们就没法子防止韩少爷乘隙进入阵中了。”

韩行昌双眉一皱，道：“端木小姐布下的大阵，用意只是防止万一发生了混战的局面，双方都不至于伤亡过重，结成不解之怨仇。并非是为了在下而设的，国师只怕误会了端木小姐之意。”

那女郎咭咭呱呱的转译完这几句话，疏勒国师仰天一笑，用番语道：“韩少爷何须假装糊涂？你分明早已算定了本国师可能不放你归去，是以预嘱端木小姐把阵法设计妥当，现下见你久无消息，便差人送信前来，告以出入大阵之法……哈！哈！

那女郎照直译了，韩行昌苦笑一声，道：“国师此言差矣，如若是在下早就请端木小姐把阵法设计好，则在下哪须她这刻方始送信，告以出入之法？”

疏勒国师以番语解释道：“这话乍看很有道理，但事实上这行军布阵之道，千变万化，非是一成不变之术。因是之故，你们在未曾知悉本国师在何处出现之前，焉能布成阵法？即使已经设计了几种阵法，临时也须加以变动。韩少爷如若不是精通此道之人，决计无法完全记得，所以端木小姐直到这时才派人送信给你，一点也不奇怪，更不能因此而认作是她临时想的计谋。”

韩行昌突然收起了苦笑之容，恢复了安详的神情，徐徐道：“国师爷定要证明此是在下预谋，不知是什么意思？”

疏勒国师道：“假如这一切筹谋策划，皆是出自韩少爷手笔，则本国师把你扣下，中原群雄等如失去了灵魂。”

他们之间的交谈，均由那女郎从中翻译。韩行昌听了这话，既不承认，亦不否认，只微微而笑。

但他的心情却宛似波涛起伏，只因他目下既然被对方扣留作为人质，自然危险万分，生死难卜。除了本身的安危之外，他更为了那端木小姐的惊世才智而大受震撼。须知今日的局势，如若疏勒国师坚持己意，定要在此地会晤中原人物的话，一旦混战起来，在这等平畴阔朗的旷野中，对方可得而施展冲锋肉搏之术，则中原一方虽然人数众多，却未必能抵敌对方的冲杀。因此，中原方面当然希望能在小明湖上与对方会晤，由于地势之利，对方非得公公平平的印证武功不可。

那端木小姐的高明于此可见，她只须送一封信来，便能使敌方改变初衷，自动选取不利他们的地点。像她这般才华，实在使人不能不佩服。韩行昌本是素来以才智自负之人，但端木小姐露的这一手，他自问万万办不到，想不服气也不行。

只听疏勒国师又道：“有烦韩少爷指点路径方向，但在动身之前，却须得点住你的穴道，免得到时你忽然逃走，迫得本国师要当众拿下了你。”

韩行昌点点头，道：“本来国师扣留在下之举，大不合理，但事至如今，多说也是徒劳无益，你们即管动手。”

这个一直在翻译的女郎，催马上前，道：“国师说，韩少爷竟然不作徒劳的挣扎，显见才智过人，不愧是筹策大局的主要人物。”

她说话之时，已迫到切近。但见她双眉黑得发亮，那对水汪汪的翦水秋瞳，澄澈明亮。皮肤则白皙如羊脂美玉，一望而知，定是个美人胎子。

韩行昌道：“贵国师过奖了，其实在下既然前来，岂能没想到贵国师可能会有扣留在下之举？只不过事出无奈，非冒此险不可而已！在下还未请教姑娘如何称呼？”

那女郎的大眼睛眯缝一下，似乎用力再看清楚对方，这才答道：“我叫蒙娜。”

她用手指一指后面，又道：“她叫莲姬，都是国师的未来妻子。”

韩行昌晓得回教徒盛行多妻制度，以那疏勒国师之尊，拥有数十名妻妾，亦不希奇，但这两女竟是未来的妻子，却不免有些奇怪。

但韩行昌自然也不便启齿动问人家这等私事。当下拱手道：“原来是蒙娜夫人，在下失敬了。只不知那莲姬夫人懂不懂得汉语？”

远在一丈以外的莲姬高声应道：“当然会啦！”

韩行昌点头道：“在下真想不到两位夫人都精通汉语，不过如果两位夫人不是文武全才的话，恐怕也不会随侍国师到敝国来了。”

莲姬咭咭呱呱地把他的话翻译给疏勒国师听，疏勒国师道：“韩少爷果然不同凡响，有猜必中。本国师很想请你同返敝国，替我参谋策划。”

蒙娜译给他听，韩行昌连忙摇头道：“在下多蒙国师夸奖，有意提拔，感激非常。但离家远行之事，不比等闲，实是未敢拜领美意。”

疏勒国师笑了一笑，大有不由你不听从之意。蒙娜道声得罪，缓缓伸手向他胸口点去。她出手不快之故，乃是特意让他有机会表示心意，假如他不

愿束手就擒，则大可以拍马避开，不须还手。假如她出手太急，韩行昌若是不愿，势必被迫还击。

韩行昌动也不动，任得她的纤指点中胸前，但觉内脏一阵翻腾，血气上涌，差一点就昏了过去。他虽然熬过这阵昏迷之态，但已是四肢酸软乏力，当下晓得已被对方奇异的点穴手法所制，已失去反抗或逃走之力了。

大队人马，在韩行昌引领之下，向小明湖驰去。一路上经行过不少农村田地，但都不见人迹。这自然是韩家事先的安排，在淮阴周围数十里之内，任何一条路线，只要派人通告一声，所有的居民都匿伏家中，绝不敢露面。这样纵然在任何地点展开冲锋肉搏的混战场面，也不致伤及无辜百姓。

大队人马不久就抵达湖前的树林处，疏勒国师下令停止前进，先派出两骑，穿林侦察形势。这两骑顷刻间就回报一切，蒙娜在一旁翻译给韩行昌听，说道：“你们人数比我们多几倍，大部份都散布在湖边，只有四十余人在左边的木台上，空出右边的一座平台，想是让给我们的。”

韩行昌点点头，道：“家伯父将在最外面的木台上，把贵国国宝献奉与疏勒国师。在这等地方，四处皆水，我们人数虽多，也不生作用。”

蒙娜俏眼中射出嘲笑的光芒，道：“我们既敢到中原来，焉怕你们人多？”

韩行昌心中一惊，忖道：“她这话虽是十分显浅之理，但却极为牢靠确实，无法推翻，而此女的一副傲骨，也显示出她信念极是坚强，唉！今日这一场中外武林大会，凶吉成败，谁也无法预料。”

他心中虽然吃惊，但面色丝毫不变，淡淡一笑，道：“有烦蒙娜夫人转告国师，便说在下认为，以你们实力之浩大，信心之坚强，换了任何别人做领袖，也将一往无前，不稍踌躇，但国师他居然先派一人探察地形，此举适足显示国师之持重多智，在下甚为佩服。”

疏勒国师听完译言，面上泛起了得意的笑容，说道：“韩少爷不合自恃胆勇智略，亲自出马为我们带路，意欲趁便观察我们的虚实，但现下已受制于我，纵然观察到我方任何弱点，也终归无用，哈……哈……”

蒙娜翻译之时，连最后的笑声也依样打个哈哈，韩行昌道：“夫人果然忠心耿耿，翻译得一字不漏，实在难得之至。”

蒙娜眼中露出笑意，道：“但我本性却是十分粗疏大意，你信不信？”

韩行昌道：“在下连夫人的全貌也没瞧见，如何就敢论及夫人的性情为人呢？”

此话方一出口，心中突然掠过一个灵感，不觉凝眸寻思。韩行昌寻思道：“她既然本来是粗疏大意之人，现下忽然如此仔细彻底，会不会是被迫使然？假如是那疏勒国师懂得汉语，因此她才一个字也不敢遗漏，这也是十分合理的解释。”

然而假如疏勒国师懂得汉语，他为何不直接了当的以汉语发言？何必多一重手续，徒然浪费时间？要知这疏勒国师若然懂得汉语，不但不会减低身份，反而能使人更加惊讶佩服，于威望大有增长。因此他不肯被人晓得精通汉语，必有莫大的作用。

韩行昌默默忖想，一时之间却想不出有什么道理。他在基宁和蒙娜挟持之

下，驰入树林，转眼到了湖边，众人纷纷下马。

早晨的阳光晒在湖面上，水波反射出无数闪光。粼粼的绿水，散发出秋天的气味，使人有空旷寥落之感。但事实上数百人屹立湖滨，这些武林人的

衣着， 五光十色，全国东南西北各地的装束皆有。所有的目光，都凝注在这一大队精兵雄师身上。那疏勒国师最是显著特出，是以没有人会弄错对象。

靠水面的两座宽大木台上，左边有四十余人，屹立不动，右边的一座却空着。这两座木台相距七八丈以外，武功再高的人，也不能飞渡。往湖心那边， 又另有两座浮在水面的木台，面积细小得多。然后，从这两座浮台，各有一条浮桥通到数丈外的一座浮台上。西域诸国的八十余名武林高手，在疏勒国师率领下，踏上右边的木台。此时双方都不闻惊骇之声，气氛陡然变得颇为紧张。

左台上一位年约四五旬之间的儒服文士，走到最前面，向右台的异国高手们施了一礼，提高声音，道：“ 区区淮阴韩世青，有请疏勒国师说话。 ”

蒙娜应道：“ 韩老先生有何指教？ ”她开口之时，疏勒国师已跨前几步，单独站在众人前面。

中原群雄一听这个女郎说话之时，并不用力叫喊，但声音却传出老远，人人皆闻。可见得她的内功深厚异常，实是不可小觑。此女尚如此，那疏勒国师的高明就可想而知了。此外，她一口清脆悦耳的京片子，宛如出谷黄莺，也使人十分感到兴趣，暗暗测度她从何处学得汉语？抑或她原本就是汉族女子？

第十八章　红唇秀发运筹忙

韩世青徐徐道：“国师从万里以外，远道驾临敝国，实是异数。因此之故，区区一当获知国师意欲得回贵国重宝的心愿，立刻竭尽所能，迅向敝国所有武林同道访求，总算未负所托，找到了这玉台铜马。”

他举手作势，立时有人上前，给他一个小箱。韩世青托在手中，表示这就是疏勒国宝玉台铜马。疏勒国师说了几句话，蒙娜便开口道：“此事多劳韩老先生了，本国师自将有所酬答，现在请韩老先生赐下敝国国宝。”

韩世青道：“这个自然……”话声未毕，一个人跨前两步，洪声道：“且慢，青公您费了多少气力，才找到了此宝，但人家竟把行昌少爷扣住，实在太说不过去了。”

蒙娜厉声道：“此人是谁？”

韩世青道：“这一位是川滇名家飞蜈蚣童定山师父。”蒙娜道：“这名字没听过，假如他觉得自己很有本领，不妨在我这些人当中，随便挑选一个比比武功，不论结局如何，都不影响我们双方的友谊。”

童定山怒道：“哼！哼！你这丫头该当掌嘴，你若是个男人，老夫定必先教训你。”

他又怒嘿一声，道：“老夫第一个就找你们的头儿疏勒国师，只不知他敢不敢出阵应战？”此人一开口就充满了火药味，首先燃起了战火。群雄都感到这位成名多年的高手，火气未免太猛了一点，尤其是目下尚未到非翻脸动手不可之时，他首先燃起了战火，简直变成了中原武林有意与西域诸国高手挑衅的形势，此举与我汉族数千年来泱泱大国的风度大是抵触。话虽如此，但大部份的人，尤以在湖边观望的那一群，却是打心里头对童定山大为喝彩。

他们大多已是武林中相当有名望地位的人物，无奈今日情势特殊，能到木台上的只有那么几十个人，皆是武林之中大有来头之士。因此他们心底不免有一点点怨恨，同时对敌情并不十分了解，只听说西域诸国武林高手尽皆在此，实力甚强。

但众人都认为对方实力再强，总是在咱们中原境内，难道这一群异国高手，真能一路杀回西域不成？所以这些人多半希望燃起战火，好瞧瞧人家有些什么绝艺，顺便也瞧瞧台上这一批声名赫赫的名家高手，到底有没有惊人玩艺？

那蒙娜夫人突然发出格格的笑声，久久未绝。童定山性情暴烈，大是不耐，浓眉一皱，方要发话。

身畔升起一阵甜脆的声音，道：“童老师，你若是开口，便将被对方哂笑咱们中原无人了。”

童定山转目望去，但见发话的乃是端木芙，立时改容，肃然道：“端木芙小姐这话怎说？”

语气中大有尊敬佩服之意。端木芙道：“对方那位姑娘，分明是故意装模作样，瞧瞧童老师能忍耐到什么时候，这能忍与不能忍之间，大有文章。”

台上之人无不注意地聆听，不过这些老江湖们没有一个转眼望她，以免对方窥察出端木芙正在说话。

要知端木芙在众人心中，已经评价极高，这是由于两个原因。一是以独尊山庄的雷世雄，也对她极为礼敬，单以此就可想而知决非等闲人物。

二是早先她曾经露了一手，也就是韩行昌被敌方扣住，众人观察那疏勒

国师的动态，大有在那片旷地会面之意。此时群雄都感到无计可施，谁也认为决计无法令疏勒国师到这小明湖来会晤。

原因很简单而有力，第一是他们百余人俱是习于骑射驰逐，在那片旷野，可以施展所长。二是他们不谙小明湖地形，焉知韩家会不会在此地设下种种埋伏？

但端木芙在秦霜波建议之下，居然答应设计使敌人自动转移到小明湖来会晤。她果然办到了，而且仅仅是写一封信给韩行昌，预料疏勒国师必会拆看，看过之后，一定答应到小明湖来。这一手宛如魔术，群雄得悉疏勒国师率众驰来之时，都不禁惊服不已。端木芙就凭这一手，已跃登领袖之一的地位了。

在众人屏息静气中，对面一直传来格格笑声，端木芙接着说道：“假如童老师沉不住气，开声喝问，则对方至少可以知道一件事，那就是在我们这一群人之中，至今尚未推选出领袖全局之人。这是十分重要的一点，要知如若咱们已有领袖之人，则童老师定会回头与他商量，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开口询问。除了这一点之外，对方亦晓得了咱们未曾探悉他们的实力，这才会全都缄默不语，任得童老师先上，以便瞧瞧对方的人手和力量。”

她分析得如此精微深奥，人人都愕然无语，这才知道自己的许多阅历经验，比起她的才智，实在十分粗陋。端木芙只喘一口气，便又说下去道：“假使童老师一直沉默到底，等她自行停止笑声，则他们便遇上了最辣手头痛的难题了，因为他们全然无法据此猜测出咱们任何情况。换言之，只有沉默到底，才是使对方感到莫测高深的唯一手段，同时也让他们估错了童老师的性格，这一来他们派人出来对付童老师时，本以为可以克制童老师的路数，殊不知却大错特错。”

这末后的两句话，童定山最听得进，于是双唇紧闭，看样子大有宁死也不开口出声之慨。

少林广闻大师轻轻道：“端木小姐的绝世才智，真非常人所能想象得到，贫僧甚愿得见端木小姐，以闺阁之身，统率天下英雄，共御外侮。”

此言一出，附和的人可真不少，但其中有一些与独尊山庄有仇的，如华山叶本明道人、青城山青霞羽士、五台派癞僧晏明、鬼王杨迅等，自然都不肯做声。此外，有些中立家派首脑，都不敢随便附和。

最使人瞩目的是剑后秦霜波，她初时没有表示，等到情势看来有点相持不下，她才开口。秦霜波缓缓道：“我衷心附和广闻大师之意。”

她具有一言九鼎的力量，武当剑客尚固首先道：“端木小姐果然堪当重任，除了她之外，只怕不易找到更佳的人选了。”

青霞羽士、癞僧晏明和推山手关彤，先后表示赞成。此时，那蒙娜夫人笑声突然停止了。秦霜波道：“如果没有人反对，今日的大局，只好偏劳端木小姐了。”

端木芙道：“小妹何德何能，焉敢当此大任？”

衡山派高手金银钩商阳道：“端木小姐是众望所归，岂可推辞？假如有人认为不当，自会开口反对。”

形意门掌门人龚钧道：“区区之意，推选秦姑娘似是更妥。”这话一出，自然也会有许多人附和同意。

秦霜波道：“诸位不要再提异议了，要知今日之局，非比寻常。对方的疏勒国师武功高明到什么地步，不得而知，但单说他的才智计谋，就已罕有

匹俦。这一点只看他能号令西域诸国高手，以及顺利潜入中原，天下皆无知者，便可得知。因此，今日我们如果未能有效运用我们的力量，只怕结局惨不忍睹。端木小姐在今日的局势上，比我占优势的是她本身武功有限，但她的眼力见识却不下于天下任何名家。因此，由她来调兵遣将的话，一则不因本身要出战而受影响。二则她判断敌方高手的武功，以及应派何人方有克制之望时，不受成见影响。”

她说得很快，却又十分明白晓畅。众人都没话说，因为今日的情况极为特别，千数百年来，武林未之前有。实在是关系到整个中原武林体面的问题，谁也不敢轻率发言了。

端木芙见无法推辞，索性大大方方的接受了这个无比光荣的职务。她的澄澈的目光，迅快扫过所有的人，但见人人都各个微微颔首，表示同意拥护。这时大家已默契于心，不必再作任何仪式上的推举宣布了。

蒙娜道：“汉家众位英雄听着，敝国师威镇西域五十余国，地位崇高，身份尊贵，岂能轻易出手？假如你们这儿有英雄无敌之人，又不为我们的勇士所败，国师才会出手。”

这几句话听之无甚高论，可是却使童定山做声不得，因为童定山再暴烈自负，也不敢在此自认是英雄无敌之人。

韩世青高声道：“寒家已尽力替贵国师找到国宝，但舍侄却被拘扣，未知贵国师有何用心？”

蒙娜道：“令侄目下安然无恙，老先生也瞧得见，不要挂虑，敝国师有些话跟他说而已，现在请韩老先生赐给玉台铜马如何？”

韩世青踌躇一下，由于大家都有了默契，极力不让对方窥察出谁是主持大局的领袖，所以他没有向端木芙望去。

只听端木芙低声道：“韩老先生即管交出宝物，看来今日的局面，定须动手拚斗多日，方能结束。有这一段时间，咱们必有救出令侄之望。”

韩世青不再迟疑，取起木匣，举步走去。端木芙又道：“那疏勒国师一定亲自来接此宝，敢烦广闻大师出马随护，俟机稍示厉害，使敌人不敢生小觑之心。”

广闻大师似是早就料到有差事落在自己身上，神色如常，举步前行，口中道：“但愿贫僧能够交差，这实在是一道大大的难题呢！”

端木芙微微一笑，道：“大师别走得那么快，还须烦你挑选两个年轻助手，一同前往。”

她下截面孔都被长发掩盖了，是以她开口说话，嘴唇如何的动，别人也瞧不见。群雄几乎都不懂那端木芙为何要他带助手同行，更不明白何以又指定要挑年轻的人？广闻大师已走到浮桥口上，闻言立时停步，缓缓掉转身躯，目光扫过全台四十余人，但见除了宗旋、雷世雄、彭典之外，已找不到年青之人。个个最少都在四五旬之间，实在当不上“年轻”二字。

人人都以为他一定挑选宗、彭二人，而这一对恰又是震惊天下武林的人物，如若出马，必有所获无疑。哪知广闻大师并不停留在任何人的面上，却转投到岸边，略一挥手，便有两名年方十六七岁的小和尚奔了过来。

一个手捧一把连鞘戒刀，另一个则扛着一根禅杖，步履之间，相当稳扎有力。然而以这两个少年和尚的年轻来说，纵然得有少林真传，亦是火候尚浅，岂是担当这一场立威的重任？群雄心下孤疑忧虑间，广闻大师已率先走去，两名少年僧人紧随在后，看上去只是侍从小僧而已。

对面也出来四人，其一果然是疏勒国师，一个是蒙娜夫人，一个是基宁将军，还有一个是矮矮胖胖的汉子。基宁和那汉子一齐卸去身上的黑布大罩，众人顿时眼前一亮，原来那基宁头缠白布，身穿短袖皮背心，其上镶了好些中有棱角突起的圆形金甲，光芒闪耀。腰束宽阔的金带，双腕也戴着金箍，脚登长统皮靴，看上去既豪华而又威武。那矮胖汉子则穿一件大褂，腹部用一条寻尺宽的彩色布带缠缚，鲜艳夺目，脚下也是长统皮靴。头面尽是黑色的须发虬结，脑后戴着一顶缠头帽，形如瓜皮小帽，绣上花彩。此人一望而知乃是西域最多最大的突厥族人，即维吾尔人。也就是正式的“缠头回”人。他腰间插着一把长刀，刀身微弯而狭，和基宁将军一同跟在蒙娜后面，向第二座浮台走去。

双方到了浮台，还须再向前走，才是会合的浮台。如此布置之意，便是要使双方不能一拥而上。在码头至最外会合的浮台之间，那两座浮台却是供双方调集人手，以至救护伤者之用。双方到了中段浮台上，彼此相距仍有数丈之遥。疏勒国师毫不停步，一直向最末的浮台走去。

韩世青也一直走去，广闻大师说道：“韩老施主，你那宗宝物让劣徒代劳吧！”

那个手捧戒刀的年少僧人急行两步，顺手已把戒刀插在腰间，向韩世青道：“小僧法水，愿效绵薄。”

韩世青把木匣交给他，道：“有劳小师父了。”

目光掠到另外那名年少僧人，又道：“那一位小师父如何称呼？”

法水紧紧跟着他，应道：“那是小僧的师兄，号法木。”

言说之间，已走到数丈远的浮台上，疏勒国师也同时抵达，他深邃的双眼中，射出锋利如刀剑的光芒，盯住法水，似是想看透他心中的念头。

蒙娜道：“这三位师父是谁？”

韩世青道：“那是少林寺的广闻大师和法水、法木两位得意高足，老夫也要请教这两位贵客怎生称呼？”

疏勒国师道：“这一位是敝国的基宁将军，曾经到过贵府，另外的一位是和阗国的名家胡赛音。”

他的答话由蒙娜翻译过，接着又道：“胡赛音精于鉴别玉器，是以让他瞧瞧这一宗国宝。”

韩世青与基宁、胡赛音见过礼，便道：“国师远自西域而来，老夫自应稍尽地主之谊，略事招待。但国师等行踪隐秘，又留下不甚友善之言，是以老夫这些朋友，对今日之会，都生出了戒备之心。”

他的话音乃是用内力迫出，是以周围数十丈内的人，无不听得清清楚楚。只听他接着又道：“但无论如何，贵国国宝既然寻获，当得奉上，聊作见面之礼。”

他转眼向法水望去，颔首道：“有烦少师父了。”

法水道：“老檀樾好说了。”

捧着木匣，走了出去。疏勒国师着蒙娜传语谢过，又命胡赛音上前接受宝物。胡赛音移步走到法水面前，冷冷的瞪着他，伸手取匣。法水一缩手，只差毫厘，竟不曾让对方指尖碰到。他一微微笑，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说道：“你何以用这种眼光瞧着小僧呢？”

蒙娜居间翻译，道：“胡赛音说，你是佛教徒，信的不是真神，他不喜欢你。”

法水笑道：“他喜不喜欢我都不打紧，小僧信奉的是不是真神，也与他无关，我们佛教不打诳语，只不知你们伊斯兰教准不准你们说谎？”

胡赛音听了译言，怒道：“我们当然也不准说谎。”

法水道：“那好极了，小僧请问一声，这玉台铜马奉上之后，你们可是真心回返西域？记住别说谎啊！”

胡赛音怒道：“这话岂该由你来问？把宝物拿来！”

手臂一伸，向他手中托着的木匣抓去。他不但动作甚快，而且手臂远比想象中长得多，好像是有伸缩性一般，但他这一抓，仍然落了空。

原来法水亦是动作如电，身形的溜溜一转，恰好让过了对方五指。他口中发出笑声，人已移到浮台边，做出要把木匣丢向湖中的姿势，一面举手作势，阻止对方扑过来。

他接着说道：“你既不敢据实回答，可见得虽是拿到宝物，仍然不肯就此返回西域，定必找个藉口，与中原英雄较量较量。既然如此，小僧认为不如把此宝丢在湖中，你们有本事就下水捞起来。”

胡赛音浓眉一皱，正要说话，广闻大师已道：“法水，不可妄自沉宝于湖中。”

法水躬身道：“是。”缩回右手，但他站在浮台边，仍然随时随地可以把木匣扔落湖中。

基宁将军道：“尝闻汉人最重尊卑之序，这位小师父如此胆大，不无有失管教之嫌。”

广闻大师道：“年轻之人，坦白直率，他认定了你们存有藉口较技之心，是以设法迫你们讲出来而已。”

他的语气十分和缓，加上他那一副毫无特色的面貌，使人感到他似是很怕事之人。

胡赛音突然又伸手向法水抓去，法水向外一闪，上半身已倾出浮台，不觉啊地一叫，眼看要掉在水中。风声飒然一响，法木已跃了出去，一手抓住法水的手腕，拉他回来，另一只手则封闭胡赛音的手掌来势。

“啪”的一响，两掌相交，胡赛音竟被他震得退了两步，不由得大为震凛，瞠目而视。原来胡赛音素以掌力沉雄见长，这一掌试出对方掌力劲厉无比，更在自己之上。而他只不过是个小和尚而已，这教他如何能不惊心动魄，以至于瞠目结舌。

法木随即退下，面上木然全无表情。法水一面摇头道：“好险，好险，差点掉在湖里去了。”

一面把木匣送到对方面前，又道：“请贵客收下此宝吧！”

胡赛音迟疑一下，这才伸手去拿，随即打开匣盖瞧看。

疏勒国师突然开口说话，蒙娜翻译道：“这两位小师父练得好高明的接力手法，只不知分开之时，可抵挡得住胡赛音的一击么？”

法水道：“国师好厉害的眼力，竟瞧出我们师兄弟是合力挡这位施主一掌。戏法既然拆穿，小僧只好硬着头皮，试挡这位施主的一击了。”

胡赛音把木匣交给疏勒国师，说了几句番话。对方也回答了几句，他便转身向法水走去。双方相距只有五尺左右，胡赛音突然一掌拍出，“砰”的大声一响，水花激溅，声势惊人，敢情他这一掌乃是击向湖面，那股雄浑的掌力，宛如有形之物一般，震得湖水激溅。群雄一瞧距离，见他掌力竟能远达一丈以上，都不觉大惊失色。

法水赞了一声，随即凝神戒备。胡赛音这回挥掌向他拍到，掌力涌出，发出劲厉的声响。法水出掌相迎，两股掌力首先碰上，发出“嘭”的一声，紧接着两掌相交，啪地一响。但见法水的身体只向后略略倾仰一下，旋即恢复原状。一望而知他功深力厚，与对方的造诣，只不过相差一线而已。这一回连疏勒国师也不由得眉头一皱，觉得这个小僧武功之强，实是大出他意料之外。

广闻大师道：“法水，还不回来么？谁让你妄自逞能的？”法水现出畏惧之色，连忙回去，侍立师父身后。

韩世青道：“国师已验看过贵国之宝，可还有什么事要吩咐的么？”

疏勒国师道：“这是膺品。”

蒙娜翻译的声音又尖又高，让所有的人尽皆听见。

假如一上来他们就接过玉台铜马，加以验看，然后说出这个结论，则观战的群雄，对此不免将信将疑。但现在被那法水在当中一揽，道破了对方存心要与中原武林，争一日之长短。这个结论，反而变成了藉口一般。

广闻大师微笑摇头，走上前去，道：“这话可是当真？”

边说边伸手索观。疏勒国师把木匣交给基宁，由基宁再交给广闻大师。

这位代表少林的僧人，接过木匣，取出匣中的宝物，但见一座白玉雕琢成的台座，上面一匹铜马，奋鬣扬蹄，姿态神骏。他抬头向对方望去，问道：“国师何以认为此宝乃是膺物？”

疏勒国师通过蒙娜的翻译，道：“胡赛音一看玉质，便知非是千年以前的古物。”

广闻大师哦了一声，道：“这样说来，此物并非是国师欲得之物。换言之，你们纵然得到了此宝，也没有什么价值，是也不是？”

疏勒国师冷冷一笑，用番语向蒙娜说了好多句话。蒙娜还想了一想，才道：“是的，此物全无价值。”

广闻大师随手把玉台铜马向湖中扔去，说道：“既然无用，贫僧便丢掉它。”

群雄见他忽有此举，都觉得又惊奇，又痛快。谁知玉台铜马堪堪碰到水面之时，一条黑影闪过，又是一条长鞭，电掣般卷住了该宝，唿一声回到浮台上，落在基宁将军手中。

这时旁人才发现基宁和胡赛音都散开各守一边，是以广闻大师除非把该宝从身后诸人头顶扔过，他们才无法可施。但现在该宝又落在对方手中了，可见得疏勒国师才智过人，在回答广闻大师问话之时，已顺带吩咐基宁和胡赛音两人注意，暗中占取有利方位。

广闻大师神色不变，凝目打量疏勒国师，但见对方深邃的眸子中，似是闪动着嘲笑的光芒。广闻大师不但不生气，反而感到欣慰，忖道：“你虽是才略智谋，都高明难有匹敌。但你仍混除不了骄矜自大之心，是以才会有嘲笑之念。这便是他的弱点，也是他招致失败的地方了。”

他缓缓退下，向韩世青道：“此举乃是疏勒国师主谋，可知此人实在太厉害了，很难斗得过他。”

他故意压低声音，以便诱使对方运功查听。但他其后却感到失望，因为基宁或蒙娜这两个懂得汉语之人，竟没有向疏勒国师说话。

疏勒国师拿着那一座玉台铜马，反复审视，过了一会儿，才透过蒙娜道：“本来如此宝乃是真物的话，本国师虽然有较量武功之心，也将感到不好意

思。现在既然得不到真的宝物，本国师不须顾忌，要向你们大明朝天下英雄豪杰挑战。如果本国师这一方，较高一筹，你们须得限期找到真宝，以做臣服的贡物。”

这话一出，群雄无不骚然，纷纷议论。在湖边码头的平台上，被推举为领袖的端木芙微微而笑，似是十分安慰，人人都把她的表情看在眼中，有些是不敢问，有极少数几个人是明白她的心意。雷世雄向她拱拱手，道：“小姐的笑靥之中，隐隐有放心之意，敢是已有胜算么？”

端木芙转眸四顾，所遇到的尽是渴欲得知内情的眼光，直至秦雷波面上，才发现一对并无表示的目光。

她当即向雷世雄道：“韩老先生他们马上就回来了，到时再谈如何？”

雷世雄只好等候，但见韩世青和广闻大师等四人，果然迅快走回来。

他们一到了码头，端木芙便问道：“对方有什么较量的办法呢？”

韩世青道：“很简单，双方各派一人到最外面的擂台上做公证人，其次挑选最多不超过二十人，到中间的浮台上，每次到擂台上只限一人，今日只斗十场，以输赢的总数分胜负，如此连斗三日，结局以日数计算输赢。”

端木芙道：“如此甚好，他们一定不同意限制每人出场的次数了？啊！恐怕尚有其他规定才对。”

韩世青道：“不错，他们规定如若有人自负武功，胜了一场之后，还要再斗，便须最少连斗三场，方许下台。”

端木芙寻思了一下，点头道：“这一条规定是为了疏勒国师而设的，他有技压群雄之力，但又怕不加限制的话，我们的高手可以取巧，在每日的场数输赢上击败他们。”

此时韩世青便把和端木芙问答之事，向雷世雄和广闻大师述说一遍。端木鞭注意到广闻大师盾头微皱的寻思之态，也见到他旋即想通了一般的松弛表情，心中大生警惕，忖道：“此人才智之高，世罕其匹，我须得多加小心才行。”

原来她卖这一个关子，主要目的是想趁这机会考验一下这广闻大师的智慧。事实上此事本身，并不如何重要。她缓缓道：“那疏勒国师武功既强，才智亦高，如若当真拚斗，我们虽然不至于全军覆没，但损失定必钜于对方，因此之故，我心中一直忧虑不已！直到疏勒国师说出限期进贡真宝之言，显示出大局已定，不致变成火拚血战的局面，是以大为放心。”

雷世雄浓眉一皱，道：“小姐竟是认为咱们定败在对方手底么？”

端木芙道：“不错，但目前尚未到绝望的地步。”

她微微一笑，又道：“我可不是低估了诸位的力量，而是形势迫人，咱们目前是落在必败的境地中。除非形势有所变化，否则，我瞧不出我们如何能够赢得对方。”

鬼王杨迅冷冷道：“端木小姐你是公推的领袖，却如此的消沉悲观，全无信心，这一仗自然用不着打了。”

崔阿伯霜盾一皱，眼中射出威棱精光，含怒道：“我家小姐就事论事，杨迅你何得多言评论？”

杨迅忿然向他望去，他早就知道这个须发如雪的老人，乃是端木芙的老仆，但从未仔细瞧过他。这刻细细一看，突然间怒火平息，眼中代之而生的是迷惑的光芒，缓缓问道：“尊驾既是姓崔，敢是昔年纵横南北七省飞天豹子崔洪崔老兄么？”

此言一出，不少人为之惊动注视，莫说这飞天豹子崔洪之名，在武林中曾经煊赫一时，算得上是南方武林高手中一大重镇。即使不闻此名之人，也因这鬼王杨迅的一声“崔老兄”而讶异惊顾。

要知杨迅成名甚早，近来虽是罕得在江湖露面，但他乃是黔中云雾双雄孟氏兄弟的师叔。由于其后孟氏兄弟享名甚盛，因此杨迅的名望地位有增无减。而他两日来表现得十分孤傲冷淡，对任何人都少有假以词色，目下居然尊称崔阿伯一声“崔老兄”，可见得这崔洪来头实是不小。

崔阿伯拂髯道：“杨兄居然还认得兄弟，这倒是难得之事，这位端木小姐乃是兄弟的小主人，她的才智天下无人可以匹敌，杨兄不妨全心信任，决不会错。”

鬼王杨迅哦了一声，目光转到端木芙面上，颔首为礼，道：“既然连崔兄也如此信服，兄弟没得话说。不过……”

他的目光又回到崔阿伯面上，接着道：“不过兄弟倒想知道，崔兄除了遵从端木小姐的吩咐之外，还听不听别人指教？”

弦外之音，自然是指的独尊山庄。也就是问崔洪算不算是独尊山庄的属下。这一问的用意，是他在心中对端木芙决定敌友的因素。

崔阿伯冷冷道：“老夫只关心我家小姐的安危，别人之言，老夫一概不听。”

此一回答，益发显出端木芙身份的特殊。由此可知雷世雄对她甚是礼敬客气，竟是因为端木芙并非臣属独尊山庄之故了。

他们的对话至此告一段落，一个魁梧大汉开口道：“敢问端木小姐，适才韩老先生说及比武规定之时，有一节是规定自负武功过人者，若要连续出赛，最少也得斗上三场，方许退下。小姐说此是疏勒国师为自己而设的，在下始终弄不明白此中道理，还望小姐释示？”

众人视之，发话的乃是陕西名家娄大勇，此人以硬功见长，性情直爽，脑筋也不大会转弯。

端木芙含笑点点头，道：“这一点有劳广闻大师向大家解释。”

广闻大师无法推辞，只好说道：“这话须得从头说起，这次比武的办法，定了三日之限。如若胜了两日的一方，就算是赢了，须依条件行事。例如咱们便寻获真的宝物送去，名为贡奉。这自然是中原武林天大的耻辱。如是他们败了，自须立即离开，从此不许踏入中原。”

他停歇一下，才又道：“胜负既是以日数计算，但每日的胜负，又以十场之中，多胜者为胜。这么一来，双方俱可以在每日的十场之中，各运心机智谋，调遣人手，务求以我之长，击敌之短。疏勒国师已查悉咱们这一方诸人的实力，深信咱们之人，少有能连斗三场之人，所以作此规定，务必使咱们的高手，斗过一次之后，便不能再上场，换言之，咱们这一方的高手，最多只能赢一场。因为即使能贾其余勇，再胜一场的话，第三场亦非败不可！等于对消了一场，仍然只胜一场。”

说到此处，十多数人都明白了。广闻大师接着又道：“他计算过咱们能连胜两场之人不多，更别说连战三场了。但他本身却有以为可以连斗三场以上，因此之故，这一条限制，自然对他十分有利，说不定以他个人之力，就可以取得一整天的胜利。三日之中，他独力已赢了一天，自然胜算较大。”

众人听了这番解释，更加明白。但此外又顺带看出这一位代表少林寺到此的僧人，实是极为精明机警，言词便给，乃是不可忽视的人物。

广闻大师亦何尝不知端木芙的用心，乃是故意迫使他在天下群雄之前，露出真面目，他本想一味韬光隐晦，不必被世人知道自己的能为，也不要任何声名。此是他计划中的基本态度，然而在端木芙迫使之下，却不得不显示他的潜力。他一直在考虑此事，这刻索性一横心，改变了计划，从隐晦的做法改为积极的扬名立万。

他微微一笑，又道：“诸位须知今日的局势，乃是敌暗我明。咱们这一方之人，派上阵时，对方差不多都可以晓得深浅高低，因而派出足以取胜的人手。因此之故，端木小姐认为形势迫人，难有取胜之望。”

这个解说自是有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却又别有说法。徐州李金矛首先洪声道：“大师之言，端木小姐尊意如何？”

端木芙道：“奴家正是此意。”

李金矛道：“但在下却忍不住要问一声，敌方人手虽是不少，但咱们这一方眼下有剑后秦霜波仙子、雷大庄主、宗旋大侠，以至于像广闻大师、枯莲大师等高手，敌方即使深知每一位高手的厉害，难道都有足以克制取胜的人手可以派遣出阵？”

这话大是有理，只因天下之事，有的是知易行难，亦有些是知难行易。像李金矛提出的问题，就属于知易行难之类。

敌方之人，尽管知道上场之人是什么身份，擅长什么武功。但知道是一件事，要派人出来制敌取胜，又是另一回事。岂能认定敌暗我明，就定必遭遇输败的结果之理？

不少人点头赞成他的理论，广闻大师向端木芙望去，端木芙澄澈的眼波一转，说道：“这个问题广闻大师不难作答，但奴家却想请宗旋大侠解释一下。”

宗旋抱抱拳，道：“在下若讲错了，还望大家包涵，并请端木小姐立时更正。”

他干咳一声，才道：“愚意以为敌方既是有备而来，当然在事先已有所策划布置。而咱们这一方的人手实力，恐怕已落在对方算中了。”

他停歇一下，见到端木小姐点头，这才又道：“虽然李前辈的道理很对，可是这话只适用于一般的人及事物之上，对于才智杰出，一代枭雄之辈，便行不通了，在下愿以几件小事，以证明疏勒国师实是一代枭雄之才。第一件是他们以异邦之身，语言习惯以至装束俱大殊汉人，迢迢数万里之遥，深入中原，武林中居然不闻半点风声。而他选择这个时机，正是中原武林恰巧有事之秋。这等能耐，以及他耳目消息之灵通，实在使人十分震惊，错非是一代枭雄之才，焉能办到？”

他吸了一口气，接着道：“第二件，他适才趁着答话之时，顺便用番话吩咐基宁和胡赛音两人，准备出手。果然由于基宁及时出鞭，卷住玉台铜马，不曾落在湖中。此事虽小，但显示的意义却极为重大。因为在那时候，广闻大师并无一点要丢掉该宝的迹象，而他们居然早就想到，预为布置，这等心机才智，岂是中智之人办得到的么？”他又停顿一下，环视码头上众人一眼，才道：“以疏勒国师如此雄才杰出之士，又在深知我方虚实强弱的情形下，不胜何待？假如他没有一点把握，大可以只向一两个足以代表中原武林的帮会门派动手，何须找上了中原武林共钦的淮阴韩家，迫使天下高手尽皆赶来呢？”

至此已解说得十分清楚，李金矛还有一点点不服气，道：“宗大侠说得

虽是，但以西域诸国的实力，难道当真足以横行天下，视咱们中原所有的武林高手如无物么？”端木芙接口道：“这话让奴家回答吧！疏勒国师并不至于自大到这等地步，但他坚信一件事，那就是除非他们一到中原，就全力袭击淮阴韩家，大肆屠戮，激起了天下公愤。定须如此，中原所有的绝顶高手，方会齐来对付他，但即使如此，他未必就一定一败涂地。”

她的目光转到剑后秦霜波面上，微微一笑，道：“小妹本想请仙子回答，但又知她是守静脱俗之人，不喜这等勾心斗角之事，所以还是请广闻大师偏劳吧！”

广闻大师心中暗骂一声好坏的丫头，这不分明是说我并不守静脱俗，而又喜欢勾心斗角之事么？但他不动声色，缓缓道：“以贫僧想来，当中原所有的绝顶高手尽皆齐集此间之时，疏勒国师可以命手下布成坚阵，以防对方人多群殴。同时向中原武林挑战，要对方选出一个足以代表中原天下英雄之人，与他放对拚斗。”

群雄听了，都没敢做声。因为从他们的口气中，无不认定疏勒国师乃是罕有匹俦的高手。则这第一场放对拚斗，到底胜负如何，谁也不能预测。

再说谁也不敢十分肯定地选出一个足以代表天下英雄的高手，本来以七杀杖严无畏的声望，实是足以当选有余。可是一则近来已传说他内伤未痊。二则最近崛起于武林的两大高手，深浅难测，一是剑后秦霜波。另一位就是最近传说已与秦霸波结为鸳盟的罗廷玉。此人不但是翠华城少城主的身份，据说又是刀君，足以与严无畏一拚。

有这两大原因，再加上少林武当等名门大派之中，尽多奇才异能之士，以该等门派的掌门人而言，武功的深浅强弱，外人亦无从知道。是以到底谁堪作中原武林的代表，殊难找到答案。

端木芙举起纤手，道：“现在咱们得派人上场了。”

她冷静地向众人望了一眼，旋即选了二十人，由她带头向那浮台走去。这一次虽然有三十余人还留在码头上，但端木芙已声明过须得每日换人上阵，所以有些留在明后天出战的，便须得留在码头。

这一次上场的二十人，广闻大师座下的法木、法水两徒，居然入选。不过谁也没有不平之意。只因这两僧在擂台上曾经露过一手，实是不逊于时下任何高手。韩家方面，共有三人上场，那是韩世文兄弟，再加上一个韩行星。

端木芙在浮台上站定了，一只手搭住崔阿伯略略抬起的手臂，显得她柔弱纤小，根本不是武林之人。而他们两人站在一起，红颜白发，相映之下，使人对她的印象感到更为深刻而又奇异。

她徐徐道：“目下当急之务，乃是在于如何把韩行昌少爷拯救回来，诸位可有什么高见么？”

群雄尽皆默然，因为对方掳劫韩行昌之故，分明是防范在失败之时，有人质在手，中原高手，不敢趁势围攻或迫击，既是如此，他们怎肯放人？

端木芙又道：“诸位心中所思，奴家大概猜测得出。但事实上对方以韩少爷为人质之意，反而不甚着紧。主要是他们深信韩少爷计谋策略，极为特出。又以他是韩家少爷的身份，出而领袖群雄，亦最有可能。因是之故，疏勒国师特地扣下了他，使咱们这一边群龙无首，又或是虽有发号施令之人，其才不如韩少爷，身世又比不上韩少爷，权力不够强大，指挥之际，不能如臂使指。诸位对奴家这点看法，不知可能同意么？”

她一方面分析敌人心理，顺带也警告众人，不可不全心听令，以免她不

能指挥如意，遭遇困难。这等巧妙的心思手段，实在令识者万分惊服赞佩不已。众人都认为她的想法十分精辟奥妙，实是别人想不到的，是以都没有任何异议。

端木芙环视众人一眼，已知大家意思。当下想道：“我单是以言词使得大家愿意遵从军令，还不够彻底，必须用某种行动，使人人当真打心中服气，矢誓效忠，方能统率这一干高手，应付强敌。”

她这个想法并不深奥，许多人都明白此理，但如何能做到大家都心悦诚服，自愿全心全力地效忠，却是千艰万难之事。

端木芙从容不迫的道：“韩老先生，目下为了拯救令侄脱险之故，不得不委屈老先生，扮演一幕短短的哑剧，使对方堕入我们彀中了。”

韩世青怔道：“小姐即管发号施令，老夫愿作前驱，决不后悔。”

端木芙道：“首先我要让对方观察出一件事，那就是奴家不但忝为群雄之首，令从我出。更要使疏勒国师认为我已具有相当权威，是以须得劳老先生的驾。等他有了这等印象之后，再在战阵上施以压力，相信不难把令侄安然无恙地讨索回来。”

群雄一听都大感兴趣，等着瞧她的手段。端木芙向数丈外那浮台上的敌方诸人望去，但见这些异国高手奇士，具都卸下外面的黑袍，露出本来服饰，五光十色，奇奇怪怪，缤纷夺目，甚是好看。

她徐徐道：“疏勒国师塔力克乃是罕见的雄才大略之士，目下他已察看出奴家乃是中心人物，虽然诸位一直都没有任何动作，但观乎诸位大都向奴家投视的神态，即可测知了。现在他小心地观察奴家是否具有令出如山的威权。”

雷世雄道：“端木芙小姐剖析入微，洞烛机先，实是使人佩服。只不知小姐何以选中了韩老先生，作为诱敌深信的对象？”

他表面上是向她质疑，其实却是使用一种极高明的捧场手法，使她的才慧更加明露光芒，增强群雄对她的信心。

端木芙道：“这自然是因为疏勒国师深知我们中原武林，对淮阴韩家万分敬重之故。韩老先生乃是韩家主人，负天下之重望，如若连他也奉命谨唯，奴家的权威不问可知了。”

那边浮台之上，也是共有二十人，此是疏勒国师自己提出的规定。而今日的十场比武，就在这二十人之中挑选出场。

那疏勒国师神闲气定，态度从容。虽是身在异国，人少势孤，但他却大有破敌扬威，称雄中原的气慨信念。

他忽然向蒙娜和莲姬，二女说道：“想不到中原英雄，竟推举出一女子作领袖！但这女子却不是剑后秦霜波，实在使人惊异。”

由于回教盛行多妻制，女人出门，例须蒙面，毫无地位可言。是以疏勒国师虽是一代之雄，此时亦未能免俗，发出惊讶之言。

他接着注意到韩世青移步行向端木芙面前，跟她说话，并且曾在无意中向自己这边指了一指。端木芙摇摇头，只一摆手，韩世青立刻退下。

疏勒国师只见了这么简单的动作，却禁不住大为震凛，忖道：“原来此女在中原武林之中，大有名望，是以不但人人推举她作领袖，而且无不奉命谨唯，不敢抗辩，中原群雄有了权威如此巨大的领袖，形势便大不相同了！怪只怪在何以我们遍查中原高手之时，竟不曾查出有这一号人物？”

他心中疑虑难消，当下命基宁向那失去行动之能的韩行昌问道：“那边

台上穿黄衣长头发的女孩子是谁？她长得真漂亮。”

基宁是受嘱故意说端木芙漂亮，使人听起来好像只是为了她美貌而打听。并无他意。

韩行昌乃是擅长心机谋略之士，心中冷笑一声忖道：“笑话，端木小姐一直以长发掩住了半截脸庞，连我也未见过她全貌，你们如何就得知她美貌漂亮了？”

转念又忖道：“是了，这基宁将军乃是奉命探询端木芙的来历，是以用这句话作引子。殊不知这一问适足以被我窥破了用心。”

这韩行昌一直在浮台上瞧来望去，是以己方浮台上一切动静，都在眼中。他自然也瞧出端木小姐是公推的领袖，当下恍然大悟，情知疏勒国师很奇怪中原武林方面的领袖竟是一个女子，特地查问她的来历。

她想得虽多，其实只是刹那之事。当下应道：“这位小姐姓端木，闺名一个芙字，身世无人得知，但她却以智慧才华，震惊天下。尤其擅长行军布阵之学，实是今古罕有的才女。”

基宁将军点点头，随即说些别的话，竟不曾向疏勒国师报告。这一点使韩行昌感到大惑不解，只好静观其变。

对面浮台上走出一人，大声说道：“端木小姐着我传话与疏勒国师，虽然诸位远来是客，理当谦让。但这次比武，与平常印证武功不同。端木小姐认为如若不能连赢贵客们三场，实足以使贵客们更小觑我中原武林了。是以这开始的三场，敝方非赢不可。”

蒙娜咭咭呱呱地翻译给疏勒国师听。疏勒国师掀髯一笑，说了几句话。

蒙娜大声道：“敝国师说，端木小姐年纪太轻，只怕少不更事，错估了双方形势实力。敝国师又说，她如有此信心，可立即派人出场。”

左边的浮台上立刻走出一人，却是个白发飘萧的长衫老人，手中拿着一根弯弯曲曲的拐杖，步往擂台。疏勒国师浓浓的眉毛一皱，敢情他竟认不出此人。而他派来搜集中原武林各家派帮会以及独立特行的高人奇士的手下们，在他身边共有四人之多，居然也无人开口说出此人的姓名来历。

基宁向韩行昌问道：“这位老人家是谁？”

韩行昌道：“这位前辈姓崔，因为年高望重，武林中都称他为崔阿伯。”

他故意不说出崔阿伯就是昔年威震南七省的黑道第一高手飞天豹子崔洪。只因崔洪虽是隐退了多年，中原武林几乎也都忘了这一号人物。但在对方而言，也许不曾放过数十年前曾有盛名的人物。以是之故，若然讲出他的姓名来历，对方或者会晓得也未可料。

基宁沉吟道：“奇了，此人似是没有声名之辈。”

韩行昌不再接口，心中暗道：“莫说你们异国之人，不会晓得，即使是我中原武林人物也罕得有晓得崔阿伯姓名来历之人。假如我不是出身于淮阴韩家，定然也不知道。因此，你们全不知晓，何奇之有。”

疏勒国师从那崔阿伯步伐神态之间，瞧出他擅长硬功，气壮力雄，必是长于打硬仗之士。

当下目光转到己方阵中一个身材高大的人的面上，微一颔首。这人立刻大步向擂台走去，气势慓悍之极。此人肤色甚为黧黑，虬髯满面，头戴皮帽，腰束皮带。左边悬挂着一只皮囊，右边插着一把小刀。身材雄伟健壮，昂首阔步，大有古代英雄武士那等气派。

蒙娜高声说道：“这一位是哥萨克族的勇士息隆，不懂汉语。”

韩行昌向基宁道：“尝闻西域的哥萨克族，乃是游牧之民，穹庐迁从不定，民性强悍，勇狠好斗。这位息隆勇士气势威勇，一望而知必是不知畏惧为何物之士。”

基宁傲然一笑，道：“如若单单不知畏惧之徒，有何用处？敝国师是因为瞧出那崔阿伯乃是擅打硬仗之人，所以才派息隆出阵。”

韩行昌讶道：“这话怎说？”

基宁道：“如若是擅打硬仗之人，必是膂力特强，火气特猛之人。但这种人一旦年老，血气已衰，比别人更为吃亏，因为他的打法已固定了，很难改变。”

韩行昌惊道：“这样说来，国师竟是看准了崔阿伯乃是斗力之人，欺他年事已高，血气衰弱，所以也派出擅打硬仗的哥萨克勇士以对付他么？”

基宁笑道：“正是如此，你瞧着吧！”

韩行昌但觉这疏勒国师实在太以厉害，无怪他敢以仅仅的百余之众，入侵中原武林，与天下英雄作对。大有技压群雄，扬威中原之慨了。

息隆到了擂台上，掣下背上长而微弯的锋快利刀，面上含着狞笑，突然间吼啸连声，挥刀冲杀上去。他气势之强悍，刀法之凶猛，身手之矫健，在在足以使敌人心寒胆落。

崔阿伯横拐一扫，击中敌刀，当的一声大响，那哥萨克竟然只是略略一滞而已，手中之刀，握得坚牢如故。崔阿伯出场之时，早已受到端木鞭嘱咐。她当众言道：“对方一定欺你年事已高，派出骁勇狠斗之士来对付你。殊不知你的铁胄神功乃是上乘内功之一，只不过走的是威猛霸强的路子，所以瞧起来你似是纯以硬功见长的人而已！到时你只须试过对方劲道气力，便万勿硬拚。因为对方必是能久拚不衰之人，须从招数变化上，克敌制胜。”

这番话人人听见，因此这第一招拚过，那哥萨克果然腕力雄健无伦，气势凌厉凶悍之极，群雄见了，无不大为惊服端木芙料敌之能。崔阿伯第一拐横扫之势，非同小可。通常持刀执剑的敌手，决计不敢硬挡。因此对方这等行若无事的样子，使他大为惕凛，立时涌身跃起，斜斜飞出一丈。果然他身形凌空才起，那哥萨克勇士息隆已像一头凶狮猛虎般冲过来，恰好扑个空，迅即转身寻敌。

崔阿伯岂肯失去机先，立时施运九曲拐挥捣，出手疾攻。他使出这一路拐法，看上去虽然威风凛凛，甚为凶猛，其实拐势变幻细腻之至，实是以技巧取胜而不是以气力见长。息隆挺刀虎扑不已，如若他不是慓悍特甚，时时有同归 于尽的凶毒招数的话，早就得伤败于九曲拐下了。

两人看看斗了四五十招，息隆吼啸之声越发响亮震耳，使人惊心动魄。但崔阿伯在他刀光之中出没腾挪，倒也不显得很困。疏勒国师已微微皱起眉头，但旁人还瞧不出真正的形势。

基宁尚向韩行昌道：“你瞧见了没有，息隆便是如此凶悍，犹胜狮虎。”

韩行昌笑道：“但崔阿伯却是豹子啊！”

基宁道：“豹子是所有猛兽中最可怕的一种，它躯体不算大，但赋性凶残而狡诈，身子灵便，能够上树。连狮虎见了恶豹，也得避让。假如崔阿伯真是豹子，息隆就不容易赢了，但他到底不是豹子啊？”

韩行昌道：“我记得他的外号，好像是什么豹子的，所以随口这么说一句而已。”

基宁转头向疏勒国师说话，同时又另有一人开口说了几句。基宁这才泛

现出忿怒之色，向韩行昌道：“什么？他就是飞天豹子崔洪么？”

韩行昌故意凝神想了一下，才道：“对了，就是崔洪前辈。据说他几十年前，很是有名。但目下到底太老了一点，恐怕体力支持不了很久。”

疏勒国师略一挥手，一个少年取出一只胡笳，呜呜的吹起来，声调怆凉悲壮，饶有边塞风味。擂台上的息隆闻得胡笳之声，突然向后一跃，出了战圈，径向浮桥上奔去，离开了擂台。崔阿伯一怔，心想这混帐王八蛋倒是知机得很，难道他已晓得在三招两式之内，定会有伤亡落败之祸么？

蒙娜已高声道：“敝国师召回息隆，这第一场是你们赢了。”

蒙娜认输的话，说时轻松，其实这个结果，已不知耗费了几许智力，几许血汗，以及多少凶险忧危在内。

疏勒国师面寒如冰，双目之中，不时闪射出奇异的，使人震慑的光芒。韩行昌瞧在眼中，初时以为他感到十分失面子，赫然震怒。

但转念忖道：“不对，不对！以疏勒国师如此饶有计谋方略之士，焉会心头暴怒，以致影响到筹划指挥之事？但他这等神情，分明又与平常不同。”

他暗暗留心观察这个大敌，此时端木小姐已差遣第二场的人选出阵，竟是广闻大师的两个弟子法水和法木。这两僧年纪都只有十六七岁左右，由于面目韶秀之故，显着更是年轻。因此，虽是两人一同出场，在别人心中却不觉得如何突兀或不妥。如是两名老僧，旁人心中所生的感觉定必大是不同。

疏勒国师暗吃一惊，忖道：“那端木小姐的才智实在过人，她这一着，又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竟然派出两个小和尚，当为一人。”

由于大大出乎他意料之外，自然也就使他感到不易派出适当的人手出场应付。他一面查看这两名小僧的武功造诣，一面寻思己方人手之中，以哪一个上阵最是妥当？眨眼间那法水、法木二僧，已抵达擂台。

疏勒国师沉声道：“拉冈。”

一个中年大汉应道：“有。”

行将过来，两只粗大的手掌中，分持一对金瓜锤。疏勒国师道：“这两个小和尚交给你，他们练就了联手接力的功夫，早先与胡赛音略略斗过，你也得见，因此，你须用兵器迎敌，不可大意。”

拉冈道：“知道了。”

疏勒国师又道：“他们一个使杖，一个使刀，远拒近攻，各有擅长。你一上去须得注意及此，莫与使仗的硬拚，莫与使刀的斗巧。反过来说，你要与使刀的硬拚，与使杖的斗巧。”

拉冈神情间一片恭敬之容，凝神聆听。等到疏勒国师挥挥手，这才奔向擂台。

蒙娜照例高声介绍道：“这一位名叫拉冈，乃是库车国五大高手之一。”

韩行昌向基宁询问那疏勒国师说的什么话，基宁照实说了。

韩行昌大惊道：“贵国师真是太高明了，这一场只怕我们这一方要输。”

基宁道：“咱们争的不是三两场输赢，而是要在三日之期中，总共三十场比武，赢取半数以上，方是真胜。”

韩行昌连连点头，其实他心中却忙着研究这基宁一项奇怪的行动，那就是他竟不须请示疏勒国师，便一径做主把疏勒国师的话，完全告诉了他。假如基宁所言不尽不实，韩行昌自然听得出来。反之，他说的若是真话，也不难猜想判断。

他已认定基宁说的是真话，虽说韩行昌在他们掌握中，不怕他泄漏机密。

但这种内容的话，自应向疏勒国师请示过，方可说出，决不该擅自做主。那么他何以如此大胆的做主，是番人习惯上太随便了？抑是他以为此话无关重要？又抑或是另有他故？

他动脑筋探究下去，突然恍然大悟，忖道：“这话一定是已得到疏勒国师允许，基宁才会说出来，不错，定然是已得到疏勒国师允许。而且最使人惊讶的是疏勒国师并非早就允许他从实回答，却是当我询问之时，以暗号发出的命令。由此可知疏勒国师根本精通汉语，无须任何人翻译。唉！假如我猜想得不错，这疏勒国师装出不懂汉语的姿态，实足以显示他城府之深，举世罕有！只因他既是自负武功盖世，可以横扫中原，则他胜算在握，何必还装出不懂汉语，使我方之人，产生错觉，只当他对中原武林形势甚为膈膜，以致不免有精疏大意之事发生。换句话说，中原之人若是误以为疏勒国师言语不通，对中原的情况有所隔阂，则对他的奇谋诡计，一定防备得不够严密，即使是高明如端木芙，亦难免如此。”

韩行昌想通此理，骇得出了一身冷汗，暗念中原武林今日面对的敌人，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可怕最难斗的了！这般城府深沉，文武双绝的对手，真教人想一想也就为之不寒而栗了。

擂台上业已动手拚斗，那库车国高沃拉冈的金瓜锤，招法奇异，威力强绝，他果然谨遵疏勒国师之教，碰上法木的禅杖之时，专以灵巧奇幻的招数手法应付。碰上法水的戒刀，则强攻硬打，势若雷霆。他的一双金瓜锤，份量甚是沉重。但他竟能举重若轻，细腻之时，如拈绣针。至于放手猛攻之时，自然更是当行出色，凌厉已极。这一来竟把法木、法水二人，打得绕台乱转，法度大乱，无法形成联手之势，情况大是不妙。淮阴韩家的主人韩世青心头大为焦忧，忍不住向端木芙望去。但见她澄澈如水的美眸中，不但没有一丝担心之意，甚至露出欢喜之色。他再转眼向少林广闻大师瞧去，但见他神色之间，安详自若。当下忖道：“这广闻大师如果不是认定门人可胜，就一定是脑筋有问题之人，方能毫不着急……”

他无可奈何，再向擂台望去。战况依然是法木、法水都很不利。看着又斗了数招，忽见法水碰上敌锤风狂雨骤的攻势，连连退却，已退到台边。再往后挪的话，立时得掉在湖中。正在此时，法水戒刀猛可急削疾劈，使出一招诡异凶毒之极的刀法，竟从锤影中攻入，凌厉反击。拉冈破拆不得，只好急急腾挪后退。

另一边的法木赶上来，抡杖猛扫。而法水自然更是随势迫上。霎时之间，拉冈已隐入捱打的局面。那法木的禅杖挟着强烈的啸风之声，强攻硬打，迫得对方不能不出锤接实。而法水的戒刀寒光电掣，精芒飞洒，也迫得对方不能不极力拆解。

这一来正陷入了与法木硬拚，与法水斗巧的局势。这正是疏勒国师嘱咐过他切切避免的情形。

韩世青至此方始透一口大气，如释重负。当下又不由得偷空扫瞥端木芙和广闻大师一眼。但见他们神色如故，并不因局势已转好而有所改变。韩世青见了他们的表情，也不禁暗暗感到惊心，忖道：“这两位的修养功夫太好了，城府之深，难以探究！幸而我们是友而非敌，如若惹上了他们这种敌人，实是不堪设想。”

以韩世青这等角色，也如此震凛，当时战况改变得何等急剧和出人意外，也就可想而知了。因为假如战况是慢慢改变，则主持大局之人，以及身为法

水、法木的师父，能不动容，并不为奇。

擂台上双方拚斗了六七十招，那拉冈在两僧联手夹击之下，败势已定。右面浮台上，又升起了笳声。但这一回拉冈已没有法子可以跃出圈外，是以只好苦苦支撑。法水、法木二人，纵然心中明白这阵笳声是什么意思，亦可装作不知，继续迫攻，直到敌人伤亡落败才停止。这样做的话，对方也无法责怪他们。然而他们又斗了数招之后，忽然都故意放松对方，拉冈趁机跃出圈外。

蒙娜立时扬声道：“第二场你们赢啦！”

她方说到最末的一个字，疏勒国师突然道：“闭口，谁说他们赢了？”

蒙娜愕然道：“这是你的命令呀！你说过笳声过后，但等我方之人一出了战圈，立刻认输，以免对方继续迫攻。”

疏勒国师皱起眉头，道：“算啦，你已出言认输，已收不回这话了，何况拉冈也退出了擂台。”

他停歇一下，又道：“我道这两个小和尚，每个人才活了多少年？怎能与拉冈深厚的功力相比呢？原来他们都是使用一种催发体内的功夫，使他们功力顿时增强了数倍，这才抵得过拉冈，但现下他们已快要力竭，所以故意纵拉冈出圈。假如再斗下去，不出二十招，这两僧就全无拚斗之力了。”

此言一出，西域全阵之人无不骇然动容。一个头戴皮帽，帽沿下却露出金发的雄伟大汉道：“国师爷于天下武功无有不识，这样说法，定然不知这种激发体能潜力的奇异功夫，能不能施展在任何人身上？”

疏勒国师道：“可以，那少林寺的广闻和尚，可以施展一种奇异的点穴手法，使那受术之人，心中百念皆消，只有拚命搏斗之想。同时体能潜力，亦完全激发，比起苦修一二十年还要厉害。”

这金发大汉双眉一皱，说道：“我们如何能赢得他们？”

此人双眸是蓝色，鼻子高挺，肤色白皙中微带红色。一望而知乃是番邦异族之人。别人也泛起同样的疑问，都望住疏勒国师。

疏勒国师道：“这也不然，因为这一门功夫十分恶毒，后果甚是可怕。那些让和尚弄过手脚之人，出阵之时，虽然勇猛如狮虎，但拚完之后，纵然不死，也得大病一场！因此我们除非是赢定了，又宣称赶尽杀绝，不留一个活口。则这些人为了死里逃生，方肯任他施术。”

韩行昌眼见这些异域高手们，以番语交谈，众人有一度甚是紧张。最后疏勒国师说了一些话，这才恢复常态。当下不禁在心中暗暗猜测这是什么缘故？他明知基宁决不会告诉他，但仍然向他询问。果然不出所料，基宁说了一声恕难奉告，便转眼向左边浮台望去。

此时在左边浮台上的中原群雄，都因连赢两场，觉得十分兴奋，也对这只露出半截面庞的端木芙增长了无限信心。端木芙美丽澄澈的目光，在众人面上转了一匝，突然碰到一对锋利如刃的目光，使她不禁停顿了一下。

那对锋利似刃的目光，乃是剑后秦霜波所发。两女对望了一下，端木芙眼中涌起了笑意，移了开去，竟是在推山手关彤、青霞羽士、五台癞僧，以及武当剑客尚固四人面上盘旋不定。

敌方浮台上传来那蒙娜的声音，道：“每一场之间，只限以五十息的时间，作调遣人手之用，敝国师特地提醒诸位。”

端木芙似是被催促得立下决定，目光停留在尚固面上，说道：“尚先生，这将是一场激烈无比的拚斗，深望尚先生发挥所长，取得胜利。”

她曾宣称定要连赢三场，因此这一场也志在必得。尚固被她选中派出，正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以她的神机妙算，定然认为自己有取胜之道，始令派出。惧的是这一场不但关系到个人生死，并且也涉及师门荣辱。因为少林广闻大师，已显神通，单派两名弟子，就赢了一阵。

自己身为武当颇负盛名的剑客，如若失手落败，在武林中传说起来，定有武当不如少林之言。

他肃然道：“在下也但愿如此。”

一整背上长剑，举步欲行。他虽是武当派成名人物，但目下才四十余岁，看起来却只有三十多岁，仪容轩昂，果然是出色人物。

只听端木芙柔声道：“尚先生，请你过来谈句话。”

尚固旋身走回去，到了她面前。但见这端木芙美眸之中，流露出十分的温柔关切的神色。

他心中一怔，随即涌起了坚强的斗志，忖道：“我岂能有辱师门声誉，又岂能辜负了她对我的期望？”

他的心情，也在眼中泄露出来。

端木芙大是欣慰，想道：“我的关心果然使他激起了雄心壮志，在气势上来说，他已占了优势啊！”

当下又柔声道：“尚先生，奴家猜测对方定必派出极凶猛的勇士，务求赢得这一场，但殊不知我们中原武林名家派之中，武当派乃是内家之祖，韧力之强，宇内无双！尚先生千万记得发挥特强的韧力，最后定可击败敌人，奏凯言归。”

尚固道：“在下领教了。”他出得台上，疏勒国师冷冷一笑，回眸观看己阵之人。

那蓝眼金发的大汉道：“国师爷认得出此人么？”

疏勒国师点点头，道：“他是武当派著名剑客尚固。”

这蓝眼金发的大汉道：“那么他一定很厉害了？”

疏勒国师道：“他的剑木还过得去，但我们这儿能赢得他之人，最少也有六七人以上，看来这一场我们非胜不可了。”

基宁问道：“那么国师爷还找什么呢？”

疏勒国师淡淡道：“我们这方赢得他之人虽多，但往后的比武场数尚多，每个人必须作最有效的安排。现在我们想找一个人，不但赢得他，并且又能很快的取胜，以打击那个端木小姐的威望。”

他手下群雄听了，无不露出跃跃欲试的神情。在这些具有名气的各国高手中，只有疏勒国师能尽知他们的强弱深浅。在他们之间，除了三几个特别高明的人之外，大家全都以为自己可以胜过别人。因此疏勒国师说是有六七个人可以赢过尚固，人人皆以为自己有份。

疏勒国师挑出一个高瘦汉子，道：“叶维亚，这一场派你出阵。但记着两件事，第一是你定要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不可与他久战。因为敌人这一派最是持久耐战，以柔韧见长。第二，汉人的规矩是兵器脱手或断折，都得算输。他们既然讲究这一套，我们不妨加以利用，因此你别一心一意砍伤他身体，只须以你的战斧砍得断他手中之剑，便算是赢了。”

叶维亚道：“我记住啦！”

他言语举动间，自有一股猛鸷之态。韩行昌大为忧虑，忖道：“这疏勒国师对这一场似是胸有成竹，又向派出之人吩咐了不少话，定是如何能制敌

取算胜的妙，唉！武当剑客尚固虽然剑术高强，但他近年来大有名气，敌方之人，定必认得他，故而也有了对付之法。”

蒙娜已高声报道：“敝国这一位是叶维亚，蒲犁国人。”

在场中的数百中原豪杰，十有九人对西域诸国全无所知。因此蒙娜宣布出

场之人的国籍，全然无人理会。

叶维亚手提一柄锋利的战斧，大约是五尺长，看来相当沉重。但尚固一瞧他瘦长的体型，以及矫健的步伐。已知这敌手不但功力深厚，并且非是纯凭气力取胜之人。必定是既凶猛而又矫捷灵活的路数。

尚固出身于武当派，由于武当派乃是各大门派中，最强大的两派之一，因此尚固在学艺之时，耳濡目染，见闻比旁的家派之人博杂得多。此后在江湖上行走了十余年，更增长了无数阅历，因而养成了锐利的高明的观察力。

这一点在上阵交锋之时，无形中要占了很大的便宜。他观察之下，已发现对方并非徒逞勇猛之士，当然也就早早考虑以什么手法应付最妥。加上端木芙的指示机宜，他更不敢略有浮躁。霎时已把一腔雄心壮志，收藏在心底。将之转变为一种潜藏的力量，务求在最后关头击败对方，而不是一上来就全力搏杀，希望一举可以取胜。

双方各有算计，一碰上了，立时出手拚斗。但见那蒲犁国高手叶维亚一柄战斧，斫砍出千重寒光，劲气呼啸，凶猛无比。十招之内，已把武当剑客尚固迫到角落。

中原群雄无不瞧得胆战心惊，替尚固着急难受。浮台上的高手还能沉着观战，湖边的数百武林人物，其中有许多人已忍不住大声呐喊，激励尚固的斗志。

在中原方面之人，情形如此。西域方面之人，自然恰恰相反，那百余名留在码头上的诸国武士，亦开始有人吆喝鼓掌，替叶维亚助威。这等情形，掀起了比武以来第一次的高潮。

第十九章　金针暗渡妙文章

双方喊叫如雷，闹得不可开交。叶维亚得此鼓励，更为凶猛，斧斧不离敌人手中长剑。但要碰上一下，尚固手中之剑，非断不可。

叶维亚自然是谨遵疏勒国师之嘱，一是不作久战之计，二是设法砍断敌剑，就此取胜。他如此听话，反而使疏勒国师浓眉越皱越紧。

基宁低声道：“国师爷何故不悦？”

疏勒国师道：“叶维亚终究是有勇无谋之辈，目下既是气强势盛，迫得敌人有退无进。自应放手施为，不必专找敌剑下手，如若他放手全力进击，不出十招，定可砍伤敌人。再不然就是迫得敌人跌落水中，但你瞧，他一心一意要砍断敌剑，反而让敌人又逃出那个角落了。”

基宁叹道：“上阵交锋，自应因时制宜，随时改变战略。叶维亚勇悍有余，机变不足，实在太可惜了。”

他们谈论之时，左台上中原一众高手也在低声议论。

青霞羽士低声向秦霜波道：“贫道实在不明白，对方何以屡次放过了迫攻的机会，每一次，他都可以发挥绝强无伦的凶威，大有取胜之望。”

癞僧接口道：“莫非这叶维亚奉有严令，不许伤人？”

宗旋笑道：“焉有此理，我瞧八成是疏勒国师作茧自缚，但其中的奥妙，却不易推测得出来。”

雷世雄突然插口道：“诸位何不向秦仙子叩询？当可得到解答无讹。”

他此举大有难倒秦霜波之意，宗旋立刻愤然地向秦霜波望去，大有要她立刻回答，使雷世雄失望之意。

秦霜波恬然一笑，道：“这等情形，想必早在端木小姐算中，假如诸位向她叩询，她的答复，一定千真万确，再也不会差错。”

她口气之中，隐隐露出她对敌方形势了然于胸，只不过不愿说出而已，同时把众人的注意力，转移到端木芙身上，说得好是捧她的场，使她更添威望。从坏处说，却等如反击了雷世雄一记。因为端木芙终究是他的人。而秦霜波，则仍能保持她的高深莫测。

双修教主詹先生最是了解秦霜波的厉害，这时又倒抽一口冷气，暗暗想道：“这位剑后从来是锋芒藏于平淡之中，一言一动，无不攻守兼俱，看来大庄主也不是她的对手，除非端木小姐肯与她作对，不然的话，只有老庄主亲自出马，方能有胜她之望了！”

此时，众人的目光，果然都转投端木芙，但那仅是迅快的一瞥而已，随即全都回到擂台之上。但见叶维亚兀自猛攻不休，占尽上风。从开始交锋直至现在，已斗了五十余招。这叶维亚以狮虎之勇，猛攻不休，直打得尚固全无还手之力一般。

端木芙缓缓道：“在这数十招之中，尚先生已表现出武当派绝世的韧力，才承受得住敌人凶猛的攻势。换了别人，纵然捱得下来，但也将心头烦躁，极力设法反击，只要有这等念头，就得白白耗去不少精力，以致减弱了这柔韧之势，以奴家看来，疏勒国师果然堕入我算计之中，被我击中了他自傲自大的弱点了。”

要知，目下中原与西域这两大阵营，已走上了斗力兼斗智的形势。端木芙虽是对疏勒国师前此全无所知，但她以敏锐细腻的观察，再加上情理二字，已瞧出疏勒国师实是智勇兼备的人物。唯一的缺点，大概只有自傲自大这一

点而已。因此，她特地派出尚固，嘱他务必以最擅长的柔韧功夫应战。

疏勒国师虽是晓得武当派韧力过人，但他却有一种心理，那就是，不但这一场战必须赢，并且还要赢得快。于是，他派出了擅长强攻硬打的高手叶维亚，要他在数十招之内，击败敌人。本来，他麾下诸人之中，比叶维亚强的，还有好几个，但后面还有几十场要打，他必须计算得十分精确，派出之人，只须刚能胜过人少许，赢得这一场就足够了。如果强得太多，便是浪费实力。

殊不知这么一来，果然被端木芙算中。那叶维亚一直是攻多守少，勇悍无比，却久攻不下。双方呐喊助威之声，渐渐改变。

早先是西域方面之人，嘈声震耳，鼓掌喝彩以及吹哨子，无不俱全。现在声势大见减弱。相反的，中原群雄，越叫越有劲。“加油”之声，不绝于耳。尚固自然感到敌人劲道远不及初时凌厉沉雄，不由得精神大振，更加沉住气，以应付对方强弩之末的一轮猛攻。只须熬过这一关，便可以说是赢定了。

他继续让对方保持攻势，以便使他的劲力，在不知不觉中消耗更多，可能就不必捱他最后一轮猛攻了。假如是年青之人，好胜之心太强，定必不肯继续捱打而试图出手反击。这么一来，当然激起对方拚命之心，这时，对方奋起残余之力，孤注一掷，其势将必勇悍难当。尚固老谋深算，当然不肯这么做。

看看又斗了数十招。蓦然剑光暴涨，冲破了敌人战斧光幕。

这道剑光乍现即隐，两人也立时分开，停手罢战。但见叶维亚左胸上，现出少许血渍。这等情形，一望而知，人家尚固乃是及时收剑，不肯伤人。如若不然，这一剑纵然不刺死对方，也是极重之伤。

叶维亚性情悍直，怪叫一声，回头便奔返己阵。尚固在雷动般的欢呼声中，也徐徐步回己方。

大家都向他道贺，尚固心中暗暗苦笑，因为他最不解的是，对手采取的战略十分奇怪。初时一上来，一味砍劈他的长剑。到了后来，却变成斧斧都向他要害猛攻。这种打法，分明是本末倒置，把气力耗费在没用的地方。他后来觑个空，向端木芙请教。

端木芙道：“疏勒国师深知我们中原武林，讲究兵刃不能伤毁的规矩，所以告诉那叶维亚说，即使砍断了你的兵器，也算赢了。谁知叶维亚心眼不够灵活，听了这话，一上来就拚命想砍断你手中之剑。但试想：长剑的目标，比起人的躯体，面积相差了多少？何况挥剑闪避，又不费多大气力。因此之故，叶维亚上来就自取灭亡。到后来，他又忘了疏勒国师的话，以致有时分明砍人少费许多气力的情形，他都白白放过，舍易而就难，非攻击你身体不可。”

尚固这才明白，对方何以打得如此奇怪失策，当下凛然忖道：“对方只不过是一个不甚重要的人物，已把我杀得难以招架。假如本派以后再无人出场，抖露一点功夫，天下英雄必将以为我武当派不过尔尔。”

且不提尚固的寻思，先说疏勒国师，他一看果然连败三场，被端木芙讲对了。虽说第三场败得冤枉，却也不能不服气，也禁不住对她生出忌惮之心了。

方转念间，只听端木芙以娇脆悦耳的声音道：“在那玉台铜马腹中，有一对函件奉上，请国师过目之后，再继续比武不迟。”

疏勒国师眼珠一转，不等蒙娜翻译，立刻动手在那玉台铜马上找寻。他一下子就找到开启铜马肚腹的机关，取出一封书信。”

韩行昌道：“在下果然没猜错，疏勒国师竟然精通汉语。”

话犹未毕，但见疏勒国师拆函阅看，不觉失声惊噫一声，道：“敢情也通晓汉文，这真是智者无所不能了。”

疏勒国师向他望了一眼，道：“端木小姐比你更早就猜出来了，不然的话，她不会在这物事之中，留下书信。这也是我所以立刻表示懂得汉语之故，如若等到看过她的书信，才不再装不懂的话，便不足以显出我的才智，并不下于她。”

韩行昌道：“国师这话，竟是暗示说，端木小姐这封书信之内，定必指出您懂得汉语么？”

疏勒国师道：“正是如此。”

他向对阵望了一眼，接着道：“你不妨看看她的表情，足证我之言定无虚假。”

韩行昌忙向端木芙瞧去，只见她不住颔首，流露出钦佩的神情。可见得疏勒国师如此迅捷的才思，令她激赏不已。

疏勒国师向信上望去，首先映眼的是一手簪花体好字，如见其人。那信上写道：“端木小女子拜上疏勒国师勋鉴：国师精通汉家文字，熟知汉字风俗人情，万里驱师，意欲效法我汉家前贤，布威中原，建赫赫万世之功，心雄天下，气壮山河，小女子无任佩服。窃思韩少爷行昌，一介书生，进无搴旗斩将之能，退无运筹献计之力，竟以地主远送贵客之身，忽遭楚囚之辱，贻人话柄，终无小补，国师失策之一也。汉家地域，广大无垠，人才亿万，国师竟以韩少爷为翘楚，行群龙无首之计，此失策之二也。玉台铜马，史书不载，裨帙全无，足见向壁虚构，名不正，言不顺，失策之三也。设若仍不释放韩少爷，则贵方纵然获胜，亦于国师威名有损，盖此举不无挟人质以胁敌之嫌也。小女子如不略施手段，国师绝难回心转意，多有得罪，伏乞海涵。”

就是这么短短的一封信，把个气焰万丈的疏勒国师，看得心头凛骇不已！他定一定神，想道：“这妮子说得不错，假使我不释放韩行昌，纵是凭真本事大胜汉家群雄，谅他们也不心服。”

心意一决，立刻下令。韩行昌难以置信地瞧他解开自己穴道，又让自己离开，心中恨不得夺过那封信瞧瞧。这真是像使魔法一般，韩世文眼见儿子无恙

归来，老怀大慰，差一点就当众向端木芙叩谢。

至此，中原群雄无不心服口服，信心大增，都认为在这位神机妙算的女诸葛主持之下，必可使敌人铩羽而归。

端木芙却心中有数，她深知才智计谋，有时也无济于事。扭转乾坤之举，岂是那么容易的？她正是瞎子吃水饺，心里有数。不过她确也希望群雄对她信服，以便能作最有效地运用众人的力量。疏勒国师派了一人出场，蒙娜大声道：“这一位是捐毒国勇士罗里。”

中原群雄凝神一看，但见这罗里服饰与维人一般，但发肤体貌却与哥萨克人一般，身量高大，浑身露出一股剽悍之气。原来，此人乃属黑黑孜族，史称此族轻剽躁急，犷如生獠，最擅于掳掠劫斗，居无城廓。他提着一把钢叉，背后还有一柄利刀，凶悍地奔上擂台。

端木芙秀眉一皱，心想：此人如此剽悍凶猛，天生就是搏斗杀人的材料。

这一场如若略有不慎，不但会输，甚至是流血惨剧的开端。

方在想时，一人洪声说道：“在下甚愿出阵，一会儿此獠。”

众人望去，但见开口的是陕西名家娄大勇。此人身量魁梧，以硬功著称武林。

端木芙心中叫声不好，目光一转，向宗旋望去，那意思乃是想他争先出阵，谁知宗旋并没有望她，她又不便出言阻止娄大勇。

要知，在今日这等场面中，谁不想赢上一场，扬威天下？虽然此举十分危险，但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各自晴中找寻机会，一旦认为自己较有把握，必须奋勇争先。故此，谁也不能怪娄大勇请令出战，因为娄大勇练的硬功，名重一时。由他去对付这个蛮勇之人，似乎是合适。

端木芙一时无法可施，只好点点头，道：“娄老师请过来，奴家跟你讲一句话。”

娄大勇走到她身边，旁人都识趣地让开。端木芙悄声问道：“你硬挡敌人兵刃时，最强的是什么部位？”

娄大勇道：“小姐万勿见笑，在下是屁股的功夫练得最好。”

端木芙道：“这个名叫罗里的敌人，最凶毒的一记，必是从下而上，叉尖疾挑，有无坚不摧之威。若然万一你不幸失手的话，切记不要等到敌招乘隙攻入才作计较，必须在失手露出破绽之时，立即转过身子，以臀部抵挡敌人这一击！这是生死关头，万勿忘记。”假如这些话是在韩行昌释放回来以前说的，则娄大勇纵然相信，也不会像现在这般牢记心中。他道谢一声，转身大步出去。

罗里一看来人魁梧强壮，登时露出虎豹碰到大敌时那种神情，须发微微竖起，两眼射出慑人的光芒。双方在擂台上只对峙了一下，娄大勇的镔铁棍和罗里的钢叉，一齐抡击出去，两下一碰，发出“当”的一声大响。紧接着，双方硬拚了数招，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声响，娄大勇试出敌人的臂力，竟在自己之上，心中暗惊。他惊的是敌人不但力道绝强，而且含蕴得有内劲，并非徒有蛮力之士可比，这才会惕凛于心。他镔铁棍急走花巧路数，远攻近拒，使得极为灵活，宛如毒蛇出洞。这一下，又试出了对方钢叉招数也极为神妙，并且由于气力较强，是以娄大勇出棍之时，不免略有顾忌，登时生出束手缚脚之感。高手相争，胜负之数往往取决于很微小的原因上。娄大勇心中一旦有了顾忌，施展不开，便已陷入险境。五十招不到，娄大勇已势蹙力穷，守多攻少。又拚了七八招，娄大勇一招“移花接木”，迅挑疾扫。铁棍才发，突然感到不妥。全场之人，莫不看得清清楚楚，但见那捐毒国勇士，钢叉突然间攻入下盘，猛然挑起，其势勇不可当。中原群雄有许多人都闭上眼睛，不忍见到娄大勇下阴洞裂，骨断肠流，这等惨死之态！“啪”的一声，娄大勇已被钢叉挑中，庞大的身形飞起七八尺高，坠下之时，落在湖水中，发出“扑通”之声。这时自有会水之人，划船过去，把娄大勇捞了起来，送往别处。疏勒国师放声大笑，道：“端小姐，这一场你们败啦！”端木芙笑道：“我方只败了一场，何足道哉！”疏勒国师道：“老实说，我仍然很佩服你的眼光，竟早一步教导娄大勇，以最坚强的部位，硬挨罗里的钢叉，此举已救回他一条性命了。”众人这才知道，端木芙刚才跟娄大勇嘀咕的内容，因而并不因这一场落败而感到惊慌，反而信心更强。按照规矩，这胜的一方，可以立刻退下，但须在五十息之内出场，就可以再斗下去，不过假如又赢的话，便规定必须再出场，纵然十分疲乏，也不能换将。

那罗里迅即退下，立时又有一人出场，蒙娜大声报道：“ 这一位是乌秘国高手雷多。 ”

端木芙胸有成竹，立刻道：“ 有烦枯莲庵主，击败此敌。 ”

枯莲庵主冷漠地瞧她一眼，那神态教人弄不清她是答应了呢？抑或是十分不愿出战？

须知，这位来自终南山的高手，名望甚高，这倒不是枯莲她本人在江湖上有过什么赫赫惊人的经历，而是由于终南山苦行庵这一派，历代以来，皆出有惊世骇俗的高手。枯莲大师既是苦行庵主，潜修多年，武功深浅别人虽不知道，但只看她神态如此之冷漠，又是苦行庵的住持，全都感到她定必不弱。但见她站了起身，拿起一个灰布包袱，举步而去。

她到得擂台上，但见那乌秘国高手雷多，长得瘦而高，服饰奇怪，手中握着一根三尺余长的短棒。棒身上镶满了各种宝石，在阳光照耀之下，眩闪出缤纷晕彩，极为惹目。枯莲大师则是瘦削冷峻的老尼，一袭灰衣，布袜芒鞋，与这雷多站在一起，使人感到十分不调和。

双方不须打话，那雷多宝石棒一扬，反射出一片耀目光彩。但枯莲老尼既不招架，也不躲避，好像不知道对方已经出手一般，一径解开那个包袱。

雷多见她如此动作，只好收回棒势。却见她从包袱中取出一宗兵器，乃是一根四尺长的荆条。但这荆条却是以钢铁打制而成，那上面的许多尖刺，锋利异常，如是鞭中一记，不但皮开肉绽，甚至会伤筋碎骨，甚是可怕。

那雷多发出鄙夷的笑声，使得对方不禁向他瞧望。而这时，他双目突然发出奇亮的光芒，迫视对方。枯莲老尼一触对方目光，心中顿生异样之感，同时眼皮突然沉重起来，好像是困倦欲睡。

她立时有了警惕，运起禅功，收慑心神。她数十载苦行之功，如今可显出了妙用。但觉这颗心，静如止水，坚如磐石，丝毫不被对方的奇异目光所撼动。

雷多双眉一皱，突然挥棒扫击。那宝石棒不动之时，已是光晕辉映，夺目摇神。这一挥动，更是幻出了千重彩霞，五色缤纷。

柘莲大师冷冷喝一声：“ 孽障！好大的胆子。 ”手中铁荆条呼一声，翻卷而出，缠搭敌棒，手法奇奥，功力深厚。雷多怕被她的铁荆条搭上，连忙缩手。枯莲大师这一回毫不相让，挥动兵刃，一轮急功。

她的手法招数，全是极为冷峻森严，一如其人。把个乌秘国高手雷多，只打得连连绕台而走。霎时间，已斗了数十招，枯莲大师一直毫不放松，铁荆条使的招式，竟没有一招是重复过的。

中原群雄喝彩助威之声，惊天动地。可是枯莲大师一如坐禅入定，全然听之不闻的样子。既不兴奋，亦不放松分毫。

雷多用尽一身本事，都没有法子化解这被动之势。但觉敌人奇招如长江大河一般，滚滚而来，似是永无干涸之期。

尤其是她兵器上内力越战越强，沉重无比，假如这时挨上了一下，大概不死也得重伤。在这等形势之下，雷多双眼中的奇异光芒，早已见不到了。突然“ 啪 ”的一响，铁荆条已卷住了宝石棒。

双方各自运聚功力，硬拼了一下。雷多怒啸一声，倏然跃退数尺。原来枯莲大师一斗内力之时，察觉对方已是用尽了全力，自己却尚有余劲，因此底下飞起一脚，疾踢过去。

雷多无法封架，只好松手弃棒，急急躲避。但此棒乃是他最宝爱之物，

日夕不离手边，如今硬是被敌人夺去，焉得不惊怒交集，以此急得狂啸出声。

枯莲大师夺过敌棒，竟不碰那棒一下，面色也冷漠如故，突然一翻腕，往横甩去，只见那根宝石棒，在空中划出一道眩目的彩虹，迅快飞去，“咚”一声，落在数丈外的湖水中，很快就沉没不见了。雷多又心疼、又着急，眼见宝石棒已沉没不见，难有取回之望，真是恨不得剥了这老尼的皮，食她的肉。虽是如此，他却不敢扑上去。

枯莲大师冷冷道：“这孽障仗恃练有摄心邪法，又利用此棒迷惑别人心神，以遂其愿，作孽当必不在少数，因此贫尼夺去他的兵器，沉于水中，以示薄惩。他如若不服气，贫尼愿意空手奉陪。”

众人一听，这才晓得，这雷多敢情还有一套秘艺，无怪武功虽不十分出色，却仍然被疏勒国师十分看重，派他出场挑战任何名家。

童定山向端木芙道：“端木小姐选派的人手，果然最是合适不过。这枯莲大师天性冷漠，可不怕对方使什么摄心邪法。”端木芙道：“童老师过奖了，奴家只不过臆测对方派出此人，定必有某种奇异功夫。又想到枯莲大师修习的既是苦行功夫，则论到坚心忍性这一层，她的造诣，定必罕有匹俦，当能以不变应万变。所以请他出阵，果然侥幸未曾失算。”

这时对方阵中，已把雷多召了回去。枯莲大师也就走了回来。

方一到达，端木芙已道：“庵主力克强敌，可喜可贺。目下还请你立刻调息运气，这一场可能再度偏劳大驾，更取一城。”

众人都十分羡慕地望住这老尼，只见她双目一瞑，站在那儿，就跟一根枯木似的，动也不动。

端木芙一面计算时间，一面推测局势的变化。又一面观察枯莲大师的情形。到了第四十息之时，她忽然开口道：“我们的计划已经改变啦，这一场有烦宗旋宗大侠上阵，攻占一城。”

众人都大感意外，连枯莲大师也霍地睁大双眼。宗旋向端木芙抱拳道：“在下遵命去啦！”

大步走出，英姿飒飒，惹人注目。他才一踏上浮桥，敌方阵中也就奔出一人。

端木芙向枯莲大师道：“庵主看了对方此人出阵之快，当知疏勒国师早已吩咐定当。而他已算定这一场必是庵主出阵，是以这个敌人，必有某种功夫， 自以为可以对付庵主的。”

枯莲大师冷冷道：“贫尼倒是不大服气，对方有什么高手，竟能对付贫尼的？”

端木芙笑道：“庵主功力虽是强绝一时，刚才出手拚斗，也没有费了多大的劲，就击败了对方。但以晚辈观察，表面上，你们拚斗得不算十分激烈，应该是耗力不多。但事实上，你们在拚斗心功之时，双方都损耗了大量的心力。晚辈如若估计得不错，则庵主想恢复至平时水准，最少也须半个时辰之久。”

她话声一顿，好让对方表示意见。枯莲大师素来罕得开口，这刻只点点头， 表示她所言不假。端木芙这才又道：“再者，以今日的战局而言，我方五场已胜其四，疏勒国师计算到这一场关键重大，假如他们再输这一场，则往后纵然派遣全部高手出阵，连赢四场，也不过是和局而已！但这一来，他却得损失了许多实力。这是由于每个人在三日之中，只许出场一次的限制所致。故此，他一定在这一场派出武功真强之人，准备与庵主硬拚功力。庵主

既然未能完全恢复，吃亏太大，这一场恐怕不易闯过。有这许多缘故，所以我临时改变主意，让宗大侠以生力军之身，出场硬拚。”

枯莲大师虽然不大服气宗旋会强过她这刻的情况，但对于端木芙的推测判断，却不能不衷心佩服。

这时那疏勒国师的未来夫人蒙娜，已大声介绍道：“这一位是沙尔诺夫，罗刹国高手，但自幼定居乌鲁木齐。”

中原群雄几乎都不晓得乌鲁木齐是什么地方，但却知道罗刹国，听过不少传说。这时，但见那沙尔诺夫黄发蓝眸，深目高鼻，双臂长满了黄毛，简直有如怪物，都特别感到兴趣，自然也禁不住替宗旋担心。

双方在擂台上一站，但见宗旋比那沙尔诺夫矮小得多。而宗旋使的是剑，那沙尔诺夫使的是一把大刀和一面盾牌。在兵器上而言，宗旋也大显吃亏。

但宗旋却毫无紧张之色，举止之间，英风飒飒。沙尔诺夫上上下下打量他一眼，嘴角泛起一丝诡谲的笑容。他突然以讶异的眼光，向宗旋背后望去。宗旋微微一怔，扭头观看。沙尔诺夫挥刀疾砍，口中发出得意的狞笑。

原来，他乃是用计诱骗宗旋分心，以便实施暗袭。宗旋这一中计，他可就禁不住得意地狞笑出声。但见宗旋身形侧旋闪开，其快如风。倒像是早就料到他有此一着，时间恰到到好处，丝毫未曾吃亏。两人乍分又合，霎时间，刀光剑气，纵横飞舞。

但观战之人，无不发出嘘声倒彩。人人皆瞧出沙尔诺夫使的诡计，心中对他大是鄙夷。浮台上的中原高手们，眼见这沙尔诺夫武功如此高强，而又如此卑鄙奸狡，无不相顾失色。

五台癞僧晏明道：“端木小姐，这罗刹国高手太阴损恶毒了。假如宗大侠因此而败阵，咱们连报仇也无望，实在太不甘心。”

端木芙道：“大师之言甚是，但以奴家愚见，宗大侠不至于失手落败。据我所知，罗刹国之人，坏的真坏，西域诸国对这一族之人，亦极为厌恶忌惮。”

鼓典摇摇头，道：“这厮真是卑鄙得可以，若不是宗大侠机警过人，只怕早就中了暗算啦！”

他突然感到一对澄澈明亮的目光，正向他瞧看，登时心头一慌，连忙低头不语。这对目光，自然是秦霜波的，彭典感到心虚负疚，是以不敢向她回望。

擂台上的宗旋，剑光飞洒，矫矢如龙，与那沙尔诺夫斗得十分激烈，惊险百出，他的威名，目下武林无人不知，但见过他武功之人，却少之又少。这刻见他功力如此深厚，剑法这般奇奥灵动，方知他胆敢得罪独尊山庄，敢情真有两手真功夫。

那沙尔诺夫的刀盾毫不示弱，攻守兼备。刀势之凶悍威强，中土确实罕见。他不但抵得住宗旋的攻势，甚且还略略占点上风，攻多守少。这两位高手翻翻滚滚的鏖战了七八十招，沙尔诺夫由于有盾牌护身，苦苦进迫。宗旋硬拚不过，也就只好步步退却。

又斗了二十余招，但见宗旋圈子越退越大，形势若是照这样子发展下去，迟早得退出擂台，掉在水中。西域方面之人，彩声雷动，中原方面则全然静寂无声，对照之下，优劣胜败之数，已可得见。

此时，秦霜波心中也不禁暗暗替宗旋着急，因为她自然看得出那沙尔诺夫不但武功高强，而且狡诈多智，目下分明是利用兵器的优点硬拚，直是迫

得宗旋不能不往后退，造成了这等危险的局势。

她心念电转间，立时想得一计。当即向雷世雄道：“雷大庄主何不出言激励宗大侠，并且彭动众人呐喊助威？”

雷世雄点头道：“对！正该如此。”他深深呼一口气，抖丹田大喝道：“宗大侠加点劲，扬威异国，此其时也！”

他接着向众人叫道：“请大家给宗大侠呐喊助威。”

顿时喊声如山洪暴发，有惊天动地之势。宗旋果然精神一振，唰唰唰连攻了三剑，缓住了敌人进迫之势。紧接着左手起处，一条长长的黑影，迅急扫出，原来是一条长达六尺的皮鞭。

他以这条皮鞭抽扫缠卷，抵消了对方盾牌的压力，因此之故，形势立时扭转，不须再步步后退。双方呐喊之声闹成一片，震耳欲聋。擂台上的两人，斗得更激烈凶险，大有立判胜负存亡之势。

在场之人，无一不是又紧张，又激动，喊叫不绝。宗旋的长鞭突然间缠住敌刀，双方运力一崩，谁也不让谁。在这一刹那间，双方又闪电般卸去劲力，往前猛冲，作贴身肉搏。

沙尔诺夫手中长刀虽然不能使用，但他只要迫近敌人，一方面可用盾牌护身硬碰。另一方面又可使敌人之鞭放松变软，失去缠夺之效。相反的，他却变成可以运刀伤敌。因此在宗旋来说，实在不该往前凑。

哪知双方一合，宗旋竟利用鞭柄，加上右手长剑，夹击敌人。他那鞭柄上吐出了一口利刃，长约一尺，加上尺许长的鞭柄，变成一把短刃。此时，沙尔诺夫只好全靠盾牌护身，封架敌人这两件兵器。迅急斗了十余招，沙尔诺夫守得十分严密，全无空隙可乘，但也被迫得一时无法反击。

宗旋在这十多招之中，已准备停当。但见他左手短刃连舞几个圈子，把皮鞭绞在柄上。这一来，皮鞭已缩短了许多，鞭梢仍然卷住敌刀，猛然一手出剑攻敌，一手力拉夺刀。

光芒一闪，沙尔诺夫的大刀，在宗旋双管齐下的夹击中，脱手飞出，落向数丈外的湖水中。宗旋这一招使得漂亮奇奥，人人拚命鼓掌喝彩。但西域之人，却沉寂下来，紧张地看这局势如何发展。

沙尔诺夫现在只剩下盾牌护身，而他早先有刀在手，仍然抵不住对方剑鞭之威，目下完全有守无攻，当然更为不利。只见他突然跃退数步，丢下盾牌，双手高举，作出投降之状。宗旋空自恨得牙痒痒的，却已不能动手了。那沙尔诺夫以一流高手的身份，居然在败象初现之时，立刻于众目睽睽之下，弃械投降，实是卑鄙无耻之极！

他如此的奸狡恶毒而又不要脸，别人实是对他无可奈何。宗旋不屑地冷笑一声，退了开去。沙尔诺夫一点也不放在心上，神态自若地过去，拾起了盾牌，还向宗旋翘一翘拇指，赞他了得，这才扬长而去，只气得宗旋七窍生烟，自认这厮实是平生再也难以碰到的无耻之辈。不过他可慰的是，总算赢了这一场，当下转身回到浮台上，接受众人道贺，心中的气恼，渐渐平息。雷世雄暗暗以传声之法，向宗旋道：“你使出神鞭绝技，会不会被秦霜波窥出破绽，认得你就是当日在江山劫船之人？”

宗旋抽空也以传声之法答道：“不会！不会！我前此使的鞭法，完全是两条路子，况且上次使的是钢鞭，定然不会露出破绽。”端木芙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暗下交谈，她道：“今日一共打了六场，我们已胜其五，但须再胜一场，就可以结束今日之战了。”她环视众人一眼，又道：“这一场关系重

大，如若得胜，极为有利，因此，我们必须选出一位定能取胜之人。”众人的目光不期而然地转到秦霜波和雷世雄面上。端木芙摇头道：“他们两位不能出场，因为目下堪与疏勒国师一拚的，只有他们两位，岂可轻易出手，以致减少了对付疏勒国师的机会？”金银钩高阳道：“然则小姐打算派何人登场，却有必胜的把握呢？”

端木芙微笑不答，转眼间，对方已有一人出阵，端木芙立刻下令道：“有烦商老师出马，打这一阵。”

商阳神情一振，道：“小姐的神机妙算，万无一失，在下是欣然领命。”

他出去之后，端木芙才道：“这一场，我们必输无疑，但疏勒国师比我们更感到头痛。”

群雄闻言，大为惊讶，宗旋胜了这一场，心气较平时浮躁了一点，最先开口问道：“小姐这话怎说？难道你是故意要输的么？”

端木芙道：“不错，以我看来，对方出阵之人，外貌虽无惊人之处，但却必是疏勒国师手下三五个实力最强的高手，甚至可能是第二号人物。”

对手如此高明，则听起来金银钩商阳输了这一场，已是不足为奇，但如若这一场早已决定放弃，则何不事先告诉金银钩商阳，好让他先有准备，不必恋战？

端木芙似是听到众人心中的疑问，说道：“奴家不请我方主将出阵之故，便因咱们目下实力较弱，无论如何以保存主要力量为主。其次，我们又得设法消耗对方的实力，因此对方越是迫得派出高手，我方就越是有利。至于奴家不把此意先行告诉商老师之故，便因我方虽是设法消耗敌人实力，以迫他们早早派遣主将上阵之法来消耗其实力，但也不能让他的主将发挥太大的作用。假如对方目下上阵之人，能够连赢四场，当然不能算是消耗他们的实力了。故此，奴家请商老师出马，务期使敌人赢得不易，耗力甚多，因而这底下的一场，不敢再行出阵。假如商老师早知必输，如何还肯尽力拚斗？”

追魂太岁索阳道：“端木小姐真是派对了人啦，在下闻说商兄的金银钩，能攻擅守，皆有独到之功。因此他全力猛攻之时，固然能消耗敌人大量的气力。即使是防守之际，敌人也得付出极大的精力，方能取胜。”

只听对方蒙娜夫人高声道：“这一位名叫扎布，是危须国人。”

此时，商阳已走到擂台上，举目打量对方一眼，只见此人又黑又瘦，面上皱纹甚多，显得十分苍老。他右手拿着一把锯齿刀，站在那儿，全无出色惹眼之处。但金银钩商阳江湖经验极为丰富，丝毫不敢以外貌取人，是以全无轻视之心。他掣出双钩，左金右银，光华夺目。这一对利钩，不但色泽不同，连长短和份量都不一样，是以施展之时，双钩招式互异，变化繁复，难以测度。

在台上的中原高手，既听了商阳的预测，便都开始改为担心他的安危，而不在胜败上着眼。但见商阳双钩使得神出鬼没，首先主攻，这一轮攻势，由于信心十足，格外的凌厉凶狠。扎布以锯齿刀严密防守，看他样子，果然是生怕耗力太多，所以不想一上来就与敌人硬拚。他那防守时的身手和刀法，果然显出功深力厚，不比等闲。不过很快就迭次遇险，大有落败的可能。

其他观战的中原豪杰，不知内情，眼看商阳气势如虹，无不拚命喝彩。一时之间，喧声震耳。扎布真没想到对方如此强悍凌厉，他原本是准备对付敌方一流高手，武功自然十分高明。假如不是临时得到疏勒国师传音指示，说那商阳并非敌方主将之才，要他小心保存实力，不可一上来就全力相拚的

话，他便不会让商阳得到这等放手进攻的机会了。

要知，商阳虽非一流高手，难与雷世雄之流比拟，但他毕竟仍是武林中有数的高手，自有独得成名之秘。既然有机会得以放手施为，这一轮猛攻，实是非同小可。

双方激斗了五十余招，商阳久攻不下，锐气已失，反之，那扎布屡次遭险，虽然功力深厚而得以化险为夷，但心中不免恼火，也觉得在敌我双方多人之前，太丢面子。当下亦不深藏固守，极力觅机反击。战况自然也因此而发生了变化，但见扎布的锯齿刀奋力砍劈，着着急先，不久已反客为主，抢占了大半攻势。

商阳感到面上无光，拚命坚守，希望敌人露出空隙，被他突然反击，当场取胜，因此他毫不气馁，苦苦撑持。台上的两人，看看又酣斗了五六十招，商阳忽然抓到一丝空隙，右手银钩如电奔般划去。这一钩突破了刀光，直取敌胸，招式既妙且辣，中原群雄都爆发出喝彩之声，宛若雷鸣。

喝彩声中，但见扎布左臂一抬，硬是接了商阳划到的银钩，前臂碰到钩刃，发出铁石相触的声响。说得迟，那时快，扎布的锯齿刀已趁势攻入，商阳无法封架，只好尽力向后仰退。

大刀落处，血光冒现，商阳左肩已被刀尖划过，伤口甚深，鲜血直冒。但这伤势看似惊人，其实并不严重，当即急急退下，自然有人为他包扎上药，并且让他到码头上休息观战。

扎布得胜之后，迅即返回己阵。疏勒国师全无喜色都不说，反而双眉紧蹙，似乎心事重重。

这边的端木芙，却目露欢喜之光，向众人道：“奴家侥幸猜对了，那扎布果然是对方数一数二的高明人物，而疏勒国师也深受我此一策略所困扰，心中担扰……”

众人运足目力，向对面浮台上望去。这七八丈的距离，虽是不能飞渡，但以他们的功力造诣，大都能把疏勒国师皱眉之状，看在眼中。

端木芙等众人瞧过，才道：“由此可知，扎布被奴家以计谋抵消了他的价值，不生大的作用，并无舛错。”

宗旋道：“端木小姐这一场又打算派何人出阵？”

端木芙沉吟一下，道：“有烦王苹仙子上阵。”

这王苹乃是南粤名家，武林皆知。只因她数十年来，传说特多，以各种出奇古怪的手段，博得了多异仙子的外号。

她领命出去后，宗旋问道：“只不知这一场端木小姐是否有求胜之心？”

端木芙道：“多言徒乱人意，恕奴家暂不奉答。”

广闻大师接口道：“多异仙子王苹的奇怪绝艺甚多，敌人纵然赢得，也必定十分辛苦。”

端木芙淡淡一笑，道：“以大师的口气看来，王仙子是赢不了这一仗的了？”

广闻大师被她巧妙地迫得不能不正面作答，当下道：“假如疏勒国师派出像扎布这一类的高手，则王仙子只怕败多胜少了。”

他身为少林首要人物，说话须有分寸，是以这番话等如是说王苹必败无疑。众人当中，只有秦霜波觉着奇怪，忖道：“瞧那端木芙和广闻大师从开始至现在的交谈，好像都在明争暗斗，这真是十分令人费解之事，而在我灵台方寸之间，又隐隐感到广闻大师此人不可接近，有如宗旋一般，当真奇怪

得很。”

对方阵中，派出另一个人，那扎布这等高手，居然只用一次，就不再用了。

蒙娜宣布道：“这一位是乌孙国的高手白狼。”

但见那人长得身长面瘦，嘴尖如喙，双目射出凶光，果然真像一头恶狼一般，使人见了不禁生出害怕之心。白狼上上下下打量多异仙子王苹，但见她外表上犹如中年美妇，风韵犹存。眼中顿时射出奇异的光芒，露出一副垂涎欲滴之态。

双方不须以言语交谈，却彼此都明白对方的心意，在白狼则是贪涎美色，大有攫擒蹂躏之意，多异仙子王苹则是一派被侮辱的愤怒。因此她首先动手，双袖一扬，顿时五彩缤纷，两条彩带激射而出。白狼怪笑一声，提起狼牙奉向一条彩带扫去，另一只毛茸茸的长手，却向另一条彩带疾抓。

多异仙子王苹柳腰一扭，身形迅退，同时也收回彩带，隐没于袖中。然而她才退又上，双袖拂处，又是两道彩光激射而出。白狼仍师故智，手攫棒扫，大有仗恃勇力，不把对方放在眼中之意。多异仙子王苹面泛怒色，但却又不敢硬拚，只好收带疾退。

如此连攻了六七招，都被白狼硬拚手法挡住。不过王苹也有令人不敢轻视之处，那就是她那一对彩带，出没于袖中，迅快之极，每一次退时，双带一定隐入袖内，速度之快，使人咋舌。白狼戾笑连声，甚为得意。但见对方仍然不死心，再度攻来，当下又用老法子对付，务必使她感到出丑丢人，因而心气浮躁，露出破绽。

说得迟，那时快，双方一触之下，白狼左手这回已攫抓住一条彩带。但他面色顿时大变，只因彩带入手时，立刻感到不妥，敢情那并不是丝绸或布质之物，而是鳞甲冰凉的五彩毒蛇。它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用力甩掉，但腕上已感到被蚊子叮咬了一口似的。赶紧运功闭住左手主脉穴道，同时迅即退回己阵。多异仙子王苹这一场赢得精彩之极，十招未到，就把一个功力比她还深厚之人击败。她在如雷的彩声中，返回浮台，接受众人的道贺。大家贺完王苹之后，又向端木芙道贺致敬，因为她的筹划有方，神机妙算，因而胜了这第一日。

蒙娜高声道：“敝国师说，这第一日比武，贵方已赢了六场，余下两场已无须再比，要等明日才重新再斗，贵方意思如何？”

端木芙应道：“敝方自应遵从此意，今日之战，到此为止，但在尚未离开之前，我想请问国师一声，贵方住宿之地可曾安排好了？敝方忝为地主，如有招待的机会，自是莫大荣幸。”

蒙娜道：“敝国师说，如若贵方不怕麻烦的话，这住宿之地，正甚需要，至于饮食等项，不劳费心。同时敝方之人，不通贵国言语风俗人情，是以极希望安安静静的过这一天，任何应酬，一概全免。”

端木芙笑道：“一切都遵命办理，敝国的独尊山庄大庄主雷世雄，早已有见及此，特地在这儿附近的一座村庄，准备好诸位住宿的地方。此村三日之内，任何人皆不得接近，贵方大可以放心安居。”

她停歇一下，又道：“这村庄定为英雄庄，就在东北方三里之遥，村口插有一支五色大春纛的便是了。”

于是双方各自退出这小明湖，中原武林数百豪杰，无不喜气洋洋，兴高采烈的归去。

这一夜的淮阴城中，处处笙歌，饮酒行乐，在韩家巨宅之中，也是盛筵无数，大宴群雄。不过一些高手们如秦霜波、雷世雄、广闻大师、鬼王杨迅之流，都是早早用过晚饭，就回到后宅静坐，以便应付翌日的大战。到了深夜之时，在后宅一座大厅之内，灯光辉煌，列座的全是有资格上台出手的名家高手。这个会议由端木芙主持，崔阿伯照例持拐侍立她身后，白发红颜，相映之下，更使人感到她具有一种神秘的，深不可测的味道。

她环视厅中诸人一眼，缓缓道：“明日之战，将是这次中外决战的一大关键。但诸位务必认清楚一点，那就是明日之会，纵然我们失败，亦不须气馁，得胜的话，也不必太欢喜。”

众人无不深为佩服她的智慧，所以都缄默静听她的分析，没有一个敢开口打断她的话头。

端木芙歇了一下，才又说道：“明日之战，假如我们把王牌完全打出，当然可以取胜，但此举却种下了日后的祸根，这是诸位必须看清楚的事实。”

群雄莫不用心寻思她这番话的含意，韩世青以主人身份，拱手问道：“端木小姐智慧如海，深广莫测。这等说法，必有极可靠的根据了。”

端木芙道：“这是摆在眼前的事实，疏勒国师这次东来中原，目的是想仗他一身绝艺，压倒中原豪杰。这三日比武之约，得失胜败，他不十分放在心上，只要中原豪杰都见过他手下之人的功夫，他就心满意足了。”

宗旋道：“假如明日他们输了，这一次中原西域之争，已成定局，疏勒国师焉能不放在心上？”

端木芙道：“如若我猜得不错，明日之战，疏勒国师一定不会出场。他们胜了，自然不必说，即使场场失利，他也不肯出战。”

宗旋道：“照端木小姐这样说来，疏勒国师定要等到第三日才肯出手了？”

端木芙道：“不错！但他明日所遣的高手，也将是极为难斗之人，看来势必迫得我方派出主将，方能扳回三数场。”

她透一口气，又道：“等到第三天，疏勒国师亲自出手，目的是横扫中原，大获全胜，假如他的雄心是连赢六场，则纵然以大局来说，咱们仍是赢了他，但以个人而言，他却是扫荡中原，全无敌手的人。”

众人这时，才恍然大悟，敢情疏勒国师私心自用，只求自己扬名立威，并非为了西域诸国着想。

韩世昌沉吟道：“若然如此，咱们这就陷入进退不得的困境了！只因咱们的力量并非无限，如若集中火力，对付疏勒国师，不使他有称霸中原的机会，则在大局而言，咱们定将败北，武林历史上，记载的是西域高手击败了中原武林，但如若为了赢得西域诸国，则将有被疏勒国师号称无敌的后果。”

群雄一听，果然真是顾此失彼之局。秦霜波道：“端木姊姊足智多谋，或者有两全之计也未可知。”

端木芙苦笑一笑，道：“小妹现在已敢断言一事，那就是咱们必能赢取其中的一项，若要全胜，限于形势，实是有所未能。所以今晚要请大家公决一下，咱们到底要放弃哪一样？是让史书上西域诸国武功胜过我中原呢？抑是让疏勒国师扬威中原，足称无敌。”

大厅中一片静寂，众人都默默思索。过了一会儿，众人开始交头接耳的商议，交换彼此的意见。又过了老大一会儿工夫，广闻大师突然说道：“贫僧有一点意见，请诸位高人裁夺，那就是，我们原则上既不能让后人认为中

原武功，比不上西域诸国。同时亦不可让疏勒国师称雄天下，足称无敌。”

秦霜波一听这话，分明是暗中修理端木芙，当下等众人附和之声沉寂之后，才道：“广闻大师之意，在座诸位想必全都赞成，但问题是端木姊姊有心无力，这叫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是持平之论。因此，我建议大家公决一下，在这两者必须选择其一的情形之下，看看赞成放弃哪一项的人较多，就作为最后决定。”

此言一出，群雄也不能不赞同，于是开始表决，结果是赞成让疏勒国师扬威之人较多，赞成让西域诸国胜过中原武功之人少，于是大原则就此决定下来。

翌日早晨，小明湖边观战之人，又比昨日多了不少。不过秩序甚佳，全不杂乱喧哗。双方二十高手到了浮台上，抽签结果，竟是双方平均先出一人搦战，谁也占不到谁的便宜。

第一场由西域诸国先派人出阵，那是个黝黑结实的中年大汉，手提双锤，背后反插着一柄长刀。此人单论身材，已知必是猛将，何况他手中双锤，体积大，份量沉，更不会猜错。此时人人都认为以骁勇强悍著名的李金矛可以上阵，谁知端木芙沉吟了一阵，竟让那仙风道骨，年纪老迈的华山叶本明真人出场。

叶真人眼中也掠过一丝讶异之光，敢情连他自己也想不到会被选中出场，他到底是修习玄功多年之人，迅即恢复了湛明平静的心境，起身向端木芙点点头，道：“贫道领命，只不知端木小姐于此敌可有机宜指示没有？”

端木芙应了一声“不敢当”，心中忖道：“这位老道长如此谦冲请教，我岂能不尽力助他取胜。”

她脑筋一动之下，筹思出取胜之道，当下说道：“以奴家管见看来，此敌最厉害是起手三招，一出六锤，叶真人但须躲过这六锤，对方锐气大泄，自然会露出致败之机。”

叶本明稽首道：“承教了。”转身向擂台行去。

由于这是第二日的首场，关系到双方的斗志锐气，可知疏勒国师和端木芙一定刻意求胜。

因此观战之人，无不增加了几分紧张，定睛注视。那黝黑勇猛的大汉名叫塞鲁，手提两只钢锤，威风凛凛。叶本明到了擂台上，两下一比，显然在体型、身材上，大为吃亏逊色，因此中原群雄，莫不暗暗替他耽心。

蒙娜高场问道：“这个老道人是谁？”

端木芙应道：“华山派叶老真人，道号叶本明是也。”

塞鲁不等对方说完话，提起钢锤，突然大喝一声，迅急扫砸，锤势方发，劲风卷刮，叶真人一身道袍，猎猎有声。

此人起手锤势，果是威不可当，叶本明谨记端木芙之言，迅即闪避，趁势还了一剑，却是虚招。塞鲁左锤接着砸到，连消带打，猛向对方脑袋砸去。叶真人不敢仗恃精纯深厚的功力，横剑化解，连忙跨步腾挪。

他全采退避的战略，当然十分吃亏，但见他在敌人双锤连环疾攻之下，显得十分笨拙危险，动辄有当场毙命之危。一转眼间，塞鲁不但攻完了三招六锤，甚至由于对方全无还手之力，因而顺势多攻了六七锤。

只见他双锤突然一收，停手不发，叶本明心中大喜，忖道：“那端木小姐果然有绝世之才，单是那么粗枝大叶的观察一眼，就知对方数招之后，另有绝艺，照她这么说，则这塞鲁改使的绝艺，终将败于我手。”

他一想起师门威名，全靠自己在这一战中，震动天下，顿时勇气精神都来了，斗志大盛。

塞鲁突然抛下双锤，仰天一阵狞笑，接着掣出背后的长刀。他身高手长，肩宽臂粗，拿着那口长刀，使人生出粗汉拈针之感。叶本明真人不敢有丝毫轻视，挺剑疾进，施展出华山派擅名武林的绝艺六合剑法，抢先攻敌。

但见塞鲁身形一晃，闪入划圈之内，挥刀霍霍，见招破招，见式拆式，手中之刀，使得精致细腻之极。群雄眼见那么勇猛粗长的一条汉子，竟然练成了这一身小巧细腻的功夫，真有难以置信之感，顿时彩声四起，也不知是为谁而发。

叶本明吃一惊，忙忙用尽全力，收摄心神，驭剑施为，他的六合剑法可大可小，放之充弥六合之间，收之可藏一芥之内。这刻他把剑圈收得极小，宛如藏身于微尘芥子之中，敌人除非是以绝强功力，把他冲落湖中。如若办不到这一点，试问谁能剖尘析芥。

双方一时激斗了数十招，而无胜负可言，宗旋突然开口道：“端木小姐目光之高，果然使人惊服，错非是叶真人这等攻守兼擅的高手，只怕很难挡得住对方强攻和巧打的两种绝艺，在下大胆请问一声，叶真人制胜之机，当在何时何处？”

端木芙道：“目下叶真人危机尚未全消，奴家还得看看叶真人苦修数十载的功力，到了什么境界？方敢下断言。”

这刻，无人不深深佩服端木芙，因此听她这么一说，都不由得暗暗替叶真人担心起来。广闻大师忽然道：“秦仙子乃是天下共钦的剑后，能不能略为详述叶道兄的战况。”

秦霜波恬淡地笑一笑，心想：“这和尚一直与端木芙明争暗斗，我早就看出来了，目下他竟想设法使我不知不觉之中，与端木芙发生暗斗，哼！哼！和尚你这等狡计，休想在我跟前得遂所愿。”

她很快就答道：“叶真人功力奇高，这是对方在开始以钢锤硬攻之时，未曾察看出来的一点。如若他当时不是见叶真人避得狼狈，竟不敢横剑封架的话，他就可能不会故意炫露绝技，改使长刀，以小巧细腻功夫取敌。”

她停歇了一下，又道：“这完全是端木姊姊的功劳，她当时提示过叶真人，使他决意不出剑硬架，因而敛藏起真正功力，深浅观测。如若不然，叶真人仗恃精纯内力，定必横剑封架，对方见他功力如此深厚，定必一直以双锤斗下去。那样的话，对方是‘一力降十会’做了莫大便宜，胜败之数，可就难料得很了。”

群雄但觉秦霜波这一番分析，精微透辟，实是常人所不能，方自用心体味。秦霜波又徐涂道：“叶真人但须出手反攻，放大剑圈之时，就能克敌制胜，替我们中原赢得这第一局。”

此时台上犹在酣战未已，看来一时三刻之内，难分胜负。湖边群雄呐喊之声，此起彼落，甚是热烈。刀光剑影中，忽见剑光暴涨，光华耀眼。人影倏分，叶本明已跃开七八尺，抱剑屹立。

塞鲁左肩上血流如注，立时已染红了一大片衣服。他虽是强悍无比之人，但这刻也不能不认输离台。只因叶本明这一剑并非妄发，伤的虽然是肩部不是致命之处，但却足以使他左臂瘫软乏力。因此塞鲁纵然想不管三七二十一，拾锤再战，但由于左臂难举，迫得只好放弃了这个念头。

叶本明回到阵中，肃然向端木芙稽首道：“胜负之机，相差仅只在一线

之间，假如不是小姐指示机宜，鹿死谁手，尚未可料。”

端木芙忙道：“老道长勿乱推功劳，奴家只能空言坐谈，未能流汗出力，言之惭愧。”

她请叶本明坐下了，才道：“这一场由我方先选将上阵，奴家有意请童定山老师出场。”

飞蜈蚣童定山一拂白髯，起身道：“老朽遵命！”他为人性子急躁，放步疾走，迅即奔出擂台，端木芙方要开口说话，却已不及了。

对方阵上，出来了一个满面肥肉胖子，左手拿着一把绿色的芭蕉扇，右手则拿着一口金光闪闪的短剑。

蒙娜介绍道：“这一位是康居国高手康和。”

飞蜈蚣童定山向对方一打量，但见他白白胖胖，并无髭须，笑容中透出一团和气，使人生出亲近之心。

他不由得浓眉一皱，忖道：“这厮一望而知，是个温吞水性子之人，我老童平生亢直爽快，最怕与这等人打交道，还是快快使出绝技，把他赶走为上。”

念头闪过，当即挥动他成名兵器蜈蚣鞭，如狂风骤雨般攻去。这蜈蚣鞭一共是三十二节，每一节鞭身上，都有几根尖锐的小钩须，宛如蜈蚣足一般，钩尖附有奇毒，虽然不是见血封喉，但却能使敌人立时昏眩乏力，失去作战之能，如非解救得法，更有性命之忧。但见他鞭发如风，势凶力猛，竟把那康和笼罩在鞭影之中，完全抢占了主动进攻之势。

中原群雄无不欢呼呐喊，即使是浮台上的高手们，也有一大部分人喜形于色，深信那康和不是童定山的敌手。不过，他们的乐观态度，很快就因端木芙皱起双眉的神色打消了。

擂台上的两人，看看已激斗了五十招以上，童定山虽是威风如故，蜈蚣鞭使得凶猛凌厉之极，却无法再加上一记杀手，击败敌人。

不觉又攻拆了五六十招，早先中原群雄的喝彩助威之声，已全都变为焦急的叫喊，声声教童定山加战劲，早些击败敌人。

要知任何一种比赛，双方的捧场者，总是抱着一面倒的心理，赢的一方，没有不希望多赢一些，简直恨不得对方完全没有抗拒之力，方能满意。目下中原群雄，并非瞧出童定山有什么危机，纯是见他占了上风，却久久未胜，受了上述心理支配，恨不得童定山一下子就杀败康和，是以人人焦急异常。

康和面上的笑容，从未消失过，一直都是笑嘻嘻的，十分和气。他手中的绿扇金剑，相映成趣，守得甚是严密，似乎他这一辈子早已惯于捱打，是以毫不慌忙和着急，尸须慢慢的应付。

端木芙突然说道：“这个胖子康和，功力深厚之极，虽是碰上童老师这等高手，仍然能深藏不露，扇剑之上，一直没有使过惊世骇俗的招数，可见得他应付童老师，竟是绰有余裕。”

宗旋接口道：“区区亦有同感，如若童老师终未能迫出他三招两式真功夫的话，这下一场出战之人，实在不容易摸出他的门路和弱点。”

端木芙道：“正是如此，但天下武功，家派多如牛毛，各有精巧独到之处，这许许多多种武功之中，时时有相克之事发生，诸位假如有看得出自己路数可以克制此敌的话，切盼挺身而出，万勿心存谦让，以致坐失了良机。”

她身为主帅，调兵遣将乃是份内之事，却公开询问有无克制对方武功路数之人。可见得这敌人何等高明，因而使她特别谨慎从事了。

台上两人斗到第一百五十招之时，童定山久攻不下，气势完全衰竭，早先的威风，已不复见。反之，那胖子康和的芭蕉扇，封挡如意，杜塞了对方所有的攻势，右手金剑，吞吐不定，伺机而发。

情势急转直下，反而童定山随时有失手落败之险。于是轮到西域方面之人，高声呐喊。童定山实是暴躁不过，猛可施展一招“飞雪千里”，鞭势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凌厉无匹。

“铮”的一声响处，康和竟然奇幻地一扇拨去，扫中敌鞭，发出金铁交鸣之声。众人这才知道，他手中绿色芭蕉扇，敢情是精钢打制，刀剑难毁。自然他那深厚绝伦的功力，更是惊人。只因童定山这一鞭，已是他运全力的孤注一掷，鞭上劲道之强，与平时大不相同，但康和随手一扇，竟能把敌鞭震开，但听康和敞声大笑声中，右手金剑，化作一道金虹，直取童定山胸间要害。

中原群雄有一大半的人急急闭目，不敢瞧看，然而就在众人眼皮一眨之间，那康和手中金剑又有了变化。原来童定山数十年精修之功，非同小可，当此性命危如累卵之际，猛可一仰上身，胸部向后退了一尺。

康和的金剑继续刺出的话，即使刺得中敌人，也最多是极轻微的皮肉之伤。他的反应比电闪还快，手腕一沉，金剑改直为沉戳之势。但见那柄短剑一下子已刺入童定山小腹上，童定山登时连退七八步，一跤跌倒。但他性子强硬不过，虽然受伤不轻，却连哼也没哼一声。

雷世雄勃然道：“这厮好生恶毒，待我上去收拾了他。”错非是他，换了别人，决计不敢说得如此夸大。

要知，人身上要害不少，但小腹却非致命之处。不过若是小腹被刺伤，在练武之人而言，几乎比死还难过。凡是武林人物，皆知小腹受伤，动辄有武功全散，终生不能练功之惨。同时小腹之伤，又最是难以痊愈，往往缠绵床第多月，方能复元。因此，大凡是武林中人，一旦伤了小腹，真是比死还要恐惧， 顿时魂飞魄散，心中惨痛难忍。中原方面，自有人上台去抬下童定山，敷药急救。

端木芙摇头道：“这厮诚然可恨，但是否要劳动大庄主出手，还得瞧他的动静而定。”

众人大都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胜败的契机与关键，还操于对方手中不成？方在想时，但见那胖子康和，竟没有退回己阵，仍然屹立擂台上，分明是接下去再斗之意。

端木芙立刻道：“有烦彭少庄主速速上阵，立即出手，不可谈话耽误时间。”

彭典提杖奔出，疾若飘风，一上了擂台，便依言挥杖猛扫，由起步以至出手攻敌，统共只是眨眼工夫。要知，彭典本是极为机警之人，一听端木芙这样说法，立时会意，晓得端木芙乃是认定自己的功力与对方差不多，是以务须趁对方久战之余，尚未有时间调息复元以前，迅即出手，方有胜望。

此是他胜败的关键，切身利害所在，事关重要。所以丝毫不敢大意，一改平日从容闲豫之态，迅快奔去，挥杖便扫。他的身份非同小可，观战之人，无不早就探问清楚。加以他曾有挡住罗西羽全力一击之事，脍炙人口，因是之故，大家一见是他出阵，都大声呐喊助威，希望他扳回这一场。

疏勒国师摇摇头，叹道：“端木芙这个女子太厉害了，实是我平生所遇第一聪明之人。她能把握住任何机会，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线机会，她也不

肯错过。”

蒙娜担心地问道：“怎么啦？难道那少年郎竟赢得康和么？”

疏勒国师道：“她既敢派出这彭典，可见得定有一战之力。康和对付童定山时，到底耗费了不少气力，这彭典却是精锐的生力军，占了不少便宜，因此，定须放手拚过之后，才能知道输赢。”

莲姬接口道：“那女孩子如此厉害，主公何不设法先除掉她，免得被她弄坏了大计。”

疏勒国师颔首道：“我正有此意。”其实他心中忖道：“我怎舍得弄死她，如若能把她弄上手，娶为妻室，有她助我计划筹谋，天下再无足以抵敌我之人了。”

话虽如此，事实上谈何容易，疏勒国师不是不知道，但这个念头，仍然使他心神分散了不少。

彭典运杖如风，大开大阖，纵操砸扫，气势十分雄猛凌厉，但见杖影如山，把胖子康和笼罩在当中。不过，这回中原群雄都不敢太早欢呼喝彩，因为早先童定山亦是先占上风，众人得到惨痛经验教训，所以十分保守地注视战局的发展。

康和深藏固守，有如金汤城池，教人一望而知，他后劲极强。一时三刻之内，定必难分胜败。彭典居然再蹈早先童定山的覆辙，放手施为，高攻远取，招招皆是十分刚强威猛的招式。他这一轮急攻，迫得康和奇招迭出，并非像上一场那般显得平淡无奇。原来彭典右手的短杖，极为沉重，乃是重兵刃之一，比起蜈蚣鞭，势道劲猛得多，是以康和封架之时，不免得多费点气力。

这一场激烈搏斗，只杀得天昏地暗。全场之人，不论是敌是我，无不瞠目结舌，屏息以观，看看已剧斗了百余招，彭典显然耗力甚多，杖势已无复有奔雷掣电之势。不过同样地，康和也自手法迟滞得多。可见得他在对方一轮急攻之下，耗去更多的气力。

双方对比之下，当然是康和吃亏。假如彭典与他功力相等的话，则康和自将是首先力尽落败之人。

早先疏勒国师皱眉之故，便是眼见康和对付这个生力军之时，竟不晓得改变战略，仍然以温吞吞的故态应战。假如他考虑到对手彭典年纪虽轻，其实力并不弱于他的话，自应趁自己气力尚未损耗得太多之时，放手出击，希望能在招式中取胜才对。那是康和唯一的机会，如若一上手时，不能抓住机会进攻， 而让彭典从容发挥全力，则这一场，从头到尾，康和将无反击的机会了。从大局上着眼，康和但须竭尽所能，连胜两场，则第三场虽然败北，仍然赚了一场， 如若他第二场又败了，便变成一胜一败，自是无利可图。

雷世雄已微露喜色，别人见他如此，莫不大为放心。因为彭典不但是他师弟，而且武林中传说那彭典以及已死的洪方等人，一身武功皆是雷世雄督促修习，并代师传艺。因是之故，雷世雄当然深知彭典的功力修为。众人见他露出喜色，咸料必是胜券在握，是以莫不泛起了轻松之感。

但见彭典越战越勇，右手粗而短的钢杖，幻化出一片杖影，笼罩住对方身形。而左手的短刀，更不时突出袭击，迫得对方纵或偶有反击之势，亦宛如昙花一现。这两位高手翻翻滚滚又斗了百余招，彭典杖势倏然横扫，口中喝一声“着”！“当”的一响，杖扇相触。他这一杖，力道强劲无比，康和以钢造的芭蕉扇硬挡了一记，虽然扇未脱手，但也震得连退六七步，手腕俱

感麻木。

彭典岂肯失去良机，揉身迫上，运杖如风，连发三招“当当当”三声过处，康和又退了许多步，霎时间，已濒临擂台边缘，随时有掉落水中之险。彭典自从得到秦霜波之助，阴阳调和，不但内伤痊愈，而且功力比昔日更有精进，当真已跻身于一流高手之列。否则这一场的局面，决计不能这么快就变成如此情状。

这连身为主帅的端木芙，也甚感意外，因为她本来认为彭黄如能缠战千招左右，方始使敌人力尽落败，已经很不错了，孰知他的功力竟比自己想象中强劲深厚得多，当此之时，换了任何人是彭典的话，一定心生毒念，故意略略放松，让敌人有一点机会反击，这样方可彻底击败对方。也就是说，只有让对方尚有作战之力，方能使之重创落败，甚至当场惨死。

此是十分合理的想法，因为今日的比武拚斗，与平常大不相同，假如康和乃是普通的好手，那还罢了。但他却是一流高手，于敌阵之势，关系重大，如能取他性命，便可减去许多后患。是以，别人当此之时，定必用尽方法，以求达到重创对方之想。但彭典却不然，只见他杖刀齐施，急攻不休。

双方迅快攻拆了十余招，彭典猛然一杖，扫中了敌扇，又是一声乍响过处，那敌手康和抵拒不住，往后又退。“咕呼”一声，这个胖子已掉在湖水中，水花四溅。

中原群雄彩声雷动，彭典在欢呼声中，回到己阵。宗旋劈头第一句，便是问及何不致敌人死命之事，他道：“彭少庄主武功精妙之极，使人佩服。但刚才竟不趁此良机，设法重创敌人，以削弱对方实力，未免太可惜了。”

好些人都附和此说，发出一片惋惜的声音，端木芙道：“诸位求胜心切，希望能在每一个机会削减敌方力量，此是从大局上着想，当然不错。但刚才彭庄主的决定，实是理智不过，因为，假如刚才竟不一鼓作气的击败敌人，而是故意容他反击，以便觅得重创敌人的机会的话，那康和功力深厚，极有韧性，一旦有了反击的机会，只怕就不是两三百招可以分出胜负高下的局势了！”她淡淡一笑，又道：“奴家全无危言耸听之心，诸位如若不信，可以问问秦仙子。”

有几个人闻言，目光立对向秦霜波投去，却听端木芙又道：“还有少林寺的广闻大师，当亦可为奴家斯言作证。”

于是又有些人向广闻大师望去，广闻大师很和气地笑着，摇头道：“贫衲眼力有限，如若端木小姐不作任何提示的话，倒是没有往深处多想。当然她说得很对，假此对方有反击的机会，将可施展出全身绝艺，力拚一场。彭少庄主身在局中，竟能设想及此，足见高明。”

众人无不感到服气，秦霜波冷眼旁观，想道：“这广闻大师言语十分谦虚，虽说稍有引诱宗旋对端木芙发生偏见的嫌疑，但到底显示出他的胸襟修养，确实高人一等，才一点也不肯炫耀自己，在这等细微地方看来，他已具高僧大师的气度修养了，因此，他与端木芙之间，有何仇隙怨仇？实是值得寻味之事。”

念头刚掠过，端木芙已派出了独尊山庄五大帮派之一的黑瘟神阎充上阵。这阎充长得有如一座黑塔，外形十分凶悍，手提一对铁锏，份量极为沉重。

他一出场，中原数百武林人物，几乎都能认出他是谁。这是因为他一则外形易于辨认。二则他本是雄霸豫、鄂两省的黑道头子，所创的竹山寨，在

江湖上乃是一大帮会。三则他其后在独尊山庄之中，乃是五股主力之一。有这种种原因，群雄不但认识他，而且对他大具信心。因此许多人都鼓掌喝彩，为他助威。

阎充方在擂台上站定，敌阵已出来一人，但见他身量与常人差不多，可是显得特别壮健有力。

蒙娜介绍道：“这一位是乌孙国勇士，名叫沙目斯。”

阎充用尽他的智慧经验，查看敌人，想从他外表上看出一点虚实。但那沙目斯面目呆板，显得有些笨拙，手中提着一根粗而短的钢枪。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此人膂力十分过人。

他在端木芙的感染之下，觉得用脑子比武功似是更为重要。因此当他再也观察不出对方虚实之时，心中便想道：“假如这厮故作拙笨呆板，任人难测深浅的话，则这厮一定十分高明，我务须采取坚守之策才行。”

要知阎充外型虽是浑猛，其实是老谋深算之人，加以数十年闯荡江湖的经验，眼力之高，非是常人能及。他本身武功甚高，因此假如是在平时，一眼望不透敌人深浅，亦不必多虑。但须出手一试，便知分晓。但今日的处境、形势，与平时大不相同，是以他丝毫不敢掉以轻心，很快就决定了一项奇特的对策。

要知，阎充本是擅长强攻硬打的悍将，上阵交锋，双锏自是以攻为主，以守为副。但目下他竟决定以守为主，这便是怪异之处。尤其是双方甫一接战，他上手就凌厉的连攻三招，锏声呼啸震耳，极为凶猛。

第二十章　棋逊一招见短长

那沙目斯迅快闪让，身法灵动之极，竟没有以钢枪硬架。就在他闪过第三招之时，阎充锏圈突缩，改攻为守。沙目斯见他不再进迫，便以钢枪连连撩拨。但阎充只运锏严密封架，并不趁势逞凶反击。两人游斗了三十余招，沙目斯想是认定了对方不敢硬拚，随即枪势一变，如狂风骤雨般攻去。

他这一发动真正攻势，那招式之神妙，力道之强劲，完全显示出来，果然是一派高手的人物。阎充尽量保持气力，小心防守。以他的造诣，武林中已不易多睹，因此对方虽是一派高手，比他略胜一筹，也无法轻易取胜。

沙目斯越攻越急，枪势越强，西域之人，无不大声呐喊。中原群雄都替阎充着急，人人屏息噤声，注视战况。但见这两人翻翻滚滚，激烈拚斗了百余招，阎充仍然守得极稳，毫无破绽。

沙目斯想是感到对方太以奸狡深沉，难以诱他出击而从招数中取胜，于是大喝一声，改为硬攻迫斗的打法。阎充在对方步步紧迫之下，双锏已无从回避敌枪，便不时碰上了，发出震耳的金铁交鸣之声。沙目斯一枪接一枪地硬攻上去，于是当当之声，响个不住，响亮的余音，缭绕湖面。

中原方面群雄无不忧形于色，双修教的詹夫人突然向端木芙说道：“端木小姐，这敌手之强，实是大出我们意料之外，看来阎香主难以抵敌啦！”

端木芙淡然道：“嗯！是的，阎香主非输不可。”

詹夫人道：“既然定必要输，何不传令他败退？如此，可以免去伤亡之危，岂不妥当？”

端木芙道：“阎香主一上来就晓得使用奇谋，教对方空自耗费许多心机气力，可见得他在某一方面，其实已赢了对方，因此之故，他必定尚有反击的妙着，虽然不易得逞，但这机会不能不给他。”

众人听了，都在心中泛起了一线希望，无不更加睁大双眼，看那阎充最后一记杀手，能不能收效？端木芙这时却大动脑筋，挑选一个适当的人，以便接战下一场。她对阎充感到十分满意，因为阎充的奇谋突出，又使敌方这一名一派高手，损耗了许多气力。因此，她本来必须派出广闻大师、雷世雄这等超级高手，方能获胜的形势，却已有了转变。

要知，眼下双方的实力相比起来，中原方面，大是不利。因为端木芙估计过，己方的超级高手，诚然尚有三人之多，稍次的如鬼王杨迅，却只有一个而已。再数下来，如青霞羽士、关彤、癞僧晏明、独尊山庄几个主将等人，虽然亦是高手，但其实又差了一点点。其余如宗旋、彭典、枯莲大师、崔阿伯等高手，都已出战过，依规定不能再次上场。这一场比武，除了武功上要分出最强之外，还得在整个实力上较量强弱。哪一方高手数目较少，则纵是有一个最强之人，亦可能招致败绩。

端木芙的最难巨责任，便是如何把己方有限的力量，运用得最恰当。例如，现在那敌人沙目斯，乃是一流高手，必定胜得过阎充这一级的高手。以常情而论，她最低限度也得派出鬼王杨迅，甚至得派出雷世雄他们。可是这仅有几个高手，上去一个就少一个。莫说如今才是第二日的上半节，即使是第二日的最后一场，但明日还有十场之多，其时定有无将可派的窘境。

因此，她必须以无上智慧，极力弥补实力上的弱点。尤其是当她发觉对方一直派出一流高手上阵，毫无吝惜之意，已窥出敌方实力极强，真有横扫中原之力。她一面动脑筋，一面得注视擂台形势，一面又得暗暗查看己方各

人的表情反应。一心三用，实是不大容易。

要知，她虽是渊通博识天下各派武功，但己阵中许多高手的功力如何，她到底只凭猜测。固然她有种种资料，可供猜测，话虽如此，到底十分困难和不大可靠。何况她还须毫不浪费力量，必须以仅胜之将上阵，恰到好处地赢了对方才行。

她目光迅快地从擂台扫到己方阵中，查看众人表情。忽然间碰到一对澄澈宁恬的目光。这对目光乃是秦霜波所发，她向端木芙笑一笑，似是很了解端木芙求助之意，迅即把目光射向推山手关彤。她目光之中，还含有一种意思。

端木芙第一次挪动脚步，走到秦霜波身边，拉住她的手，轻轻道：“秦仙子姊姊，请你指点吧，别让我为难了。”

秦霜波轻轻道：“我岂敢当得指点之言，不过我认为假如你决定让什么人出阵，不妨早点说出，他自然会作点准备工夫。”端木芙冰雪玲珑，一点就透，立时露出喜色，感激地向她道谢。

端木芙的目光在詹氏夫妇、索阳、紫骏声、关彤、晏明、青霞羽士、李金才、孔翔这几个人面上，徐徐扫视一匝，然后道：“哪一位觉得对方的枪法尚有破绽可乘，请赐告一声。”

众人目光都回到擂台上，看了一会儿，李金矛突然道：“区区修习的矛法路数，似乎可以克制那厮。但区区坦白说，若论功力造诣，却有所不及他了。”

端木芙心中甚喜，道：“听闻李老师的金矛，除了得到桓侯张翼德的遗法之外，再加上杨家枪的秘艺，另创新犹，只不知是也不是？”

李金矛道：“端木小姐见闻之渊博，实是令人佩服，区区的矛法，果然是源出于这两家心法。”

端木芙道：“既然如此，奴家建议李老师在最后关头，以一招‘孤注一掷’，制敌致胜。”

李金矛道：“区区记住了。”随即集中精神，注视敌人的招数手法，暗中计算应付的步骤。

台上的沙目斯一支钢枪，宛如毒蛇出洞，狂风骤雨般极力迫攻。那阎充步步后退，转眼间，已退到了台边。众人都替他十分着急，因为这刻他再往后退一步的话，登时得掉在湖水中，这一场，自然算是落败了。

忽见阎充双锏齐出，威猛之极，当地大响一声，硬把对方震退两尺。他紧接着锏发连环，一派进手招数，如排空巨浪般卷去。登时响起了一片当当巨响，原来这两人已硬拚上了。阎充正是作困兽之斗，集中残余气力，力图反攻。

他反击之势虽强，可是沙目斯的一支钢枪，功深力强，竟自硬生生的一一封架，脚下寸步不移。

那震耳巨响一连发出了三十余下，阎充全身气力全都耗尽，突然被对方反震得往后直退，咕咚一声，掉在湖中。自然有人划船施救，不必细表。那沙目斯虽是取胜了，但也不由得摇摇头，敢情他这一场赢得十分辛苦，损耗了不少真力。

当他一上手之时，本以为不难杀败此敌，谁知结果如此，使他已失去了再胜一场的信心。疏勒国师明明瞧出沙目斯耗去不少气力，但仍不传令召回沙目斯。中原阵中的李金矛、便提矛奔出。

他那支金光灿烂的长矛，乃是极显著的标志，是以双方无不认得，不必多费口舌介绍他的来历。沙目斯不肯示弱，全不调息运气，等那李金矛一抵达台上，立即挥枪应战。李金矛胸有成竹，施展出平生绝艺应战。但见这两人枪来矛往，风声呼呼，打得好不热闹。

双方之人，都瞧出那沙目斯实是功力深厚之极，虽然被阎充在上一场拚得真力大有损耗，然而现下对付李金矛之时，竟不显出丝毫力怯。

不过，李金矛亦因对方已损耗真力之故，是以在功力方面，可与对方扯平。这么一来，双方比斗的只是招数上的功夫。李金矛已揣摩过对方招数手法，加上先天上有克制之利，五十招不到，便已显出略略占了上风。

端木芙一看大势已定，殊觉放心。便又移步走到秦霜波身边，韩行昌也跟过去，听她说话。端木芙道：“那疏勒国师并非愚笨之辈，明明早就觉察这沙目斯真力损耗甚多，竟不召他回去，可见得必定大有用意。”

韩行昌道：“恕在下插口妄测，那疏勒国师此举只有两种想法，一是麾下高手甚多，这一场纵然输了，也不打紧。往后的五场当中，他仍然可以连续派出高手，扳回劣势。二是他麾下高手亦已有了相当限度，与其再派别人上阵，不如仍由沙目斯应战的好。”

韩行昌停歇一下，又道：“疏勒国师在第二个想法中，附带还可以希望我们这边因见沙目斯武功强绝，迫得也派出一流高手如宗旋大侠、枯莲大师之类的高手。这一来，便又可以消耗咱们的实力了。”

端木芙道：“这话甚是，不过韩少爷的两个结论，内容完全相反，一是敌人高手尚多，另一节是敌人高手有限。这倒教人不易判断了。”

韩行昌微笑道：“如若端木小姐也不能判断，在下更不敢置喙了。”

端木芙的目光转向秦霜波，道：“只不知秦仙子姊姊高见如何？”

秦霜波淡淡道：“敌方高手之多，定必十分惊人。”

端木芙颔首道：“姊姊一言，可说是揭穿了疏勒国师的私心了，他这一次不管大局是输是赢，但他定要使自己扬威天下，才这般的调兵遣将。”

韩行昌道：“假如敌方高手如此之多，则何不每一场都换一个高手上阵呢？”端木芙一笑，道：“他岂肯让已方的高手之中，留下了不败之将？他考虑到自己亦可能一上场就败下阵来，所以手下诸将，务必也须完全败过才行。”

韩行昌道：“如果他的私心竟到了这等地步，那就不算得是十分可怕的对手了。”

端木芙道：“韩少爷说得是，此人纵然能被誉为中外第一高手，但他到底非是霸主之才，可以断言。”

他们谈论至此，忽听李金矛叱咤如雷，转眼望去。但见李金矛舞出一片金光耀目的矛影，着着进迫。

沙目斯苦苦抵御，直到此时，还未退过半步。李金矛一口气又攻了十二矛之多，第十二矛才迫得对方退了一步。李金矛心中大喜，蓦地一招“荆轲击柱”，矛势甫发，猛又变为“挑帘看月”之式。

沙目斯但觉自己门户完全被敌矛迫得洞开无遗，全然不能封架。当下迅即向后疾跃六七尺远，以便重新稳住阵脚，再作卷土重来之计。谁知，李金矛正是要他如此，口中大喝一声，长矛化作一道金光，奔雷掣电般脱手激射出去。

这一招正是端木芙所嘱的“孤注一掷”，假如不能伤敌，便无再斗之力

了。故此取用这等名称。

沙目斯惨叫一声，但见那支金矛，当胸刺入，透心而过，登时死于非命，壮硕的身躯，砰一声，栽跌台上。李金矛举手掩目，跺脚奔回己阵，连那支金矛，也不敢取回。他非是见了敌人惨死而怵目惊心，不敢观看。而是忽然之间， 泛起了满胸的感触。

只因他明知自己功力比不上对方，虽然招式手法上，有克制之利。可是如果对方不曾损耗了内力，这一场实是全无取胜之望。然而他到底得胜了，并且杀死了对方。由此可知，兵凶战危，纵然是武功极是高强，但也说不定会死在不如自己之人手中。这叫做“瓦罐不离井口破，将军难免阵上亡”。李金矛身处其境，感触特深。因此之故，不禁掩目奔回己阵，决意从今以后，退出江湖。

自然他不必在此向众人宣布引退的决心，因此他还是照常的接受众人道贺。而四下的鼓掌喝彩声，也使他禁不住转头四顾。四个黑衣大汉奔上擂台，收拾尸体，把金矛取下，送还给李金矛。

敌方对此并无特殊反应，端木芙眼看擂台已收拾好，便道：“这一场轮到我们先出场搦战了。”她目光在众人面上转动，忽然在秦霜波那儿停了下来。

众人大吃一惊，都想：这刻那得就派剑后出阵？端木芙微微一笑，道：“秦仙子敢是有所指示么？”

秦霜波道：“端木姊姊乃是中原英雄的主帅，我岂敢当得指示之言。我只是在想，第八场由我献丑如何？”

众人都甚感奇怪，因为目下第六场尚未开始，她何以说到第八场之事？

端木芙闻言会意，忖道：“她乃是要我在这两场之内，务必取胜一场，则在今日七场之内，我方已赢了四场之多。这时秦仙子出场搦战，疏勒国师即使气焰再高，一见是她，也不敢贸然应战，定必先派一个高手上阵，以便查看她的剑术和功力，因此，这第八场可以说是稳胜无疑，而由于她显示出深不可测的剑术，疏勒国师当必更为慎重，再派别人上场。秦仙子只须再赢这一场，则今日之会，一共斗了九场，我方已胜六场，第十场便不要举行了。她为了定要在大局上取胜，所以决定在第八场出手，教我定要在第六、第七两场之中，取胜一场。”

她想得虽多，其实只是一刹那之事而已，当下道：“这一场劳杨迅老师的驾吧！”

鬼王杨迅道：“自当效命。”举步走出去。

他一摇三摆的上台，大有不把对方之人放在眼内之意，傲态迫人。相貌长得又十分丑陋，更使人见之生出憎厌之心。

他到了台上，亮出独门兵器夺魄爪，厉声道：“老夫鬼王杨迅是也，谁敢上阵送死？”

西域方面之人，全都被他的态度激怒了，要知李金矛上一场杀死了沙目斯，由于他掩面而去，西域之人，也就怒气平息，认为李金矛感到十分歉疚，方始如此表现。按理说，上阵交锋，非死即伤，这生死之事，原也仇恨不得。

可是一见鬼王杨迅的傲态丑相，实是教人厌恨，于是人人面泛怒色，鼓噪起来。疏勒国师面色一沉，其寒如水，向基宁点点头。基宁肃然躬身施了一礼，随即大步出场。

杨迅冷冷睨视着对方，道：“听说你是疏勒国师的三军主帅，何苦抛弃

了荣华富贵，到敝国来冒这等风险呢？”

基宁哼了一声，道：“ 废话少说，本帅今日教你识得我疏勒国武功的奥妙。”

他锵一声，掣出一口长刀，寒光四射，森冷侵人。鬼王杨迅怒笑一声，道：“ 好一个夜郎自大之徒，看招！”

他果然不再多说，钢爪啸风抓去，手法阴毒之极。基宁一刀劈出，气势凌厉威猛，果然大有大将之风，迫得鬼王杨迅不敢硬拚，迅即改招换式。

双方这一动上手，但见他们唰忽进退，快若飘风。每一招一式，莫不是至为凶险狠辣的手法。十招不到，两人皆生戒心，傲气怒火，都赶紧除去。只因在这等一流高手火拚的局面当中，那一个情绪略略不稳，就是致命的破绽。

韩行昌向端木芙道：“ 那基宁将军左手练有奇门功夫，其恶毒凶厉，世间罕有匹俦。但愿迅老不曾忘记就好了。”

端木芙眉宇间泛起忧色，道：“ 以这基宁的为人性格，若是奇门功夫，走的必是阳刚狠毒的路数。假如他一击得手，杨前辈定是有死无生。”

她转眼向广闻大师望去，又道：“ 大师心中可曾有了克制这等凶毒掌力之法？”

广闻大师道：“ 有倒是有，但于事何补？”

端木芙道：“ 那我只好施展釜底抽薪之计了，请大师赐告抵御之法吧！”

广闻大师不解道：“ 何谓釜底抽薪？”

端木芙道：“ 大师一会儿自然知道，目前请先把抵御之法赐告。”

广闻大师道：“ 方法有两种，一是纯粹防身护命，另一种则是暗寓反击之势，只要功力够得上就行了。”

端木芙道：“ 两种都要。”

广闻大师一笑，旁人听了，也觉得她未免太贪得了。端木芙催他道：“ 快点！快点！时间无多了。”

广闻大师道，第一种称为龟缩法，乃是对付这凶厉毒掌的无上妙策，只要功力达到某一境界，听了之后，立时可以使用。”

他只吸一口气，不再耽搁，继续说下去道：“ 此法乃是采取灵龟避难之法，将全身功力，尽行运聚背部，同时藏头缩肢，卷曲成龟状，以背部硬抵敌掌，顺势飞开。”

立时有人不解问道：“ 敌人的毒掌既以威强凶厉见称，难道一定挨受得住么？如无把握，何不干脆全力出掌一拼？”广闻大师道：“ 这里面自有颠扑不破的妙理存焉，自然最起码须是功力深厚之士，方能施展此法，要知举世之间，含有毒性的掌力，无论何等威强，总是有一个弱点，那就是掌力定必散而不凝，原因是既含毒性，便务求笼罩范围广大，使敌人无法遁逃。因此，这毒掌一击之威，虽是难当，但针对此一弱点，仍可硬挨一记，兼以电甲之状，乃是拱形，这等线条结构，最是神妙，能把压力分布到其他部分，此所以拱桥的支承力最强，便是明证了。”

这时又有人问道：“ 就算是挨得住这一掌吧，但还不是要中毒么？”

广闻大师一笑，道：“ 假如功力深厚之士，他所运集的内力，自能透体而出，与背部衣服连结为一层硬壳，足可以抵挡毒性侵袭，这龟缩法的长处，便在于此，任何人都可以裸臂赤足，但背部总会有衣服遮蔽。”

他停了一停，接着又道：“ 这儿的地形，更是最妙不过，只须借掌力飞

开，掉在水中，立时可藉湖水把毒性洗掉，永无后患。”

端木芙道：“第二种防御之法呢？”

广闻大师道：“这第二种比较上就困难得多了，名为幻身法，那就是以自己最称心拿手的绝技，幻化为替身，让敌人攻错了目标，此法只有八句口诀，并无其他实用练法细节，可供修习。”

照他这样说法，这幻身法此时此地并无用处。

但端木芙仍然道：“请大师诵出口诀来听听。”

广闻大师心知这等武功，已入形而上之境，别人听了去，纵然牢记心中，亦是无用。

当下毫不迟疑，朗朗诵了出来。最后并且道：“此是敝寺七十二种神功秘艺之一，即使是本派弟子，亦少有知者。”

端木芙听完之后，立刻向雷世雄道：“大庄主附耳过来，奴家有事拜托。”

她在他耳边只讲了几句话，随即又向广闻大师道：“奴家深信大师定必练过狮子吼的神功，敢烦大师当场施展，喝令台上之人，暂时停手罢战，这基宁懂得汉语，甚是方便。”

广闻大师道：“如若对方指责咱们违规，恕贫僧不能负责。”

他早就知道了答案，所以也不等端木芙说出，突然间，提一口真气，从丹田中迫出活声，道：“两位暂且罢手如何？”语气不大，更是全无吼叫的意思，可是远近之人，无不感到这句话似是在自己耳边说出的一般。生似有人已站在身边，所以吃了一惊。台上的基宁，就是误以为有人已掩到身边，所以骇然停手，侧跃寻丈。此时，双方恰是斗得难分难解之际，那鬼王杨迅甚至似是略占上风，因此之故，双方之人，都不认为中原阵中此举，旨在占便宜。

端木芙高声道：“疏勒国师，恕奴家使这一场精彩比武暂时中断，这只是奴家忽然心血来潮，意欲提早见识基宁将军的绝艺。当然奴家此举绝对不会让基宁将军吃亏，问题只在他敢不敢接受而已。”

基宁冷笑一声，竟自先行说道：“你一时心血来潮，就可以任意破坏规矩的么？不过事至如今，多说无益，你且把办法说出来，让我听了再说。”

端木芙道：“奴家想请基宁将军向湖水施展毒掌，让天下之人，瞧瞧阁下的绝艺究是如何惊人，然后，你们继续动手，假如杨迅前辈不慎落败了，基宁将军这一场抵两场，换言之，就算你连赢了两场。”

双方不论是上阵的或是观战的，听了她这等条件，都不禁愕然寻思。

秦霜波双眉一皱，轻轻道：“端木姊姊，那你已办不到我的要求啦！”

她的要求是这第六、第七两场中，必须取胜一场。假如杨迅输了，这要求自然是落空了。

端木芙目注对方，低声答道：“秦姊姊何必斤斤计较呢？小妹还你一场，不是一样的么？”

秦霜波皱眉道：“这样我不是太委屈了吗？”

端木芙道：“姊姊你就委屈点吧，行不行？”

别人听了她们的对话，全然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时，基宁已大声应道：“既然你想这么做，本帅岂能不接受。”

当下举步走到台边，深深吸一口气，举起左掌，但见自腕以下，皮肉都变成一片漆黑之色，发出一种腥臭气味。相距最近的鬼王杨迅，心中大震，连忙闭住呼吸。

只见基宁一掌拍落，大股黑气应掌而出，方一脱掌，立时扩散，所笼罩的范围，果然大得多了，正如广闻大师所说的一般。

这股黑气掌力落在水面，“砰”的大响一声，水柱横飞，宛如一块巨石从数十丈高处丢落水中。这等威势，实是罕闻之事，教人几乎难以置信。

端木芙高声道：“基宁将军这一掌，可曾出了全力没有？”

基宁一怔，道：“当然用了全力啦！”

端木芙道：“既然你讲了实话，奴家也不必瞒你，你凭这一掌之威，已可以纵横中原，所向披靡，手下难有百招之将了。”

基宁仰天傲笑一声，端木芙已接着说道：“但你如是运气不佳，碰上那有限的几位高手，仍然难逃败亡之祸，这话望你谨记心头，现在，请动手吧！”

鬼王杨迅应声出爪，疾取敌人。看他的用意，似是想趁对方刚刚施展过绝艺之后，真力不免耗损，乘隙急攻，不让对方有调息的机会。

基宁心中冷笑不已，忖道：“本帅的毒掌已练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随便施展三五掌，也不会损耗了功力，你这厮的心机，算是白用啦！”

双方霎时又激斗在一起，若论双方武功招式，鬼王杨迅绝对比他只强不弱，但基宁的毒掌，杨迅又自问接不住。因此，他目下已施展全力，希望在对方有机会施展毒掌以前，先行击败了对方。他既是有这存心，手中的夺魄爪再也不藏锋敛芒，而是全力施为，招招皆是平生精妙绝艺。因此，这一次他更快就占了上风，着着抢攻。中原群雄呐喊喝彩之声，一阵比一阵响亮，都望他赶紧得胜。

然而基宁毕竟是一流高手，岂是那么容易就落败的？加以他的守式之中，另有连环三招，暗寓妙用。只要有机会施展这三大守式，就一定有空隙可以使出毒掌。因此之故，基宁屈居下风，对他来说，只不过面子难堪而已，事实上，并无大碍，迟早都得让他有机会使出那三大连环守式。

全场之人，无不亲眼目睹过基宁的毒掌威力，看来似乎不是人力所能抵挡的，因此，此时都感到十分紧张。那鬼王杨迅的夺魄爪，果然有过人之处，招式之毒辣，手法之奇奥，无不教人瞠目叫绝。

战到分际，基宁眼见对方使出一招“雨收云散”，爪势回掠，似是守式，但其实暗寓极厉害的杀手。他反而喜上眉梢，长刀电掣劈去。果然，“铮”的一声，敌人的夺魄爪已封架住刀势，并且施展反击杀手。此后一连三招，基宁都是处于捱打苦守的形势中，然而他左手业已运足了功力，第三招甫过，但见他身形一晃，斜闪两尺，左掌趁势发出。那毒掌威势非同小可，掌势才发，已自发出锐厉风声以及大股黑气，哗啦啦一阵暴响，直向杨迅劈去。

全场之人，无不瞪大双眼，瞧看这最紧张的一刹那。要知观战之人，虽然绝大多数武功远比不上台上的两大高手。但大家从鬼王杨迅凶猛的攻势中，全都晓得杨迅的用意，乃是使对方不能使出毒掌。目下基宁既已设法使出了毒掌，杨迅当然无法抵挡。何况基宁既敢当众表演过毒掌威力，当然是有恃无恐，深信敌人无法招架，这也是十分显明的道理。

在千百道目光之下，鬼王杨迅突然间背转身子，拱起背脊，有如猫伸懒腰一般。不过他的四肢和头部，却完全缩起来，就这样子凌空停歇。当然，这时间只不过一刹那而已，基宁毒掌之力已到，“嘭”的一声大响过处，鬼王杨迅身形平平激射，飞出丈许，这才掉在湖水之中。

所有观战之人，都不晓得杨迅目下是生是死。连浮台上的中原高手们，虽然听广闻大师讲过这龟缩法，可是杨迅是否运用得恰到好处？会不会被毒

力所侵？他的功力能不能硬挨这一记？这许多疑问，都得看过结果，方能解答。

两艘梭形快艇，如飞抢出，霎时已到了杨迅落水之处，紧接着哗啦一响，水花四溅，杨迅打水中跃起来。一艘快艇迅即冲前数尺，杨迅身形落下之时，恰好踏在艇上。众人见他无恙，都情不自禁地爆发出欢呼之声。鬼王杨迅虽然心中十分难过，可是听到这如雷一般的喝彩欢呼之声，登时大为感动，晓得自己以生命作代价的一战，已得到武林群雄的感激赞佩。

端木芙等到群声渐息，这才开口道：“疏勒国师，按照规定，基宁将军连胜了两场，这第三场仍得由他应战，奴家要宣布上阵的人了。”

她这话，一方面固然是教对方不得提出异议，另一方面则是存心要引起全场之人注意。果然全场寂然无声，千百道目光都集中在这浮台上，然而台上之人，却全都安静如常，没有一个露出准备起身出手的神情。

那边浮台上的蒙娜夫人高声道：“自当如此，端木小姐即管派人出场。”

端木芙微微一笑，伸出玉手，向秦霜波作出一个请的姿势。全场之人，包括疏勒国师在内，无不大感意外而震惊，人人都愕然相顾，心中想道：“剑后秦霜波乃是中原阵中至强之人，自应留下她对付疏勒国师才对。如何现下就出场了？纵然她连赢三场，但这第二日的比赛，业已结束，明日之战，依照规定，她可就不能出手了。”

疏勒国师冷冷一笑，忖道：“就算她连赢三场吧，可是明日之会，中原阵中，就只胜下两三个人足以出场与我一战了。”

自然，疏勒国师并不曾完全放弃了击败秦霜波之心，假如基宁在这一场能迫得秦霜波用上全力，因而让疏勒国师窥伺出她的弱点，其时，疏勒国师绝对不会吝于出手一战，因为这是荣誉有关的问题，他但须击败一个剑后，可抵三五十个高手之数。

秦霜波不徐不疾的向台上走去，全场之人，但觉她举止步伐之间，自然而然有一种宁恬超逸之气。虽然她是袅袅娜娜的走着，人又长得清丽绝俗，美不可言。然而，她却不能使众人引起尘俗间的欲念，只觉得她似是天上仙子，只可顶礼赞美，而不可有丝毫亵渎之心。秦霜波姗姗走上擂台，那冷艳的容光，宁恬静谧的气质，使得桀骜自大的基宁将军，也肃然起敬。

他十分郑重地躬身行了一礼，说道：“久仰秦仙子大名，今日有缘得见，幸何如之。”

秦霜波道：“将军文武全才，世所罕有。以此之故，我特地来请将军指教。”

基宁惶恐道：“仙子好说了，单凭仙子这一份出尘拔俗的风姿，本帅已经十分倾倒折服了，岂敢当得仙子的谀词呢！”

这两人在台上应对时的客气，大出众人意料之外。于是惹起了双方豪杰的纷纷议论。秦霜波道：“将军练成的毒掌，可算得是天下无双的绝艺了，我相信宇内已难有克制取胜的功夫了。”

基宁诚恳地道：“如是打算硬接本帅一掌之人，只怕必是有死无生的结果，仙子如若胸中未有成竹，最好另换他人上阵。”

秦霜波笑道：“将军胸怀磊落，据实赐告，盛情可感，我也不敢相瞒，此来已有了抵御之法，自然并非是与将军硬拚，这一点请将军记住了。”

基宁浓眉一皱，忖道：“以疏勒国师武功之高，他尚且费了三年苦功，才找出了赢我这毒掌之法，况且当时我造诣未深，威力有限，他初时虽无破

法，但还可闪避，如此慢慢的试验，才研制出破法，她年纪轻轻，就算剑术高绝，但如不是以硬拚手法，如何能逃得过杀身之祸？”

所谓硬拚，就是以绝顶剑术还击，来个两败俱伤，如若不是这种法子，基宁自家也想不出她有什么办法可以取胜？

秦霜波又道：“将军小心，我要出手了。”

基宁点点头，蓦然感到一阵森厉冰寒的剑气，如惊涛骇浪般卷到，心头大震，连忙挥刀抵拒。

他真想象不出对方剑未离鞘，如何就能发出了这般凌厉可怕的剑气，这真是匪夷所思之事，教人难以置信！人人无不看出基宁宛如受袭般大为震动，并且迫得急急挥刀抵拒，此时，除了有限的几个人之外，其余的，全然瞧不出其故何在？是以极为惊讶！

秦霜波身形纹风不动，但转眼之间，已迫使对方手中长刀，连续变化了七八招之多。直到此时，她才伸手摘剑，但见寒光打闪，宝剑出鞘，单单是这掣剑的动作，竟又迫得基宁连退三步。果然剑后的身手功力，不同凡俗！

以那基宁如此厉害的高手，也显得大是慌乱，这使得全场之人，无不屏息噤声，凝神以观。秦霜波长剑平提，剑尖遥指敌人，开始迈步踏位，她身形一动，基宁立时生出反应，也迅即绕圈疾行。

双方盘旋了五匝左右，秦霜被道：“将军尚不发掌，更待何时？”

这话说得正是时候，因为这五个圈子一走下来，基宁业已感到敌方剑气又密又重，堪堪已形成极强大的压力，假如他还不出手，只怕直到死在对方剑下，也再找不到发出毒掌的机会了。

全场之人听了秦霜波的话，都更加瞪大了双眼去瞧。只见基宁运功作势，那高大雄伟的身躯，似乎又涨大了一些，紧接着左掌一挥，毒掌掌力在哗啦啦暴响声中，向秦霜波击去。

但事实上，这股掌力和毒气所袭的方向，已偏歪了尺许，以秦霜波的功力身手，根本不须闪避，不过由于毒气离掌便散，笼罩范围甚广，因是之故，她若不是有抗毒之力，便须得躲避这股毒气。

全场之人，但觉眼中一花，秦霜波已俏生生地站在对方的背后，身法之快，宛如闪电，难以看得清楚。自然，她是利用对方发掌时方向偏歪的一线空隙，以大腾挪身法，冲上前去，反而绕到敌人背后。这等情形，在笔墨间分析，可以有板有眼的交待清楚，事实上，基宁方一出掌，秦霜波也就同时行动，所以谁也瞧不出基宁掌力已歪之事。

原来，秦霜波已依广闻大师所说的第二种克敌幻身法，对付基宁。她仗着神奇的剑术，催动剑气，结集成一股莫大的压力，使敌人生出错觉，挥掌猛攻，事实上，那只是她剑气压力下所形成的错觉而已。

因此秦霜波心中有数，敌人方一出掌，她已侧身腾挪欺上，恰在敌掌边缘错过，倏然绕在敌后。全场响起轰雷般的喝彩欢呼之声，基宁一眨眼失去敌人，已知道是怎么回事，右手一甩，长刀脱手激射，插在数尺外的地板上。

他同时大声道：“本帅非是仙子之敌，就此认输啦！”

秦霜波也感到意外，却退开数步，表示接纳他的认输，假如不接纳的话，她大可以在背后发剑，刺死基宁。

她道：“将军此举，竟然大出我意料之外，可见得若是统领大军，在疆场争胜之时，必定是奇谋百出，使敌人无从臆测了。”

基宁回身道：“仙子过奖了，但本帅可不能不认输，只因本帅自从练成

毒掌绝艺之后，至今也只有国师一人，能施展这等身法，破去本帅的掌力，国师尝告诫本帅说，假如有人能如此抵御你的掌力，可速速认输，毋须再妄图挣扎了。”

秦霜波颔首道：“原来如此，足见贵国师才智过人，神机妙算，能料敌于未来，从将军口气之中，可见得将军在贵国师麾下，乃是罕有匹俦的高手了，不然的话，贵国师也不会如此倚重顾惜，预嘱何时须得认输，以免将军遭遇不测之祸，只不知将军在贵国师麾下，可有什么特别的称谓或是排列什么？”

基宁道：“秦仙子真了不起，本帅在国师麾下，荣获两大高手之称。”

秦霜波很感兴趣地向对方的浮台望去，问道：“还有一位足以与你并称的高手是哪一位？”

基宁回头看时，只见浮台诸人当中，已走出一个高而瘦的人。此人头缠布帛，身披白袍，腰间以一条五彩宽带缠紧，虬髯绕颊，深目高鼻，肤色却不甚黝黑，假如不是装束怪异，直可冒充中原之人，他已举步踏上浮桥，一望而知，乃是受遣出战。

蒙娜夫人高声道：“这一位是西夜国名家居木宗，精通十八般兵刃，又擅长暗器，请仙子指教。”

只见紧接着又有两名大汉随后跟着，但任何人都不会误会他们是打算仗恃人多取胜。只因这两个大汉，都是扛着兵器架，架上刀、枪、剑、戟、斧等，无不齐备。

这居木宗走到台前，基宁正要退下。他却以番语向他说了几句，基宁便道：“秦仙子，居木宗要本帅翻译几句话，他说，他的长处是在博通诸般兵器，所以要求仙子让他得展所长？”

秦霜波道：“将军只怕是把话翻译得太客气了，居老师远来是客，这一场打算如何印证法，悉听尊便就是了。”

基宁道谢一声，向居木宗叽咕数言，居木宗也讲了几句，基宁听罢，想了一想，才开口道：“居木宗有一个要求，似乎有点儿不合情理，还望仙子裁夺。

他停顿一下，才又道：“居木宗说，仙子的剑术，深不可测，功力又复强绝，因此，他虽然亦擅长用剑，却又无法窥测出一点端倪，他想先选五种兵刃，每种与秦仙子斗上三十招，然后第六种兵刃，才是真正分出胜负的决斗。”

他不好意思地笑一笑，又道：“听起来，他似乎太占便宜了，上阵比武，哪有人肯先让你挑几件兵刃试探之后，始行真正决一胜负的？”

秦霜波道：“这也难怪居老师有此要求，他既是博学之士，精通百艺，而这武功之道，千变万化，含蕴着生克之理，他如是不能得展所长，遽尔落败，心中岂能服气。假如他用过六种兵刃，仍然落败，这结果虽然也不好，却能求得一个心安理得，以后用不着念念不忘这一场比武，这叫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当然得答应他，还望将军把我这番话详细翻译给他听。”

她这番分析，精微透譬，把对方的用心，完全说出。人人都恍然大悟，可是她为何要基宁将军把话详细翻译给居木宗听？此举却只有寥寥三数人加以注意。

居木宗一面听，一面点头，露出了佩服的神情，秦霜波神色安恬如常，心中却暗暗窃喜，忖道：“我利用这番话，将居木宗的心理上，已深深印下

了失败的观念，这么一来，他的斗志，在不知不觉之中，已消减了许多，同时还有一宗好处，那就是当他真正不敌落败之时，心中已有了成见，便不会觉得太丢面子而以死相拚，因此，我此举竟可免去对方两败俱伤的打法。”

基宁翻译完毕，一径退下。秦霜波在百忙中，迅快地向敌方浮台上掠瞥一眼，但见疏勒国师的椅子，挪放在最前排，虽无特别的表情，却使人感到他异乎寻常地注意着这一场比武。

秦霜波惕然忖道：“疏勒国师心目之中，想必已把我列为第一强敌，因此他不惜派出手下最强之人来对付我，用意是藉此窥测我剑术的深浅和路数，假如他认为自己有胜我之把握，很可能就在最末的一场出战呢！”

此时居木宗已在兵器架上，挑了一柄巨大沉重的战斧，单手挥舞，如拈稻草一般，可见得他臂力强绝。全场之人，此时都寂然无声，凝神注视这一场罕见的比武。中原方面之人，更为紧张，因为那居木宗举手投足之间，已显示出深厚强大的功力。

这柄战斧既沉重且锋快，碰上一下，就算铜皮铁骨，亦是有死无生，何况秦霜波这么一个娇美的女郎，手中之剑，又是如此单薄？居木宗躬身行了一礼，随即抡斧猛劈，但见他巨斧出时，大有排山倒海之威，骁勇之极。

众人担心是一回事，但真实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但见秦霜波随手出剑，轻描淡写间，已破拆了对方斧招。她移动得并不急遽迅疾，总是恰到好处的前进后退，或是向左右两边跨移两三步而已。但这样已是够了，那居木宗虽是把斧砍劈得风声呼啸，威猛异常，却往往是急忙抢救自己的招数。

一晃眼间，已斗完三十招。居木宗把战斧一扔，掷在湖中，转身在兵器架上拿了一柄大刀。此刀乃是战阵常用的大砍刀，以双手握住刀把，挥舞砍劈，亦是以势强气雄取胜的兵器。居木宗使开刀法，吐气咤叱声如迅雷。

但见刀光旋飞似雪，劲风鼓荡，威猛之处，不下于战斧，却显然灵活得多了。观战之人，无不目眩神摇，骇然汗下。秦霜波在刀光重重笼罩之中，形势甚是不妙，原来秦霜波用的是“以柔制刚”之诀，看上去似是力有未敌，其实暗蕴玄机奥妙，胜券在握。晃眼间，那居木宗已猛攻了三十招，蓦地煞住刀势，向秦霜波举刀致敬，神态十分庄肃。

紧接着他又用了一对流星锤，亦是三十招过去，无功而退。这时，已改用第四种兵器，却是一条长达丈半的皮鞭，划空生响，不时发出音爆，震人耳鼓。他的长鞭招数，极是奇诡，长攻远取，变幻非常，但每逢秦霜波长剑封架之时，便迅即撤回，似是生怕被剑刃斩断了皮鞭。

大多数人，都感到十分迷惑，因为那皮鞭极是柔韧，不但不怕刀剑锋刃，并且可以用来卷夺刀剑，何以他反而急急避开？双方招数都使得极快，霎时已斗了二十招以上。秦霜波本是晃来闪去，身法轻捷之极。忽然之间，凝身止步，动也不动。

说时迟那时快，居木宗的长鞭，已划风卷到，眼看鞭影如蛇，已把秦霜波卷在鞭影中，而她仍然还不稍动。居木宗有如忽临险境一般，蓦然掣回长鞭，只差那么一点儿，就已触及秦霜波的身体了。

众人方自惊愕之际，秦霜波手中之剑，突化作一道光虹，激射而出，恰好劈中长鞭，顿时把长鞭斩断了一大截。这时，众人方知那居木宗的皮鞭老是闪让她的长剑之故，敢情当真会被长剑斩断，可见得秦霜波剑术之精妙，已达超凡入圣之境，连那极为柔韧的皮鞭，亦视如朽索。

居木宗回身走到那两座兵器架前，犹疑了许久，这才拿了一对只有一尺

四寸长的短剑。群雄见他忽而从极长的皮鞭，变成极短的双剑，心中无不泛起异样之感，大凡武林中人，无不知道“一寸短，一寸险”的道理。

这居木宗左挑右选之下，找出了这么一种奇险的兵器，只怕这一阵会有杀人流血之事发生。秦霜波心中有数，晓得对方乃是百般无奈之下，希望以短兵刃行幸冒险，以求一线的取胜之机。要知，这居木宗虽然在十八般兵器之中，才不过使用了四五种，但其中已包括软、硬、长、短种种特点。

目下这对短剑的三十招，相信较之前面四种兵器，都凶险可怕得多，因此她心中十分警惕，不待敌人出手，先使了一招“望仙门”，首次立下门户待敌。

居木宗眼见对方摆下门户，顿时面色一变，连退了两步。他至此，实在已感到智穷计竭，但觉这个敌人，宛如全汤城池一般，休想有攻得进去的机会。

原来他在兵器架前踌躇迟疑之态，乃是计谋之一，用意要使对方误以为他已达到无所适从的地步，因而生出骄敌之心。只要有了这等心意，他就能找得到可乘之隙，虽然未必就能一定击败对方，但最低限度，也有击败的机会。可是对方反而更为慎重地摆开门户，严阵以待，完全是针对他的计谋，先行击破，这教他如何能不气馁？

这时，他斗志业已全消，呛啷啷丢下双剑，匆匆奔回浮台，顿时四面八方彩声四起，湖水也为之震动，天下之间，大概除了剑后秦霜波之外，再也没有一人能迫使强敌气馁得弃械而逃，自动认输的了。这一幕连端木芙、广闻大师、雷世雄等人，无不瞠目结舌，几乎不敢相信。

喝彩之声渐渐平息，基宁以雄壮响亮的声音道：“秦仙子，居木宗还有最后一拚之意，请仙子小心了。”

全场文时又寂然无声，千百对目光，都集中向西域高手阵中，但见那居木宗站在浮台边缘，手持一张大弓，背上斜背一壶雁翎箭，神色严冷肃穆之极。

秦霜波直到现在，姿式全然未变，应道：“我早就准备好啦！”

居木宗从壶中取出一箭，搭在弓上，尚未拽弓，两岸突然间哗声四起，嘈闹之极。

其中一人高举双臂，压下众声，这才厉声喝道：“居木宗，你这一场用硬箭远攻，秦仙子全无还击的机会，岂不是太过有失公平么？”

基宁高声应道：“秦仙子也不反对，你们叫什么？”

那人方要开口，秦霜波已道：“诸位英雄听我一言。”

她话声一出，顿时人人缄口静听。秦霜波安恬宁谧的声音又升起来，道：“这武功之道，玄奥无涯，若论这一阵的印证方式，表面上我全然无法反击，殊为吃亏，但武功练到高深之时，最重要的乃是心志，如若心志被夺，则受创之深，尤过于身中刀剑。”

这番话，只听得众人似懂非懂，因此又有叫道：“无论如何，这等比武法太失公平，除非他射过几箭之后，也让别人射他几箭。”

人人都赞成此语，是以嘈声大作。秦霜波举起左手，顷刻之间，众声皆息。她这才说道：“我想奉告诸位英雄一则有关箭术的小故事，战国之时，魏国有一位神箭手更赢，天下皆知，一日，与魏王同行于京台之下，更赢对魏王言道：“臣能不用硬箭，仅须挽弓虚发，便把空中之鸟射下来，魏王讶疑之极，道：“难道射术到了至精至妙之境的话，竟可以达到这等地步么？

此时，空中有鹏鹰自东方飞来，更赢略加观察之后，当即虚发一弓，弦声响处，那鹰立时坠地。”

她说到此处，话声略顿，全场一片寂然，人人瞠目侧耳的听着，但觉射术到了这等境地，果然大是骇人听闻。

秦霜波微微一笑，又道：“魏王虽然亲眼所睹，但仍然有疑惑之色，左右拾鹰呈献，魏王发现鹰身上竟有箭伤，不过箭痕已合，并非新伤，此外，别无一点受伤迹象，这时他不能不相信，极口夸赞更赢射术之精。”

她又停歇了一下，两岸人丛之中，有人高声说道：“既然箭法射术，竟能精妙至此，秦仙子何必让对方施展？”

众人纷纷出言支持，顿时又噪声四声，喧闹之极。基宁偷觑疏勒国师一眼，但见他微微含笑，意态自若，心中甚是疑惑。心想：“假如秦霜波趁机拒绝如此比武法，则居木宗岂不是没有扳回失败的希望了？”

他忍不住洪声喝道：“秦仙子坚信必可抵敌得住居木宗的箭法，诸位旁观之人，何故嘈闹不已？”

众人自是不服此言，纷纷反驳，场面更加混乱。秦霜波又举手示意众人不要争吵，待得众声已歇，这才说道：“更赢此时方向魏王解释说：此鹰被臣虚弓射落，虽然是臣的射术过人，弦声劲厉，有穿云裂石之威，但尚有一个主要原因，可以称之为‘孽’。这便是此鹰与常鹰不同，大王定已注意到此鹰飞时速度甚缓，其音甚悲，臣已察知其中孽因，方能以虚弓落鹰。”

她深深吸一口气，又道：“魏王其时仍然不悟，更赢道：鹰飞徐缓者，必是旧创尚痛。其鸣甚哀，必是失群。因此两因，其心震恐惊怖，一闻弓弦之声，便不能高飞远翔了。”

她故事至此结束，群雄都暗暗思索其中奥妙的含意，可是悟得出其中深意之人，还是不易。基宁忽然大声说道：“敝国师令本帅传话，居木宗这一场算他输了，不必发箭了。”

群雄都大感惊讶，纷纷议论起来。

秦霜波微微一笑，道：“不行，假如在我未讲出故事以前，自然没得话说。”

群雄虽然晓得这内面定然大有文章，否则疏勒国师如何就有下令认输，放着大好的机会，也不一试？但这到底不是好玩之事，强弓锐箭，自然是极可怕的武器，秦霜波实在犯不上坚持。因此很多人都高声劝秦霜波不必再斗这一阵，但秦霜波不接受众议，望住基宁，等他答复。

基宁道：“上阵比武，为的就是分出武功高低胜负而已，居木宗既然认输，仙子何以兀自不肯罢休，这岂不是迫人太甚么？”

秦霜波道：“假如是居木宗自知万难取胜，自动认输，我自无苦苦相迫之理，然而目下乃是贵国师下的命令，情形又大不相同，假如坚要认输，我有两个办法，任君选择，亦可以就此结束这一场。”

基宁道：“是哪两个办法？”

秦霜波道：“一是令居木宗随便发一两箭，应个景儿之后，认输而退，另一个办法，就是要贵国师解释一下自动认输的原因。”

她这两法都并非办不到的难题，群雄虽然觉得这洋做法，似乎有点画蛇添足的味道，但也就不反对了。

基宁听过疏勒国师的解释之后，才道：“随便发箭之举，迹近儿戏，敝国师宁可选择解释一途。”

他停歇一下，但见全场之人，无不注视着自己，侧耳倾听，这才说道：“假如居木宗与秦仙子斗这一阵，则表面上秦仙子虽是吃亏，事实上，她却是故事中的更赢，而非伤鹰，这话怎样说呢，原来秦仙子早先已连着胜了居木宗五阵，这个过程，已在居木宗心中，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他不得不认为自己实是无法胜得了她，因此之故，这第六阵比斗时，居木宗心理上受到影响，射术定然削弱了许多，更是无从得手，诸位英雄，要知居木宗平生不是没有败过，但在如此众目睽睽之下，连败六阵，这心理上的创伤，非同小可，从此以后，他便成为更赢眼中的伤弓之鹰，也就是从一流高手退为普通的高手，因是之故，敝国师下令要他认输，则他心理上以为自己尚有一线之机，未曾有时间施展，创伤未深，仍然可保存一流高手的身份。”

这一番解释说过，全场之人，无不感到后悔。因为假如不是他们的浅薄和短见，发声阻止这一阵比武，则秦霜波早就结束这一场，使敌人方面，损失了一个一流高手。

秦霜波却似是不把这等得失，放在心中，淡淡一笑，道：“贵国师才智过人，果然看得十分透澈，只不知今日最后的一场，贵国师将派何人出阵，抑或是由他亲自登场出手？”

顿时全场又复鸦雀无声，疏勒国师似是面临一个极大的难题，无法立即作成最有把握的决定。要知，他竟不惜调出手下两大高手之一的居木宗出阵，用心便是要藉居木宗博通十八般武艺之力，考察秦霜波的剑术造诣。

谁知秦霜波在那头五阵当中，只以极沉稳神妙的剑法，抵住居木宗的攻势，由于她的绰有余裕，每一阵下来，居木宗都晓得自己有败无胜。居木宗虽然换了五种兵刃，却没有一种可以克制得住秦霜波，反而处处受制，可见得秦霜波一身功力和剑木造诣，已达出神入化之境了。

当然她还未达到至高无上的剑后境界。如若已达到了那等境界，则任何高手，也休想取胜，甚至连取胜的念头也泛生不起来。

换言之，秦霜波仍有可败之道，可是在另一方面，她又是出类拔萃，超凡入圣的剑术宗匠，决不是可以侥幸取胜的。疏勒国师心中全无取胜把握，这虽是理由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秦霜波虽是中原共钦的潮音阁传人，将来的剑后。但她目下的名声，似乎还比不上独尊山庄的严无畏，以及诸大门派的几位掌门人。

照疏勒国师的看法，莫说是各门派的掌门人，即使是严无畏，亦无人可以赢得秦霜波。因此，他全力击败秦霜波的话，等如已可以扫荡中原，全无敌手了，然则他为何又迟迟不决呢？

疏勒国师迟迟不能决定是否出手之故，有两大原因，这是疏勒国师本人、秦霜波，以及局外的端木芙等人都明白于心的。

第一个原因是：现下的中原群雄方面，只怕已无人强得过秦霜波了，因此疏勒国师大可取巧，放弃了与她对抗之举，等明天的比武，连胜十场，则他个人的声誉，即可由此而达到巅峰，可以称为横扫中原，所向无敌。

第二个原因是：他与秦霜波斗上的话，起码要激斗千招以上，还不知能不能取胜，纵然可以取胜，但如此胜法，于他个人的声誉，并无太大的帮助。

再加上今日之战，已去了九场，中原方面已胜了五场，这是最后的一场，纵然由疏勒国师扳回，仍是平平而已。但这么一来，疏勒国师明天就不能上场了。

中原方面，尚有雷世雄和广闻大师未曾出手，以这两人的武功，定可各

取三场以上。换言之，明日之战，必是中原得胜无疑了。

疏勒国师左思右想之下，无计可施，只好以壮士断腕的精神，下了决心，向基宁示意。基宁高场说道：“秦仙子如是中原方面的高手，敝国师自当亲自出战。”

他环顾喧嘈起来的千百武林豪杰一眼，等了片刻，嘈声稍减，这才又道：“敝国师为了让中原英雄们都晓得我们也有巾帼英雄，是以特地派莲姬夫人上阵。”

所有的目光，立时都投向敌阵中的两个蒙面女人身上，其中之一，是屡屡开口说话的蒙娜。因此大家都不会弄错，所有的目光，都集在莲姬夫人面上，不过谁也看不出什么结果，直到她站在擂台上之时，也只知道她是个身量修长，肤色略略有点褐黑的女子而已。

秦霜波很郑重地向她微笑点头为礼，道：“莲姬夫人如若精通汉语，我也不会觉得奇怪。”

莲姬似是被她的态度和言语弄得迷糊了，轻轻道：“秦仙子你好，只不知这话是什么意思？”

秦霜波道：“你和蒙娜夫人是仅有的两位女性，可知必是多才多艺，极受贵国师的重视，因此之故，你也精通汉语，实是意料中的事，却不料你不但精通，而且是一口道地的京片子，清脆如莺啭，悦耳得很呢！”

莲姬道：“仙子过奖了，像仙子以女子之身，却在地大物博的中原，享有盛名，才值得矜夸，我和蒙娜不过懂得一些言语，有何足称？”

秦霜波一笑道：“夫人走动之时，下盘稳而快，又不失袅娜风姿，可知一身武功，也达到了化境。”

莲姬道：“仙子越说越客气了，现在请仙子赐教吧！”

她屈膝行了一礼，口中似是说道请她注意之言，其实却是说道：“请你记住，我不是以武功见长的。”

声音很低，旁人绝难听见。但她手中的薄身长刀，那起手式却甚是凌厉，功力精深，只看得群雄无不大为惊异，更加睁大双眼。

秦霜波随手一剑，已化解了她的刀势，口中说道：“多谢夫人指点了。”

其实，她从对方那对深邃和黑漆发亮的双眼之中，早就察觉此女精神上的力量特别强大，这正是练有某种心灵奇功的表征。

她丝毫不敢大意，小心防范着对方的目光，那莲姬夫人迅疾地连攻了六七招，秦霜波恍惚已见到她的全貌，可是却说不出她是怎样子的长相？她迅即收摄心神，这才晓得竟是幻觉，事实上，对方面上仍然以轻纱蒙遮着。秦霜波立刻晓得对方的心灵奇功，竟是与那刀招有密切的关系，唯一的破法，就是从速击败了她。

此是秦霜波出道以来，首次精神上受到压迫，她可真的大感不服气，故意不立刻使出绝妙招数把对方击败。莲姬夫人又接着连攻了五招，招招都凌厉精奥之极。观战之人，尽皆耸然动容，因为这个女人武功之高明，竟显得不在任何曾经上阵的高手之下。秦霜波似是一时之间，不能破解对方的刀法，手中长剑，一味严密防守。

这等形势，教中原方面之人，看得好不舒服，但觉秦霜波这等打法，显然大有失手落败的可能性。西域方面的人，无不拍手狂呼，鼓励莲姬夫人速速战胜这等强敌。

以才慧鸣世的端木芙，此时也微露忧色，推山手关彤忍不住低声问道：

“端木小姐，敢莫是秦仙子情势有点不妙么？”

端木芙也低低道：“正是如此。”

他的答话，人人皆闻，纵然沉稳如雷世雄、广闻大师、枯莲大师等人，也不由得微微变色。

这一群高手们，无不大为惊凛，只因以秦霜波这等超凡入圣的剑术名家，若然还败在对方刀下，则全台之人，显然亦找不出一个可以抵敌那莲姬夫人之将了。

五台癞僧接口道：“若然秦仙子情形不妙，无论如何也得请端木小姐想出一条妙计，暗助秦仙子一臂之力才好。”

端木芙长长叹息一声，道：“武功到了秦仙子这等境界之人，若然要败，天下无人可以帮助得她。”

关彤失色道：“然则你的意思是，表示秦仙子这一场的结果，必是落败无疑了。”

端木芙道：“以奴家的愚见，结局果然如此，谁也无法可想。”

此时莲姬夫人继续主攻，刀势如龙飞凤舞，神妙无方，但凌厉的锋锐之气，却似乎减弱了不少。

不过只要是继续主攻，中原群雄的眉头就无法可以舒展得开，雷世雄重重的哼了一声，道：“端木小姐，本来以武功而论，秦仙子足有轻易击败对方之力，何以动手不到二十招，竟已形成了必败之势。”

端木芙道：“这是因为对方练成了一种心灵上的奇异功夫，假如秦仙子一动手之时，就出全力击败对方，便可无事，反之，缠战越久，秦仙子就更为危险，动辄还有性命之忧，因此，当他们斗了十招以上，奴家已晓得秦仙子被对方心灵之术所制，难有胜望了。”

众人向那疏勒国师望去，只见他不时咧嘴捋髯，面上尽是得意之色，由此可以证明端木芙的猜测，极是正确无误。甚至岸边观战的中原英雄，亦从两边浮台众高手们的面色上，看出了秦霜波十分不利的事实。

擂台上两位巾帼奇人，看看已斗了五十招以上，秦霜波越发显得失常，剑招每每应发而不发。这等高手相争，心坎中丝毫的犹疑，尚且足以落败丧生，何况已形诸于兵刃，自是破绽百出，凶险之极。

假如莲姬夫人的刀法不是越斗越弱的话，这刻，秦霜波定必已经中刀受伤，再也没得她打的了。只是由于莲姬夫人也未能把握机会，因此之故，秦霜波虽是几次露出破绽，她都未能趁隙而入。

这一对美女在千百人提心吊胆之中，继续缠斗下去，谁也猜不出秦霜波将于何时中刀落败。中原方面之人，急得差点忍不住的有关彤、青霞羽士、癞僧晏明、飞鞭孔翔等人。假如对方允准别人上台，代秦霜波挨刀的话，他们准会毫不迟疑地奔上台去。

崔阿伯流目四盼，突然间伸出九曲拐，在孔翔背上轻轻一戳，孔翔顿时全身僵木，无法移动。这个黄衫老人目光仍然不停地四瞧，突然又出拐向关彤点去，关彤矍然惊觉，方要闪避，却已来不及了，但觉四肢一麻，已无法动弹。崔阿伯出拐制住两名高手之事，浮台上恐怕只有端木芙一个人发觉，事实上，也是她的授意，崔阿伯才出的手。

这位黄衫老人似乎全然不介意擂台上的输赢，一径游目四顾，此时忽又悄悄横移数步，左臂一探，五指如钩，已抓住了彭典。彭典虽然半边身子发麻，但仍然能扭头观看，一见出手之人，竟是崔阿伯，霎时，若有所悟，向

他点点头，崔阿伯立时放手，退回的处。这些动作，皆在无声无息之中进行，竟不曾惊动任何人。

癞僧晏明喉间突然发出了咆哮之声，因为他眼看秦霜波已濒临生死边缘，无论如何，也得挺身而出，先把她替了下来，后事如何，慢慢再说。他正要动身，猛可肩头一紧，被一只巨大的手掌拿紧，当即侧面望去，但见崔阿伯盯住他，连连摇头。

当然他的意思是不让癞僧晏明上台，可是形势既然如此凶险危急，晏明自想焉能为了一点面子，竟坐视秦霜波陷入死地？崔阿伯发觉他眼中流露出反对之色，五指指尖内劲突然发出，癞僧晏明已全身发麻，不能移动。

擂台上的两位美女，越打越见散漫迟滞，不过莲姬夫人却仍然掌握住主动进攻之势，此所以孔翔、关彤、彭典、晏明等人，都先后下决心不顾一切的冲上台去，把秦霜波替下来。但由于崔阿伯已奉令严密监视，这些人先后受阻，无法如愿，因此，擂台上的战事，仍然在进行着。

这时，台上已斗了百招以上，秦霜波突然间长剑挥洒，涌出七八朵剑花，把莲姬夫人笼罩在当中。

这一下突如其来的惊人表现，使西域方面的人，个个瞠目结舌，闹声骤然间完全消歇。反之，中原群雄却不知不觉高呼大叫起来，爆发出轰雷般的喝彩叫好之声，崔阿伯在群情激动中，出拐如风，把关彤、孔翔的穴道解开，也放掉晏明。

但见秦霜波陡然间已恢复了昔时的灵活敏捷，手中长剑，幻化出千重剑影，把对方严密地裹起来。她早先的脸色、表情，一定曾有变化，因为她这刻看起来特别的宁恬冷静，使人看了之后，竟能忘去心中的优愁。

她只使了六七招，每一招都奇奥精妙无匹，即使是旁观之人，也觉得如烟云变幻，千头万绪，竟是无从窥测得透。她使过这几招奇奥剑法，突然收剑退开。

只见莲姬夫人自个儿兀自舞刀砍劈，刀法甚是凌乱，眼中呆滞，显然已陷入精神失常之境。

秦霜波望住她的动作，仍然很是注意。疏勒国师皱起眉头，向蒙娜讲了几句话，蒙娜夫人高声道：“秦仙子，我莲姬妹妹已经输了，你可否放过了她？”

秦霜波徐徐移开目光，淡淡一笑，在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轻移莲步，离开擂台。当她目光移开之时，莲姬也立时停止了挥刀砍劈。她定一定神，这才拖着刀，蹒珊地回到已阵。

端木芙向秦霜波道贺过，然后步到台边，举起双手，顿时众声皆歇，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这个秀丽的女孩子身上。

端木芙道：“这两天的赛事，我方侥幸得胜，照规矩我方业已得胜，因此明天的十场竞技，举行与否，都变成无关重要了。”

千百群雄都欢呼大叫，情绪热烈异常。假如最后这一场，秦霜波不是赢得如此艰苦的话，大家就不至于这般的看重此一战果了。

端木芙又举手示意，教群雄静下，这才又道：“当然疏勒国师之意，定要把明天的十场也斗完才行，因为疏勒国师本人，还未曾献演绝艺。”

疏勒国师也移步走到浮台前面，高声应道：“不错！本座远自西域而来，岂能一次也不上场，就悄然归去？”

他的汉语，流利之极，甚至措词甚雅，不是一般武夫可比。由此可见得

这位西域第一高手，大是不凡。

端木芙道：“国师此言，合情合理，假如在明天的十场当中，我方无人可与国师争锋斗胜，则国师自可夸称横扫中原无敌手，载誉言旋了。”

疏勒国师仰天一笑，道：“端木小姐果是可人，此言正合本座之意，贵国地大物博，高手如恒河沙数。本座如若能横扫中原，自是无上之誉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贵方还有不少时间准备，端木小姐多多费心吧！”

双方说到这儿，各自散去。端木芙等人回到韩府中，略为休息盥洗，便都在大厅中参加庆功宴。

大厅中灯烛照耀如白昼，筵开数十，热闹非常。但主席上的主脑人物，都没有什么喜色。这自然是因为翌日之战，太没有把握之故，尤其是大家公认为最强的剑后秦霜波，已经出过手，明日不复再能上阵。

群雄当中，有人高声请问秦霜波，何以最末一场，赢得如此艰苦？但其后又显然大有余力，不知是不是一直在诈败诱敌？

秦霜波站了起身，说道：“既蒙众位动问，岂能不据实奉告，当初我与莲姬夫人一交手之时，便知道她练有一种心灵功夫，极为厉害。其实我本不难在

十招之内，把她击败，但若是用这等手法击败了她，那莲姬夫人心中不服还不要紧，怕只怕被疏勒国师看轻了，以为中原当真无有抵御得住莲姬夫人的心灵功夫之人，所以我决意冒险，也要用心灵的力量，去击败她。”

她停歇一下，又道，“比斗的过程，诸位皆已得见。当时我可不是诈败，事实上，由于以全副心神对抗莲姬夫人的秘术，以至剑法散乱，大露破绽。”

她淡淡一笑，又道：“要知，她乃是专攻这一门秘术之人，而我则不过仗着平日静修之功，与她对抗。因此之故，不论是在形骸上或是心灵上，我都处于防守之势，无法反击。一直耗到她用尽了全力，还不能取胜之时。我趁她心神微微浮躁之时，突然出手反击，以剑术上的攻势，造成了心灵的反击力量， 因而一举制住了她，假如疏勒国师不下令教蒙娜开口认输，我只要不撤回心灵的攻势，莲姬夫人就无法自拔，谁也救她不得。”

第二十一章　能战始能言和详

秦霜波简简单单的几句话，就把整个过程完全剖析清楚，闻者无不明白，这才知道，秦霜波这一场赢得实是不易。这一场庆功宴，表面上欢欣热闹，其实隐忧重重，端木芙等人大有难以下咽之感。席散之后，广闻大师和雷世雄两人，情知明日非出手对付疏勒国师这等大敌不可，因此之故，他们早就回房歇息及用功，以便集中全力，出手一拚。

在另一座雅致舒适的暖厅中，以端木芙、秦霜波为主，此处尚有宗旋、彭典、关彤、枯莲大师、叶本明老道人等十多个人，共同商议明日的大计。自然本宅主人韩世青、韩世文、韩行星等，以及永远站在端木芙身后的崔阿伯，亦在厅中。

端木芙说道：“诸位对明日之战，可有什么高见？”

关彤欲言又止，端木芙道：“关老师有何指教，何妨讲出来听听？”

关彤摇摇头道：“在下要说的话，与明日之战无关，是以决定暂时不说。”

端木芙道：“原来如此，你的疑问，可向秦仙子姊姊请教，自然得到答案。

她不等对方讲出，已知关彤要问什么，这等敏捷才情，实是世间罕见。

韩世青轻咳一声，说道：“请问端木小姐，假如秦仙子今日不出手，明日对付疏勒国师之时，可有取胜的把握没有？”

端木芙道：“老先生问得好，这个问题，奴家也反复自问了许多遍，直到秦仙子姊姊击败了莲姬夫人，方有答案。”

她停歇一下，才又道：“假如把秦仙子姊姊留到明天才上阵，以咱家的看法，最多只是个平手之局，动辄有落败之虞。”

彭典接口道：“若然如此，那就不如让秦仙子于今日上阵，免得万一败在对方手底，可当真使对方变成横扫中原无敌手了，现下那疏勒国师永无与秦仙子动手的机会，假使家师也不现身的话，则疏勒国师纵然连赢十场，也不能算是横扫中原。”

众人都颔首同意此言，宗旋大声道：“还有就是罗廷玉公子，如若也不能赶到出手的话，疏勒国师的遗憾更大了。”

他这话一出，众人都觉着他是特意提高罗廷玉的身份，亦等如当众减低了严无畏的份量。因此关彤等人都投以赞佩的眼光。

端木芙轻轻吁一口气，说道：“罗公子很有可能赶到，但原严老庄主亦能赶到，则我们这一方，有雷大庄主、广闻大师、罗公子以及严老庄主等四大高手，总能杀败那疏勒国师。”

她望了秦霜波一眼，又道：“假如明天准许秦仙子出阵的话，以奴家的管见蠡测，秦仙子当可击败强敌。”

众人都大表惊讶，因为她早先明明说过秦霜波最多只能斗个平手，如何现在又能赢得对方呢？

端木芙只让众人纳闷一下，便解释道：“这是因为秦仙子在击败莲姬夫人的一场中，功行大有精进。假如明天秦仙子出言挑战的话，疏勒国师一定安排好人手，个个激烈出言反对他接受，换言之，疏勒国师虽然未必就一定会输给秦姊姊，但他当已看出秦妹妹的造诣，已达到无懈可击的境界，也就是无人能击败她的意思。”

众人听了此言，既觉得有点太过玄妙，但又不能不信。关彤道：“那多

可惜啊！”

端木芙道：“这也是没有法子之事，在疏勒国师来说，他宁可面对中原任何高手，也不原跟秦姊姊动手。”

大家再商议了一阵，只澄清了一些问题，却没有半点收获。关彤送秦霜波回房之时，便提出了心中疑问，那是关于崔阿伯突然出手制住他穴道之事。

关彤道：“在下不解的是当时大家都十分焦虑愁急，崔阿伯如何竟能及时发觉在下想冲上台之心，先行下手制我穴道？”

秦霜波听他把当时的情形完全说出，想了一想，才道：“你可不许透露与广闻大师得知。”

关彤只好应承了，说道：“这事难道与广闻师兄有关？”

秦霜波道：“何止有关，简直是大得很呢！端木小姐与广闻大师之间，有一种很奇怪的敌对情形，因此，端木小姐虽然一早就看出我终不会落败，但她却不肯让广闻大师晓得。因为广闻大师也认为我的情况危急已极。假如他得知端木小姐在那时已瞧出我必可转败为胜，则她的眼光才智，显然胜过广闻大师，这么一来，广闻大师可能以激烈手段对付端木小姐了。”

关彤瞠目结舌，道：“这里面竟有那么多的文章么？广闻师兄与端木小姐会有什么怨仇呢？这真是使人大惑不解之事。”

秦霜波道：“我也不知道内情，不过可以断定的是端木小姐将不会利用疏勒国师这个机会，去对付广闻大师。”

推山手关彤告辞而退，但走了两步，便想起了什么似的回转来，压低声音，向秦霜波说道：“秦仙子，这端木之姓，环顾天下武林，当真没有几个。然则端木小姐会不会是南海端木世家之人？”

秦霜波笑一笑，道：“当然很有可能，不然的话，她焉能博识天下武林各派的武功心法？”

关彤道：“假如真是端木世家之人，却又如何会与广闻师兄过不去？”

秦霜波淡淡道：“你怎知其中没有别的恩怨？”

关彤道：“倘若他们之间稍有怨仇，广闻师兄先就过不了敝寺方丈大师这一关了。秦仙子自然懂得在下之意。”

秦霜波点点头，道：“这样说来，武林中那个秘案传说，竟是千真万确之事了。”

关彤急遽地点点头，然后道：“在下回去再想一想，方始向仙子请教，你今日力挫强敌，耗费不少气力，也该早点安歇了。”

他们的谈话，至此为止，关彤这一夜辗转床上，难以入寐，脑子一直不停的猜测这些疑团。他虽然没有任何结论，但却已感到这武林之中，除了独尊山庄和翠华城行将一拚这件大事之外，另外还有一种奇异微妙的情势，似乎尚有一件震惊武林的大事，正在暗暗蕴酿中。

翌日，天气极好。那小明湖四岸，一清早就挤满了人。只要是没有资格在码头或浮台上观战之人，便莫不极力提早赶到，以便占据有利的位置。

双方人马出现之时，引起了莫大的骚动。许多今日方始从远处赶到之人，都怀着恭敬的心情，聆听已观战两日的人指点出双方高手的姓名来历。

端木芙在码头上，俏眼一转，在那六七十位高手名家之中，只排出了十二人，前往浮台。

依照规定，可以让二十人到浮台上，以便出手作战。因此端木小姐只选了十二人，众人都十分讶异。

但更奇怪的是端木小姐当众请求华山叶本明真人、终南苦行庵枯莲大师、百粤多异仙子王苹等三人，把守住码头浮台之间的通路，不许任何人通过，除非得到端木小姐的准许。

她似是尚嫌未足，最后还在那浮台上调回宗旋帮忙把守通道。人人暗忖她此举不知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提防敌人硬闯不成？

朝阳照耀之下，西域方面的人马，都显得雄赳赳气昂昂，全然不因连败两天而有气馁之色。

明眼人一望而知，西域之人，乃是极为信赖得过疏勒国师，深信他今日必可独立连闯十关而使然。自然事实上疏勒国师没有连战十场的必要，但须六场皆胜，他便可以博得横扫中原的荣誉而奏凯言归了。

双方都静下来之后，蒙娜夫人高声道：“请中原诸位英雄豪杰听着，今日我方将由国师爷亲自出手，他将按照规定，连赢六场，始行罢手。”

这话虽然十分骄傲，却也豪壮之极。这等气魄和自信，纵然是敌人，亦不能不大生折服之心。因此之故，中原群雄很多都鼓掌喝彩，表示甚为钦佩。

那疏勒国师在掌声中步上浮桥，走往擂台。端木英沉重地吸一口大气，道：“这六场之数，定须善为利用才行，奴家打算先设法略耗对方的功力真元，只不知广闻大师和雷大庄主有没有异议？”

雷世雄和广闻大师对望了一眼，都不做声。端木芙道：“既然如此，奴家就依计进行了。”

她的目光转到关彤、晏明和青霞羽士三人面上，说道：“奴家一直不让三位出手，为的就是留作消耗敌人功力之用，诸位轮流上阵，虽然必败无疑，但既是事先得知结局，当有自保之道了。”

关彤胸膛一挺，道：“端木小姐不必过虑，这回上阵动手，非只是个人的生死荣辱，却系与天下大局有关。在下胸中根本不作生还之想了。”

这话说得雄壮激烈，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慨，使人大为佩服，晏明、青霞羽士都颔首赞同，要知他们皆是性子刚烈不畏死亡之人，如若不然，早就屈服于独尊山庄的手段之下了。

雷世雄听了这话，面子上可就挂不住了，因为人家关彤等人竟然自愿拿命去拚，自己却得等他们消耗了敌人气力，始行上阵，此事传了出去，他雷世雄还要领袖天下英雄么？自然那广闻大师又不一样了，因为广闻大师是少林寺之人，关彤亦是，是以关彤为他卖命，自然讲得过去。

雷世雄举手教众人注意，然后说道，“关兄等三位如若上阵，自然可以胜任愉快。但本人却认为假如咱们不能在三两场之内，击败了对方的话，则此战不但敌人不服，连咱们中原武林之中，也会有闲话。”

端木芙道：“大庄主之意，竟是打算现下就由你们两位动手么？”

雷世雄点头道：“正是此意。”

端木笑道：“如此自然更好。”

她的目光转到广闻大师面上，还未开口，广闻大师已暗自忖道：“好丫头，到了紧要关头，竟要整洒家一下。”

假如端木芙命广闻大师先上阵，对他自是大为吃亏之事。只听端木芙叫道：“广闻大师。”

广闻大师点头道：“贫僧在此。”

端木芙道：“请你小心瞧看，如若大庄主不能取胜，下一场就要轮到你了。”

广闻大师一怔，心想：这丫头居然放过了洒家，不知是何缘故？他当然想不到这敢情是关彤的功劳，正因关彤如此慷慨豪壮，端木芙不禁大为感动，觉得必须尽力替少林寺多留几分机会，才对得起关彤，雷世雄虽然输了，但还有严无畏尚未出马，谁也不敢看低了独尊山庄。

雷世雄提起怒龙杖，大步走出。关彤也十分佩服他的胸襟气魄，当下高声说道：“独尊山庄雷世雄大庄主亲自出手，疏勒国师可要小心了。”

全场之人无不听见，顿时彩声雷动，热烈之情，真能使人热血沸腾，豪气冲霄，生死之念，自是不放在心上。

疏勒国师与雷世雄道过仰慕之言，接着一挑大拇指，道：“中原人物，果然有过人之处。今日本座纵然全胜而归，但仍然极佩服你们中原豪杰的心胸气魄。”

雷世雄晓得对方佩服的是己方并不派别人出来企图作消耗实力的打算，是以十分倾倒折服，这倒是想不到的收获，当下微微一笑，道：“国师好说了，在下有幸得会高人，实是有着急不及待之感。”

两人说过场面上的客气话，雷世雄提杖作势，疏勒国师先伸左手，把背上一把长刀掣在手中。他身上一共是一刀一剑两件兵器，雷世雄早就暗暗猜测对方将以哪一种兵刃应战？抑是刀剑同使？

却设想到对方竟是以左手掣刀，这等左手刀甚是阴毒刁滑，最是难斗。这还不要紧，最可怕的是对方还未动手，就先在兵刃上布下疑阵，此时奇兵突出，使他猜测不到，因而在某种微妙局势上来说，对方已占了先手。双方雄踞虎峙，各自蓄养气势，一面窥伺敌人的空隙。

那疏勒国师手中之刀，寒光四射，一望而知，乃是极为锋快的宝刀。此时涌出阵阵杀气，凌厉之极。

若是昔时，雷世雄可能已耗费了许多精力以对抗对方的强大刀气。但近来他经历过秦霜波、罗廷玉这等超级高手，已有经验。应付之时，得以省下许多不必要的气力。

全场千百双眼睛，都睁得极大。但见台上的两人，都静如渊，毫无出手之兆。但突然之间，人影交错闪过，竟是乍合又分，已换了一招，迅快的几乎瞧不清楚。

他们虽然只拆了一招，可是双方表现出那种凌厉的气势，迅快的身法，在在都能令人紧张得生出窒息之感。

观战之人虽多，但双方合起来一共也只有六七个人瞧得出这一招的精微奥妙。武功稍差之人，纵然有人解说，也不会明白。紧接着擂台上传出响亮的“铿锵”之声，人影忽分忽合，如兔起鹘落，如蝴蝶穿花。最奇的是他们并非一直缠斗，差不多都是三两招就已分开，隔了一阵，才再斗三两招。

如此激斗了二十余招，雷世雄的气势虽然未见衰退，但在他对面的疏勒国师，已瞧得出他鬓角微微沁汗，呼吸较为粗重，这自然是内力消耗过多之象。疏勒国师胜算在握，本应耐心再耗下去，等雷世雄不支落败。这样在疏勒国师而言，所耗的气力有限，霎时即可恢复如常。但他为了扬威中土，决意不惜损耗真元，也要早早击败了雷世雄。

他更不怠慢，左手宝刀起处，寒光闪闪，唰唰一连快攻了七八招。每一招都把左手刀的阴毒刁恶特性，发挥到极致，直是神出鬼没，难以捉摸。

雷世雄接完这一轮急攻，自知大势已去，假如再斗下去，形成泥足深陷之势，便将有死无生，其实纵想后退，亦是有所未能。换言之，目下已是他

最后的撤退机会。如若放过，那就只有在伤亡之后，这场拚斗才能停止了。他几乎不敢多想，就已决定竭尽所能，再斗下去。

疏勒国师从对方眼神中，看出他的决心，不由得浓眉一皱，涌起了满胸杀机。要知他不惜施展损耗真元的无上刀招，用意就是迫使对方立刻自动认输。早知此人宁死不退，他何必浪费了真元，以致削弱了功行。

在他们这等超级高手而言，假如是动手时间太长，感到疲倦，对他们一点也不要紧，但须于战罢略一调息，即可复元。可是损耗真元的话，却须一段时间以精修苦练，方能恢复，在未恢复之前，功力势必减弱。因此之故，他们总是十分小心地避免使用会损耗真元的武功。

擂台上森寒的杀机，连四下观战之人，全部感觉得到，不少人为之连打寒噤，紧张得透不过气来。就在这弩张剑拔之时，端木芙高声说道：“台上两位暂请罢手，听我一言。”

疏勒国师何等高明，一听而知她想说什么，当即跃开了数尺，端木芙道：“雷大庄主，这武功之道，定须日积月累之功，不能勉强，似他方当壮盛之年，能够有此成就，已足以震惊一代了，这场比赛到此为止，请退回来吧！”

她虽然没提到“输”字，但意思显然如此。很多人都感到不服气，因为雷世雄明明还有如生龙活虎，多方面都未露出败象，如何就不打了？却见雷世雄向对方拱拱手之后，果真转身返回己阵。于是议论纷作，引起了一阵骚动。

广闻大师正要出去，端木芙已高声道：“疏勒国师你的武功虽是精绝一时，但像雷大庄主这等人物，定必已使你损耗了不少气力。为了公平起见，请你运功调息，大约一炷香之久，应已足够了。”

疏勒国师居然毫不推诿，迅即在擂台上跌坐，闭目运功。端木芙此举，又使群雄议论不已，甚至有人怀疑他乃是故意暗助强敌。端木芙向秦霜波苦笑一下，道：“小妹实是迫不得已，只好让对方有休息的机会了，假如在一炷香之内，我方尚无堪以一拚的高人赶到，小妹只好另想别法，再行拖延时间啦！”

关彤等人，这才明白端木芙此举乃是拖延时同，以便援兵赶到。眼看一支线香已经烧完，码头上仍然没有动静。推山手关彤立刻自告奋勇，道：“端木小姐，在下请令出战这一场，不知小姐意下如何？”

端木芙心中掠过那广闻大师的魔功手法，自然最好不过，因为广闻大师施展这种激发推动身体潜能的魔功手法之时，如若深谙对方的武功家数，自然功效更著。但她同时之间就放弃了此想，因为这关彤如此的豪勇轻生，大义凛然。她焉肯毁灭这等人物？她妙目一转，微笑道：“关老师且作壁上观，到了要紧关头，自然会相烦出手。”

关彤只好默然退开，端木芙向广闻大师道：“这一阵有劳法驾了。”

广闻大师道：“此是贫僧份内之事，岂敢当得有劳二字，只不知贫僧败后，小姐打算派何人出阵？”

他在这刻提出这个问题，当然扣人心弦，连秦霜波也禁不住显出注意的神情，侧耳聆听。端木芙道：“假如连大师也不幸败阵，奴家说不得只好勉为其难，出手一试了。”

浮台上所有的人，都万分惊讶，尤其是雷世雄，深知她不识武功，如何能够出手应付这等强敌？广闻大师稽首道：“既然如此，贫僧已可放心，这一阵自当尽一己之力，与强敌周旋。”

他似是深知端木芙上阵的话，真有克敌制胜之能，竟自宽心转身，大步走向擂台。疏勒国师望住这个貌不惊人的中年和尚，面上竟露出与对付雷世雄时一般的警惕神情。其实已有人大声报出少林广闻大师之名，观战群雄，几乎没有一个听过他的名头，又见他相貌和霭，满面含笑，毫无一点威风，照他这等外表，自是本领有限。然而疏勒国师的神态却如此慎重，如临大敌一般。这又使群雄大感惊讶，于是纷纷交换意见，引起一阵骚动。

广闻大师合十道：“贫僧在敝寺中，籍籍无名。今日竟出阵对抗国师，实有不自量力之感。”疏勒国师捋髯一笑，道：“法师毋庸自谦，以本座看来，少林寺虽然僧众数千，皆通武功。但若论造诣功力，法师自是首选之人了。”这番话人人都听见了，不由得又是一阵骚乱。广闻大师空着双手，至此还不掣出兵刃。但疏勒国师却锵一声，掣出长剑，交于左手。他高声道：“法师若然不取用兵刃，本座便以左手剑向法师请教了。”

观战之人大都鼓噪起来，敢情广闻大师当真不使用兵刃，因此疏勒国师一剑在左手，当然占去莫大便宜。然而这不过是一般的看法而已，武功练到像台上这两人的境界时，假如是专练双手的，虽是一对肉掌，其实也没有什么亏可吃。

第一点，是他双手必有奇异厉害的功夫，定须空手方能施展。

第二点，他空手时虽是长度不及对方，但无论是拳劲掌力，都能及远，并无远近之分。

除了这两大原因之外，再加上双方均是超级高手，必须要有一方露出空隙，方能趁虚而入，不似普通高手有硬拚强抗的打法。以是之故，假如疏勒国师功力造诣与广闻大师一样，则他恃着手中宝剑硬攻的话，势必反而先伤亡在对方掌底。

疏勒国师明知大部份人不懂此理，是以全然不把众人鼓噪放在心上，他提剑催动剑气，猛烈攻去，先行试探对方深浅。这一股剑气，比之别人拿剑直砍还厉害百倍，如是功力稍差之士，吃这般剑气透体而过，登时就得倒毙。广闻大师手划个圈子，轻描淡写之间，已化解了对方这一股凌厉锋锐的剑气。

但见这位少林高手右手捏拳，使了一招“黑虎偷心”反击对方。这一招拳法虽是平凡之极，大凡是练过几下子武功之人，无有不谙。

可是事实上他们却都看到一幕梦想不到的景象。原来广闻大师拳头出处，竟然劲风呼啸，威势之强，使人骇汗咋舌。尤其是如此平淡无奇的一拳，由于时间和位置的拿捏精确，竟暗蕴无数奇招妙着在后面，一派俟机而发的光景。

全场之人，无不被这等化腐朽为神奇的手法所震惊，衷心敬佩，齐齐发出喝彩之声，响若雷霆。疏勒国师侧身避过他这一拳，左手长剑振处，幻出七八朵剑花，踏奇门，走偏锋的反击，手法阴险之极。广闻大师双袖一挥，也化为无数袖影，严密封闭门户。而袖影之内，但见双手忽拳忽掌，作势欲攻。

双方各以奇幻精奥手法，迅快攻拆，有来有往，斗得激烈紧凑异常，奇招迭出，如五彩缤纷，眩人眼目。霎时双方已斗了三十招以上，但见广闻大师奇招妙着，层出不穷。皆是以至精至妙的招数手法，抵消了对方左手剑那险毒之特性。

四下鼓噪呐喊之声，震耳欲聋，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擂台上，甚至没有人肯眨上一眨，以免有所漏失。只有端木芙没有向台上瞧看，生似只听四

下叫喊之声，就可以测知战场上的形势变化一般。

广闻大师突然间长眉高耸，那和善圆滑的表情，完全消失，代之而起的是一派肃穆森严的气象。他的招数也突然大变，但见拳发连环，招招都是踏中宫走洪门的硬拚手法。那强劲的拳力破空之声，竟不被群众嗤声掩没，由此可以想见他拳力之沉雄，竟是到了何等地步了！疏勒国师这时把剑圈缩小得多，一方面不时发出右掌，异常谨严地护住全身。饶是如此，他仍然被对方那摧山撼岳的拳势，迫得一步步往后退。

全场之人，更为兴奋，许多人已叫得声嘶力竭，竟比台上之人，耗费的精力还多些。

端木芙双目含愁，向码头上看个不停。忽见微微一阵骚动，原来是一群人涌到码头，挤到浮桥口。把守此关的宗旋、枯莲、叶本明、王苹等四大高手，立时被惊动了，转眼查看。

但见四名佩剑道人，拥着一位须发如雪，相貌清奇的老道，要往浮桥上闯去。枯莲大师首先一挥袍袖，涌出一股强劲内力，加以阻挡。谁知这股内力，碰上那几个道人之时，宛如泥牛入海，无影无踪。而对方也似乎全无觉察一般。宗旋横身拦截，王苹也从双袖中飞出两条五彩毒蛇，红信乱吐。道人们这才不能不停下来。

叶本明沉声道：“诸位不能无礼，这位道兄乃是武当派掌教程守缺真人。”

宗旋等人都煞住了出手阻挡之势。那须发皆白的老道人，自然就是程守缺了。他向四人稽首为礼，他右方一名道人已开口道：“诸位同道何故拦住了去路？”

叶本明道：“我等奉命把守此路，其故安在，实是有所未知，歉难奉告，自然不会是特意设来拦阻程真人的。”

宗旋接口道：“以程老真人身份之尊，自然是天下英雄渴慕欢迎的人物。但军令如山，在下等这厢告罪，还须请示过端木小姐才行。”

枯莲大师冷漠的声音接下去道：“端木小姐已指示恭请程道兄独自上台。”

武当派四名护法道人，都勃然变色。反倒是程守缺真人示意他们闭口，很有礼貌地徐徐道：“既是如此，贫道就自个儿过去，你们四人可留在此地。”

由于此时战况激烈，因此之故，连这位武林一大家派的领袖走过浮桥之时，都没有几个人瞧见。浮台上的高手们眼见武当掌门真人驾临，显得有点骚动，都过来礼见说话。端木芙向他告过罪，便又直向码头上瞧看。

果然她并没有白费心思，敢情在这俄顷之间，竟先后有峨嵋派掌门人葛澜、无极门掌门人岳中、崆峒派领袖眠云山人、北邙教教主邬陵、白鹤派掌门人高晋、太极门高手李伯勉等六人，先后出现。

这些人物皆是当今武林各大门派的领袖，盛名喧赫，几乎无人不知。个个都带有门下同来。但结果皆是单身走到浮台。

浮台上骤然间来了这许多负盛名的重要人物，自然免不了一番忙乱。可是事实上他们彼此连行礼招呼的时间都没有，因为擂台上的战况，激烈的出人意料之外。

疏勒国师以左剑右掌，紧守不攻。却被广闻大师威猛绝伦的拳势，迫得步步后退，已经靠近边缘，最多再退两步，就得掉在水中了。因此之故，没有一个人能不全神注视着形势的发展。也无一不是恨不得借点气力给广闻大师，好让他再加上几拳，当场击败了对方。

疏勒国师虽是处于挨打的劣势之下，然而他神态自若，连招数身手也无半点势穷力蹙之症。因此之故，尽管广闻大师打得有声有息，全场之人也尽管拚命呐喊助威。可是一重阴影，却笼罩在每个人的心上。只听疏勒国师发出一阵笑声，响彻云霄。这一阵大笑，已显出他深湛强劲的内力，几乎不曾被广闻大师的强攻硬打消耗了分毫。

他笑完之后，高声说道，“法师把金刚力溶合在这一套降龙伏虎拳中，天下能够抵挡之人，想必寥寥可数了，本座亦衷心佩服不已，但法师若是妄想仗恃此艺，就能击败本座，那也未免太可笑了。”

广闻大师恍如不闻，仍然运足全力迅急攻去，拳发连环，威势凌厉如故，疏勒国师道：“这套拳法有三十六路，一共有一百零八拳之多，本座让你打完最后的十余拳，免得心中有所不服。”

只见他在如山拳影之中，如渊亭岳峙，不可摇撼。晃眼间广闻大师又攻了六七拳，所余也只有七八拳之数了。

端木芙突然高声叫道：“广闻大师，留得青山在，岂怕没柴烧，这一场至此为止，请即退下。”

广闻大师忽然煞住拳势，与疏勒国师对峙而立，相距不及五尺，却并不立刻如令退却。这位少林高手一口气猛攻了这么久，招招皆是极耗内力的上乘手法，但这刻居然面不红，气不喘，宛如刚刚上阵一般。这等深厚修为，不但全场之人，无不震惊，连疏勒国师亦大为凛然，心中涌起强烈的杀机。

疏勒国师自然是基于对方底子太好，一身所学复又博大精深，是以生出嫉妒之心，意欲趁此机会，杀死此人，以免他日后有胜过自己的一天。他嘿嘿一笑，又道：“法师就此退下，未免太可惜了，本座晓得法师尚有绝技未曾施展。何不趁此机会，让天下英雄一开眼界？”

广闻大师至此，方始怵然惊心，微微一笑，道：“国师的神通绝艺，字内罕有匹俦，贫僧自认远有未及，就此告退了。”

他迅即转身返阵，步伐之间，极是稳定有力。然而回到浮台之后，竟禁不住全身微微颤抖起来。端木芙道：“疏勒国师，你连赢两阵，足见高明，现在循例以一炷香时间为限，请国师尽量休息。”

自然有人点燃线香，端木芙低声向己阵之人说道：“这疏勒国师居然能连过我们两大高手的重关，显示出他的潜力雄厚无匹。而更可怕的是直到此时，他的真正绝艺尚未施展，他全仗功力较为深厚，这两阵都是见机行事，以无上智慧，隐蔽起本身真正的绝艺。这等敌手，我们也只好承认运气太坏了。”

众人都不做声，包括刚刚抵达的诸派掌门人在内，都等着听她底下的意见。要知这一群身份高隆的人物，其实非是此刻抵达，是以对端木芙的超凡智慧绝世才华，无不耳听目睹，深知于心。

端木芙叹口气，又道：“我们这一方现下虽然实力大增，高手如云。但假如没有一定胜敌的把握时，岂能出场决战？”

她目光转到程守缺真人面上，继续道：“程真人德高望重，武功修为，自是已达天人之境。但无奈您老仙长声望、身份在中原武林，实有举足轻重之势，因此之故，奴家若没有把握的话，岂可劳动法驾，冒此大险？”

她的话句句字字，都有份量，假使程守缺真人上阵失手的话，则纵然其后有人可胜疏勒国师，局势也变得十分复杂，那疏勒国师尽可以说是耗力过多，以致失手，并且夸称他仍然是横扫中原之人。这时除非有人证明武当派

掌门人非是中原第一高手，才能推翻疏勒国师的夸口，但谁会找程守缺挑战以证明他不是中原第一高手呢？众人莫不迅即考虑到此中利害得失，所以对端木芙的话，简直是衷心佩服，无有异议。

程守缺轻挥手中的拂尘，徐徐道：“端木小姐过于抬举贫道了，天下之事，有时是形势迫人，无从退缩，贫道倒是有意出阵，为天下同道略效绵薄。”

端木芙寻思一下，道：“老仙长无疑有一拚之力，不过您假如晓得广闻大师业已练成了搜精剔髓大法，竟然也未敢贸然施展的话，老仙长或者会小心从事了。”

浮台上那么多的高手，大部分是一派宗师，见闻何等渊博，却也不懂得何谓搜精剔髓大法？只觉得这种功夫的名称，似乎不像是佛门高僧所应该修习的。

程老真人惊讶地哦了一声，向广闻大师投以讶异的一瞥，随即沉吟不语。众人一瞧这等情势，登时晓得程老真人，一定被这几句话打动了。此时线香已快要烧完，无论如何，总得有人上台出手才行。

新到的各派掌门人中，已有三四个人哼唧有声，一听而知，他们打算自告奋勇，出手挡上一阵再说。论起这些高手们的名望，哪一个都比广闻大师为强，但却比雷世雄犹有未及。因此形势十分奇异，除了程守缺真人，可以毫无疑问地高于雷世雄之外，余人似乎都不行，但程真人正因声望太高，地位太尊，所以又不可出阵。

端木芙望住快烧完的线香，说道：“奴家留下了九个空位，现下只胜其二，诸位想必也猜得出这两个空位，一是留给独尊山庄严老庄主，另一个是留给翠华城罗廷玉城主。”

众人听她提起这两个人，都泛起了暴风雨之感。端木芙又道：“奴家最切望的自然是罗城主能及时赶到，因为严老庄主的身份，正复与程老仙长相同，都是只许胜不许败的，假如罗城主在此，最低限度，这第三阵由他出手，当可迫得疏勒国师施展真正绝艺了。这是因为疏勒国师已不可能再用左手刀或左手剑的取巧办法应战之故，只要他露过真功夫，咱们方可希望有制敌致胜之道。”

端木芙娓娓言来，剖析形势，精辟入微，人人尽皆明白。此时那一支线香，已快要化作青烟，晃眼即尽。众人既明白了非有罗廷玉出手不可之故，可就越发感到失望。

都不禁把目光向秦霜波投去，因为即使江湖上的流言，说罗廷玉已与她结同心之盟一事不确，但起码她与罗廷玉，乃是在场之人中关系最密切的一个。但见这位一向淡恬安闲的剑后，这刻竟也双眉微蹙，透露出心中焦忧的消息。

蓦然间一阵清朗强劲的啸声升起来，响彻云霄。全场之人，不论武功高低，都从这一声强劲震耳的长啸，听出发出啸声之人，必是当世罕有的绝顶高手。那澄净的粼粼绿波，似乎也被这一声长啸，震得生出无数涟漪。擂台上刚刚张开双眼的疏勒国师，也禁不住矍然起立，向湖边望去。

这一啸虽然只是强劲震耳，可是当此众声俱寂，人人情绪紧张之时，竟然俱有无穷威力，大收先声夺人之效。

端木芙大喜道：“秦姊姊，敢是罗公子驾到了么？”

一面说时，一面向码头望去。秦霜波已无须回答，因为这刻那把关四位高手，竟不向端木芙请示，一径放那一人踏上浮桥。

但见此人只有二十来岁，长得面如冠玉，猿臂鸢肩，背上插着一柄长刀，英气勃勃。顾盼之间，豪气迫人，却又暗蕴一种温文潇洒的风度。

众人见了，但觉眼前一亮。霎时间有几个人先后叫道：“罗廷玉……”“罗少城主……”“翠华城主……”等等。

紧接着就是最盛大的喝彩欢呼之声。罗廷玉停在浮桥中央，回头四顾，同时向群雄抱拳为礼，态度之从容大方，意气之豪放雄猛，当真是举世无有俦匹。他举步走到浮台之时，众声已歇，都是等候着听取台上此阵是否派他出战之意。

端木芙高声说道：“罗公子，您来得正好，中原武林无不寄望公子虎驾出征。且待击败强敌，始行礼叙如何？”

这几句话，全场皆闻，因此更加静寂。罗廷玉微微一笑，目光匆匆掠过秦霜波，便已回到端木芙面上，豪迈地点点头，拱手道：“上台应战，乃是份内之事，自当竭尽所能，以效绵薄。”

当下大步向擂台走去，才走了数步，已掣出了天下皆知的血战宝刀，寒光森森，耀人眼目。任何人一望之下，已知罗廷玉乃是上台就拚之意，并不打算与疏勒国师对答任何闲话。

因此之故，呐喊助威之声大作，震耳欲聋。疏勒国师见对方来势如此威猛，岂敢怠慢，赶紧也掣出兵刃。他这一回刀剑齐齐出鞘，左手提刀，右手持剑，迅即摆好门户，表现出从来未有过的小心谨慎的态度。

观战之人，单单是看了疏勒国师如此慎重防御之态，已感到十分兴奋，更是狂呼大叫。罗廷玉步伐如一，同时既不加快，也不放缓，一直走上擂台。

此时他那股沉雄威猛的气势，连远处观战之人也能感觉得出来。身在台上的疏勒国师，更是不在话下。他但觉这罗廷玉的勇武，似是出自天性，气势之坚凝强大，似乎不是血肉之躯所可以抵挡得住的。以疏勒国师这等功力修为，尚且有这等奇异以及可怕的感觉，换了他人，只怕当真得弃械于地，屈膝乞降了。

这一刹那间，正在狂呼高叫之人，都紧张得忽然没有了声音，因此全场蓦地里又陷入静寂之中。这等忽而杀声震天，忽而坠针可闻的巨大变化，也对罗廷玉的气势大有帮助，宛如火上添油一般。

疏勒国师这么聪明之人，至此方知这罗廷玉实是他踏入中原以来，所面对的最强的敌手。原来疏勒国师在这瞬息之间，方始晓得罗廷玉年事虽轻，但武功既强，才智更高。

他这一声长啸，完全是为了先声夺人，同时好使全场之人，为他呐喊助威，以增强他的气势。当然罗廷玉并非刚刚赶到，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在线香刚刚烧尽之时，才发出啸声。此是由于双方讲明疏勒国师可以运功调息一技香之久，因而假如罗廷玉早了一点发出啸声，惊扰了他，便是破坏规定了。由此可知，罗廷玉竟是在现身之时，已经等如出手向疏勒国师发动攻势。

那端木芙果然是一代奇才，竟然省得此意，尽量不耽误罗廷玉，使他的气势不致有中断之虞。因此，论起聪明才智，疏勒国师亦至此方知还逊端木芙一筹。

其实他老早就失算多次，只不过端木芙手段高明，处处都不肯锋芒过露，使他感觉不出来罢了。正因疏勒国师至今方始发觉，所以未能把握唯一的机会，消解了对方这一股气势。

这个唯一的机会，就是当罗廷玉步步迫到之时，虽然来势汹汹，但他仍

然可以不予理会，不掣出兵刃。这么一来，罗廷玉势必收回宝刀，到台上与他说话，方始动手交战。

换言之疏勒国师可以用这个手法，弛缓局势，使罗廷主的勇锐之气，不能发挥到如此强大威猛的地步。当然现在已经不能以计策谋略化解罗廷玉的气势了，唯有以真功夫抵御。但这么一来，疏勒国师等如已陷入了被动之势。

但见罗廷玉踏上擂台，毫不迟疑，以雷霆万钧之势，挥刀直取敌人，口中又发出那震山撼岳的啸声。他的刀法，全不神奇奥妙，有如平铺直叙的文章，但却有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之威。群雄这时才记得发出呐喊之声，拚命狂叫助威。

罗廷玉的血战宝刀，在如雷的助威声中，如虎添翼，平添一股激烈豪壮之气。一连三刀，硬是把刀剑并施的疏勒国师，劈退了四五尺之多。罗廷玉得此先手，更是壮怀激烈，虎目中威棱四射，又连续攻了三刀，一刀比一刀威猛。

疏勒国师心中虽是明知这刻乃是胜败的关键，自己万万不可再退。如若不能坚守，则对方气势已成，此后再想平反这等劣势，不知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行。但形势迫人，他虽是用尽全力，想坚守原地，却是不由自主的又被罗廷玉震退了两步。西域一众高手们，得见这等情势，无不骇然变色，心中大是震凛。

罗廷玉抢制了机先，岂肯轻易失去？当即使出了君临天下七大招，但见他刀锋微侧，竟是用的一种极为罕见的“切”字诀手法。寒光一闪，罗廷玉手中宝刀，竟从对方刀剑的缝隙间直切入去。威势虽然远远不及砍劈手法，却奇奥灵动之极，极难封架。

疏勒国师身处战局之中，感觉与观战之人又不相同。在他而言，但觉对方这一刀宛如空中鸟迹，水中鱼路，全然找不到丝毫痕迹。而在这缥渺虚幻之中，那股无坚不摧的气势，仍然紧紧笼罩着自己，没有一丝一毫放松的意思和迹象。

就在罗廷玉一刀切下之时，疏勒国师蓦地爆发出一阵狂笑，侧头耸肩，竟是用他一只左肩，耸起接刀。这一招以身硬碰兵刃，大出情理之外，即使高明如罗廷玉，急切之间，也是不能罢手，只好原式运刀疾切。

要知假如罗廷玉煞住刀势的话，以疏勒国师的造诣，刀剑齐出，定可在他身上开两个窟窿，那自然是有死无生的结果了。因此之故，罗廷玉目下是无论如何也得运刀疾切落去，保持攻势，以免无端端失去了主动的优势。说得迟，那时快，寒光闪处，刀刃已切中敌肩。但见疏勒国师身子一震，又退了两步。

可是疏勒国师此时刀剑交错施展，已严严密密的封住了门户。换句话说，他已用这硬接一刀的奇异方法，扳回劣势，已不复是处于捱打的窘境中了。西域之人，齐齐喝彩狂呼，加上中原群雄的声音，简直可以把人吵死。

疏勒国师挨了这一刀，居然面色如常，若无其事。因此，虽说他已被对方砍了一记，但若是这等有意为之，而又不曾负伤的情况之下，谁也不能说他输了。

罗廷玉当此之时，无论如何也应放手再攻，尽力施为才是。谁知他反而收刀跃开数步，仰天大笑。双方之人，见他仰天而笑，都感到奇怪不已。于是不约而同的静了下来，看他有何话说。

罗延玉笑声一收，朗朗说道：“疏勒国师，你的奇功秘艺，果是难以窥

测，在下亦甚感佩服。”

疏勒国师道：“罗公子好说了，本座为了要当真领略罗公子的绝世刀法，迫不得已，出此下策，倒叫公子见笑了。”

他一面回答，一面在寻思对方为何突然停止攻击，竟肯让自己有喘息的机会？这一定有内情。

罗廷玉微微一笑，道，“武功之道，贵在通玄入圣，如若定要在招数之间，争雄斗胜，使已落入下乘之道，今日之战，阁下既然未能取胜，在下也无力敛手制敌，若然刀来剑往，浴血苦战，纵然分出胜败，亦不足号称无敌于天下，您说是也不是？”

疏勒国师听了这番话，正如别人一般，竟是丈八金刚，全然摸不着头脑。当下支吾道：“高论！高论！本座竟是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罗廷玉道：“既是如此，咱们何不就此化干戈为玉帛，握手言和？”

此言一出，情势遽然转变，没有人不是大感意外的。以秦霜波、端木芙她们如此聪明灵慧之人，冷眼旁观，也一直猜测罗廷玉乃是别有出奇手段，可以不必抡刀挥剑，就较量得出高低。谁知他竟是主意言和，不欲再战。这一着实是如奇峰突出，而又高妙无比，细究之下，竟是各方面都顾及了。

首先在他本人而言，打成平手，绝对不会令人失望，降低了他的声望。这是因为他已砍了对方一刀，同时前有雷世雄、广闻大师两大高手铩羽败阵，他能力迫强敌言和，这等成就，已足以夸称一时了。其次，把虚名放在一边，说到实在的利害得失，他不把对方迫得以死相拚，自是上上之策。否则以疏勒国师的功力造诣，如是打算同归于尽，自然凶险万分，大有两败俱伤的可能。

第三点，便是他若是如今收手，莫说一般的高手，即使是雷世雄也窥测不出他的功力，究竟高强到什么地步？

这一点对罗廷玉而言，当然有无比的重要。日后与严无畏拚斗之时，可收莫测高深之妙。

总而言之，他这一着必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最佳途径，从个人着想，固然是得益无穷。而在大家着眼，他不迫人太甚之举，可以使西域、中原的武林之间，不至于结下不可解的怨仇。

疏勒国师也怔了一怔，却能当机立断，颔道道：“罗公子一身武功造诣，实是有资格与本座决一雌雄。若是算作平手，两不吃亏，本座自是赞同卓见。”

这两位代表中原和西域武林的当代高手，于是一齐收起兵刃，互相握手致意，全场之人，欢声雷动，久久不歇。这个结局，连端木芙也料想不到，芳心中顿时涌起了钦佩之感，现在一共是两个人能使她真心钦佩倾慕的，一是秦霜波。一是罗廷玉。至于其他的人，诸如独尊山庄严无畏，或是少林寺广闻大师等人，他们的武功造诣，诚然使她佩服，才智亦是罕有匹俦的高明，但他们的为人，却是与秦、罗二人背道而驰，因为佩服是一回事，倾慕心折却谈不上。

疏勒国师竟然跟随罗廷玉到中原这一方的浮台上，与各大门派的掌门人，以及一众高手名家见面礼叙。当然最主要的是他想迫近瞧瞧端木芙，这一位巾帼中的奇人，竟是他平生出道以来，第一次在才智计谋上胜过了他的！不但如此，他竟是女子之身，这才是使疏勒国师最惊心之事。

要知在西域诸国，因大都信奉回教之故，因而妇女地位全无，比之中原更甚百倍。大势所趋，所有的男人都对妇女不予重视，连疏勒国师亦未能免

俗。所以他特地过来看看端木芙，再就是看看秦霜波了。他首先向端木芙注视，想从她长长的头发之下，看出她面貌的整个轮廓。

他看了一会儿，显得十分满意地点点头，说道：“端木小姐不但才高八斗，聪慧绝世，同时竟也是世所罕见的美人。本座何幸，竟然得睹芳姿。”

众人都感到奇怪，心想：那端木小姐有半截面孔被秀发所掩，他如何就敢力赞她是美人？说不定她唇崩牙缺，丑陋非常。则这等谀词，岂不是变成了大大的讽刺？

端木芙发出悦耳温柔的笑声，道：“谬蒙国师过奖，小女子大有受宠若惊之感，据凡是信奉伊斯兰教之国，境内妇女皆须蒙面。国师与常人不同，练就了观幽探隐的目力，因是之故，任何女子虽然遮蔽起面庞，但国师一望之下，便可辨别出妍媸了。只不知奴家猜测得对是不对？”

疏勒国师连连点头，满面尽是激赏和佩服之色。众人至此，方知疏勒国师乃是有所根据，才敢称赞端木芙的美貌，完全不是谀词。

疏勒国师的目光转到秦霜波面上，微笑道：“秦仙子，你的剑术独步宇内，正堪与端木小姐的才慧并称于世！以你们两位姑娘文武双绝之才，如是联合起来，天下恐怕找不到可以抗拒的男人了！”

秦霜波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向来都是暗合剑道，不发则已，一发必中。目下疏勒国师之言。分明把她的才智看得低了认为远不如端木芙。

这自然是不可以轻易接受的评论，当下展开反击，淡淡说道：“阁下一听端木小姐说得出伊斯兰教之名，就感到异常惊讶。其实端木小姐胸中所藏的学问，浩瀚无涯，阁下似乎不无小觑了她之嫌呢？”

这一番说话，表面上听起来，正如她说的，只不过薄责对方低估了端木芙。事实上却有两大作用在内。

第一点，乃是表示她秦霜波也识得伊斯兰教才是回教的正式名称。此教在中国来说，因为信奉者皆是回族，所以习称回教，倘若提起伊斯兰教此一名称，一百人之中，准有九十九个不识是何物。

第二个作用是指出疏勒国师何以会突然更为佩服端木芙的关键所在，这表示她本人才智更高一着，方能察看得出疏勒国师的一切反应。

饶他疏勒国师气吞斗牛，心高志大，从来不把天下之士放在眼中之人，目下亦不由得怔住，瞠目望住这位中原剑后，心中除了惊佩之外，别无他念。

罗廷玉接口道：“疏勒国师打算何时回返贵国？”

他这一问，总算替疏勒国师解了围。疏勒国师回头瞧瞧他，猛又暗吃一惊，忖道：“原来罗公子也晓得个中奥妙，特地为我解围的。”

因此疏勒国师对罗廷玉又是惊凛，又是感激，这感激之念，并非现在才发生的，早在罗廷玉提出和局之时，他就暗暗感激了。他道：“本座带领了近百之人，俱是异国之士，甚为碍眼。再者，这一群人当中，难免没有强悍喜事之辈，一不小心，定必惹起许多麻烦，因此本座打算克日启程，返回西域。以后若有机会，本座定必再入中原，拜访罗公子以及诸位朋友。”

众人听他说得客气，都纷纷出言邀请他再来。连广闻大师亦开了口，只有雷世雄没有作做声。这是因为情势摆得很明显，今日能与疏勒国师化敌为友，完全是罗廷玉的功劳。他独尊山庄既是与罗家有不解之仇，自然不能掠人之美而随声附和。

疏勒国师挽住罗廷玉的手，道：“罗公子，我替你介绍几个朋友。”

他们再经过擂台，走到西域群雄的浮台上，果然替罗廷玉介绍了七八个

人。其中可没有那个罗刹国高手在内，可见得疏勒国师亦认为此人天性过于卑鄙下流，是以不让罗廷玉拿他当作朋友看待。罗廷玉跟那些人握握手，又互相笑着点头，这是言语不通之时，表示友善之意的唯一方法。

疏勒国师指着蒙娜、莲姬二女，道：“他们在敝国都是一流的美女，又精通武功，妙解音律。罗公子乃是中原第一高手，本座为表敬慕之意，决定送一个给你！你收为姬妾也可，收为奴婢也可，悉随尊便。”

罗廷玉大吃一惊，感觉出那二女四道目光，都望着自己，可就连瞧也不敢瞧她们一眼。方在设词推辞，疏勒国师又道：“这二女之中，任君选取其一。”

他轻轻碰了罗廷玉一下，呵呵而笑道：“她们虽是远比不上端木小姐及秦仙子，可是也算得是罕有的美女了！又经过本座后宫名师指点，将来床第之间，包管罗公子不会失望！你选哪一个呢？”

罗廷玉瞠目结舌，答不出话。要知他文武兼资，出身于名门世家，讲究待人接物之道，最是不可伤害别人的自尊心，眼下两女站在近处，他固拒的话，一定使她们感到十分失面子。但接受的话，却又没有这种道理。

疏勒国师突然压低了声音，道：“听说你力图恢复翠华城，将与独尊山庄龙争虎斗。如若此言不假，我替你选一个对你有用的，定必有利无害，你大可以放心，我可是拿你当好朋友，才这样做的。”

这几句话如有莫大魔力，罗廷玉心中的张皇尴尬，突然间一扫而空，虎目一睁，向那两女望去。蒙娜和莲姬都被面纱遮住面庞，只露出一对眼睛。罗廷玉可没有这等本事，单单见到对方眼睛，就辨别出妍媸美丑。况且她们练就了些什么绝艺，他亦全无所知。

疏勒国师道：“蒙娜，到这边来。”

蒙娜移动玉立袅娜的身子，走到他们身边。她那对乌黑清亮的大眼睛中，丝毫不曾透露出她的情绪心事。使人生出神秘朦胧之感。此时对面浮台上，群雄都言论纷纷，敢情疏勒国师早先声音甚大，人人皆知他要送一名美女与罗廷玉。这等赠姬送妾之事，在中国亦是屡见不鲜，不足为奇！不过罗廷玉所得的乃是胡姬，情形特殊，自然惹起了众人莫大的兴趣。

疏勒国师低声道：“罗公子，此女未曾上阵出手过，外人无从得知她练有什么技艺，这一点对你大有用处！况且此女能言善辩，精通汉家文字言语，甚至风俗人情，亦无所不知，当能避免发生不便之感。”

罗廷玉大大方方的道：“国师如此厚贶，教鄙人如何还报？”

疏勒国师道：“咱们既是好朋友，那就不必计较这一套了。”

他随即提高声音，仍以汉语说道：“蒙娜，本座将你送给罗公子为妾婢，往后你就是罗公子的人，须得事事服从。纵或有那么一天，本座与罗公子发生冲突，你也只许忠心帮助罗公子，不得偏袒本族之人，这话你好生记住了。”

这一番话，随风四散，连湖畔观战群雄，亦通通听到，他们是直到现在，方始晓得此事，顿时起了一阵骚动。疏勒国师又取出一个小小包裹，交给蒙娜。当即亲自把这一对年青人，送回到对面台上。一众高手无不好奇地注视蒙娜，连端木芙、秦霜波也不例外。

疏勒国师与众人辞别过，最后，深深的盯了端木芙一眼，这才离开。这一日，韩家大排筵席，整个淮阴城都被这些外地赶来的武林豪杰们掀起了空前的繁荣热闹。但闻笙歌处处，许多人家店铺都张灯结彩，宛如过什么大节日一般。在中原武林来说，这真是大得不能再大的日子了。

一则西域与中原的武林争霸已告结束，中原大获全胜，威德远播异国。二则罗廷玉再度出现于武林，声势喧赫，翠华城的重建，已是可以预见之事。换言之，独尊山庄从今而后，将不能再在江湖中惟我独尊了。

这后面的一点，对各大门派的掌门人，意义重大异常。只因这数年以来，武林各家派为了避免与独尊山庄冲突，无不力戒门下弟子，不许招惹是非。甚至都不许门人报出师门来历。这在武林之人说来，实是莫大的屈辱。罗廷玉既然已经出现，技压天下。

独尊山庄除非能击败了他，不然的话，天下武林都将风起云涌的对付独尊山庄，严无畏本事再大，也不能保持独霸天下的局面。因此，人人心中有数,那七杀杖严无畏必须出手对付罗廷玉不可,但严无畏将于何时何地出手？则是所有的名家高手无法臆测得出的谜团。

独尊山庄之人，以雷世雄为首，仍然留在淮阴，参加韩家举行的庆功宴。在那韩府右侧的广场上，早已搭起凉棚，筵开百席，上千的武林人物，欢笑饮啖，场面盛大热烈之极。但这一次中西争霸的主角罗廷玉，却没有在广场中出现，他乃是送西域群雄离开之时，随之而消失了。后来托一个路人来告知韩家主人，说他身有要事，未克回转来参加庆功宴。

这当然是使大众失望之举，不过许多人一想到严无畏可能突然出现，当着天下英雄，向罗廷玉挑战。便又感到罗廷玉避开这个场面，也是迫不得已之举。

要知七杀仗严无畏自从大破翠华城之后，声望之隆，百年以来，无与伦比。天下武林中人，无不公认他是宇内第一高手。因此罗廷玉虽然显示出强绝无伦的刀法功力，但大家认为他最多不过与他的父亲罗希羽一样，而罗希羽却曾败于七杀杖下，则罗廷玉目下未是敌手，也是天公地道之事。况且独尊山庄盛大无伦的势力，罗廷玉暂避其锋，不但不是丢脸之事，反而是明智之举。

秦霜波在筵席上，淡恬如常，但她内心中实在有点不舒服。因为罗廷玉现在并非单独行动，在他身边还有一个貌美如花的胡姬。她虽然自以为可以把罗廷玉的影子抹掉，然而现在事实证明，她恐怕已不能心如止水了。她从雷世雄的神情态度上，试图观察独尊山庄的动态，但雷世雄也是完全不动声色。

另一方面，端木芙和那少林广闻大师，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隐微的敌对状态。秦霜波不时也考虑到这个问题，深深感到迷惑。她暗自忖道：“当今的武林局势，已因翠华城与独尊山庄的敌对，已蕴酿着天大的风暴。假如再夹上端木芙和少林寺，更是天下大乱了。”

秦霜波的目光转到那仪容轩俊的宗旋面上，心中轻轻叹息一声，忖道：“罗廷玉今日现身之时，已在暗中传声告诉我说，他得到小婢紫玉告警，及时赶来淮阴，并且已查明真的有敌人埋伏截击。想那罗廷玉的行踪，我故意泄露与宗旋得知，却骗他说还有飞鞭孔翔等数人晓得，事实上只有宗旋知道，因此之故，既然有人埋仗截击，自然是宗旋捣的鬼了！真想不到他会做出这等卑鄙可恨之事。”

想到此处，宗旋的目光恰好向她投来，两人目光碰上了，宗旋微微一笑，甚是潇洒俊逸。秦霜波极力保持冷静，淡淡地再瞧瞧他，然后移开目光。

但心中却觉得很难过，想道：“他为何要陷害罗廷玉呢？若说他是严无畏派出来的间谍，但有些事情上看来不像，例如彭典对他就禁不住流露出深

心中的仇视，加上他在这数年来，有许多次在独尊山庄的高手们围攻之下，险险被杀。以那独尊山庄五大帮派的首领们对他的仇视情形看来，的确不似是严无畏的间谍。可是若说宗旋他只是为了忌妒罗廷玉与我接近，因而才做出不利罗廷玉之事，却又有一些证据，显示出他与独尊山庄早就勾搭。例如他乔装改扮为老人，在江上劫去罗、杨二人，那一次倘若未与独尊山庄暗通消息，焉能赶得这么巧就碰上了？何况其后罗、杨二人果然是落在独尊山庄的另一处巢穴中。”这真是一个令人难以猜测得透的谜团，在秦霜波来说，这还是第一个使她测不破的难题。

在另一席上的彭典，不时向秦霜波这边投视，当他发现宗旋向秦霜波及端木芙注视或谈笑之时，便禁不住流露出仇恨。他自己当然一点也不知道此举已落在严无畏算计之中，严无畏正是要利用彭典和洪方二徒发自衷心的仇恨嫉视，使外人更加信任宗旋。假如洪方未死，以他狂妄暴躁的脾气，恐怕有当场出手之事发生呢！

这一场庆功宴终于散了，只有极少数的人留在韩家未走，其中包括武当派掌门程守缺真人、广闻大师、无极门掌门人岳中、崆峒派掌门眠云山人等等。其他的人，都纷纷离开韩府，秦霜波虽然有意离开，但人多杂乱，韩家主人忙于送客。她的身份不比等闲，一旦说走，连各派掌门人都会相送，势必惹起更多的纷扰，所以她暂不出声，在宗旋陪同之下，先回到屋子里。

独尊山庄这一路人马，是全场最先离开的，端木芙跟着他们去了，临别之时，曾经笑着向秦霜波道：“小妹先走一步，但愿下回相见，仍能执手言欢，畅叙离情。”

秦霜波当时回答道：“事在人为，端木小姐你才慧绝世，当有回天之力。”

她们在话中各含深意，心照不宣。雷世雄听在耳中，诈作不知。直到出了韩府，大队人马滚滚奔驰而去，雷世雄驱马贴住端木芙乘坐的马车，一面驰行，一面向她说道：“端木小姐，那秦仙子说得不错，以你绝世才慧，果然有回天之力，只不知你能不能在下回见到秦仙子之时，仍是欢谈畅叙？”

端木芙缓缓道：“大庄主这一道难题，使奴家生出无法措手之感。”

雷世雄沉默不言，但听劲厉的蹄声和轮车声，在静夜中传出老远。马车前座上的崔阿伯，不时侧头盯视着雷世雄，眼光中有一股奇异的神色。

过了一阵，雷世雄又道：“端木小姐，假如你无法使秦仙子退出是非圈外，则本庄与她迟早都得拚上，对也不对？”

端木芙道：“不错，大势如此，实是很难挽回。”

雷世雄下了决心似地道：“那么咱们只好先下手为强了。”

端木芙柔声道：“话虽如此，但这也不是急得来之事，我们最好不要过于迫她太甚。”

雷世雄道：“她现下与罗廷玉不在一块儿，正是千载一时的机会。”

端木芙道：“这话也是，若是容得她与罗公子会合，那已是牢不可破之势，纵有千计百谋，亦是无用。”

雷世雄道：“那么端木小姐可肯费点心血，为敝庄策划一计？”

端木芙没有立刻回答，雷世雄暗自摇摇头，崔阿伯看得真切，突然插口道：“大庄主，恕老朽大胆插嘴。”

雷世雄道：“老前辈有何指教？鄙人洗耳恭听。”

崔阿伯道：“大庄主言重了。老朽想请大庄主暂时回避一下，待老朽先与小姐讲几句话。”

雷世雄心中一怔，但口中却说道：“使得，老前辈不要着忙，尽管慢慢的说，鄙人耐性好得很。”

他随即退下，崔阿伯翻入车厢内，伸手一点，那侍婢燕儿一声不响，双目闭上，沉沉睡去。

端木芙讶道：“你干什么？”

崔阿伯道：“老奴有几句话，不便让她听去。”

他停歇一下，才道：“小姐，你今年几岁了？”

端木芙道：“我已十九岁啦！你老人家竟忘了么？”她眨眨眼睛，随即恍然若有所悟，但却不开口说破。

崔阿伯道：“老奴怎会忘记？这十二年来，咱们形影不离。在此之前，老奴亦时时陪侍着你……”

端木芙突然间靠在他身上，轻轻饮泣起来。崔阿伯举手抚拂她长长的秀发，沉重地叹一口气道：“老奴并非故意使你怀旧伤情，实是有一件极大的心事，不得不跟你讲个明白。”

端木芙过了一会儿，才平静下来。崔阿伯道：“你既然已经是十九岁的大姑娘，虽说是有血仇在身，但那终身大事，也不能完全置诸脑后。”

端木芙幽幽道：“我还有心情谈到婚姻之事么？”

崔阿伯道：“男婚女嫁，本是人伦大事，尤其是到了相当年纪，必生男女相悦之情。纵然因为血仇在身，勉力自制，但这不过是隐藏在内心而已。”

端木芙道：“这话若是半载以前说给我听，我一定不相信。”

崔阿伯道：“那是因为你碰不上足以使你倾心之人而已！现在你已会过天下英雄，眼界大不相同，自然就不敢那样想了。”

他停了一下，见她没有反驳，便又道：“老奴瞧来瞧去，只有两个人堪以匹配于你，第一个自然是翠华城罗廷玉公子了。”

端木芙吃一惊，道：“还有一个是谁？”

崔阿伯道：“咱们先说罗公子吧！他身为翠华城少城主，与独尊山庄乃是死敌，咱们既须依靠独尊山庄的力量，与他也就如同水火之势了！况且有一位剑后秦仙子，与他甚是匹配。以老奴想来，大概已无法选他为婿的了。”

端木芙深深叹一口气，低头道：“是的，大概不行啦！”

崔阿伯道：“那么咱们谈一谈第二个人选，小姐你看雷世雄大庄主如何？”

端木芙娇躯一震，道：“竟是他么？”

崔阿伯肃然道：“除了他之外，谁还能配得上你？”

端木芙轻轻道：“像宗旋大侠、彭二庄主他们都不入选么？”

崔阿伯道：“他们虽然都年少英俊，武功高强，但他们都比不上大庄主，因为你若是嫁给大庄主，等如把独尊山庄完全控制在手中一般了。”

端木芙道：“虽然如此，但我们只须利用他们一次就够了，何须掌握在手中？”

崔阿伯道：“小姐你这般聪明，老奴不信你看不出目下的形势业已大变。你除非嫁与雷大庄主为妻，掌握了实权，才能运用这股力量报仇雪恨！如若不然，老庄主岂肯在竭力对付翠华城之时，又另行招惹强敌呢？”

端木芙叹口气，道：“这一次让罗公子出尽风头，击败那疏勒国师，实在是我最不智之举。唉！这么一来，他声誉突起，如日中天。天下武林闻风而起，心中都敢与独尊山庄为敌，以致独尊山庄骤然间势力减弱了一半还不

止。”

崔阿伯道：“那么小姐对这件婚事怎么说呢？咱们撇开报仇之事不谈，单论雷世雄这个人，实是罕有的人才。这等夫婿，决计不会辱没你。”

端木芙沉吟一下，道：“这件事不急在一时，让我想一想再说。再者人家的意思如何，我们尚无所知，说不定人家还不愿意娶我为妻呢！”

崔阿伯点点头，道：“好吧！你得认真考虑一下才好，至于雷大庄主那一方面，老奴相信决无问题。”

他回到前座上，雷世雄瞧见了，催马上前。端木芙招手道：“大庄主，进来说话吧！”声音甚是温柔。

第二十二章　魅剑魔刀奏宫商

雷世雄听了这话，不禁有受宠若惊之感，因为端木芙一向对他保持距离，一副公事公办的面孔口吻，从来都没有这般温柔接近过。不过他也是自尊自重的人，尽管心中泛起温馨之情，却不敢想入非非，当下弃马登车，与他对面而坐。

端木芙道：“假如你决意向秦仙子下手，我们就不必往前走了。”

雷世雄向车外发出号令，大队人马立刻舍下大道，转入荒僻的旷野中，这才停了下来。这是因为这样大道上，不久一定有许多离开淮阴的武林人物随后而至，若是大队人马停在路上，自是不妥。

雷世雄道：“小姐对这件大事有何妙计？”

端木芙道：“她不久就会在这儿经过，假如本庄人手实力足够的话，那就毫无问题。然而秦仙子的剑术非同小可，虽然现在减弱了一点，亦大是可虑。”

雷世雄讶道：“她此刻何故武功减退了？”

端木芙道：“是为了罗公子的缘故。”雷世雄是什么人物，当然一点即透，恍然道：“是了，她见罗廷玉一去无踪，又带了美姬同行，自然心神不宁，以致大大的削弱了武功。”端木芙道：“正是如此，所以不惹她则已，如要对付她，这正是千载一时的良机！”雷世雄瞧着她的双眸，虽在黑夜之中，仍然看得很清楚。他带着审慎的神色，问道：“小姐若是参与在这一行动之中，有何后果，当必想到了？”端木芙道：“依你看来，会有什么后果呢？”雷世雄道：“在下想大胆说一句实话，只怕小姐生气。”端木芙道：“大庄主即管说，奴家决不会生气。”

雷世雄身子倾前了一点，诚恳地道：“假如小姐喜欢罗廷玉的话，则今夜除去秦霜波之举，自然有莫大的好处，以在下看来，只要秦霜波尚在人世，你就绝无机会可言。”

端木芙笑一笑，道：“大庄主只见其一，不知其二，假如奴家想嫁与罗廷玉，反而不可伤害秦仙子。”

雷世雄大为惊讶，道：“这却是什么缘故？”

端木芙道：“假如秦仙子遭了不测，罗公子一辈子相思怀念，决不会移情于别的女子，唯有让秦仙子活着，由她自己使罗公子死了得到她的念头，才是可行之法。”

雷世雄浓眉一皱，道：“小姐如何竟能确信秦仙子如是活着的话，一定不会嫁给罗廷玉？”

端木芙道：“这一点不易令人相信，但事实必是如此，他们俩一个不肯忘去血海之仇，又要重建翠华城。一个不肯放弃至高无上的剑道，这家室之念，定然都看得很淡，所以不易结合。假如我全力帮助罗公子重建翠华城，同时也助他报仇，岂不是最理想的贤内助么？”

雷世雄略一思忖，发觉这竟然是千真万确的道理，心中大为吃惊，忖道：“这样说来，假如她不肯助我擒下秦霜波，则我只好先毁了她，免得她投入罗廷玉怀中，使罗廷玉有了如虎添翼之势。”

端木芙温柔的声音，冲散了他杀气腾腾的念头。只听她道：“你想不想拿下秦仙子，立此赫赫之功？”

雷世雄胸中涌起一股从所未有的奇异感觉，原来这是由于她的话，勾起

了他万丈雄心和悱恻缠绵两种不同的心情所致。

他身子略略前倾，向她迫近一点，沉声道：“假如小姐全力相助于我，我决不是负恩忘义之人，日后定必全力报答小姐的恩情。”

端木芙螓首一摇，长发飘飞，有数绺拂过对方面庞。雷世雄但觉痒丝丝的，却没有伸手搔摸。

他的坐姿坚凝雄健得有如一尊石像，发散出男性的力量，使人生出结实安全和有力可靠的感觉。端木芙轻轻道：“有人对我说，当今武林之中，只有你堪以和罗公子相提并论，这话倒是不假。”

雷世雄道：“小姐过奖了。”

心中暗想：“这话莫非是崔阿伯适才向她说的？”

端木芙道：“事实是如此，你稳健如大象，威猛如雄狮，自有一种慑人的风度。但你至今还是独身未娶，莫非是因为你醉心于武功权势，所以舍弃了儿女柔情么？”

这话已探索到内心深处，非是泛泛之事。雷世雄道：“实不相瞒，在下一则全心贯注于武功，以及本庄事务，终日忙碌，并无余暇。同时也没有足以倾心的对象，故此向来不涉想儿女之情。”

他微笑一下，又道：“可是像小姐这等天仙般的人品，在下却又自惭形秽，根本不敢胡思乱想。说来说去，只是无可奈何而已，岂是如草木之无情呢！”

这雷世雄到底是将近中年的人，不但没有锋芒，而且也没有少年气盛时那种嚣张自负的味道。他的话十分含蓄和有深度，在一般少女而言，自是不易贪图。

端木芙却极为激赏，含笑盈盈的望着他。雷世雄在她明亮的眼波流盼之下，终于被迫移目避开。

端木芙道：“妙极了，武林中谁能相信威震天下的雷大庄主，竟是如此谦虚的人？话说回来，你这番话仍然有不尽不实之处，要不要我指出来？”

雷世雄大为惊讶，道：“在下字字出自肺腑，如若真有不尽不实之处，可就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但难道竟会有这等情事么？”

端木芙道：“那么我指出来吧，请问大庄主一声，你几时见过我的全貌？既然没有，如何能感到自惭形秽？”

雷世雄一怔，道：“这个……这个……”

端木芙道：“你完全没有想到，对不对？俗语有道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可见得世上之人，面貌都不相同，最多也不过相似而已。从这一点再探究下去，试想世上有亿万之人，而每个人的面孔，只不过是那样小的一块，并且皆由五官组成。然而你试留心看看，有些人五官完全没有一点不妥，可是凑在一起，就觉得不好看。细论起来，只不过两眼相距多了一分，或是颧骨高了一点，或是眉毛矮了少许，或是嘴巴凑得太紧了一些，如此而已，却使天下亿万之人，张张面孔既不相同，复又有妍媸美丑之别。”

雷世雄很有兴趣地倾听着，脑海中闪掠过千百张面孔，果然发觉许多长得丑陋之人，很多都并非五官或面部有任何重大缺憾，只不过皮肤粗糙了一点，或是某一条皱纹部位不大对，就足以看起来使人生出丑的感觉了。

他笑道：“这本是极为显浅的眼前事，可是在下却从来没想到。假如小姐不提起，在下大概一辈子也不会想到。”

端木芙道：“你心中只有天下形势和家国大计，怎会有余暇想到美丑之

事？好啦！现在我们把话题兜回来，刚才说到你从未见过我的全貌，居然就有自惭形秽的念头，这未免太轻率了，须知假如我的嘴巴不能配合，或是下巴略为宽长了一点，就足以破坏了整个面容的美观。你可曾想到，假如我只是眉眼和鼻子长得很好，但面部的下半截很不相衬，所以我一直遮掩着不好看的部分。”

雷世雄忖道：“是啊！假如她嘴型不好，露牙见肉，则不但不美，反而是丑女子了。”

他当然不会露出丝毫声色，沉着地道：“在下果真没有想到过，不过，以小姐的才慧，纵是有些少缺憾，仍然是美如仙子无疑。”

他停歇一下，又道：“至少在我个人来说，小姐的才慧可以弥补任何缺憾。”

端木芙道：“你是雄才大略之士，这等想法，果是可信。换作寻常之人，决难因才慧而生爱。”

雷世雄虽然性情沉稳，但她这几句话，也自把他捧得飘飘然。他集中精神，正想设法探测她的心意，却听端木芙又道：“关于捉拿秦仙子之事，实在有着不少困难，可真不易克服。”

她蓦地提到这桩大事，宛如向雷世雄迎头倒了一桶冷水一般，使他打个寒噤，恢复清醒。他点头道：“当然有很多困难，但关于人手的调配，在下仍然有此信心。”

端木芙道：“假如决定下手的话，不妨乘胜追击，多捉几个重要人物。例如武当派的掌门人，少林寺的广闻大师等。只要得手的话，罗公子即将遭遇到想象不到的困难了。”

雷世雄大喜道：“端木小姐口气之豪，古今罕有比拟。本庄若然拿下了武当掌门，这一大剑派就等如落入咱们掌握中了。”

他话声一顿忖想片刻，又道：“少林寺的广闻大师当然也万分重要，只不知小姐可曾确知仇家是谁？假如已有充分证据，证明是少林寺所为，咱们今后的做法，便须迅即妥为安排了。”

端木芙迟疑了一下，才道：“大致上可以认定是少林寺，不过证据未足，我已考虑过要不要采用单刀直入之法，一径闯入少林寺中，兴问罪之师。”

雷世雄略一沉吟，道：“这果是可行之法，但老庄主批准这计划与否，大有疑问，如若咱们能在事前制住了少林寺的领袖，当然不成问题。不然的话，本庄既须对付罗廷玉所率领翠华城的这一股势力，又惹翻了少林寺，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

端木芙道：“这件事等以后再说吧，今晚我打算动用数天以前下令布置的场地，请大庄主传令下去，委派彭二庄主亲自踏勘复查，不许有丝毫疏忽误失，如若贻误军机，当处以斩首之罪。”

雷世雄跃出车外，布达命令。这一大股人马，登时涌起了森严静肃的气氛，人人皆知将有大事发生。

雷世雄回返车内，端木芙道：“从现在到天亮为止，至少有好几场激斗，其中以秦仙子、程守缺真人和广闻大师这三场最是艰险。”

雷世雄道：“小姐口气之中，似是深信他们今夜一定离开淮阴城一般。”端木芙肯定地道：“当然啦，假如我猜测得不错，最先离开淮阴的将是秦仙子，然后依次是广闻大师，最后是程守缺真人。”

雷世雄道：“小姐的神机妙算，向来万无一失，既是作此猜测，那一定

错不了，尤其妙的是最先离开淮阴的竟是秦霜波，则咱们但须活擒了她，其余少林广闻和武当程守缺，定必更容易得手。”

端木芙笑道：“依奴家愚见，这三人都各有擅长，咱们如不是凭藉地形和主动之势这两大有利条件，根本上就不可能活捉得到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雷世雄颔首道：“这话很对，在下亦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竟会狂妄到这等地步，认为可以活擒他们。假如家师的命令是全力击杀，在下反而多几分把握。因为欲要击杀他们，但须倾力一战，只要咱们这边调动得宜，抢制了机先，便不难达到目的。”

他停歇一下，又道：“在下并非小觑了这三个对头的实力，也深知以他们的功力造诣，如是一心想逃走的话，咱们实是不易阻挡得住。不过照事论事，若拿生擒活捉和杀人灭口这两个任务而言，自然是后者容易得多。”

端木芙道：“兵法上最注重的是知己知彼，大庄主虽然身居高位，权倾天下，但却丝毫不曾因此而低估了敌人，这是奴家最佩服的一点，现在我们且谈一谈计划，并且一道前去查看我以前布置的地方吧！”

他们把大队人马撇下，只让彭典和五大帮派主脑以及六名霜衣卫队跟着，簇拥了端木芙乘坐的马车，避开大道，悄然而去。

到了二更时分，秦霜波果然出现在离开淮阴西行的官道上。她并非孑身一人，但同行的既不是新收的小婢紫玉，亦非忠仆奚午南，而是宗旋。

消息迅即传送到端木芙耳中，她皱起眉头，道：“秦仙子向来独来独往，不把人间万事百态放在心上。所以真想不到在今晚如此重要的关头上，她竟与宗旋结伴而行。”

彭典插口道：“宗旋可交给在下负责。”

端木芙摇摇头，道：“宗旋的武功虽是号称得到少林和武当两派真传，但他是另有特殊成就，具有惊世骇欲的潜力，不可轻易与他力拚。”

彭典心中大是不服，道：“难道他比秦姑娘更辣手么？或是端木小姐竟是认为他的武功强胜过在下么？”

端木芙道：“若论内家功力造诣，你们可说是旗鼓相当，难分轩轾。但若论招数手法，久拚之下，彭二庄主你可能会失手落败。此是奴家大胆揣测，掬诚奉告，还望二庄主不要见怪。”

彭典道：“小姐不嫌鄙陋，竟予以指点，在下感激还来不及，岂敢怨怪小姐？”

他口中虽然说得若无其事，但心里却大为震惊凛骇，忖道：“那厮居然如此高明么？假如我未得秦仙子赐助医疗伤势，因而功力大有精进的话，自然更不是他的敌手了。”

一念及此，他嫉恨仇视之心更加强烈，转眼向雷世雄道：“这样说来，唯有大哥您亲自出马才行啦！”

端木芙道：“如是敌对拚搏，久战之下，大庄主诚然有击败对方之力。但奴家早先说过，宗旋具有惊世骇俗的潜力，难以测透，因此虽然能击败他，也很难取他性命。假如是这等费力而又没有把握大事，岂值得浪费精力呢？”

雷世雄想不到端木芙对宗旋的评价如此的高，心中也泛起嫉意，不觉生出了相机加害宗旋的念头。自然他不会泄露出来，只淡淡一笑，道：“然则咱们如何能够撇得开宗旋呢？假如他一道陷入咱们的埋伏，情势将有何改观？”

端木芙道：“加上他这么一个高手，奴家就更加没有把握了。”

雷世雄沉吟一下，才道：“这宗旋既于大局有如许影响，咱们值得冒险一试。”

端木芙道：“大庄主作此决定，竟大是出乎奴家意料之外。”

雷世雄道：“小姐何以感到意外？”

端木芙道：“奴家以为这擒捉秦仙子之举，并非十万火急之事。本来单是秦仙子一个人，我们已没有太大的把握，何况还加上一个宗旋？因此，奴家以为大庄主会改变计划，今天晚上，只全力对付广闻大师和程真人而暂时放过了秦仙子。”

雷世雄仰天一笑，道：“天下之事奇奥变幻，有时候不一定在战场上获胜才得到利益。在下的意思，聪慧如小姐您，谅必已经了然于胸了。”他心中同时却暗暗忖道：“我现下还打不定主意是否相机杀死宗旋？抑是到时下令宗旋突然出手擒下秦霜波？”

端木芙道：“大庄主敢是认为今晚纵然不能擒下秦仙子，但却足以使我的身份地位变得明朗，使我非留下来全力帮助您不可么？这意思我听了虽然受用，但奴家实非大智大慧之才，过蒙推重，只怕日后大庄主会发现得不偿失呢！”

雷世雄道：“小姐这话太谦啦，自古以来，得人者昌，失士者亡。以小姐的才慧，直是可抵千百高手。在下只愁小姐不肯留下而已，别的都不必多虑。”

他停歇一下，又道：“在下渴欲得知小姐将以什么手法，竟能把秦霜波引入彀中？”

彭典接口道：“据在下所知，秦霜波性情恬淡，有预知祸福的神奇力量。因此端木小姐如能诱她离开大道，投入罗网之中，简直是教人不能置信之事了。”

端木芙微笑道：“我姑且一试吧！在我想来，秦仙子虽然恬谈无欲，心灵晶莹澄澈，能预感祸福，但她并非就没有弱点，你们想必也记得在这三天力抗外敌的过程之中，秦仙子曾屡次表现出她那惊世的才智之事了？”

雷、彭二人都点点头，彭典道：“她越是才智过人，就越是不易骗过她，但端木小姐的口气，好像这一点正是她的弱点？这实在令人大惑不解。”

端木芙道：“不错，这正是她的弱点了。”

此时，在那寂静的官道上，蹄声得得，却只有一匹马的声音，并且速度很慢。原来这匹健马是被人牵着走的。

宗旋一手牵马，一只手却搔搔头皮，道：“秦仙子，在下想不懂得你为何不要以马代步？但既然如此，在下索性丢弃此马如何？”

秦霜波道：“我喜欢无羁无绊，自在来往，所以连坐骑也不要，免得老是要服侍牲口，这理由还不够充分么？”

宗旋道：“够，够，你的话我一向认为很对。”

秦霜波淡淡一笑，道：“世间之人，口中讲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回事。”

宗旋暗吃一惊，忖道：“她话中有刺，莫非已发觉我的破绽，所以不觉露出了口风？”

他猛又吃了一惊，想道：“她一定是发觉我的不妥，已有某种存心。不然的话，她今晚怎会主动的邀我同行？这是从来未有之事，尤其是她已和罗

廷玉有了相当深厚的交情，我已可以说是完全绝望了，但她居然一反常态，竟邀我同行。”

他一面寻思其中的微妙消息，同时又因想起了雄姿英发的罗廷玉，心中充满了嫉妒的痛苦。他们默然走了数丈，前面的路上出现一条人影，迎面走来。

秦霜波脚下不停，口中却轻轻道：“终于来啦！”

宗旋疑惑不解地看看前面的人影，又望望秦霜波，问道：“什么人来啦？你竟是在等候那人么？”

秦霜波道：“是与不是，我自家还弄不清楚，等一会儿自然会知道。”

那条人影很快就走到足以看得真切的距离之内。

宗旋讶道：“噫！是个和尚。”

秦霜波突然停下脚步，眼中也闪过惊异的光芒，原来她早在今晚动身以前，心灵上已现出了警兆，她左思右想之下，深信除了独尊山庄之外，不会有别的敌人。即使有别一路人马想暗算她，也难有这等力量。

她乃是十分沉稳平实之人，对这等危险绝对不肯掉以轻心，细细一想便决定拉了宗旋做伴。这是因为宗旋既然已可确定是来历奇异之人，此举正可试出他到底是不是独尊山庄方面的奸细？

因此她一路上都等候着任何的突袭，并且自信必能及时应付，这也是她今晚坚持步行之故，因为她身为剑后，假如在一场拚斗之中，坐骑惨死，这对她来说也是十分失面子之事。假如分出心力保护坐骑，实又大有被敌人乘机击败之隙。

但现在出现的竟然是个大和尚，这使得她也觉得十分稀奇，不过她还是停下脚步，等候来人。那和尚奔到切近，合十打个问讯，道：“秦仙子，小僧支林这厢有礼。”

秦霜波淡谈道：“大师父是何处宝刹高僧？”

支林道：“小僧的出身，容后自当奉闻。”

他的目光转到宗旋面上，又道：“这一位敢是宗大侠么？”

宗旋点头道：“区区正是宗旋。”

支林和尚道：“小僧已久仰宗大侠英名，钦慕得紧。但今夜奉了师命前来，有几句话想密禀秦仙子，但望大侠不要见怪。”

宗旋道：“既是如此，区区暂且回避就是了。”

他走开老远，蹄声答答，在寂夜中份外清晰。支林和尚道：“秦仙子，小僧出身于少林门下，家师法号广闻，特地派了小僧守侯于此。”

秦霜波大感意外，道：“原来是广闻大师座下，只不知令师有何见教？”

支林道：“家师一直派了不少人在附近放哨查看，为的是许多有关人物的安全。”

秦霜波道：“这样说来，你们一定已有所发现了？”

支林道：“不错，敝派之人已发现独尊山庄方面，高手云集，在前面四五里一处险要之地，设下埋伏。根据种种迹象，只怕严老庄主也亲自赶到了。”

秦霜波哦了一声，道：“那么端木芙当然也在其中了？”

支林和尚压低了声音，道：“不，端木小姐不在其中。”

秦霜波点点头，道：“既然独尊山庄有意大举，我可得考虑一下行程了，真谢谢你们啦，异日我面见令师之时，再致谢忱。”

支林道：“仙子好说了，些须小事，何劳挂齿。”

秦霜波道：“令师既然让你守候在此，恐怕不止是这一件事吧？”

支林忙道：“小僧真糊涂，竟把正经事忘记说了。”

他轻咳两声，这才又道：“家师派出多人，主要目的是向端木小姐盯梢。他深信端木小姐一定在某一处布下罗网，等他前往，解决多年前一件公案。”

秦霜波沉吟下一下，道：“莫非令师想邀我前往么？”

支林道：“正是如此，家师说由于端木小姐是位姑娘，所以务必请仙子移驾前往瞧瞧，此举不但含有请托仙子作证人之意，同时又将是这一大公案应该公诸于世的时机了。”

秦霜波自然不肯参与这种武林恩怨之中，若在平时，她早就一口回绝。

然而这刻却没有这样做，她暗自忖道：“端木芙固然是十分奇异神秘的人物，即使是广闻大师，也有使人莫测高深的地方，他们之间，到底有何恩怨？”

秦霜波的脑海中，霎时记起了许多事情，有些是罗廷玉告诉她的，例如萧越寒这一个精通魔刀的高手，以及萧越寒识得激起自己体内潜能的魔功。

而广闻大师亦曾在众目睽睽之下，命两个小和尚施展这种魔功，击败了西域高手。她只须想起这许多，就足以使她决定答应广闻大师的邀请了。

她表示此意之后，那支林僧道：“宗大侠虽然负一时人望，但家师与端木小姐之间的纠纷，尚不宜在未分皂白以前，让太多的人晓得。”

秦霜波道：“这话虽是有理，但宗大侠是否肯答应自行离去，我可不知道了。”

她心中对此感到有一点点疑惑，因为广闻大师如是没有道理的话，决计不会邀请自己前往。但如是有理，何必又阻止宗旋？莫非他也知道宗旋不可靠？

这时支林僧已走过去跟宗旋说话，她听见宗旋声音中透露出怒气地拒绝独自离开，支林僧为难了一阵，这才向他说明这件事暂时不能公开，所以假如宗旋定要参与的话，事后不得走泄了风声。宗旋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和秦霜波一齐尾随着支林僧，舍下大道，走入更为黑暗的旷野中。

大约走了六七里路，前面是一片树林，但甚为稀疏。支林僧停下脚步，回头恭声说道：“咱们穿过这片疏林，那后面有一座圯坍的古庙。家师和有关之人，皆在庙中，恭候着大驾光临。”

秦霜波似是陷入沉思之中，竟没有立刻回答。反而是宗旋道：“大师父好说了，请在前头引路吧！”

支林僧应了一声，向疏林中走去。宗旋当先欲入，忽见秦霜波并无动身之意，不觉讶然停步，低声道：“秦仙子，你想什么？”

秦霜波道：“我也不知道，心中充满了一种奇异的感觉，就好像世间所形容的惆怅之情吧？”

宗旋讶道：“惆怅之情？这却是奇怪了。”

秦霜波道：“不错，我自己亦深感不解。好像行将与故人诀别，永无相见之期一般。这种奇异的感觉，在我来说，却还是此生破题见第一遭呢！”

宗旋没有答腔，心中却不禁怀疑她这些话，是不是向自己说的？如若是向自己说的，则真意何在？莫非她已预感到我将有危难，是以预先诀别？

他忍不住豪迈地长笑一声，道：“那么在下倒是很羡慕仙子心中那位故人了，如若足以引起了仙子这等惆怅之情，纵然赴义捐躯，又何足道哉！”

秦霜波轻轻叹息一声，道：“我说的是真话，宗兄别以为是在开玩笑。”

宗旋掉转身躯，向着秦霜波，双目光华灼灼，迫视着对方，沉声说道：“秦仙子，在下之言，字字出自肺腑，也是千真万确的话。”

秦霜波缓缓道：“宗兄，我真想从现在起，离开江湖，远避人间一切恩怨，埋头去修习我的剑道。”

宗旋内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忖道：“原来她是想高蹈远隐，是以生出了离别的怅惘，并非因为察觉出我的底蕴而致。只因她若看穿了我的底蕴，自然得与我绝交，而我总算是她相识了数年的故人老友，因而生出怅惘之情，并不为过。”

这么一想，情绪也就轻松起来，当下泛起了欢容，道：“秦仙子，你在武林中至今仍然保持超然的地位，纵然以独尊山庄的势力，亦不敢侵犯到你身上。因此之故，何须高蹈远隐，离人避世呢？说到个人情感方面，仙子亦仍能保持超然的身份，以在下而论，虽是倾慕多年，但始终都不敢表露，余子碌碌，更不必说了，当然还有一个人，仙子或者是逃避他吧？”

秦霜波道：“宗兄提的想必就是翠华城罗廷玉兄了。”

她居然毫不避忌，一口说出姓名。宗旋来不及防备，身躯一震，瞠目而视，一时竟说不出话来。

秦霜波雅淡如仙的面靥上，泛起了恬静的微笑，缓缓道：“他与你都是当世之雄，莫看他目下声名极盛，倾动天下，但若论人才武功，他未必赢得过你。”

宗旋道：“仙子这话安慰的成份多于事实，只因连在下自家的心中，亦早有了自叹弗如之感。”

秦霜波决意对他尽一点心意，当下拿话暗点，道：“这一定是你在气势上或情绪上有了空隙缺憾，方令如此，如若不然，你定必充满了自信，绝不致有自叹不如之感，假如你设法弥补自身的弱点，情形不难改观呢！”

她真正的意思是说，假如他能脱离了严无畏或某一方面的控制，使得本身的人格完整独立，自然不会感到比不上罗廷玉。

宗旋转身大步向疏林行去，忽又转身走回来，说道：“仙子话中大有玄机，但在下一时未能彻悟，尚须多想一想才知道怎样做法。”

他的答话也非常含蓄，隐隐含有悔改之意。

此外，他举手投足间的英姿，大有龙行虎步之慨。综合起来，竟使秦霜波生出强烈的怜惜之心。

她淡然一笑，举步行去，口中说道：“我们走吧，支林大师想必已等得不耐烦了。”

心中却暗暗忖道：“我决定给他一个机会，且看事情是如何发展。”

两人并肩走入疏林，但见那支林僧站在前头丈许之处，垂眉阖目，神色安详，显然没有半点不耐烦之意。

秦霜波道：“有劳久候，实在很感不安。”

支林僧道：“仙子说哪里话来，贫僧静候之时，无意中听了两位对答之言。此举实是十分不该，还望两位高人见谅。”

秦霜波道：“只能怪我们讲得声音太大了，岂能见怪大师？”

支林僧道谢了一声，接着又道：“贫僧听了两位对答之言，心中颇有感触。”

宗旋大感不耐，心想：“此僧好生多事，也好不自量力，你不过是少林寺的僧徒而已，并非少林著名人物，岂该多言饶舌？”

他心中的感觉，故意流露于神色。支林一怔，道：“宗大侠竟有见怪之意了，其实贫僧之言，对宗大侠很是有利。宗大侠何不让贫僧讲出来？”

宗旋双肩一皱，道：“若然如此，那就更不必烦劳大和尚了，在下自家之事，自家解决，何须大和尚费心。”

支林僧想不到对方话锋如此尖锐迫人，一怔之后，微笑道：“既然如此，贫僧自是不便多言了。”

秦霜波突然插口道：“大和尚修习的是什么功力？”

支林僧一怔，道：“贫僧夙习剑术，是以对仙子特别崇拜钦仰。”

秦霜波淡淡笑道：“大和尚好说了，不过你恐怕不是修习剑术的吧？”

她说话之时，脚下缓缓前移，长剑虽然尚未出鞘，可是一股森寒劲厉的剑气，已直扑寻丈远的支林僧。这一阵剑气足以使任何高手也得运功抗御，而大凡修习过上乘武功之人，亦一定会自动地运功抗御任何突袭。

秦霜波但觉对方也发出一阵剑气，抵住了她的威势，宗旋身为当代高手，自然看得出来，不禁惊噫一声，喝道：“你到底是谁？”

支林僧大概是全力抵御秦霜波的剑气，所以无暇回答，宗旋剑眉一皱，抬手拔剑，光华闪处，也发出一股剑气，涌侵而去。支林僧一伸手，打腰间拔出一口缅铁精制的软剑，迎风一晃，顿时挺硬，唰地遥遥斜劈一招，剑气潮涌，竟把秦、宗两大高手的势道都给挡住了。

秦霜波虽是那么名重天下的人物，这刻却丝毫不敢轻忽，冷冷道：“大和尚，你这一剑功深力厚，招式尤其诡异含威，少林寺哪得有这等剑法？”

支林僧很想开口，但又被两人迫得无法出声，这意思从眼色中透露了出来，秦霜波点点头，道：“宗兄，有烦你绕到他身后寻丈之处，遥加监视。”

宗旋如言奔去，依言占了位置，秦霜波这才收回剑气，道：“大和尚，请开口说话吧！”

支林僧道：“贫僧先请问一声，秦仙子何以突然就向贫僧下手，纵然贫僧非是少林门下，亦不一定值得仙子出手，对也不对？”

秦霜波道：“这原因有二。第一点是大和尚的讲话神态以及一切举止，虽然无疑是出家之人，但语调过于温和，神情流于柔婉，少林寺虽然有七十二种绝艺，但内功心法，走的是阳刚路子，不会有这等阴柔现象。”

当她停歇了一下，道：“这只是说我如何猜你不是少林寺僧之故，但你说得也对，纵然你不是少林门下，亦不该遽尔出手，因此，我得把第二个原因说出来才行。第二个原因是你的阴柔气质，使我生出一种攻击的意念，可见得你的功夫，必是与我所习的剑道，有天然互克排斥之势，因是之故，我一则出于自然之势，二则也极欲看看你修习的是哪一种功夫？”

这番话已经解释得很充分，支林僧点头道：“又闻仙子乃是大智大慧之人，一言一动，必含至理，果然一点不诬，贫僧甚感佩服，只是有一点，仙子说贫僧不是少林门下，却与事实不符。贫僧实是少林门下，不过有一点须得补充的，便是贫僧受艺恩师，不是广闻师叔，而是他的师兄法号广见，家师一辈子都未离开寺门一步，因是之故，莫说外人无有知者，连寺中同门，也很多人不知道有家师这个人。”

秦霜波不作评论，宗旋却插口道：“即使你所言句句皆实，但为何所修的功夫，与同门之人大相径庭？”

支林僧道：“这正是贫僧讨令前来拜晤仙子并充前导的理由了，贫僧修习的一门剑法，据家师多年研究，似是剑道中至高无上的法门，因此贫僧无

论如何也得看看世传剑后的剑术，由于修习这一门剑术，贫僧等在家师督促之下，自始就另避蹊径的修习内外功，因此之故，贫僧的修为与一般同门有异，完全不足为奇了。”

他回答之言，实是合情合理，宗旋那么精明聪慧之士，他感到迷惑了，不知信好抑是不信的好。

他道：“秦仙子，你认为他讲的可是真话？”

秦霜波道：“真假暂且不论，烦你挥剑拿下此人，这才慢慢的说还不迟。”

宗旋道：“可是定要生擒活捉么？”

秦霜波道：“此人剑术造诣虽然算不得登峰造极，但他的剑法别走蹊径，另具威力，你只要击败他就行了，生死不拘。”

宗旋左手掏出了一盘皮鞭，厉声道：“好，秦仙子既然这般推重于你，本人可也不敢小觑，呔！看招。”

但见他手中长鞭倏然抖得笔直，疾向寻丈远的支林僧刺去，势道之劲厉，比大枪长矛犹有过之。支林僧软剑一劈，不但磕开了敌鞭，同时之间，一股森寒剑气，反袭敌人，威力强大，手法诡奇无匹。

不过他的招式仍然是以阴柔奇幻为重，教人感到似是有一股邪气，宗旋冷冷大喝道：“这等剑法，岂是少林寺的绝艺，杀了我也不肯相信。”

喝声中鞭剑齐施，忽而远攻，忽而近袭，展开了惊人的凌厉攻势。那支林僧挥动长剑，硬拚了三招，攻守兼备，看来竟是势均力敌的局面，但他第四招人随剑走，唰然间绕到树后。

宗旋正待扬鞭远取，忽然一楞，煞住了长鞭扫出之势。原来他一眼望去，发觉支林僧竟非在他判断中的距离，而是比他意料中多移了数尺。这么一来，他的鞭招纵然发出，也是徒劳无功，所以他自动煞住鞭招，并且奇怪此人如何能多窜了数尺之远。那支林僧口中发出得意的笑声，突然又退，霎时间已隐没在树林之中，不见踪迹。

宗旋愕然回头道：“秦仙子，这厮好生滑溜。”

秦霜波淡淡道：“是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轻功比他更强之人了。”

她回望一眼，又道：“这一片稀疏树林，视线不易受阻，但这名僧人居然很快就隐去了踪迹，这等身形，真是天下无双。”

宗旋道：“那么咱们怎么办呢，退回去，抑是穿过这片树林，到那边瞧瞧？”

秦霜波沉吟了一下，道：“自然以退出去为宜了。”

宗旋道：“那么咱们走吧！”

话声未歇，一个人从右侧两丈处的一株树后，探头出来，高声说道：“两位既然到了此地，如何就急于离开？”

虽然是在黑暗中，但秦、宗二人的眼力非比寻常，加上此人的口音，一听而知乃是那支林僧。

宗旋怒喝道：“你鬼鬼祟祟的算得哪一门子英雄好汉，如若觉着自己真有两下子，何不过来动手，见个真章？”

支林僧道：“宗大侠少安毋躁，贫僧身为出家之人，岂敢自命为英雄好汉，此所以你这番话竟是白说了。但贫僧仍然要向宗大侠领教的，不过却须略候片刻，等贫僧点起了灯火，免得在黑暗中，俱受影响。”

话声中已有一盏灯笼从树后挑出，挂在离地寻丈高的树枝上，转眼间这片树林内，出现了不少灯笼。

宗旋哼了一声，道：“支林僧，你在这片树林内埋伏了多少人手？”

支林僧道：“人数不算多，其中有一位渴望要会一会儿宗大侠，同时家师亦希望向秦仙子请教剑术，只不知两位意下如何？”

秦霜波自从那支林僧忽然隐去，就不住地思索当前的形势，研判对方的用意，她自下山出道以后，从未陷入这等被动捱打的局面中，因此她不言不动，极力找寻对方的可乘之机，希望一举而抢回主动之势。

她至此已深知这个布置陷阱之人，才智之高，世上罕有其匹，这才能使自己从开始之时，就失去了机先。

那支林僧挑战之言一出，她就感到此是唯一或可施以反击的机会，当下迅即说道：“宗兄，这些灯笼使你我都变成了身在明处，假如你设法击灭数盏，于咱们必有大大的好处。”

宗旋心想此事何难之有？当即从囊中掏出了几粒钢珠，振腕弹挥，一粒钢珠疾射出去，哧的一声，钢珠穿透了那只相距只有两丈的灯笼。他的武功到了目下的造诣，暗器虽非专长，但三两丈之内，百发百中自然不成问题。

因此，虽说那灯笼内的蜡烛不能直接看见，但从那火苗闪耀的情形判断，这一珠取的正是烛蕊部位。谁知钢珠穿过灯笼，竟不曾击中烛蕊，自然更没有击灭了火苗，宗旋心中忿然，扬手再弹出钢珠。“哧哧哧”一连三声响处，空自把那盏灯笼碰得直摇晃，却仍然未曾熄灭，甚至由于灯笼外壳透穿了不少小洞，空气流通得快些，烛火似乎更旺了。

秦霜波道：“宗兄不必浪费钢珠了，试想这灯笼的制作和设计之巧，都不是平常之人所能想出，由此咱们就可以知道今宵到底是谁在幕后主持了。”

宗旋讶道：“那么是谁跟咱们过不去？”

秦霜波道：“自然是独尊山庄的女军师端木小姐了。”

宗旋心中感到难以置信，因为一则他竟没有接到消息，二则端木小姐分明和秦霜波好像很亲近，其中又夹杂得有罗廷玉的恩怨，如何会竟向秦霜波下手？

不过她的猜测自然也很有道理，因为除了独尊山庄之外，谁敢招惹秦霜波，况且秦霜波既然已正面与独尊山庄作对，则这刻趁她尚未与罗廷玉会合之前，立刻倾力对付她实是上上之策。问题是雷世雄到底用什么方法，竟能使端木芙全力帮助而已。

他振奋地道：“好极了，这是迟早都得摊牌之事。”

支林僧接口道：“两位只不过猜中了一半，不错，这一处地方是端木小姐所布置的，但要会秦仙子之人，却是家师。”

秦霜波道：“令师自然不会是少林寺戒律院的广闻大师了，只不知法号如何称呼？”

支林僧迟疑一下，才道：“家师法号吉祥，一向驻锡西湖灵隐寺。”

秦霜波长剑遥遥指向树上的灯笼，一股剑气激射出去，烛火立灭。说也奇怪，那支林僧说话之时，秦、宗二人都看不见他的身形，但烛火一灭，却见到他本是站在灯笼下面，这刻正向树后纵去。秦霜波早已有备，左手起处，纤指一弹，支林僧隐入树后之时，发出一声闷哼，似乎已经受伤。

宗旋虽然想不服气，也不可得，当下厉声道：“吉祥和尚何在？”

丈许外的树影后有人应了一声，口音甚是柔和，接着一个人走出来，并且有一盏灯笼，冉冉升起，悬挂在那树枝上面。灯光之下，但见这人也是个和尚，面白无须，容貌韶秀，看起来很是年轻，大约是三旬上下之人。

宗旋皱眉道：“那支林僧是你的徒弟么？”

吉祥和尚点点头道：“不错，那是不成材的劣徒。”

宗旋道：“好大的口气，你可是独尊山庄的人？”

吉祥和尚微微一笑，道：“两位爱如何猜都行，贫僧只要领教过秦仙子的剑术，就不再骚扰了。”

秦霜波一直站在原地，淡淡道：“大师如此看得起我，岂能敝帚自珍，秘不示人，但我却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请大师把所有的帮手都叫出来，我们索性放手一拚，如若大师坚信独力即可支持局面，我也不便多说，但大师可别后悔才好。”

吉祥和尚暗自忖道：“秦霜波不但剑术冠绝当代，兼有智名，因此她这话决非虚声恫吓，可以断言，只不知她何以预先警告于我？”

不但是吉祥和尚，连隐身暗处的雷世雄也大感迷惑，忍不住向身边的端木芙望去，只见她两道秀盾紧紧皱起，好像也参不透秦霜波的用心。

吉祥和尚应道：“秦仙子虽有剑后之称，但你在未知贫僧路数以前，如何就自信必能击败贫僧呢？”

秦霜波道：“天机不可泄露，大师既然这么说，可知已决意独力应战，那么我们就动手吧，不要浪费唇舌了。”

吉祥大师掣出长剑，摆开门户，但见他姿式并无奇特之处，然而却自然而然具有一种诡异阴邪之气。

宗旋喝道：“吉祥，你到底是什么门派出身？”

吉祥大师阴森一笑，道：“宗大侠，你何妨猜上一猜，以你的身份眼力，自然能在招式手法中，查看出贫僧来历。”

宗旋哑口无言，秦霜波微微一哂，道：“吉祥大师居然修成了魅剑，这真是足以震惊武林之事。”

吉祥大师道：“秦霜波如何妄起名称，贫僧这一门剑法，虽然以奇诡阴柔为主，自有名称来历，岂能称之为魅剑？”

秦霜波淡淡道：“大师既然不肯承认，那就当它不是魅剑好了。”

她挺剑上前，神色之间，恬淡如常，谁也看不出她有没有克敌制胜的把握。陡然间五六盏灯笼一齐升起，把这数丈方圆之地，照耀得十分明亮，与灯笼出现的同时，还有十余人一同现身露面，灯光之下，都看得十分真切。

秦霜波美眸一转，最先见到了雷世雄，其次是彭典，阴将宣碧君，阳将徐刚，双修教主詹氏夫妇，玄武帮帮主索阳，白冥教教主柴骏声，竹山寨寨主阎充，金银钩商阳，此外，还有两个中年人，从未见过。这些高手形成了一个包围圈，而在这个圈子外面，另有不少白衣人晃闪，可知四下已被霜衣卫队布满。

这些霜衣卫个个都武功精深，性情强悍，实在很不容易应付。此一形势已经变得十分明显，宗旋从雷世雄那儿得不到一点暗示，便唰地横跃，落在秦霜波身边。

他们以背脊对着背脊，宗旋隐隐以传声之法说道：“秦仙子，你快快冲出，逃离此地，不要管我。”

秦霜波没有作答，向雷世雄淡淡一笑，道：“大庄主已调集全力来对付我，未免显得有点小题大做了。”

雷世雄道：“秦仙子乃是当代一流高手，在下焉敢有丝毫大意，你这番话未免使人大惑不解了。”

秦霜波转眼凝视他一下，嫣然微笑，道：“大庄主过奖了，我一介女流，平生形迹总是只身孤剑，毫无势力可言，早知雷大庄主决心倾全力对付我，我早就自行投到，任凭处置了。”

她的话说得这么软，所有的人都楞住了。尤其是雷世雄，他在对方澄澈的眼波之下，第一次见到她含有不尽温柔的笑容，突然间心都软了，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秦霜波正要闪电般向雷世雄扑去，忽见黄衫飘摇，一个女郎已闪了出来，含笑盈盈的道：“秦仙子姊姊，你最好不要鲁莽动手。”

她一出现，雷世雄便已运功蓄势，以雷世雄的功力造诣，除非是心神仿佛之时，方能在一举之间，突袭击倒。

秦霜波只好放弃了拿下雷世雄以作要胁之念，道：“好啊，端木小姐已决意加入独尊山庄了？”

雷世雄应声道：“不错，端木小姐很可能答应在下的求婚，允予下嫁。”

秦霜波一怔，道：“这倒是没想到的事，恭喜恭喜。”

她背后的宗旋沉声道：“秦仙子，咱们杀出去吧！”

彭典厉声接口道：“宗旋，想你多次蔑视本庄，罪不可逭，今宵如若识得进退，弃械投降，尚可免去一死，如若执迷不悟，休怪本庄主手段毒辣，将你分尸万段！”

他眼中射出仇恨的光芒，大有出手一拚之意。宗旋狂笑一声，道：“彭典，别人怕你，我宗旋却没把你放在心上，你可敢出来与我放对一拚？”

彭典向雷世雄道：“大哥，这厮的话你也听到了，小弟意欲出去，与他决一死战，请大哥俯允下令。”雷世雄道：“二弟不要心急，依愚兄看来，宗大侠与你这一场尚非决定成败之战，倒是秦仙子和吉祥大师，在剑术上各有成就，如不趁这机会分个高下，实在太可惜了。”

秦霜波淡淡道：“雷大庄主既然迫得我非出手一拚不可，那我就只好动手了。”

雷世雄微感迷惑，道：“难道说秦仙子竟愿意低头认输，接受在下的条件么？”

秦霜波道：“你还没有说出条件，我怎知能不能接受？”

雷世雄道：“条件很简单，只要你答应暂时解剑束手，不参与江湖之事，敝庄岂愿与仙子结下不解之仇？”

秦霜波毫不迟疑，立刻应道：“这又有何不可？”

玉手一松，长剑丢弃在地上。一众高手，无不惊疑顾视。

雷世雄讶然向端木芙低声道：“这是怎么回事？”

端木芙道：“秦仙子有意使我们莫测高深，此外，她尚有某一反击之计，定必十分厉害，由于她才智过人，使奴家也无法窥测得出她的深心。”

雷世雄略一沉吟，道：“宗大侠可愿与秦仙子共进退？”

宗旋道：“这个自然。”

丢掉手中兵器，低低向秦霜波道：“你还是先设法脱身为是。”

秦霜波轻轻道：“你何必跟我受辱？”

宗旋道：“在下的心事，难道仙子还不明白么？”

秦霜波轻叹一声，只听雷世雄道：“秦仙子，敝庄今宵虽然倾全力对付你，但既然仙子答允依照敝庄条件，不参与江湖恩怨，在下岂敢得罪亵渎于你，假如宗大侠愿意承担责任的话，在下打算略为限制宗大侠的自由，使仙

子不能后悔。”

宗旋昂然应道：“宗某当然愿意承担。”

接着以传音之法向秦霜波道：“你有机会即管脱身，不必管我。”

只听雷世雄又道：“那么请宗大侠移驾一旁，戴上手铐，敝庄有宗大侠为人质，自然可以大为放心了。”

宗旋依言走向阳将徐刚面前，被加上一副精钢打制的手铐，他暗中运刀一挣，竟然纹风不动。此时已有人过去捡起地上的兵器，秦、宗二人，在雷世雄率领一大群高手簇拥之下，向前走去。

出得疏林，果然见到一座古庙，庙里透射出灯光，众人走入庙内，宗旋被带到一个房间内软禁起来。秦霜波则由彭典陪同前往解救那支林僧。

原来支林僧受伤倒地，人人都看不出他是受了什么伤，只好请秦霜波出手解救，但当秦霜波施救之后，众人仍然未曾弄明白她乃是用什么手法伤了支林僧。

这一点使独尊山庄之人都感到十分忌惮，尤其是崔阿伯，他把雷世雄拉到一边，低声道：“大庄主，我家小姐武功有限，如若被姑娘用这种奇异手法制住，岂不是反而得受她挟制么？”

雷世雄道：“小姐她聪慧绝世，定必考虑及此，假如她不以为意，我们不明内情之人，不必为她担心。”

崔阿伯霜眉一皱，微露怒气的道：“大庄主岂可如此漠不关心，若是如此，老朽定要劝她对这件婚事从长考虑……”

雷世雄连忙陪笑道：“前辈不必冒火，在下只是十分信服小姐才智之意而已，咱们当然得想个法提防才行。”

他乃是是枭雄人物，内心中虽然暗恨崔阿伯好像把这件婚事握在手中一般，但表面上绝对不露出半点痕迹，反而对他特别尊重。

不过秦霜波倒是没有什么异动，他们把她送到另一个房间内，门户在外面锁起，留下人手严密看守。之后，这一群高手们便到前面殿堂中，等候其他的消息。

雷世雄便向端木芙提起她的安全问题，端木芙笑道：“秦仙子目前绝对不会动手，虽然我仍然不知道她葫芦中卖什么药，不过现在我们可以放心了，只要击溃了翠华城，秦仙子纵然后悔，也来不及啦！”

方在谈论之时，一名手下来报，说是少林寺广闻大师已经被诱引入疏林中，他们一行五人，皆是少林寺的僧人。端木芙眼中闪出兴奋的光芒，赶快出去，在那稀疏的树林中，灯笼高挑，多达十个以上，把当地照得十分明亮。

广闻大师游目四顾，似乎因为见不到人影而十分惊讶，不过他却没有丝毫惧色，那四名门人弟子，面上尽是警戒之色，如临大敌。

广闻大师瞧了一阵，这才说道：“雷大庄主，贫衲既蒙相召，何故尚不现身相见？”

树后转出一人，广闻大师抬目望去，竟是个三旬上下年纪的和尚，相貌清秀，却从未见过。

他大感惊讶，打个问讯，道：“师兄法号怎生称呼？何故派人把我等引到此地？”

那和尚道：“贱号吉祥，今晚邀大师前来，实是有要事奉商。”

广闻大师道：“吉祥师兄有何见教？”

吉祥大师道：“贫衲听说大师才智绝世，复又博学多闻，尤其是有一路

秘传刀法，大可以跟翠华城少城主罗廷玉媲美，因此之故，甚愿得开眼界。”

广闻大师道：“原来如此。”

他暗中运功查看，竟发现不到别的人，心知必是被阵法隐蔽了耳目之聪，暗自忖道：“这周围到底还有些什么人物，难以猜测，我且应付过此僧再说。”

他回头向一名弟子道：“清木，你出去向这位大师请益几手。”

清木沉应一声，掣刀在手，大步走出，他年纪虽轻，但步伐雄健，气势紧凝，一望而知他在武功上得有真传。吉祥大师掣出了缅铁软剑，迎风一抖，便自笔直。

他虽然早先有过想与剑后秦霜波一拚之念的人，可是面对这个小和尚，却没有一丝一毫轻忽大意的神情。

广闻大师突然道：“清水，你也出去向吉祥大师领教吧，如若不然，清木只怕走不上两三个照面，就得落败了。”

清水迅如飞鸟般纵了出去，他手中的兵器乃是禅杖，这一扑出，扬杖远攻，竟比清木还快了一步攻袭到对方身上。这一对师兄弟在第一日对抗西域群雄之时，曾经露过面，击败了强敌。

吉祥大师似是见过他们联手合攻的威力，长剑一挥，竟然欺入杖圈之内，反削敌手。清木长刀电抹，从左侧攻上，这一招迫得吉祥大师不能不收剑招架，清水也就因而解围。这两个小和尚的刀杖配合得神妙无间，此上彼落，有攻有守，吉祥大师尽管兔起鹘落的出入于刀杖圈中，一时却无法占取上风。

广闻大师凝眸视战，但觉这个来历不明的敌人，武功之强，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幸而他剑法不算得十分上乘，全仗身法诡奇迅快，才迫住了清水清木二人。这三人激战了数十招，兀自未分胜负。

突然间清木骇然而退，原来那吉祥大师的长剑不知如何已攻到他胸前，差一点就刺入要害。清木虽然避过这一剑，但清水却因为失去了屏障，被吉祥大师一连三剑，硬是迫退了六七步之多。清水抵挡不住，还要往后退时，突然被树身挡住，无法再退。吉祥大师回手一剑，清木急急追击的刀势，左手比划一下，指尖根本没碰到被树身迫住的清水，然而清水却咕呼摔跌地上。

广闻大师虽然凝神看着战局，但却有两点他竟瞧不真切。一是清木被骇退的一剑，简直不知道他是如何施展出来的？二是清水的倒地，乃是树后有人出手点中他穴道，但广闻大师却以为是吉祥大师所为。

这正是端木芙摆设此阵的用意，任何高手只要陷身此阵之内，往往在某种重要时机之中，突然间耳目不灵。大凡高手相争，胜败之数，决于毫厘之间的空隙，故此以剑后秦霜波这等人物，吉祥大师也敢挺身应战，其故便在于此了。

广闻大师低哼一声，背后那两个门人抢出助战，这两僧皆有四旬年纪，使的都是戒刀。但见刀光电掣，气势凌厉异常，霎时已接住了吉祥大师，展开一场激烈搏斗。

清木僧机灵异常，有如行云流水般掠到树下，抱起清水，迅即退到师父身边。广闻大师一面伸手抓住清水脉门，一面双目不离战场。但见那两个门人，双刀配合得严密无比，抵住吉祥大师的长剑，一望而知最少亦有激斗两三百招之力。

他从清水脉搏中，已知道他是哪一处部位的穴道被敌人闭住，心想：“那将台穴乃是在背后，方才吉祥大师明明在他面前出手，怎会闭住了清水背后穴道？莫非此人练有如此奇奥想法，能在前面禁闭背后的穴道？”

不过他旋即发觉自己这想法简直是钻牛角尖，暗自失笑地忖道：“只要树后有人出手，就是这等情形了，何足为奇？”

他的两个正在拒敌的弟子，一是清山，一是清海，皆是随侍了二十多年之久的人，在戒律院中，已是高手身份。尤其是他们耳濡目染得多，见识广博，出手之时，反应判断都比清木清水二人高出甚多。但他们却显得极为小心翼翼，防守得特别严密，进攻之际，刀下很有分寸，绝不贪功躁进。

吉祥大师好几次险险陷入他们双刀陷阱之内，又见他们骁勇耐战，稳健异常，在这等情形之下，久战下去，心有失手落败之虞。他剑随念动，突然间飘忽奇幻地攻出两剑，这两剑使得十分奇特，飘渺朦胧，完全根寻不出来踪去迹。清山清海二人运刀力拒，“锵锵”两声，各自封架住敌剑，但都生出力不从心之感，齐齐凛然变色。

广闻大师高诵一声佛号，道：“吉祥师兄，这是什么剑法？”

吉祥大师唰地跃开，道：“大师若想得知，何不亲自下场体会，自然晓得了。”

广闻大师从容不迫地点头道：“贫僧正有此意，不过师兄如若不透露一点来历和用心，使得贫僧一直暗自嘀咕着此事，动手之间，不免因分心而未能仔细领教师兄的绝妙剑法了。”

他由始到终，地都是笑眯眯的，亲切和霭，使人一方面难以生出敌意，另一方面又感到他实是极为莫测高深。

吉祥大师沉吟一下，才道：“既然大师急于知道，这也不必瞒你，此地是独尊山庄的势力范围，只要大师赢得我手中之剑，便可以安然离开。”

广闻大师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

他游目一看，又道：“在咱们附近的灯笼，乃是照明之用，这倒还罢了，但四下甚远之处，皆有灯笼，不知是何缘故？”

吉祥大师又沉吟一下，才道：“自然亦是为了照明之用，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其他作用不成？”

广闻大师故意提出一个难题，以测验对方的身份。他身为少林寺权势最大的戒律院高僧，行将接任首座之职，见多识广，那是不在话下。并且由于少林寺有罗汉大阵的秘艺，广闻精研此阵，所以也识得阵法之学，因此他当然早就明白这些灯笼，乃是这阵法内的重要法宝。

他此时突然提出这个问题，由于内容关涉阵法机密，假如对方已是首脑级的身份，则不管真话假话，也会立刻答复。如其不然，必定要等人传声指示之后，方敢作答。而吉祥大师沉吟了一下之举，已足证他并非是首脑级的人物了。

广闻大师心头一震，忖道：“严无畏果然有超世之能，居然网罗得有这等高手，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之事，目下我若不速速设法反击，只怕以后便无有还手的机会了。”他迅即以传声之法，向清山清海两人吩咐数言，然后掣出戒刀，含笑向前走去，他这一出阵，顿时气氛紧张起来。

那广闻大师手中的戒刀，不停地移动，甚是古怪变幻，教人完全测不透他的刀法路数。正当此时，清山清海二人蓦地扬臂弹指，登时连续发出“嘭嘭”之声，附近的五六盏灯笼，都冒起火焰，把四下照得更加明亮。当这火光大作之际，清山清海二僧已一齐往林外冲去，依照他们对阵法之道的心得，觅路急闯。 广闻大师也趁火光大作之时，放眼四瞧，一瞥之下，已看清楚了附近的树后，有多少敌人隐匿着。这一变故起得仓猝，加以清山清海二僧，

武功高强，诸识阵法之学，对此阵之路，已了然于胸，是以眨眼之间，已被他们闯出了重围，倏然远逝。那五六盏灯火兀自起火焚烧，不过那些藉阵法之力隐蔽身形之人，也都迅快退远，是以这时再也见不到人影了。

广闻大师笑容如故，道：“吉祥师兄，贫僧毁了数盏灯笼，也是迫不得已之举，还望师兄不要见怪才好。”

吉祥大师笑一笑，阴声细气地应道：“大师果然应变有方，才智过人，不过两位高弟是不是逃得出敝庄的天罗地网，还是在未知之数呢！”

广闻大师笑道：“纵然如此，亦不能不尽力一试，你说是也不是？何况贫僧倒是有这个自信，那就是只要我那两个劣徒，不是碰上了雷大庄主这等盖世高手之外，别人想拦阻得住他们，恐怕很难办得到呢！”他在含笑从容而谈之间，话锋却锐利似刀，仅此一端，便可知道他实在不是容易对付之人。

吉祥大师声调转冷，道：“就算令高足们逃得出敝庄罗网，却又如何，这儿不过是暂时利用之地，明天仍然是一片荒凉，贵寺之人，纵然倾力来敌，也找不到一个人影。”

广闻大师点头道：“这是一定的道理，贫僧何尝不知，师兄如果真想知道贫僧心中的想法，我也不妨告诉你。”

吉祥大师道：“大师肯说出来，在下自然要恭聆的。”

广闻大师道：“说来有趣，我认为把这个难题交给敝寺同门，让他们去伤伤脑筋，岂不很妙，哈！哈！”

第二十三章　往事凭说几沧桑

吉祥大师也不觉莞尔一笑，露出一口雪白齐整，甚是好看的牙齿。他道：“大师犹有童心，实是难得之至。”

广闻大师道：“咱们言归正传，师兄可是当真有意与贫僧拚个高下么？”

吉祥大师面色一寒，道：“这个自然。”话声未歇，已有七八个灯笼冉冉升起，代替了被焚毁的那几个。不过这后来升起的灯笼，相距较远，位置亦与早先完全不同。

广闻大师微微变色，叹道：“贫僧一身自负在阵法之学上，极有造诣。谁知贵庄的这位能人，比我强胜百倍。”

吉祥大师道：“大师若要赐教，便请动手。”

广闻大师道：“我见了这等阵仗，已改变主意啦！”

吉祥大师讶道：“怎么？你不动手了？”

广闻大师道：“正是如此。”

吉祥大师道：“若然如此，大师须得丢弃手中之刀，束手就缚，只怕大师不肯这样做呢！”

广闻大师道：“不错！我也不肯这样做。”

吉祥大师面色一沉，道：“那么你竟是找我的开心来了，岂有此理！”

广闻大师道：“那也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请严老庄主或是雷大庄主现身，当面说几句话。”

吉祥大师听这话也有道理，便点点头，道：“那要看看雷大庄主见不见你了。”

树影中出现了一个三旬左右之人，身披长衫，雄伟威严，正是独尊山庄第二把交椅的雷世雄。

广闻大师稽首道：“大庄主终于出面，贫僧幸何如之。只不知贫僧几时冒犯了大庄主的虎威，竟要如下贫僧师徒？”

雷世雄道：“大师好说了，本人岂敢轻易得罪。但有两件事，使本人耿耿于心。假如大师不能解释明白，敝庄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过了大师。”

广闻大师眼中闪过惊讶的光芒，却点头道：“大庄主即管下问，贫僧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望大庄主相信才好。”

雷世雄道：“那得看大师是不是当真赐予解答了！第一件是前此不久，敝庄曾受倭寇侵扰，那海上六大寇居然连成一气，对付敝庄。其后并且有一个姓萧名越寒的高手，精通魔刀，以及激发体内潜能的魔功。这萧越寒的刀下，使敝庄不少人受到伤亡。”

广闻大师万分注意地倾听着，若是看他这等表情，定得相信他根本不知道萧越寒其人其事。

广闻大师道：“大庄主说，这萧越寒竟懂得一种激发体内潜能的魔功？同时又精通一门名叫魔刀的刀法，可是如此？”

雷世雄道：“一点不错，大师识不识得此人？”

广闻大师摇头道：“贫僧从来不识得这样的一个人，不管他是否易容改装，或是改换了名字，总而言之，贫僧从未跟这么一个人打过任何交道。”

雷世雄道：“大师回答得很彻底，虽然这话使本人很难置信。”

广闻大师微笑道：“贫僧并不感到意外，大庄主说过有两件事，那第二件又是什么？”

雷世雄道：“本人想查究一下大师在几个月前的一段行踪。因为其时本人碰见了几个人，都蒙住面孔，其中之一，似乎就是大师。”

广闻大师一楞，道：“竟有这等事么？只不知是何月？何日？”

雷世雄说出正确的日期，广闻大师小心的回想一下，才道：“这可糟了，贫僧其时已离开敝寺，下山云游。这一天大概是在哪一座废寺野庙之中，难以查证。”

雷世雄笑一笑，道：“这真是太巧了！以大师这等身份之人，天下寺庙，无不恭敬供养，认为光彩之事。但大师居然不驻锡正经寺庙，反而落脚在荒废之地，这话纵然属实，也使人觉得不能置信。”

广闻大师道：“大庄主说得极是，不过你说那些蒙面人之中，有一个疑是贫僧，这后不知有什么根据没有？”

雷世雄道：“那人亦精通激发潜能的魔功，而且才智过人，与大师甚是相似。”

他不肯详细描述出那一日之事，那是因为对这广闻大师而言，假如他就是蒙面人之一，自然不必细说。假如他竟然不是，亦无须告诉他。何况那一天，独尊山庄以十八名高手围攻罗廷玉，在这十八高手的外围，又有一个百人大阵。此事若由他亲口说出，传扬到江湖中，岂不是十分丢人？

广闻大师道：“贫僧已是百口莫辩的情势了！只不知大庄主打算如何处置贫僧？”

雷世雄道：“那很简单，本人想屈法驾，暂时住在一处地方，只须一年半载，便能查出大师到底是不是那个蒙面人了。”

广闻大师第一次皱起了眉头，道：“假如贵庄始终查证不出，贫僧岂不是永远不能自由？”

雷世雄道：“假使大师不是那个人，则那人迟早都会出现，大师何须过虑？”

广闻大师沉吟一下，道：“贫僧纵是不肯答应，只怕亦是徒然，好吧！贫僧碰碰运气，但愿那厮早点出现，便可以恢复自由之身了。”

这广闻大师如此容易就答应下来，愿意束手就擒，这倒是大大出乎意料之外的事。雷世雄显然设想到，怔了一怔，道：“大师这话可是当真？”

广闻大师道：“这还有假的么？”话声中，已丢掉手中戒刀，面上从容而笑，看来他对这件事甚感坦然，似是深信对方绝对不会加害于他。

雷世雄反而沉吟一下，才道：“既然如此，那就有屈法驾了。”

探手入囊，取出一条很细的短绳，又道：“大师武功高强精深，如果不略加羁绊，只怕敝庄无人可以担当安送大师到另一处地方的重任。因此之故，在下不能不得罪大师，须得暂时缚起双手。”

广闻大师一眼望去，道：“这可是用铁线蛇皮，加上最好的丝麻织成的捆仙索么？贫僧久闻此宝之名，今日还是第一次目睹呢！”

雷世雄道：“大师见闻广博之极，无怪取此法号。不错，此绳虽是貌不惊人，但却算得是一宗宝物。不但坚韧无匹，刀剑难断。同时本身具有弹性，一旦绑紧，除了打结之人，绝对解不开。这是那铁线蛇皮的妙效，如若不是顺着结法去解，永远解不开。”

他微微一笑，又道：“以大师的身份，在下如若命别人动手，殊属不敬。因此之故，在下打算亲自打结。假如大师不见怪的放，在下就动手啦！”

广闻大师双手往背后一负，道：“大庄主言重了，请吧！”雷世雄走过

去，动手捆缚。

心中却禁不住泛起了一个疑问，忖道：“端木芙曾预言可以生擒秦霜波和广闻大师，果然一如她之所料。这真是十分奇怪之事，秦仙子且不说她，且说这少林高手，如何亦肯束手就擒？唉！这事既教人难以置信，却又不得不信，我万万想不到竟可以亲手捆缚这位少林高手，实是一大异数！”

广闻大师等他缚好之后，这才说道：“大庄主，贫僧料想端木小姐必有见面之意，贫僧亦甚愿拜晤于她。”雷世雄道：“不错！大师请这边走，在下亲自领路。”

他当先走去，广闻大师在后面跟随。至于清水、清木二僧，则由别人带走，他们已得师父吩咐，是以毫不违抗。别的人都没有跟随，他们穿出了树林，走了一段路。

广闻大师但见四下越发荒僻，心下讶然，忖道：“端木芙为何藏身在如此荒僻的地方？”

又走了一程，但见前面树木萧森，一片荒凉。突然野地中出现了一座坟墓，引起了广闻大师的注意。这座坟墓并不宏伟巨大，但墓碑前却有未熄的香火，因此可知必是有人刚刚上香拜祭。

但时当深夜，又是远离城镇乡村的野地中，更不是什么特别节日，焉得有人跑来供香？况且此墓野草蔓生，甚是破旧，一望而知，总有十年之久。所以又不会是守墓的孝子贤孙所为，假如是新坟的话，那时节最盛行守墓三年，许多纯孝之人，硬是在父亲坟边，搭一间小屋，守上三年。这等情形之下，虽然半夜尚有香火，也是不足为奇了。

广闻大师掠过此墓时，尽力查看碑上字迹，但不知如何，朦朦胧胧的总是瞧不真切。转到墓后，但见一间木屋，孤独地搭盖在坡侧。木屋内漏出昏黄的灯火，使人更觉得这气氛神秘和诡异。

雷世雄走到屋门，说道：“端木小姐，少林广闻大师驾到。”

屋内传出崔阿伯的声音，道：“有劳大庄主了，老奴先行替小姐谢过大庄主，同时又有请广闻大师。”

雷世雄回头向广闻大师道：“大师自己进去吧，在下失陪了。”

广闻大师点点头，走到门边。那道木门突然自行打开，却只开了一道尺许的缝隙，崔阿伯站在门内，身子挡住了外面的人的视线，没法子看得见屋内的情形。他只好侧身而入，木门砰一声又关起来。

广闻大师转眼打量这屋内的情形，只见靠里面的墙边，有一张方桌，桌上摆着一盏油灯。在桌子左边，有一道窗户，业已打开，隐约可以见到外面黑暗中的树木。桌子之右，有一张木椅，端坐着清丽长发的端木芙。她身披白衣， 因此虽是在暗淡的灯火之下，仍然显得十分惹眼。黄衣白髯的崔阿伯急步上前，扶杖站在端木芙椅边。端木芙也睁眼打量着这位少林高手，并不做声。

广闻大师乃是十分有耐心之人，见她不开口，也就默然不语，放眼打量这屋子的情形。但见这间木屋之内，只有一张木榻，榻上还有一些被衾等物，显然有人居住宿夜。但是不是端木芙，却不可知了。

过了一会儿，端木芙才道：“有劳大师驾临荒庐，心中实感不安。这间破屋之内，竟没有第二把椅子请大师宽坐，益增歉疚。”

广闻大师道：“这等小事，何足挂齿？小姐敢是久居此处的么？”

端木芙道：“奴家守墓多年，都居住在此地。”

广闻大师顿时大感后悔，心想：“刚才明明见到香火，自应猜测到与端木芙有关，而不应轻轻放过墓碑上的字迹才是，现在才向她打听，未免太迟了。”

端木芙又道：“大师乃是少林高僧，只不知可肯拨冗为死者诵经超度么？以大师的高深道行，自然远胜平常僧道的水陆道场。”

广闻大师道：“这本是出家人份内之事，贫僧如有机会，当必效劳。”

端木芙道：“既然如此，奴家先谢谢大师了。”

她停顿了一下，又道：“既然谈起了死者之事，奴家倒是有些疑问，想向大师请教？”

广闻大师道：“小姐即管下问，贫僧若是能够解答，岂有不尽心奉告之理。”

端木芙沉吟一下，抬头向身边的崔阿伯道：“阿伯！这些秘密不可被外人窃听了去。请你出去门外把守，对了！你先把灯火灭了。”

崔阿伯迟疑一下，道：“外面有大庄主守着，谁能潜近窃听？”

自然他的用意是担扰端木芙的安全，所以藉口推托，不肯离开。广闻大师是何等人物，自是一听而知。端木芙道：“唉！阿伯你为何越来越不听我的话了？事关重大，所以非得你亲自巡视不可！快快去吧！”崔阿伯被迫无奈，只好伸手扇灭了桌上油灯。屋子内顿时一片黑暗，不过广闻大师不比常人，目力甚佳。虽然灯火乍灭，他仍然不受影响，牢牢盯住端木芙的白衣。在黑暗中，那只是一团白影，无法看见面目，不过他却敢打赌端木芙全然没有移动过。崔阿伯一步步走出屋外，木门呀一声开了，旋又关上。广闻大师以听觉注意着崔阿伯，清清楚楚听见他脚步声出了屋外。现在屋内只剩下了他和端木芙两人了。

只听端木芙咳一声，说道：“广闻大师，奴家先请问一声，你可识得与奴家同姓的人么？”广闻大师身躯一震，缓缓道：“当然有啦，小姐你在武功一道上，渊知博闻，自然也知道武林中有这么一家大大有名的人物。”端木芙道：“是啊！奴家也听说过，武林之中，有这么一家人，世居南海，武功极强，多少代以来，都领袖天下武林。”广闻大师接口道：“这一家人世称南海端木世家，贫僧还记得四十年前，曾经见过那一代的主人。”他的声调忽然变得很冷峻，显示出他心中正泛起了仇恨的火焰。端木芙哼了一声，道：“只不知这一家人现在都到哪儿去了？大师一定晓得一点消息吧？”

广闻大师冷冷道：“不知道，四十年来，贫僧从未听人提起过南海端木世家。”端木芙道：“这岂不是很奇怪的事么？这一家人既然是领袖武林的家派，何以四十年来，全然没有消息了呢？”广闻大师沉默了片刻，才道：“小姐你到底是谁？打算询问些什么？”端木芙道：“我想知道这南海端木世家失踪的隐情，假如能够见到这一家的任何人，更是乐意不过的事。”她的声调也变得十分冷硬，使得这间黑暗的木屋内，弥温着一片森森杀机。广闻大师重重的咳了两声，这才说道：“以贫僧所知，端木世家领袖武林，历时百年以上，大约在三四十年前，端木世家忽然从武林隐退。”

端木芙道：“这端木世家既是领袖武林百年，号令中原，何以忽然有隐退之举？”

广闻大师道：“端木世家虽然号称领袖武林，其实那只是一句推崇称誉之言。事实上武林形势，从来是波翻浪涌，各自为政。端木世家既不能以一纸之令，使天下各门派遵守奉行，亦从来没有过这种事情。”

他停顿一下，又道：“端木世家远居南方，素常也很少与江湖之人往还。因此之故，端木世家虽然为武林家派推尊，许为泰山北斗。但在武林一般人的见闻中，这端木世家之名，反而远不如敝派或是武当、峨嵋等家派的名气响亮。”

端木芙唔了一声，道：“原来如此，但端本世家既然很少与江湖上的人往还，又如何才叫做隐退？并且何故要隐退？”

广闻大师道：“如何叫做隐退，这一点贫僧当可勉为解释。那就是端木世家故居本在南海，谁也不知确实地点。但他们在金陵城中，也有房舍，总有端木世家的重要人物常常坐镇。三四十年前，南京这一处地方忽然出售，端木世家就从此与江湖失去任何联系，因此之故，武林中人称之为隐退。”

端木芙道：“那么隐退的缘因何在？”

广闻大师正要开口，忽又沉默无言，过了一会儿，才道：“小姐你何故苦苦追问端木世家的旧事？”

端木芙道：“这是我个人的秘密，或者你不妨认为我是端木世家中的一份子。”

广闻大师发出笑声，道：“假如小姐本身是端木世家之人，何须向贫僧询问这些陈年旧事？”

端木芙道：“予生也晚，数十年前之事，有些不甚清楚，也是很平常的事。”

广闻大师沉吟了一下，才道：“假如端木小姐你肯先回答贫僧一个问题，贫僧认为满意，便把贫僧所知完全奉告。”

端木芙道：“大师即管问吧，只要我回答得出来，当然要奉覆的。”

外面突然传来崔阿伯的声音，只听他道：“小姐，你们还在说话么？”

端木芙高声道：“阿伯放心。”

广闻大师缓缓道：“小姐既然已表示乃是端木世家之人，贫僧便请问一声，贵府离开南京之后，迁居何处？”

端木芙道：“假如我随口捏造一个地方名称，大师分辨得出真伪么？”

她这一下反问，既厉害而又不着痕迹。假如对方回说无法分辨，则不啻说他那一问，实属多余。因为他既然分辨不出人家讲真话抑是假话，则人家的回答，有何作用可言？假如广闻大师说可以分辨真伪，这又让端木芙知道了一点，那就是广闻大师晓得端木世家隐退后的居址。这样假如端木世家曾经发生了什么事情，则大凡是晓得端木世家地址之人，便都有嫌疑了。

广闻大师道：“贫僧也有点资料，可以判断端木小姐所说的地址是真是假。”

端木芙不得要领，对这位少林高手的圆滑老练，也十分佩服。当下说道：“大师表现出一种很奇怪的态度，那就是不想与我多谈端木世家之事，使人觉得十分蹊跷。”

广闻大师哼一声，突然间向端木芙电急撞去。他一直盯住对方衣裳所反映的淡淡白影，这一撞，势猛力疾，准可把对方撞翻。

这广闻大师武功精深，只要撞翻了对方，以后单用双脚，就可以把端木芙制住。他估计过端木芙的份量，深信只要制住了她，定可挟制雷世雄，解去这一条捆仙绳，得以恢复自由。他早已把距离和时间都判断好，这一撞之势，迅疾而不过于雄浑凌厉，免得一下子撞死了对方，反而弄坏了事情。谁知肩膀到处，那一团白影突然消失。他真气一沉，力贯足尖，硬是把撞空了

的身躯定住，纹风不动。

端木芙的声音在左方丈许外传了过来，说道：“广闻大师，你武功精妙，虽然缚着双手，但奴家仍然没有相抗之力。因此之故，奴家唯有假借阵法防身，望你不要见怪。”

广闻大师道：“惭愧得很，贫僧竟是低估小姐了。照你这样说来，小姐竟是精通三光遁法的高手，早已利用巧妙的灯光，隐去了真正的距离了。”

端木芙道：“不错！大师虽然以为奴家坐在那儿，其实却是幻影。”

她停歇一下，又道：“奴家为了想知道大师会不会向我下手，所以嘱阿伯问了一声，使你考虑到我可能发觉你尚可动手而退开，便赶紧出手。”

广闻大师道：“小姐的神机妙算，果非常人可及。贫僧堕入囊中，实是不足为奇。”

端木芙道：“大师的才智，也是奴家深所佩服的，今晚种种情形，完全是因为有了主客明暗的分别，所以失算，其实算不了一回事。”

广闻大师道：“谢谢小姐安慰之言，只不知小姐还有什么话询问没有？”

端木芙道：“假如大师肯将端木世家的情形见告，那就感激不尽了。”

广闻大师道：“端木世家忽然隐退之举，十分奇怪。贫僧相信必定别有内情，所以实是不便信口乱说。”

端木芙道：“端木世家称雄武林，历时百年之久，难道还会有什么仇家不成？”

广闻大师道：“端木小姐连那端木世家崛起的历史都不知道，未免使人感到大惑不解。”

他一面说话，一面用尽耳目之聪，查听她的位置，准备再施展突袭。不过以目前来说，她的声音似远似近，一时很难测度得出来。

端木芙问道：“大师可肯赐告么？”

广闻大师道：“这倒没有什么不可以，那端木世家的第一代主人，能够受到天下武林名家派的重视，便是因为当时四大门派，合力围剿一个淫妇。端木世家主人忽然出头包庇，以一支长剑，力抗各派高手，竟然大获全胜。此后的十年间，端木世家与各门派屡屡交手，但他的剑法越来越见奇诡毒辣，剑下竟无百合之将，因而称尊天下，变成了其后的端木世家。”

端木芙道：“大师只说十年间，莫非十年以后，各门派都放手不再找他么？若是如此，很可能是武林各派的掌门人或高手，全都败在他剑下。所以纵然有报复之心，亦是有心无力。”

广闻大师道：“那倒不然，那是因为端木主人把那淫妇的首级示众，才平息了众愤。”

端木芙道：“只不知当那武林各派对付端木世家主人之时，可有人死在他的剑下？”

广闻大师道：“自然有啦，几乎各派都有。”

端木芙提高了声音，道：“贵派可是最初的四个门派之一么？”广闻大师迟疑了一下，才道：“是的。”

端木芙道：“那么贵派亦有人死于端木主人剑下了，对也不对？”

广闻大师点点头道：“有是有，但上阵交锋，公平拚斗，纵然死伤，亦是等闲之事。”

端木芙紧紧迫问，道：“贵派也插入江湖恩怨之中，会同其他三个门派，追杀一个妇人，这教人听起来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么？难道以贵派的力量，还

不足以诛杀一个妇人？”

广闻大师注意到一点，那就是端木芙不说淫妇，只说妇人。心中暗暗记住，当下说道：“小姐有所不知，据贫僧所了解，这个外号玉面仙狐的淫妇，不但妖艳善媚，兼且一身武功，已臻上乘。最可怕的是她仗着媚功，先后姘上了许多门派的高手，每姘一人，都能学去了该派绝技。加上许多人奉献灵药，以博她欢心，所以她功力之深厚，可不是寻常的妇人可比。”

端木芙道：“她学去了贵派什么神功绝艺呢？”

广闻大师迟疑了一下，才道：“她把敝派的两篇异功秘籍盗走了，敝派为了恐怕祸延天下，才不惜动员全力，苦苦追杀于她。”

端木芙道：“那是什么功夫？”

广闻大师道：“就是那催发潜能的魔功和魔刀。”

端木芙道：“这就奇了，大师分明还懂得这两种功夫，如何又说百年前被人盗走？”

广闻大师道：“这是因为敝寺任何经籍秘典，都另外抄存一份。所以敝寺至今尚存这两门武功秘艺。”

端木芙沉吟了一下，才道：“这样说来，端木世家虽然称尊百载，其实仇家甚多。尤其是因为仇家都是大家大派，所以处境十分可怕。只要端木世家没有继承绝学之人，力量一弱，就有覆亡之祸了。”

广闻大师道：“这话虽有道理，但这些仇恨已经历时甚久，而端木世家一直是主持正义，以往的仇恨，也就渐渐消解了。”

端木芙道：“这说法不是没道理，但端木主人曾经把那妇人带走，十年之后，方始传首江湖。这么一来，武林各家派一定会情不自禁的怀疑贵派的秘艺，已从那妇人转到端木主人手中，各派为了要夺回神功秘籍，焉有当真放过了端木世家？”

广闻大师道：“话虽如此，但端木主人如若尽识各派绝艺，则天下无有匹敌之人，乃是理所当然之事。别的家派如何想法，贫僧不知。但以敝寺而言，一则端木主人说过从未获睹那两篇异功秘籍之言，加以敝寺尚有副本，所以并不十分放在心上。”

端木芙寻思片刻，才道：“大师虽然言之成理，不过事实是否尽如大师所言，已成疑问。何况以端本世家百载培养的根基，何等深固？假如端木世家有问题发生，恐怕只有贵寺具有这等力量。”

广闻大师道：“端木小姐讲了半天，似是想证明敝派曾有对付端木世家之举，是不是这个意思？”

端木芙没有回答他这句话，反问道：“大师说过是四个门派，只不知还有些什么门派？”

广闻大师道：“以小姐才慧，这等事不难打听出来，恕贫僧不作答复了。”

端木芙仍然紧钉不舍，问道：“武当派可有份么？”

广闻大师默然不语，他用这个方法拒绝作答，任何人都将束手无策。因为以他的身份和武功造诣，其势不能硬迫他开口。

端木芙道：“大师若是感到有所不便，不开口也行。只要我说中了，你予以默认便行啦！”

这么一来，假如广闻不开口否认的话，等如回答了端木芙。广闻大师道：“你问一百个家派我都不开口，看你能不能把一百个门派都算是有份？”

端木芙笑道：“我只问三个家派，你如都不答，就算是这三个家派，日

后我提及此事，他们质问消息来源，我就只好把大师的法号说出。”

广闻大师道：“既然如此，贫僧就只好一概否认。”

端木芙发出娇柔的笑声，道：“如何？大师对世事岂能以缄默之法应付？不过只要你开口否认，那就行啦，也可说是正合吾意。”

她停歇了一下，又道：“奴家从头再问，贵派可是四派之一？”

广闻大师道：“贫僧不是早就否认是四派之一么？”

端木芙道：“那么武当派呢？”

广闻大师正要开口否认，突然发觉自己已坠入她的圈套中。

敢情她特地从头问起，正是要他再行亲口否认少林寺乃是四派之一。

然后他若是一律否认其他家派有份，则适足证明他一概否认的立场已经失败了。他但觉这个端木芙真是灵警狡猾，智谋百出，使人无法防范。

他一则猜测不透对方的真正用意，是不是想借他之口，制造一些口实？若是如此，这种一概否认的法子，岂不是反而帮忙了对方？二则他好几次扫瞥屋外，但什么都瞧不见，只是一团漆黑。因此之故，外面有些什么人正在聆听屋内的对答，又是一个莫大的迷团。

他暗自忖道：“我目下已落在下风，倒不如索性如她之意，把那其余三派告诉她。或者可使她一时疏神，让我测知她确实位置，即可把她制住。”

此念一生，便缓缓说道：“既然端木小姐很有决心要知道昔年之事，贫僧不妨使你如愿以偿，那武当派也是当年一同围剿玉面仙狐的四派之一。”

端木芙沉吟一下，才道：“武当派既是其中之一，则少林寺的嫌疑便减少了一些啦！因为这武当派也是实力最强的一个家派，潜势力之大，不在贵寺之下。”

广闻大师道：“端木小姐究竟在查探什么秘密？何不坦诚赐告，贫僧看看有没有得以效劳的地方？”

端木芙道：“大师如是真有这等诚意，奴家实是求之不得。”

广闻大师道：“贫僧想不出为何会没有诚意的理由？”

端木芙正要开口，忽听崔阿伯说道：“小姐，又有客人来访啦！”

端木芙道：“既然有嘉客光临，只好请大师耐心等候片刻，待奴家见过来客，再继续畅谈。”

广闻大师不答应也不行，只好道：“小姐请便，反正贫僧也不急在一时。”

端木芙举步走了出去，剩下广闻大师独个儿在黑暗中发楞。他等了片刻，便向门口移去。

才走了两步，右边角落，传来一个阴森森的口音，道：“大师请勿妄动，这间屋子之内，布置下不少毒物暗器。如在平时，自是奈何不了大师。然而目下大师双手不能活动，加以有端木小姐摆设的阵法，大师可就不一定能安然无事了。”

广闻大师果然不敢妄自移动，幸而他出家数十载，耐性极佳。所以能够一直站着，不言不动。过了老大一会儿工夫，只听端木芙的声音从另一个角落中传了出来，她道：“有劳大师久等了，深感歉疚。”

广闻大师道：“小姐这么快就回来了？真使贫僧感到意外呢！”

端木芙道：“大师何故觉得意外？”

广闻大师道：“贫僧以为来访之人，必是武当派掌门人程老仙长。如若是他老人家，小姐岂能在短短时间内就回转此地来？”

端木芙道：“大师这话本来很对，我早先也是这么想的，谁知事情奇怪

得很，程老仙长修养功深，矜惜身份，竟然不肯出手。”

广闻大师哦了一声，略加忖思，便又道：“程老仙长未登掌门大位以前，曾遨游江湖，修积善功。彼时他不但武功高强，同时更以机智称著。因此之故，他今日的行径，使人猜测不到，实在不算得是稀奇之事。”

端木芙道：“奴家也是这么想……”

广闻大师道：“套一句老话，这叫做英雄所见略同。”

端木芙道：“大师未免太抬举奴家了。”

广闻大师道：“恰恰相反，贫僧竟敢骥附于小姐，只怕难免不度德不量力之讥。甚至贫僧自己竟也生出此感。”

端木芙道：“大师何须过谦，若论智谋，奴家容或可与大师争一日之长短，但论到经验阅历，以及见闻之广博，奴家远远不及大师，自可断言。”

她停顿了一下，才又说道：“程老仙长果然老谋深算，如香象渡河，如羚羊挂角，使人事前事后，都难寻痕迹。奴家心中大是折服！”

广闻大师道：“只不知程老仙长施展过什么奇奥手段，竟能使聪如小姐，也大为惊佩？”

端木芙道：“当我方之人一现身答话之时，程老仙长立刻一拂大袖，发出了一枚火器。这一点火光，笔直上升到十余丈高的空中，这才爆散，洒出满天五颜六色的火雨，在黑夜之中，极为绚烂夺目。”

广闻大师微微一笑，道：“程老仙长竟然早就想到了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因此之故，事到临头，他老人家根本无须多想，即可应付。贫僧听了，也不禁万分佩服。前辈手笔，使人不觉神往。”

端木芙道：“大师命令高足突围而去，这一着与程老仙长有异曲同工之妙。假如此事让程老仙长得闻，定必大生惺惺相惜之情……”

广闻大师沉默了片刻，才道：“小姐竟是为了谈论这些而来的么？”

端木芙道：“假如大师愿意再作深谈，奴家真是求之不得。”

广闻大师道：“只怕贫僧见闻有限，未能厌小姐之意，不免因怒生怨。”

端木芙道：“大师客气了，江湖上的隐秘秘辛，如若大师不知，别人更无从知道了，敢问大师，何以对于那吉祥大师的剑法，甚感兴趣？”

广闻大师道：“小姐真是明知故问了，普天之下，只有端木世家精通这一门魅剑，这事大凡是年纪较大的武林中人，多半晓得。”

端木芙道：“就算是端木世家的魅剑吧，这又有何足以惊怪的呢？”

广闻大师道：“假如小姐真是端木世家之人，当然会晓得这其中有何事值得惊怪了。小姐既是不知，贫僧还是少讲话的好。”

端木芙道：“大师这话不觉着是遁词么？”

广闻大师一笑，道：“小姐爱怎么想都行，总而言之，贫僧实是不便饶舌。”

端木芙哼了一声，微带怒意，道：“大师如果不讲个明白，休怪奴家无礼！”

广闻大师抖丹田长笑一声，只震得室瓦簌簌震动，整间屋子里，都是这响亮强劲的笑声。他本人却于此时，施展移形换位的上乘功夫，悄无声息的滑到左方丈许处的方位，身上连风声也不带，在黑暗当中，虽是近在咫尺之人，也万万难以察觉。他单足着地，一脚提起，作出欲踢的姿式。

假如端木芙正如他所料，就在他前面五尺之内，休想逃得过他这一脚之厄。现在广闻大师只等端木芙发声，即可作最后的判断而出脚伤她。

在这间黑暗得伸手不见五指的屋子之内，广闻大师长笑的余音很快就消歇了。他既不再发声，端木芙也静默不语。在这一片寂静中，却弥漫着一片森森的杀机。

端木芙站在黑暗中，当真不敢移动，甚至连呼吸也不敢，因为她已见到那广闻大师就站在她面前。她是何等聪明之人，早就猜出广闻大师一定已提聚功力，准备出脚伤人。目下莫看对方瞧不见端木芙，但只要她稍稍有一点声息或是什么风吹草动，广闻大师生出了感应，一脚踢出，则这一脚之力，定有排山倒海之威，决计不能力敌。

端木芙也瞧不见对方的身形和面上表情，只是从缚在他腕间的捆山索所发出的淡淡绿光，得知他已在面前，相距仅有四尺。她必须设法退开一点，移转阵法，方可免被袭之虞。

而她这刻正被对方高妙的武功，以及过人的学识所震惊。要知这间屋子之内，布有阵法，如是不谙此道之人，一则没有法子查听得出端木芙的位置。二则纵是查听出来，也无法通过这一段距离，迫到她面前。由此可见，这广闻大师不特武功精妙，同时学识渊博，竟精通阵法之学。虽是处身这等劣势之中，仍然能运用智慧，查出通行之路。

端木芙深知自己已陷入险境之中，只要身子移动时发出声息，或是使空气流动，对方必能觉察，假如她不屏住呼吸，那自然更容易泄露了位置，使对方生出感应而发腿。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大危险。这是常人决计想不到的破绽，自然也惟有在广闻大师这等绝世高手之前，这一点方足以构成危险。

那就是她体温的问题，在一般高手而言，这一点殊不足重视，只要身上没有特别的气味，又屏住呼吸的话，那怕只差一点就碰上，也无法感出对方的体温。但这广闻大师，自然不可拿寻常高手来比较。

端木芙博识天下各家派的武功，因此之故，她晓得大凡超级高手，对敌之时，必定是全身各种器官都发挥功能。在触觉方面，不一定要碰到对方，例如冷热及飘拂的微风，皆是凭藉皮肤上极敏锐的触觉而知。武功之道，与自然界万象皆有关连，亦决不违背自然之理。

例如拳术中，许多是象形一切动植飞潜，如白鹤拳、黑虎拳等。又如许多内家拳，如太极拳之类，精究天地间的奥理，举手投足以及呼吸吐纳，皆与自然之理相合，是以妙用无穷，进则可以克敌，退亦可以养生。

端木芙晓得一事，那就是毒蛇在黑暗之中也瞧不见，其时它将攻击有温度的物体，这有根据的例证。因此之故，广闻大师亦不难根据她的体温，生出了感应，出脚伤人。她察觉出这个危机，连忙动脑筋解决。

此时时间至为重要，可以说是顷刻必争。她左手拿着一根四尺左右的短棒，那是她用以改变她发出声音时的地点的奇妙工具。不过相距如此之近，她不但不敢发话，甚至连移动这根短棒的动作，也将招致对方的袭击。她深知唯一解围之法，就是利用一件什么东西，丢到别处发出声响，广闻大师心神一分散，其势自消。这是说时容易做时难的事，例如她手中现成有一根短棒，但设若她丢出之时，微微带出一点风响，广闻大师不等短棒落地发出声响，早就踢出这一脚了，岂不是自寻死路？

假如她伸手入衣袋，摸出一件小的物事，以便用手指弹出去，在别处发出声响，而她又不须挥手以致带出风声。这个法子诚然很好，不过当她伸手到衣袋中摸索之时，岂能完全没有半点声息发出呢？当此之时，端木芙心中一点也不慌乱，相反的却是特别冷静地寻思一个解决危险的妙计。

古语有道是“天无绝人之路”，在任何困难的环境之下，终必有一线生机，问题只在当事人能不能把握机会，运用智慧，创造出一条生路而已。端木芙冷静地想了一下，从头到脚，都以心灵的眼睛检查一遍，终于她发现了一个逃生的机会。

此时广闻大师已略略仰起头，用鼻探索空中的气味。他立即嗅到一股发自她身上的幽淡香气。他马上闭上眼睛，集中全身感觉以探测是否有人在他前面？他将从温度的一点点变化而判断出来。

端木芙全身都不动弹，但右手动作有限度的活动。原来她正以姆指和中指，设法把无名指上的一枚指环脱下来。幸而她的手指纤巧而灵活，同时不似男人的手指那样，当中的关节特别的大。假如是这样，这枚指环一定脱不下来。那枚指环很快就从她玉葱似的纤指滑到掌心。

她轻巧的以食指勾住往外弹去。指环落地之时，发出低微的响声。端木芙但见一团淡淡的绿光，如响斯应的移过去，快得难以形容。这一团淡淡的绿光，发自那一条捆仙索。由此可知广闻大师已循声跟去，她已告脱险了。她长长的透一口长气，迅即移动地上的坐标，变动了阵法。

直到现在，她方始真正放心，把短棒凑到嘴边，说道：“广闻大师，奴家几乎因轻敌而丧命，想不到你如此博学，竟精通阵法之学。我只离开了一会儿，你已查出了方位门户啦！”

她的声音从短棒的另一头传出，听起来似是在对面的角落传出来一般。广闻大师没有做声，过了一会儿，这才伸脚出去，在地面上轻轻的扫着。只听端木芙又道：“大师已失去了最后的机会，从今而后，休想出手反击。奴家衷诚奉劝一声，那就是你最好坦白回答我的问题。”

广闻大师微微一笑，想道：我的脚在探索她丢过来诱我至此之物。但她却不提我的动作，可见得她也瞧不见我。然则她又如何得知我的所在呢？”

他脑筋一转，立时已想出其中道理，当下仰天一笑，道：“原来这条捆仙索还有偌大妙用，假如不是倒剪双手于背后，凉贫僧也可以看得见索上的微光。”

端木芙道：“大师真是罕有伦比的高明人物。不过你虽然知道了其中奥妙，也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广闻大师道：“那也不见得，贫僧难道不能设法隐藏起来么？”

说完这话，端木芙但见绿光往下一沉，倏然消失。

她发出一阵笑声，道：“大师躺在地上的姿势一定好看得很，这真是唯一可以掩蔽捆仙索之法。”

说到此处，她忽然一惊，忖道：“我的指环就在地上，只不知他会不会压着？那指环上有一个标志，如若落在他手中，那就糟了……”

她想了一想，便移步出屋，向崔阿伯道：“点灯！”

崔阿伯讶然望她一眼，低声道：“小姐不是打算施展黑狱迷魂大法，使他不知不觉中供出真话的么？莫非已有所得，所以改变了主意？”

端木芙道：“恰恰相反，我是已有所失，所以暂时不谈什么黑狱迷魂大法。你在‘央’，‘小过’和‘归妹’三个位置上，悬上灯火。”

崔阿伯闪身入屋，转眼间，三盏昏黄色的灯笼，冉冉升起，悬在半空。此时从屋后处望入去，那三盏灯笼的光线，把一屋都照亮了，地面上纵横摆着二十余个三角形坐标。还有就是广闻大师，也躺在地上。

那广闻大师原来是利用自己的身体，遮住腕间的捆仙索，所以索上的绿

光完全看不见了。他身在屋内，竟瞧不见地面上另有座标，此是那三盏灯笼配合阵势的方位，所产生出的特殊效果。

端木芙最重要之事，就是那枚指环有没有落在对方手中。目光到处，但见那枚指环，就在广闻大师身侧尺许之处，假如他躺下时，歪了一点，便碰到指环，因而一定被他取出。不过她仍然有点疑心，只因这广闻大师实是智计百出，城府深沉之人。假如他已发现了这指环，摸到上面突出的飞鹰标志，以及两旁刻着的小字，纵然他一时不知是何物，终久会考祥得出的。

若是别的敌手，端木芙不会怀疑得太多。但这广闻大师实是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只要一发觉这指环含有别的意义在内，他就一定不会继续拿在手中，而使端木芙知道他已碰过这枚指环。崔阿伯走到他身边，脚尖一拨，那枚指环已飞到大门边，端木芙伸手捡起来，看了一看，那上面无法发现广闻大师有没有碰过的线索。换作今日，她自然可以从指环上检验指纹了。

广闻大师也站起身，他只能见到崔阿伯，当下道：“贫僧见笑了。”

崔阿伯道：“那倒不然，老朽对大师却十分佩服！你是自罗廷玉公子以来，第二个使我家小姐伤脑筋的人。”

广闻大师道：“贫僧岂敢与罗公子相提并论？”

他心念一转，又道：“假如是罗公子的话，端木小姐只怕舍不得这样子对付他呢！”

他嘻嘻一笑，语气神情都很轻松。崔阿伯哼了一声，道：“大师虽是年高德劭，不至于启人疑窦，引起了闲言闲语。但这等话今晚以前，你纵是说上一车也不要紧，今晚之后，形势已变，万万开不得玩笑。”

广闻大师道：“贫僧不觉失言，真是罪过。照老施主的口气推论，端木小姐难道已许字于哪一位奇人异士么？”

崔阿伯道：“不错，她已许婚于独尊山庄的雷世雄大庄主了。”

广闻大师突然低头，诈作查看身上的什么，其实他却是掩饰面上的神情。

以他如此老练之人，居然能使他不得不低头避过别人视线，可见得这个消息，是如何的使他感到震动了！他很快就抑制住自己，抬头淡淡道：“贫僧今竟得闻这个喜讯，理该恭贺。”

崔阿伯道：“大师这次离山踏入江湖，是不是为了淮阴韩家之事？”

广闻大师沉吟一下，才道：“可以这么说，自然敝寺另外还有一点琐事，吩咐贫僧顺便办妥。那只是敝派的家务小事，不足以烦渎清听。”

崔阿伯迫近一步，眼中射出凌厉的光芒。虽未开口，但一望而知，他的火爆脾气已发，实是不耐烦假情假意的对答。

广闻大师希望他问出一针见血的问题，谁知端木芙的声音飘送过来，只听她道：“阿伯，我们不可冷落了别的客人，走吧！且让广闻大师休息一会儿。”

崔阿伯应了一声，转身行去。广闻大师目送这个高大老人走出屋子，这才转目四顾，陡然发觉这间屋子，比他最初见到的印象要宽广巨大得多，并且也不是木屋，而是十分坚牢的四堵砖墙。

最初他见到这屋子有一扇窗户，窗下摆着一张方桌，另外尚有椅子床铺。但目下只余一张木榻在角落摆着，根本没有窗户，那扇大门一关，此屋就全无别的出路了。此外，屋中也只剩下一盏灯笼，放出微弱的光芒。

广闻大师神情间安闲如常，走向木榻，盘膝而坐，虽然双手被缚在背后，但他的行动和坐姿，都看不出有丝毫不便或是不舒服。他很快就垂帘入定，

面上一片湛明和祥，看上去大有法相庄严之致。

但他并非进入禅定之境，而是施展一种极上乘的功夫，称为天耳通。现下在这间屋子周围两丈以内的声音，纵是附耳低语，也难逃过他的双耳。他听到四下有人往来巡逻的脚步声，人数既不少，复又配合得十分严密。假如有人想潜近这间屋子，除非击倒其中之一，休想安然通过。

除此之外，他还听到了崔阿伯那中气充沛的声音。只听他说道：“……老奴感到这位少林高手，似是个好人……”

端木芙道：“他是佛门弟子，仅仅好人两字是不够的。”

崔阿伯道：“怎么一个不够法？”

端木芙道：“所谓好人，通常心地并不残恶，行事时愿意本着天良去做，这就可以称为好人了，对也不对？”

崔阿伯道：“肯本着良心去做的，自然可称为好人。”

端木芙道：“但好人的解释还不止此！例如在群盗之中，有一个性情宽大，事事都愿为这些盗贼朋友着想，别人投奔之时，总是极力帮忙。这个人在那些盗贼朋友眼中，一定称他为好人无疑了。”

崔阿伯道：“是的！这种人不易多得。”

端木芙道：“可是他身为盗贼，无论如何在本质上已是坏人而不是好人，对也不对？”

崔阿伯支吾了一下，道：“这个……这个……”

端木芙道：“不必这个那个了，那么广闻大师的出身，正与盗贼之例相反，他既是佛门弟子，根本上就非得是好人不可，因此你如果认为他是有道高僧，这说法就两样了，仅是好人，如何能行？”

崔阿伯道：“唉！老奴空自活了一大把年纪，竟然从未想到这一点，多谢小姐的指教了。”

端木芙笑道：“阿伯别客气啦，这又算得什么？但这个问题我们还要讨论下去。以你刚才评的一句好人，那意思是说他大概不会做出恶毒残酷之事，对也不对？”

崔阿伯道：“老奴是这个意思。”

端木芙叹一口气，道：“但阿伯你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不错，广闻大师本质上是好人，应该不会生出恶毒之心，行那残酷之事，然而好人只不过有良心或是性情和善，通达人情而已。假如有些事是他的师父吩咐办理，甚至是他们的方丈下令，他若然只是好人，就不会寻根究底去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反正依令行事，与他的良心全无抵触。但假如是有道高僧，可就不一样了！他一定先查究这个命令的来龙去脉，把内情弄清楚、即或弄不清楚内情，然而只要此令与他的信仰有所冲突违背，他就决不肯为，宁可接受任何处罚……”

崔阿伯睁大双眼，道：“这话很有意思，若是高僧，当然不肯做下与他修持之道相违之事！譬喻杀戮一事，在佛家中乃是大戒之一，决不可犯，可是这样？”

端木芙道：“但降魔护法，古今之例甚多，也不一定不能出手杀人。不过有道高僧，必是舍身度化，而不肯轻破杀戒的。”

崔阿伯道：“那么……小姐您看广闻大师如何？他有份参加那一场……”

端木芙的声音打断了他下面的话，她道：“这件事我得多想一想，现在你且别问。”

“我们先去瞧瞧武当派掌门程老真人，他也是嫌疑人物之一。”

端木芙率了崔阿伯渐渐走远，超出了广闻大师天耳通功夫的范围。这位肥胖而面目和善的老僧，神情一片肃穆，凝思着一件重要之事。从端木芙和崔阿伯的对话中，已可以听出他们是怀疑少林寺人做过一件恶毒之事。

假如与端木芙早些提到的端木世家的话联结起来，无疑表示端木世家发生大变，由于历史渊源，加上了衡量各派实力，自然会想到少林和武当两派上，因为其他的家派，恐怕没有这等力量去动端木世家。广闻大师平静安详的面上，突然沁出了汗珠，表情也变得焦虑忧疑，口中低低诵念佛号，双盾皱起来。他无疑是触动了什么心事，以致如此。

但端木芙却没有看见，她已走到数箭之遥的另一间石屋门前。这间石屋相当高大宽阔，但四四方方的，只有孤伶伶的一间，四下全是萧森高大的树木环境。因此如若不是走到近前，谁也料不到树木深处，竟有屋舍。

屋子四周不断有白衣佩剑之人，往来巡逡，见到了端木芙和崔阿伯，无不恭敬地躬身行礼。

端木芙上前轻叩门环，里面传来一阵苍劲清越的声音，道：“两位请进来。”

端木芙推门而入，但见屋内阵设得甚是清雅，灯光明亮，而那云床上盘膝趺坐着一个形貌清古的老道人，更使这间屋子饶有隐逸空灵的情致。那老道人眼皮一抬，双眸亮如寒星，在端木芙面上打个转，微微稽首行礼。端木芙敛衽回了一礼，走近云床。崔阿伯迅即拿了一张椅，放在床边，让她坐下。自己则扶杖站在一侧。端木芙道：“程老仙长乃系武当掌门真人，身份高隆，在武林之中，如泰山北斗，无人不闻风景仰。奴家今夜冒渎仙驾，请到此地来，实是不敬之嫌。还望老仙长海量包涵。”

程守缺冷静如常，面色全无变化，徐徐道：“小姐好说了，贫道这次下山，亲眼得睹武林中出了三位年轻艺高的绝代奇士，实在不虚此行。小姐乃是其中的一位，贫道愿聆教义，哪得说到冒渎二字？”

端木芙道：“程老仙长过奖了，奴家一艺未通，如何敢与剑后、刀君相提并论呢？”

程真人道：“小姐与他们两位是各有所长，堪称一时瑜亮，尤其小姐在淮阴的中西对抗大会上，指挥天下群雄，那一份智慧与勇气，古今名将亦是无人可及。”

崔阿伯听得程真人盛赞端木芙，不由得眉开眼笑，欢喜非常，插口道：“程真人身份崇隆，不是轻易说出夸赞之言的人。既然是这么说，我家小姐，那是足足可以与刀君、剑后媲美了。”

程真人道：“正是如此，以端木小姐这等绝代奇才，古今罕有，贫道说句笑话，假如贫道有一个像端木小姐女儿或徒弟，那真是足慰平生，虽死无憾了！这个笑话略嫌粗俗，望两位不要见怪。”

崔阿伯呵呵而笑，道：“不怪！不怪！老朽得以服侍小姐这般人才，也一直觉得很光荣呢！”

端木芙微微一笑，心想：“这位外貌肃冷深沉的程真人，真料不到比广闻大师还要高明些，三言两语中，已博得崔阿伯的莫大好感了……”

她礼貌地表示道谢他夸赞这一节，然后沉默无语，静静的注视着这个仙姿清奇的老道人。过了一会儿，程真人神色之间，全无异状。一望而知，他修养功夫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

虽然在这等奇异的处境中，但假如端木芙不开口，他一定有足够的耐性等下去。哪怕是十年八年之久，对他亦全无分别一般。

崔阿伯佩服地点点头，首先打破沉默，道：“老仙长好深厚的修养功夫……”

程守缺真人道：“这也算不得什么！贫道出家数十载，早已心如止水，无复扬波。又如木石之物，冥顽不灵，此是修道人持守的功夫，何足为奇！”

端木芙道：“话虽如此，但程真人德高望重，身为武当派掌门人，自然有许多事情，未能视若浮云敝屣的。”

程真人道：“小姐这话，真是一语中的，贫道深感盛名之累，有过于邪魔外道的侵扰，因是之故，贫道近年以来，极力摆脱敝派事务，不负实际责任。如今若是有机会的话，贫道即可还我闲云野鹤之身了。”

端木芙道：“这样说来，程真人竟是以掌门的宝座为莫大负累了！但您想把这副担子交与别人，谈何容易？”

程真人道：“天下无难事，只怕志不坚。贫道最近已把担子交出。因此之故，贫道就算在这儿滞留一年半载，敝派亦不至于发生不安的现象。”端木芙沉吟一下，猝然问道：“程真人，您下山之时，可曾听到过奴家这个人么？”程真人坦然道：“当然听到了。”

端木芙含有深意地一笑，道：“这样说来，程真人交出担子之举，大概也略受到奴家这个人的影响吧？”

程真人缓缓道：“端木小姐这话内容深奥，似是另有隐微之情！贫道感到难以作答，假如端木小姐愿意多透露一点奥情深意，贫道自是乐于恭聆。”

端木芙暂时不说话，细细打量对方，心中却想道：“他年轻之时，即有智名。不但江湖经验丰富无比，再加上充任掌门多年，更是老练不过。只看他这几句竟是何等圆滑，便可窥见其余了。”

她想了一想，才道：“我们暂时不谈这个，奴家本身武功虽然有限得很，可是见闻却颇为博杂，今日有幸亲炙当代宗师，自然不肯放过良机，定要请益一番。”

程真人道：“小姐好说了，贫道一则当不起宗师的美誉。二则以小姐的见识才学，贫道犹有未及，如何敢妄发议论呢？”

端木芙道：“程真人处处谦退，大有惜言如金之慨，奴家可就有点不好意思强颜请教了。”

程真人道：“贫道绝无此意，假如小姐下问之言，竟是贫道得知的，自然乐于奉告。”

端木芙道谢一声，便问道：“奴家虽是久闻剑后和刀君两词，并且深知他们代表了刀道、剑道至高无上的境界。但世上之事，有正必有反，因此之故，又听闻武学之中，有魔刀、魅剑两大绝艺！这魔刀、魅剑两种绝艺，想来必有其事。只不知后者是不是邪门外道的绝艺？”

程真人眼中的光芒渐渐强烈，盯住端木芙，缓缓道：“小姐一开口就谈论到如此深奥的问题，真使贫道既惊且佩，依贫道愚见，武学之道，除非是用邪法祭炼而成的恶毒功夫，不然的话，一概没有正邪之分。但问题在于这武功的

程真人道：“贫道却认为颇有坚持愚见的价值，这是因为端木小姐你年事甚轻，青春焕发，如蓓蕾吐花，颜色方艳。在这等时候，纵然你与某人十分相似，可是由于年纪、服装、口音、甚至于性别等等不同的因素，使人无

法因你而触忆起那个相似之人。”

崔阿伯轻轻道：“小姐！程真人之言甚是有理。”

端木芙道：“你不要管，我相信程真人已有了答案，但未敢肯定，所以不想先说，希望从我口中获得更多的资料而已。”

程真人不能不感到服气，只因他确实如此。甚至当她要求他瞧看全貌之际，他脑中闪过了端木世家那些见过的人的面孔。

他从各方面考虑了一下，才道：“端木小姐，贫道目下身为一派掌门，地位与常人稍有不同。因此之故，言语必须小心审慎。不然的话，往往为了一句不当之言，酿成无穷之祸，这一点苦衷，还望小姐明察。”

端木小姐笑一笑，道：“当然！当然！奴家可以立誓不以老仙长今晚之言，向别人作为口实。只不过让我个人有所参考而已，老仙长意下如何？”

程真人想了两个十分正当的理由，都被对方一一驳倒。目下如若不说，唯有直接拒绝，此外别无他途。因此，他又考虑了一阵，才道：“从小姐的姓氏上，贫道自然而然会联想起了端本世家。”

端木芙笑道：“这个是最自然不过的联想了。”

程真人见她口气甚紧，全然套不出任何线索，于是只好又接下去道：“贫道二十多年前，见到端木世家的第四代主人伉俪之时，他们已是将近四十的中年人，但容颜未衰，看上去仍然十分年轻。”

崔阿伯听到这儿，面上泛现出不安的表情。端木芙则暗暗用力捏住椅子扶手，以发泄心情的紧张。程真人是回忆过去之事。凝目望住屋顶，过了一会儿，才又出声说道：“然而贫道并不认为小姐你与他们很相似。当然也不是完全不相似，例如你的面型，就和男主人的一样，属于瓜子面型的。”

端木芙低下头，掩饰住眼中的失望。程真人又道：“但端木主人比你显得清癯，又年长甚多，因此之故，很难说你与他相肖。”

略一停顿，又道：“说到女主人，她固然很美，但她是椭圆形脸蛋，与你全然不类，无须多说！”

端木芙道：“看样说来，奴家与端木世家的男女主人，根本并不相似了？”

程真人点点头道：“可以这么说，大凡在二十余年前那时见过端木世家主人的人，都会有此感觉。”

端木芙突然放手，让那一大绺黑发，飘垂向肩后。现在她已露出了全副面目。这是那一场中西对抗大会上，无数人都暗暗猜想的容貌。但只有武当派掌门程真人得以细细鉴赏，甚至于他是受托这么做的，也就是非看不可的意思。

他细细看了一阵，才举手拂髯，缓缓道：“端木小姐，当今之世，见过端木世家第四代主人年轻时的容貌之人，只怕已经寥寥无几，而贫道却竟是其中之一。自然当他们都是二十左右之时，容貌与四十之时，大有改变。”

端木芙惊异地哦了一声，道：“这样说来，老仙长似乎还有见教呢？”

程真人道：“是的，他们二十左右之时，与四十左右最大的改变，还是那位端木夫人，因为当她年轻之时，原本是爪子脸型的。”

话犹未毕，门上响起了剥啄之声。端木芙双眉又皱，玉手自然而然地拢住大绺乌丝，遮住半截面庞。崔阿伯一跃落在门边，出声询问。

程真人却于此时，向端木芙说道：“这真是一大惊人的秘密，也恐怕只有贫道方始知道。”

说到此处，崔阿伯已跃了回来，附在端木芙耳边，轻轻道：“是罗公子。”

这个名字好像符咒一般具有魔力，使端木芙矍然睁大双眼，接着匆匆起身，向程真人说道：“对不起，奴家有急事须得立即料理，不然的话，当真是祸延无穷了。”

程真人舒一口大气，心想：“这敢情好，我可趁这机会细加考虑一番，以便决定要不要把这个秘密说出。”

他徐徐道：“小姐有事即管请便，勿以贫道之故，致有稽迟之虞。”

端木芙向他谢过，匆匆出门。一个霜衣卫士躬身行礼，面上可掩饰不住兴奋的神情，说道：“他已到了树林内，随行之人为数不少。”

端木芙迅快行去，那霜衣卫士一边走一边继续说道：“都是年纪极轻的小伙子，连他一共有八个人，二庄主已率了多人赶往。”

端木芙惊讶地停步，道：“大庄主呢？”

那霜衣卫士道：“小的正要奉禀，大庄主恰在一盏热茶以前，接到老庄主传令，赶去谒见。大庄主命小的向小姐禀告，但小姐在屋子里，小的不敢惊动。直到罗廷玉抵达，此事非同小可，所以小的才敢惊扰芳驾。”

端木芙唔了一声，皱一皱眉头，举步再行，一面向崔阿伯道：“这就麻烦了，罗公子实力之强，不言可喻，而我们这边偏生又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人。”

崔阿伯道：“既是如此，咱们但凭阵法，谅也不至于失手。”

端木芙道：“你看看天色，不久就将破晓。只要天一亮，阵法中许多奥妙力量就不能使用了，这正是我心烦之事。”

崔阿伯先命那霜衣卫士赶到前头开路，这才压低了声音，道：“老奴认为使你心烦的，并非阵法或其他问题，而是罗公子本人，对也不对？”

端木芙瞪他一眼，道：“你再乱讲，我就要生气了。”

崔阿伯吃了一惊，连忙道：“小姐千万别生气，老奴关心过甚，所以言语间未加检点。”

端木芙听他这么一说，气已消了，轻叹一声，说道：“我心情烦闷，所以脾气不好，你莫怪我……”

崔阿伯含有深忧地瞧着她，心想：“她自幼就才慧绝世，碰上任何事情，都从未失去过自制力。目下这等情形，可想而知她是如何的烦闷和惶惑了。”

他们已走入那一片稀疏的树林，黑暗中仍然可以见到林中有许多白衣人影站立或走动。

此外，四名慓悍精干的白衣大汉，已随侍在后面。左侧有一个白衣人迅快奔到，躬身道：“罗廷玉以及七名部属，都停步在大壮之位，结阵屹立，若有所待。”

端木芙点点头，这个白衣人立时退下。紧接着又有一个白衣人奔到，躬身行了一礼，道：“二庄主率了本庄十二位高手，隐伺在罗廷玉四周。”

这白衣人报告完之后，也是立刻退下。端木芙略一思忖，发出号令，后面那四名卫队分出两人，迅快传布命令。

霎时间这一片树林之内，原有的灯笼有一些熄灭了，但又有一些新的灯笼升起，飘浮于枝梢间。

端木芙仍然没有往前移步，崔阿伯不禁感到奇怪，低声道：“小姐竟不去瞧瞧罗公子布的是什么阵法么？”

端木芙摇摇头，道：“他布的一定是四正四奇之阵，名为握机，我不看也知道了。”

崔阿伯道：“老奴现下也略通此道，这握机之阵虽是正奇兼顾，但咱们

占地利、得人和，可以以大吃小，又何俱之有？”

端木芙道：“若在平时，你这话甚是有理。但要知这握机之阵，乃是风居四维，云居四角，天居四方，地居四隅，或前或后，可以迭相为用。然而或进或退，亦为离散之象。因是之故，如在宽旷之地，我方可仗地利人和，用以大吃小之法，强行击垮他们。但目下情势又大不相同了。”

崔阿伯道：“老奴看不出有哪一点不同之处？”

端木芙道：“他闯入我这八卦阵图之内，占的是大壮之位，在八八六十四卦中，大壮之位，须戒刚暴。动之以礼则吉，动于非礼则凶，这样一说，你想必已明白了？”

崔阿件道：“明白是明白了，但这样说了，假如敌人一入得此阵，便占去这一方位，咱位岂不是只有干瞪眼睛？”

端木芙一笑，道：“那也不然，第一点，来人必须实力够强，又识得布下握机之阵，与这大壮之位，生出妙用才济事。如是寻常之辈，又或是不懂得以阵配阵的话，我们仍然可以毫不客气的吃掉他。”

她停歇一下，又道：“罗公子虽然也懂得阵法之学，但并不精通，似这等奇谋手笔，必是另有高明之士，在暗中策划主持无疑。”

崔阿伯道：“说不定是罗公子误打误撞的摆对了阵法，这握机之阵，终究不算是最奇奥的阵法。”

端木芙道：“你的考虑不够周全，因为你没有想到罗公子这一行八人，如何会到达此地？这里面显然大有古怪。”

崔阿伯道：“本庄明明派出数十精干之人，在周围布成一个哨网。而老奴也亲耳听见小姐传令说，如果见到了罗公子，可引到此地来，因是之故，罗公子他们会抵达此地，何足为奇？”

端木芙道：“不错，照你这样说法，自然是顺理成章之事，但你如若也这么想，那就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崔阿伯瞠目道：“老奴想不出哪一点有毫厘之失？以致有千里之谬？”

端木芙道：“他在本庄之人引领下，来到此处，并不为奇。正如秦仙子、程真人他们，亦是在这种情形之下抵达这儿的。”

崔阿伯更感不解，道：“是呀！既然如此，老奴哪一点错了呢？”

端木芙道：“可是罗公子与别人之间，有一点分别，便是那秦仙子等人是

我们主动的拦住，设计诱到此地。而罗公子则是自行闯入本庄哨网之内，才被发现到来。这一点的不同，重要之极。”

她深深吸一口气，继续道：“罗公子是有备而来的，我便不禁想到他何故回转来呢？是碰巧经过？抑是有意？”

崔阿伯道：“小姐这一回也许太多心了。”

端木笑道：“最后我才判明他竟是特意前来的，这原因是他的手下早已安排好眼线，侦察那秦仙子的行踪。而秦仙子受诱至此，这消息已迅即传给了他。”

崔阿伯至此才露出吃惊和相信的神情，瞪大双眼，表情甚是奇怪可笑。端木芙叹口气，道：“现在你才相信了，对不对？因为我告诉你他是为秦仙子而来，所以你才信了。同时你又暗暗惊讶罗公子如何有那么大的力量，对不对？”

崔阿伯点点头，心想：“你说的虽是很对，可是还有一点你还不知道，

那就是你推知罗公子是为了秦仙子而来，所以心中升起妒意。也因此而心情变得如此烦闷。”

他没把这话说出，反而怜惜地瞧着端木芙。这个美丽而又极端聪明的女孩子，从小就像迷一般，永远教人猜不透，但又老教人非常疼爱。此时，阵阵寒风穿林而过，发出枝叶摇刮之声。

端木芙听了一下，道：“阿伯，这一阵寒风从东南九宫的巽位吹来，若以术数占断，其利在主。我们既为地主，自宜徐徐图之，不宜先行出手。若客方先行动手，必败无疑。”

崔阿伯道：“你懂得太多啦，还好没有把脑子弄糊涂了，如若换了是老奴， 左一个征兆，右一个征兆，可就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端木芙道：“大凡术数之道，首重随讥应变，所谓心血来潮，灵机一触便是。”

她笑了一笑，晓得再说他也不会明白。当下缓缓举步，向前走去。大约行了二十余步，但见前面高悬的三四盏灯宠之下都站得有人。

其中一个是彭典，一个是吉祥大师，还有两个是阳将徐刚和阴将宣碧君。

这四人都是背向着她，而且都是专心一意地望着前面。在他们前面，有一块两三丈方圆的空地，八个人散布其中。四周灯光照射之下，倒也看得清楚。

自然最特出的一人，便是翠华城少城主罗廷玉了，他的长相如玉树临风，然而此刻按刀而立，却有渊亭岳峙，不怒自威之势。

端木芙又认出余下七个年轻人之中，有一个面容冷峻，额头待宽，双眼闪耀出智慧之光的人，正是与罗廷玉一道诈作被俘的杨师道。她乃是听过独尊山庄之人形容，是以一眼就认出了。其余的人，个个英俊挺拔，俱有超凡拔俗之慨。

端木芙察觉他们人人所佩带的兵刃虽然全是长刀，可是又几乎每人都另有一种兵器，例如弓箭，弹弓之类，便不由得暗暗皱了眉头。

罗廷玉一言不发，神态自若，看上去竟是不把隐伺在四侧的敌人放在心上。那种雄姿气慨，使端木芙不禁为之心跳。杨师道则是游目不住向四下打量，眼光炯炯，好像能透过黑暗，瞧得见四下的真实景象一般。

端木芙立刻断定此人必定擅长谋略，深诸阵法之道，同时有他在暗中主持大局，怪不得能一直跟蹑着秦霜波的行踪了。她细细查看了一阵，知道天色马上就破晓了，那时节此阵之中的灯笼，全然失去妙效。阳将徐刚喉咙中突然发出咆哮之声，冲破了这一片岑寂。

罗廷玉等人都向这边望过来，宣碧君一手抓住徐刚的臂膀，禁止他犯了性子违令冲出。徐刚性情强悍，所练的武功也是走的刚猛路子，是以最没有耐性，除非是他心悦诚服之人指挥他，不然的话，他往往犯性乱干。

他们在这儿已潜伺了一段时间，奇怪的是对方既不动，己方也静悄悄的，似是打算就这样子对耗下去。他用力甩臂，打算摔开宣碧君的手，宣碧君则用力抓住他。

彭典在一旁瞧见了，冷冷道：“你怎么啦？”

徐刚哼一声，道：“咱们老是站着瞪眼睛不成？”

彭典道：“稍安毋躁，咱们得等端木芙小姐前来，亲自处理。”

现在由于头上灯笼变移，阵法转动，所以把他们的话声隔住。罗廷玉等人虽然相隔得不远，可是最多只能听到一些模糊的声音而已。

徐刚道：“ 属下也知道二庄主的意思，但端木小姐老是不来，说不定是心里头害怕，再说，咱们何必听命于一个弱女子？ ”